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 二 十 六 卷 第 三 號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
第二四二號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日
出版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日

Vol. XXVI, No. 3 February 10, 1929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二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三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四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五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六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七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八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九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十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

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 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 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全年 廿四元 半年 十二元五角五分 三個月 七元五角五分	零售每冊定價二角三分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正正	之圖	文面	封底	地				
	文文	對對	首首	外外	位				
	後中	後前	對對	面面	全全	元元	元元	元元	
	三十三元	四十四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六元	面面	元元	元元	元元	
	十八元	三十四元	二十八元		面面	元元	元元	元元	
	十一元半	十四元			面四分之一				

定閱諸君 如有詢 問事件 或更改 住址通 信時務將 定單 號數 姓名 處在何 處寄 四項詳細 開明方可 遵辦實緣 定戶太多 簿冊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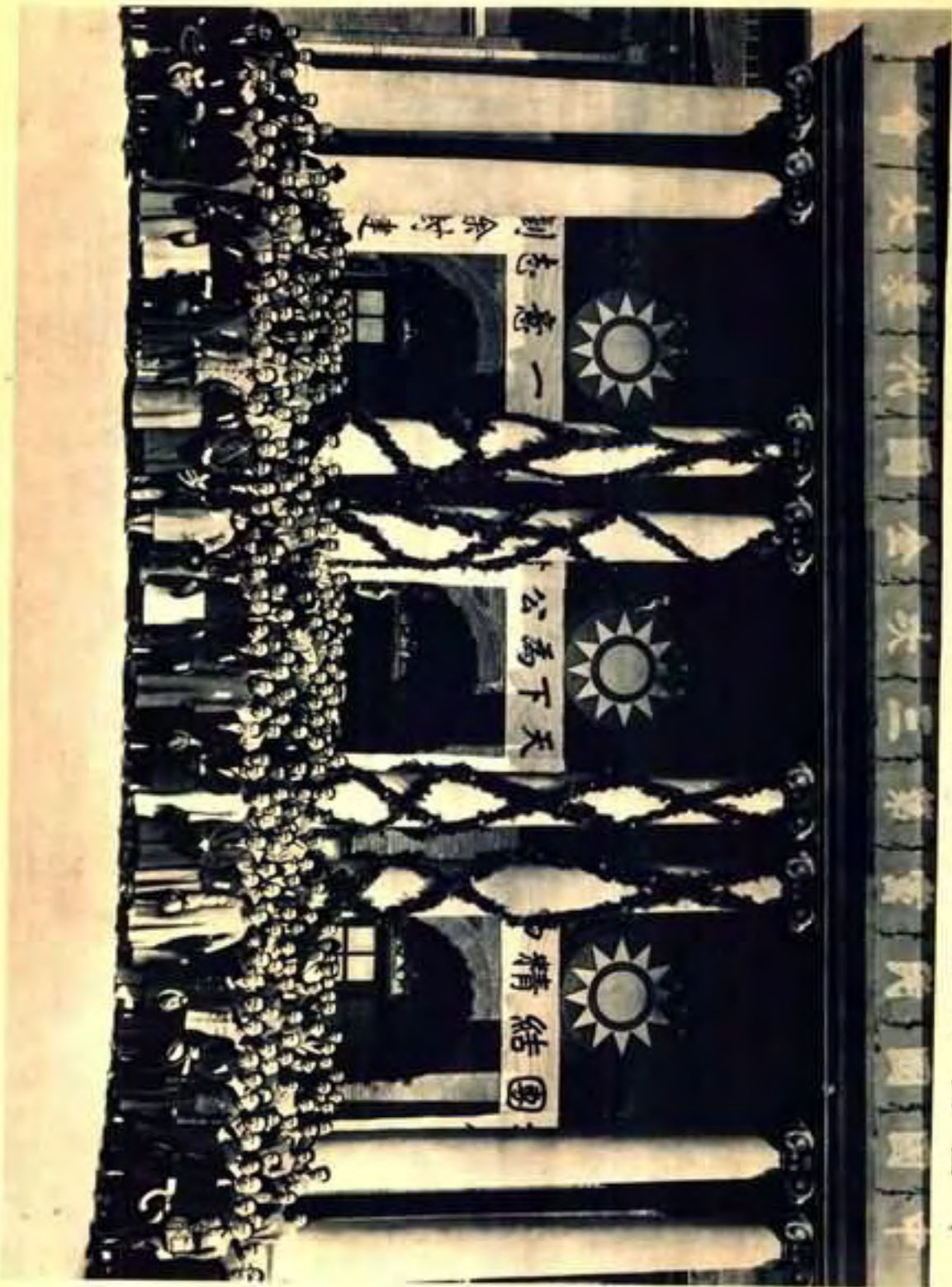
溪亭山色圖

石壙上人傲倪高士松亭山色古用筆
蒼古設色厚麗近人所無筆墨
寬廣文氣華國此雖亦入其門亦覺
有越三五百年家此上



許徵白作

影攝幕開會大表代國全次三第黨民國國中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內景



(一) 總 理 銅 像 之 建 立



北 平 特 別 市 建 立 總 理 銅 像 奠 基 禮 典



日 人 梅 屋 莊 吉 所 鑄 贈 之 總 理 銅 像
(在 金 像 銅 像 下 者 為 鑄 像 人 牧 田 祥 北)

(二) 立 建 之 像 銅 理 總

與 梅
總 屋
理 莊
合 吉
影 夫
妻

民 國 四 年 三 月 攝



日 人 及 在 日 國 民 黨 員
向 總 理 銅 像 致 敬 禮

三 一 八 烈 士 追 悼 會



三 一 八 烈 士 紀 念 碑 基 奠 禮 典



三 一 八 烈 士 安 葬 于 圓 明 園

(一) 會大民市崗罷捕華助援平北
— 日四十二月二年八十一 —



備戒密嚴前門安天在警軍



一 形情之口市珠邊經行游民市

(二) 會大民市崗罷捕華助援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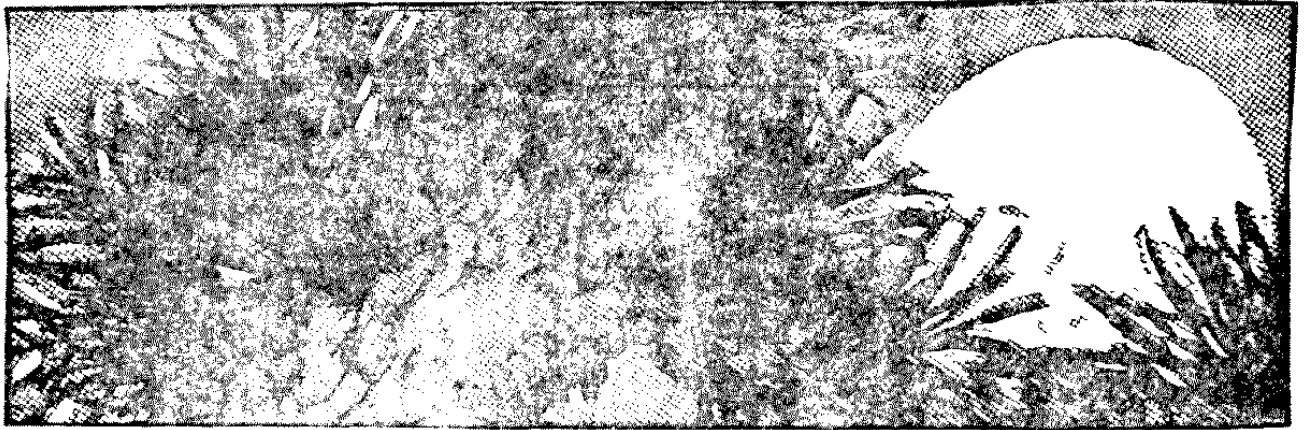
— 日 四 七 二 月 二 年 八 十 —



二 形 情 之 口 市 珠 過 經 行 游 民 市



備 戒 之 外 門 陽 正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
第三號

民國十八年二月十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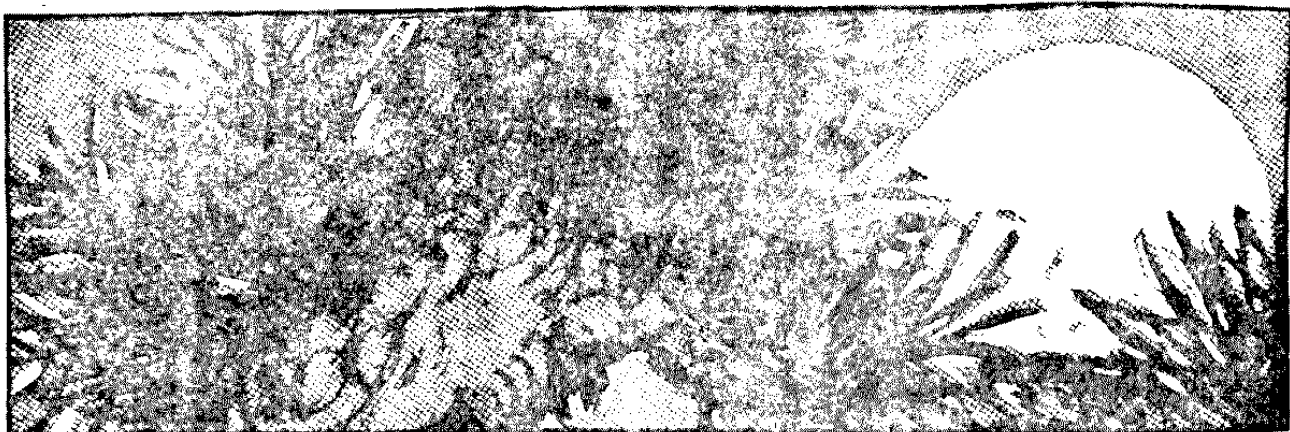
插

- 「溪亭山色圖」許徵白作(三色版)……………一幅
- 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攝影……………一幅
-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內景……………一幅
- 總理銅像之建立……………四幅
- 三一八烈士追悼會……………二幅
- 北平援助華捕罷崗市民大會……………四幅
- 摩洛哥幼主之游歐……………二幅

圖

國際

- 日本政潮與最近中日外交形勢的轉變……………育 幹(一)
- 奧國選舉總統的經過……………頌 華(三)
- 歷史上羅馬問題之解決……………育 幹(四)
- 德法糾紛中之萊茵撤兵問題……………仲 英(六)
- 英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蘇俄的石油……………樓桐孫(三)
- 波蘭結婚數今年要比去年加多的緣故……………華(二四)
- 歐美之新風雲(美國通信)……………周天冲(三五)
- 各國禁制出入口貨物概況與我國應取之關稅政策……………于能模(元)



世界
論壇

蕭伯納論西方文化的將來…………… George Bernard Shaw (四)
 愛爾特的地球末日論…………… G. A. Swallow (五)
 抵制日貨之歷史及其經濟影響…………… Kar Eastern Review (五)

中國民族的智力

…………… 童潤之(六)

鼎與鬲(日本濱田耕作著)

…………… 聞宥譯(七)

最近新疆迪化調查記略

…………… 問天(八)

新

羅馬尼亞農民黨的偉大領袖麥紐

…………… 哲生(九)

匈牙利的吉卜賽人

…………… 哲生(九)

痛感的意義

…………… 哲生(一〇)

蘇俄的科學

…………… 朝陽(一一)

林

挪威鯨魚業之發達

…………… 孫錫銓(一二)

新發明的一種能力

…………… 之學(一七)

土耳其發現中世紀基督教的藝術珍品

…………… 哲(一八)

無名的犧牲(小說)

…………… 李健吾(一九)

森林的微語(小說)(俄國科洛倫科著)

…………… 朱大柟譯(二七)

附錄

修正國軍編遣委員會條例

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

國軍編遣委員會編遣區辦事處條例

海軍編遣區辦事處條例

時事日誌

…………… (三二)



日本政潮與最近中日外交形

勢的轉變

過去一年來的日本政潮，差不多總是拿對華外交為中心問題，這在本誌上已一再說過了。今自新正以來，中日外交因床次的返國與芳澤的來華，兩國交涉頗有急轉直下的趨勢；却不料在本月初間濟案交涉正待解決的時候，日本政府，忽又將王外長和芳澤所議就的協定，全部推翻，於是兩國交涉便又頓呈僵勢。日本這種離奇變化的態度，真是現代國際交涉中所極稀見的事情，不意田中內閣竟拿來對付中國，而玩弄我們於股掌之上。原來這也是和日本國內的政潮，極有關係的。現在我們便將此次事變的原委略述於後。

查自床次考察中國返日後，即盛倡「山東撤兵」的論調。田中內閣為迎合床次的意旨，以便拉攏新黨俱樂部，使不反對政府，也就表示相

當的容納，故於一月五日田中床次三度晤見以後，田中對華政策即已決定暫為相當讓步；即濟南之兵可以無條件的撤退，中國關稅自主亦可以無形的交換利益而承認，惟對於滿洲特殊利權問題却仍須堅持到底。這便是本年初間田中對華政策所定的大體方針。他為甚麼要這樣決定呢？我們以為除却迎合床次的意旨外，其內幕也簡單得很：第一，日本自出兵山東以來，軍費損失頗多，實際上毫無得着什麼利益，田中內閣反因此為反對黨所攻擊；他為緩和敵黨攻擊起見，這是他不能不相機撤兵的一種原因。其次，日兵佔領膠濟，徒然造成全中國的排斥日貨運動，致日本工商業者受害非輕，田中為緩和國民對己的惡感，以便穩固政權起見，這也是他願意撤兵的一種原因。此外又因出兵情勢，現在顯已變更，永久佔據却也非國際形勢所許可，所以不能不趁早收場，免蹈西伯利亞出兵的覆轍，這也是他肯於接受床次提議的一宗原因。至於對我國關稅自主問題也肯承認的理由，看來不出兩項動機：一

項是想由這事以見好於我國，庶好挾他種利益，以為無形的交換條件；還有一項便是現在國際形勢已變，日本也礙難獨立異，查與中國訂立新約承認關稅自主的國已有十二國，若日本故意挾持不允，在事實上徒只增加惡感而不會有甚麼好處。至於滿洲利權問題，則因關係日本太大，其欲堅持到底，這是無須多加說明的。

田中內閣的對華態度，既因結納床次的關係而有所緩和，便擬派遣芳澤來華重開談判。一月十六日芳澤便由東京啓程，臨行時且發表聲明書，謂將極力改善中日惡化狀態之事實，此行即擬與國民政府圓滿解決各種懸案云云。同時田中內閣亦訓示芳澤，謂山東撤兵問題，只須中國有安全保障，日本即可自動撤兵。因之芳澤於十九日抵滬以後，二十三日即往南京訪問國民政府各要人，二十五日便在外交部官舍開始中日談判。談判的要點全在濟南撤兵問題，在中國方面的意見須先撤兵然後開始交涉，而在芳澤則要求撤兵須有條件，因之雙方會議數次尚無多大結果。直至芳澤回滬，王外長於二月二日在其本宅接見晤談以後，外交形勢才有轉機；四日王芳徹夜會議直至天曉，結果雙方才將濟案應行交換之意見，交換完竣。至此濟案殆可以說是大體解決了。

這次濟案解決的原則，其要旨共有四條：

- 一、在魯日軍無條件撤退，至撤退期日，在正式決定此項原則時之正式會議中決定之。

- 二、濟案責任，由中日合組之調查委員會於日軍撤退後，進行調查，再

行決定，並查明損失。

- 三、賠償以平等相同為原則，如日人與華人之生命，其價相同，不能有高下，損失多者應照額計算。

- 四、日方於蔡公時之被殺，以為不明其係外交官，於混亂中有此錯誤，允由日政府道歉，但以原諒勿再提要求為條件。

我們就上述濟案解決的協定草案看來，在中國方面本已不感着什麼勝利；蓋以一國的主權人民土地，被人蹂躪到這個地步，結果對於侵犯主權責任問題毫未提及，僅只這樣道歉了事，已儘足令我們不勝悲憤；何況照協定草案所說，濟案責任還待中日合組之調查委員會重新調查呢？我國對於此項協定，居然承認，不加反對已算萬分委曲求全了；却萬不料反對之來，乃竟來自日本政府；蓋日本政府以中國為易欺，對於上項協定消息傳至東京時，竟訓令芳澤謂不能簽字。本來王芳約定八日即將濟案原則協定簽字，詎是日芳澤謂奉訓令須將原則賠償一條取消。（蓋照原則賠償條，賠償以平等相同為原則，華人喪失生命多，則將來日方賠償額應百倍之多。）王當即反對，謂原則係前矢田氏交換意見時即已商定，芳澤氏繼矢田商談至五日並無異議；且芳澤當時係有全權之商洽，何以彼時同意而此時變態，今既如此惟有宣告交涉破裂。芳澤謂可暫作停頓，容再向本國請示，於是交涉互數月的中日外交，便這樣的終於停頓下來了。

日本政府這種兒戲的舉動，其足以影響日本外交上的信用自無待

言；但我們要問田中內閣何以這樣不顧信用，則除却「政爭」的最大

原因外，似乎沒有別的。蓋田中內閣前此所以爲反對黨攻擊，原在「不能打開對華外交」，故於床次返國以後，即派遣芳澤全權來華交涉。夫以資深望重的外交家如芳澤，且顯經田中內閣賦與以廣大的權限，而雙方審慎會議又經過極長久的熱烈討論，所決定的協議，還可以輕易反汗，那還有甚麼外交可說！但是現在他已居然反汗了。他原不把對華外交當作一件事；他前次所以要「打開對華外交」，爲的是「政爭」的便利；現在他不把對華外交當作一回事了，也爲的在政爭上已得着了勝利。蓋田中內閣前此慮對華外交不能打開，會貽反對黨以口實，而藉爲倒閣的工具，故情願讓一點步以圖中日交涉的接近；最近則因疏通反對黨已有一點把握，倒閣之事已不足慮，故對於對華外交又不惜出以強硬的態度。我們只看日本在野黨對政府之不信任案，於本月十一日在衆議院竟以六十四票之差否決，而田中內閣訓令芳澤推翻已成協定却在八日，不先不後，正在田中政爭抱有把握時際，則其無誠意於解決中日懸案，而徒有利用對華外交爲國內政爭緩兵之計，不啻昭然若揭了。

中日交涉的轉變，既以這種情形爲轉移，是則此後欲望中日關係之增進，於外交上克奏膚功，那就真難說了。我們嘗謂中日種種關係的改善，必待滿蒙問題的總解決，但要解決滿蒙問題，却絕對非折衝樽俎的外交所能爲力；我們現在只有豫備最後的手段，以待新時代的臨來

吧！(育幹)

奧國選舉總統的經過

按照奧國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公布的共和憲法，總統由兩院開聯席會議選舉，他的任期四年，連選得聯任，但聯任以一次爲限。奧總統韓尼許(Hainisch)氏自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九號當選後，到一九二四年滿任，惟因連選的緣故，所以便聯任了。他既聯任了一次，故於去年十二月第二任總統滿任前，兩院再不能連選他爲總統了。

韓尼許是個英國智識階級中社會主義者所組織的「法屏社」(Fabian Society)的社員。他不但很有思想，而且很有手腕，故爲全國國民所愛戴。當他第二任總統任滿以前，輿論上有一種有力的主張，提議修改憲法，俾他再可以聯任總統一次。雖這個提議後來被社會民主黨黨員否決，未能貫徹，然而韓氏的深得人心，却已於此可見一斑。

社會民主黨黨員不要他再聯任爲第三任的總統，絕非因爲對他有不滿。他們對他也十分敬重，不過他們以爲憲法不宜輕改，故才把那修改憲法以便他得爲第三任總統的提議否決。因此，到了韓尼許第二任總統滿期之前，誰爲繼任總統，成了一個各黨所焦慮而難決的問題。各黨對於誰爲繼任總統的問題，在總統改選之前，皆有種種祕密的接洽，以期預先商定大家合意的總統人選。但因對這個問題，各黨的意見很是分歧，所以接洽的結果總是不好。「大日耳曼民族主義者」

(Pan Germans) 以及農黨黨員堅決的要選舉前內閣總理現任警務總監蕭白爾 (Sehober) 爲繼任總統，因爲他是號稱維也納最強硬有力的人物。社會民主黨黨員提加爾雷納爾博士 (Dr. Karl Renner) 爲總統候選人。但他們覺得沒有把握，所以又希望沙伯爾博士 (Dr. Seipel) 能够當選。至於蕭白爾爲總統，他們是不願意的。另外耶教的社會主義者 (Christian Socialists) 則又提出米克拉斯 (Wilhelm Miklas) 爲總統候選人。總之，各黨都不肯犧牲自己的意見，沒有能够推定一個共同合意的總統候選人。故在正式選舉之前，他們種種非正式式的接洽，可謂毫無結果。奧國有許多人對於總統問題早就料到有這樣的情形。其中有人提議修憲，使韓氏聯任爲第三任總統，其實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奧國最近的總統選舉是於去年十二月五日舉行的。前後投了三次票才將新總統選出。選舉的結果，米克拉斯三次都得九十八票。(或謂九十四票) 加爾雷納爾博士於第一第二次均得九十一票。蕭白爾於第一次投票得二十五票，於第二次投票得二十六票。最後一次米克拉斯以得票最多，當選爲新總統。而新舊總統遂於十二月十日辦理了正式式的交代。

蕭白爾氏的未曾當選，乃是意中之事，因爲社會民主黨黨員都不贊成他，而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在奧國也和在德國一樣，是很有勢力的。他們提出的加爾雷納爾博士，本來有當選的希望，不過因爲得不到別黨

的援助，故亦失敗。聽說當議院裏最後一次投票時，社會民主黨黨員因知形勢不妙，所以投空白票，讓米克拉斯當選。這樣看來，米克拉斯雖已當選，但他在事前却亦並無把握。

奧國新總統米克拉斯今年五十七歲。他嘗做過學校教師，在當選爲總統之前，爲議院的議長。爲議長時，他常能表示他公正無私，光明磊落的態度，所以頗洽輿情。社會民主黨黨員所以不投他的票，乃是因爲他是個天主教教徒，對於天主教教會是很維護的。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社會民主黨贊成德奧合併，而他是個反對奧國和德國合併的人。

德奧的合併，法國政府是非常反對的。如今米克拉斯爲總統，法國政府當然很歡迎。惟奧總統權力有限，而德奧合併的問題牽涉全歐，即使總統贊成德奧合併，事實上亦未必容易做到。故德國方面却亦未必對米克拉斯的當選爲總統，表示失望與悲觀。米克拉斯雖未必能像前總統韓尼許氏一樣的受其國內各黨一致的愛戴，但他爲議長時很公正，且又善於應付各方，而各黨對他亦無間言。現在他既爲總統，各黨當仍能對他維持相當的好感。(頌華)

歷史上羅馬問題之解決

所謂「長期羅馬問題之解決」(the settlement of eternal Roman Question) 在去年夏秋間便已盛傳一時，無如意大利政府和羅馬教皇的意見迄未妥洽，故此事終未實現。近據路透社和合衆社的羅馬電

訊，則意政府與羅馬教廷間關於教廷政權之議定 (Concordat) 已於本月(二月)十一日由迦士巴利大主教 (Cardinal Gaupari) 和意相慕沙里尼 (Musolini) 簽字解決了。該約的內容共分三項：一為政治，即切實解決羅馬問題。由意政府承認教皇所在地梵諦岡 (Vatican) 東南數百英哩為教廷土地成一小國，將名之為教皇城或教皇國，享有獨立主權國之各種權利及特殊利益。又意政府為償付梵諦岡一八七〇年的損失及因教皇辭謝格外擴充教廷土地的好意起見，更承允多給賠款於教皇，計現款七萬五千萬利拉，外加十萬萬利拉之政府債券。(約合華幣二萬萬元) 第二為宗教，意政府允以天主教為國教，在意國全境內實行教律，並規定其他宗教信仰的條件。三為財政，即清理羅馬教廷與意政府間的財政關係。此外尚有一項要點，即關於婚姻事件，條文規定凡已宣佈而未履行之婚約如欲廢止之，或解除之，此種案件必須歸宗教法廷辦理，其判決文則須提交一種高級法廷，方為有效，而此高級法廷之決定，則須送交意國上訴法廷執行之。這便是這次約文的要旨。

一般的讀者或有不知上項約文的由來的，現在我們特將這事的原委略為說說，並為一述約文的重要關係：第一我們便從所謂「羅馬問題」(Roman Question) 說起。羅馬問題並非如字面所示，僅只含有羅馬區域的關係，實在是指着羅馬教皇和意大利政府的政教關係。蓋羅馬原先本為教皇的禁地，在一八六〇年教皇批厄司九世 (Pius

IX) 在位以前，歷代教皇除掌握教權外且都享有政權，穿越意大利中都兩端通海的地方，約一萬六千方哩，戶口曾達三百餘萬，都歸教皇管轄。故雖當一八六〇年意大利王維克多伊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即位的時候，教皇國土和威尼斯那時都還不屬意大利的版圖。不過教皇國土兵權不够保障，自一八四九年以後，即由法國派兵保護。一八六四年意大利承認保護教皇國土，法國才允撤兵。但到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意大利豪傑加的波里却又率義勇兵侵入教皇國境，法帝拿破崙聞訊，乃再遣兵赴援教廷，於十一月三日大敗加氏。一八七〇年法國帝政傾覆，無暇干與教皇事務，意王伊曼紐爾乃乘機佔領羅馬，教皇匿居梵諦岡，未幾由公民投票表決贊成羅馬與意大利合併，自此羅馬教皇的政權便告喪失。

不過意王佔據羅馬以後，不欲長與教皇為難，乃於一八七一年五月十三日通過保障教皇法律 (The Law of Guarantee)，保障教皇永遠享有宮殿，教廷有開權密會議及宗教會議的自由，並允年給償金三百二十二萬五千利拉，但教皇批厄司九世和其後任利奧八世 (Leo XIII) 等都不願此種調停辦法，而切望恢復教皇國土，否則寧願永久避居梵諦岡皇宮。故後來歷代教皇登位以後，即足不出梵諦岡一步，蓋即懷着此項隱痛，而所謂長期羅馬問題之難以解決的，也就是指着此事。現在此項歷史上的羅馬問題總算是圓滿解決了。我們只看報載這次舉行訂約典禮的時候，教皇的代表迦士巴利以金筆贈與意相慕沙

里尼約成以後，傳道院的學生和棒喝黨人都唱歌致祝，羣衆亦高呼「教皇萬歲！慕沙里尼萬歲！」全城懸旗，不獨三色國旗，即六十年來未曾出現的黃白教皇旗亦復高掛，也就可見雙方滿意情形之一斑了。

這裏我們有須注意的，即此次條約對於雙方的利害關係，究竟如何，也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在教皇方面，時以劃定教皇國土，獲得巨額償金，自然算是得着一點好處；雖然新劃定的教皇國土區域，面積比較從前小得不可開交；但在現在這種世界中，居然還能保持這樣一個具體而微的獨立王國，批厄司十一世（Pius XI）總算慰情聊勝無了。而在意政府方面呢，確切的說，在慕沙里尼方面呢，他爲甚麼要和教皇訂立這樣一個條約呢？我們就事實上考察起來，這次解決「羅馬問題」的動機，多半還出於慕沙里尼。他自前年以來，即力謀調和政教的衝突，並施行種種討好教皇的政策，又委託 Taschi-Venturi 神父和教皇接洽，表示願意解決「羅馬問題」的誠意。他爲甚麼要這樣見好於天主教會呢？依我們看來，不外利用教會的地位，來擴充自己的政權，要把「白衣主教」變成「黑衣主教」的工具。（慕沙里尼爲「黑衫黨」首）記得去年秋間，Jules Sauerwein 在八月份的大西洋月刊上頭，曾經說過這幾句話：『意大利現在非受統治於正軌的政府，而是受統治於第二教皇，他現在正想以他的新宗教來代替以前的舊宗教，』就這句話看來，顯然足以證明慕沙里尼欲推行棒喝主義的野心一斑了。並且我們還可以他種事實證明：在意大利的政治界中，天主教

派一向也佔有一部份的勢力，他們對於慕沙里尼向來也有所不滿，慕沙里尼此舉，或出於政黨手段的一種妙用也是說不定的。總而言之，這次羅馬問題一解決，無論在宗教史上，或在意大利政治局面上，總會要一新面目吧！（育幹）

德法糾紛中的萊茵撤兵問題

鬧了許久的萊茵撤兵問題，所以不能解決，實因牠的範圍能影響各國，牽動世界，我們只要尋找牠的歷史，便可認識牠的「國際性」了。

最近萊茵問題的起原，是大衆都知道的，即因大戰後德國萊茵地域爲協約國所佔領，並經凡爾賽和約決議，德國承認協約國駐軍十五年的事件。本來萊茵區域素爲德法二國互相爭奪的地方，例如三十年戰爭，法國擴充牠的佔領地越過萊茵河。自由戰爭後，德國才把法國由萊茵河的右邊逐回左岸，此後德法二國一有衝突，無不與萊茵河有重大的關係。這可見萊茵本爲德法間歷來的逐鹿地。

大戰勝利的法國把萊茵佔領，原是意料中事，又經凡爾賽和約的規定，法國更有充分理由，以實現她的理想。如和約第四十二條「德國在萊茵河之左岸，或距該河右岸以東五十公里以西之界線內，不得保存炮壘或特別建築。」第四十四條「若德國不論以何種方法違犯第四十二及第四十三條時，則當視爲德國對於本約簽押各國，有仇視之行動，並作爲擾亂世界之和平。」第四百二十八條「德國應准協約及

參戰國之軍隊，於本條約實施後十五年間，占領萊茵河西方之德國領土及萊茵河域，以爲履行本條約之保障。」

這種規定，無非說是德國應絕對的給各協約國以利益罷了；而且無論如何不能反抗所決議的條約，因為這是有擾亂世界和平的罪名的。我們知道德國那時心雖不甘，而在事實上却不能不遵守。

協約戰勝國雖於凡爾賽和約這樣決定了，德國雖當面承認了，誰也知道這不是德國所心願的，希望以後能夠推翻原議。因為這事給德國的損失太大了。在對方呢，恰恰相反，她們總想能多占多住幾時，或尋些口實，延長佔領的時間，在凡爾賽和約上第四百三十條這樣的寫着：「賠償委員會若認爲德國不依本條約履行賠償全部或一部之義務時，則協約及參戰國不問其在占領期中或已滿十五年後，即以兵力再行占領第四百二十九條所定地域之全部或一部。」但同時第四百三十一條略給德國一點安慰，就是現在德國所提出的理由，要求英法當局執行的，即「在十五年之間未滿以前，德國若能悉將本條約之規定完全履行時，則占領軍即行撤退」之規定。

現在二方的爭執，即在這點上。德國說她已履行條約，應把萊茵駐軍當即撤退，而對方則認爲德國雖履行了條約所規定的一部份，但並沒有保障以後不致犯規，何況賠款尚未付清呢？這就是說：萊茵撤兵在現今還是太早。

在一九二五年的羅加拿會議中，對於萊茵撤兵問題，也費了很多的

波折。那時德國對保安條約提議有二點：一、保證萊茵流域現在的邊界，各關係國要共同負起這種保證的責任；二、簽約國家應根據凡爾賽和約第四百三十一條保證萊茵流域撤兵的執行。這個提案顯然是有用的：一、即雙方保證萊茵流域的邊界，自然德國也參加在內；二、撤退萊茵駐軍，此後法國便不能再利用這區域作對德的軍事壓迫。

這種提案不消說法國是不能接受的。幸有張伯倫的斡旋，得了一個暫時的辦法。「……擔保維持德比邊界及德法邊界領土之正當地位；擔保業經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凡爾賽簽定和平條約所確定之上述邊界，不得侵犯；並擔保遵守該條約第四十二條或四十三條關於不駐軍地帶之規定。」（保安條約萊茵協定第一條）「若訂約一國以爲本約第二條已被違犯或正在違犯，或凡爾賽和約第四十二條或第四十三條有已被破壞或正被破壞之情形時，可即將該問題提交國際聯盟行政會。」（同上協定第四條）

這個協定顯然與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萊茵決議有些不同。最明白的一點，法國不得自由向德國用武，須經過國際聯盟的手續；在保安條約萊茵協定第四條第三節慎重的寫着。至於撤兵問題自然沒有解決，而且在那時亦尙談不到此。

時局的變換很快，在數年之內德國雖還有許多的困難，而國內工業的發展回復得多了，她的政治和國際地位也進步多了。并且她的當局因利用英俄，英法的衝突，還在外交上獲得不少的投機利益。在歐洲列

國的競爭場中，如法國與意大利，法國與英國，法國與俄國，德國與波蘭等等的複雜關係中，德國一方面是主，一方面是賓；而在某種情形下，有幾國都可以幫助德國。特別因為地理的關係，她與俄國締結一種公開或秘密的聯盟，以恫嚇歐洲列強，取得輕便的政治利益。她的政策或向東或向西，無非一方面向歐洲列強討好，他方面又向俄國送秋波。這種棋局的佈置，於德國確是很有利益的。

自然現在的德國已非如凡爾賽和約時只是忍辱屈服，亦非如羅加拿會議時只是求人援助；現在自有她的資格，要求解除自己的苦痛。或者說，因她已具備了某種條件，應當爭回她的權利。她的要求萊茵撤兵即是向法國去討回領土行政權。我們以為德國現在要求萊茵撤兵並非偶然的事，而是有根據的。在此時她自可用凡爾賽和約所規定的第四百三十一條去告訴法國，實行萊茵占領軍的撤退，但法國是否肯放棄呢？這却是一個問題了。

德國要求萊茵撤兵的意義，不外如上所述。蓋德國對於萊茵問題不僅是她政治鞏固的表現，而且為發展她工商業，整理財政，增加經濟力量起見，也不得不要求駐軍的撤退。我們知道萊茵為德國重要的工業區；在一般德人的腦袋中，都充滿萊茵是他們的黃金穴，不應再允許列強駐軍，致損失極大的國富。據路透社所傳德外長斯德萊斯曼向國會報告說：「德國始終堅持立即撤退德國境內全部佔領軍之要求，德國不能接受賠償條約以外之任何政治擔負，並不能締結作為撤兵代

價之任何財政契約……」

德外長斯德萊斯曼這番言論不是他個人的意見，是全國上下一致的意見。但我們同時也能够明瞭法國尚不肯放棄牠的權利的理由。法國的用意很明白：一、德國政治鞏固，勢力膨漲，即等於法國實力減少。假使德國不絕的進步，對於法國祇是增加危險；故在可能範圍內，她必須阻止德國的上進。二、法國要保持本國的安全，特別在萊茵河區域最為重要，過去經驗告訴她們，世仇的德國屢以萊茵的得失，證明戰爭的勝負。今次大戰既獲勝利，只因其他協約國的制限，不能把整個萊茵吞下去，已屬非常不滿。再則凡爾賽和約上也有十五年之規定，現在自然不願放鬆。三、凡爾賽和約雖規定了第四百三十一條，如果德國完全履行條約時，占領軍即行撤退；但德國的賠償並不能說已完全履行了條約；雖在前幾年照數付款；此後是否不致發生別的問題？是否不致中斷？是否將來不致因不付款而推翻原議？這些都沒有切實的保障。雖在和約上有如德國不履行條約時仍可占領的一條，但假使德國已有充備的實力，那是不易實現了。現在的國際關係不是建築條約的信用上，是在鎗炮的能力上，這是她所深知的。

對於萊茵問題德法二國顯然站在對立地位，同時包含其他問題的原素。法國之所以不能放鬆的理由，從上而所說的看來已很明白。據法前總統米勒蘭的演說，他反對萊茵撤兵，謂將來德國國民黨為日耳曼之主人翁，則法國或協約國尚有何保障？……據薩凱的演說，法

國甚願和德國談判，謂法國不願挾施延遲或破壞之私見，阻礙談判，但法國願望以對於最後效果之良好信任而進行談判，雙方合作。苟為盛氣所苦，或為疑忌所乘，則事之不幸，莫甚於此……

不過我們懷疑法國是否肯讓步而進行談判呢？他們能否接受德國撤兵的要求。樸蔭凱賚雖說願意同德國進行良好信任的談判，但於事實上恐怕極不會讓步的。所謂有效果的談判，並不是法國完全撤兵，或把萊茵輕易解決，讓德國無條件的去接收。如果不是無條件的交還德國，這種名義上稱為良好的談判，實際上的結果一定很壞的，而且定無甚麼成績，這是我們所能料定的。

英國的態度怎樣呢？萊茵本來和英國沒有多大關係，為保障賠償問題的支付，在某種程度，她也同法國取同一政策。惟英國一方面希望德國生產的發展，以擴大對德的輸出。在這種狀況之下，她是相當贊成萊茵撤兵的，但決不能使德國生產超過她的發展。而發生世界市場的爭奪，所以她同時也取防止的態度。在這矛盾的商業政策，英國對於萊茵問題並沒有像法國般表示堅決的反對。這是我們可斷定的。總合的說起來，萊茵撤兵最成問題者惟法國，其他協約國不致有太大的阻礙。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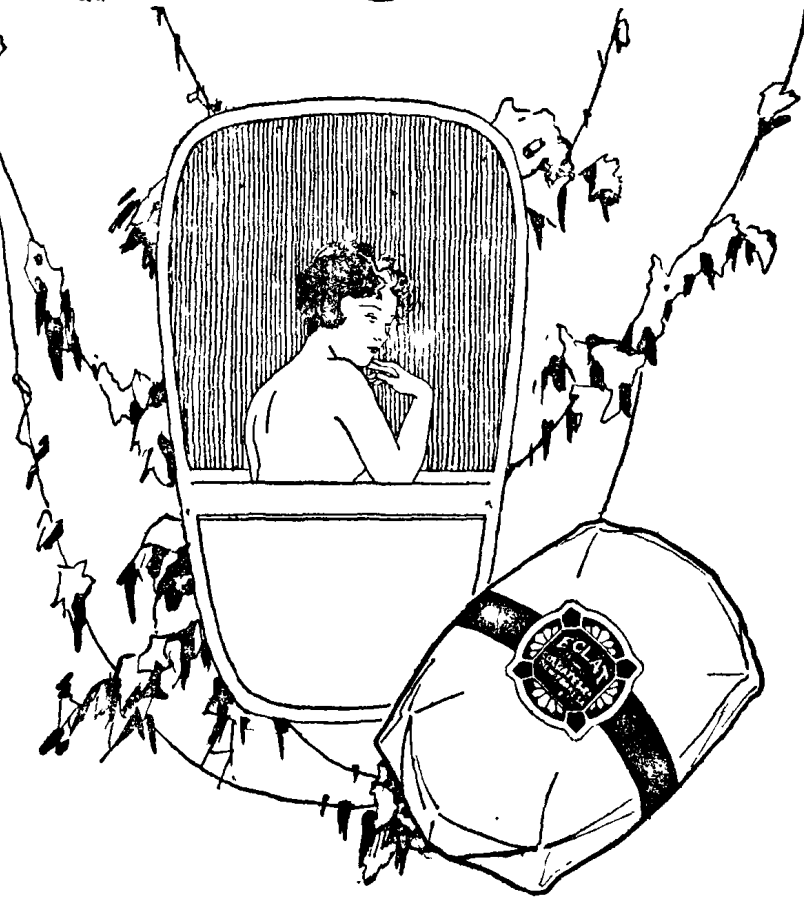
小範圍講，萊茵問題實不外德法二國的衝突問題。

現在報上所傳關於萊茵問題的消息，是值得我們來注意的。事實上迫得不能不立刻解決的撤兵，因各國利益的不同，仍無具體的辦法。他們也都願意設法將此問題早日解決，但總因有種種阻礙夾在中間，所以遷延未決。去年十月德國賠償總經理吉爾白曾在巴黎與英國財政大臣邱吉爾，法國總理樸蔭凱賚對於賠償問題有一個談話。據傳聞在日內瓦議定由六國政府指派財政專家組織委員會，對萊茵撤兵辦法及賠償問題作最後的解決。但要想以各國財政專家來解決這個問題，實非易事。即使有一個相當的結果，恐亦與德國所要求的相差甚遠，不能得到圓滿的無條件的撤兵。上次國際聯盟行政會例會，對於這問題，又議無結果。茲因本誌國際欄內已有另文述過，不再贅述。

總之我們以為萊茵撤兵是目前德法間與歐洲重大的問題。雖因問題的複雜，而沒有解決，但這是足以引起德法間的重大糾紛，而影響歐洲全部局面的問題。我們同時可以說，德國決不能靠着別人而有希望，必須自己的努力才能將這個問題解決。（仲英）



COLGATE



日用

藍腰香皂

之效果

體生芬芳

馥郁之氣

面現紅潤

可愛之色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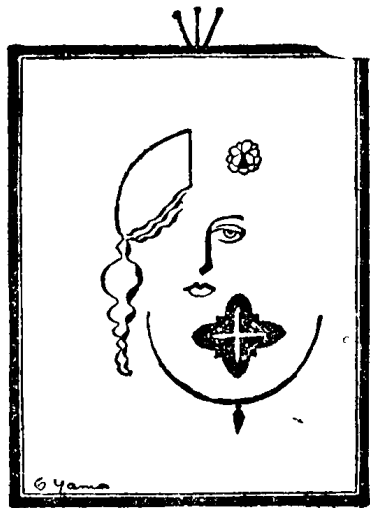
上海廣東路三號

上海棕欖公司發行

二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英美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

蘇俄的石油^(註一)

樓桐孫

一 引言

「一滴石油一滴血！」這是近來歐美各國經濟界的一句新口號，實在世界工業發達的國家，對於燃料問題，都是無不鉤心鬪角，積極研究的。現在所用的燃料，除煤以外祇是石油。所以近年各國的政府及經濟學家，對於世界石油的出產和佔有的競爭，簡直和真的戰爭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現在目見英美各石油托拉斯間和各托拉斯與蘇俄間極劇烈的競爭，真值得我們很有興趣的注意。

但自有經濟戰爭以來，其戰略上的詭秘，已漸為外間所明了。一般稍有經驗的人，就可明白地看出各大領袖拿手的把戲，這每每是一回很雅緻的事。

我現在要將一九二七年英荷公司 (Royal Dutch) ^(註二) 經理特脫

爾登氏 (H. Delderling) 所指揮對於蘇俄的那場大戰，貢獻讀者一閱，

雖係隔年的故事，卻還不是明日的黃花：因為這事經過的內幕，多為一般人所未知。

這個問題的本身固然已是極為有趣，但我以為此外似還可以使讀者——尤其是我們中國人——明白歐洲政治黑幕的一斑。

中山先生曾說：「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民族主義第一講。）這話讀的人恐怕十九是輕輕放過的，看了本文，便可明白其中的道理。

二 財政封鎖及石油封鎖

當一九二二年時，英國的路德喬治 (Lloyd George) 為要謀歐洲經

濟的改造，曾在熱那（Genes）召集過一個國際會議，想讀者都還記得。當時各國出席該會議的外交家，政治家，工商業家，專家幾達三千人，而他們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就是準備改造俄國的經濟。

在那全中歐日就衰頹危險的時候——但這是完全由於那位建築家的首領路德喬治氏所使之而然的——蘇俄的代表因有大不列顛的公開發示，遂得各資本主義國代表（尤其是意王代表）極敬禮的歡迎，這卻頗足令人驚異。

他們討論了六七個禮拜之久，真想在共產主義的原則與資產階級私有權的觀念中間找出一個妥協，雖受那冷酷的法學家樸蔭凱（Poincaré）從旁譏諷，卻亦未始不可得到一個結果……不幸而法國報紙忽然披露蘇俄允許英荷公司（由特脫爾登氏經理的）以俄國石油出口專利的密約了。

自這個消息傳出後，美孚公司（Standard Oil）的代表就表示非常憤怒；而美國「列席者」（Observateur）西爾特公使（Child）亦就宣稱：如上傳消息果係確實，則美政府勢非扣留一切裝運俄國火油的商船不可，只消那些火油是從向美人所有而被沒收的油井而來。

在這種形勢之下，那英荷公司與蘇俄的契約，當然不能實行。因而對於蘇俄治下私產權的種種討論，就失了很多的意趣，而三千外交家，專家以及新聞記者就都突然離棄，那他們想謀改造全歐經濟，尤其是俄國經濟的工場了。

幾個月後，他們又在海牙（Haye）重整旗鼓再提前議，而蘇維埃代表運用縱橫捭闔的手腕，卒使各方各抱野心，互相猜忌，而蘇俄乃能竭力以圖從中取利。

結果，英荷，英國，美國及法比等等各石油團體都覺悟到他們的互相競敵，是為鮑爾希維克造機會，於是大家簽訂一種不相侵犯的盟約。各托拉斯約定決不再以單獨的行動向莫斯科政府要求任何特權。他們固然大家可與蘇俄照舊通商，但決不借款與蘇俄，並約定運用他們的銀行勢力（很大的）除准以匯票貼現外，概不貸與蘇俄任何借款。

對蘇俄的財政封鎖就如是決定了。

他們的意思，以為這樣一來，鮑爾希維克內無資本，外無奧援，當然無恢復其原來石油出產額的可能。既無資金足以復興其工業，又難滿足農業界購辦農具的需要，於是勢將受共產工人與資產農民雙方的夾攻，而不久必歸於失敗。

然後各大石油托拉斯乃可由蘇俄新制下復獲已被沒收國有的油井歸還原來的正當業主，而他們早已準備以最低賤的代價向革命難民，流離各地的俄僑手中贖回股票，就可不費巨資而執俄國那極廣闊極豐富的石油產業的牛耳。

四年之間各國對這盟約，頗能恪守。蘇俄在德國所能零星湊借的款項，為數僅三萬萬六千萬（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而且經過很多的困難。她雖盡力四出通融，但終絕未能借到倫敦巴黎亞姆斯德

丹各處銀行的一宗大款。

然而蘇維埃政府，雖受各國財政嚴密的封鎖，終不因之而失敗，這卻是出於一般的意料之外。因牠既毅然反背共產主義，則仍在各種不同的形式下以重建農民的私產，商業的自由，交易所，銀行，租稅及公債。並且知道利用公共的與私人的儲蓄來作充分財源以回復俄國大部份的生產至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線。

當然，這種形勢還絲毫算不得什麼滿意。工人的生活尙遠不如戰前，尤其是顯然的事實。不過民衆既覺有持續的改善，遂生出忍耐的勇氣。故各地的反動雖也在所不免，但特脫爾登氏（Derding）那麼六個月前必說鮑爾希維克制度定將崩潰的預言，終未見效。

蘇維埃在歐洲購買貨物，是必須以現金清付的，他們對於出口業自不得不力謀發展，而就其國產中最易增加出口的，又莫如石油，這是當然的道理。

由於他們的恆心與毅力，竟能將舊有毀壞的油井逐漸恢復與修理，且另掘新井。因他們的油價低廉，英法各公司遂禁不住的要向他們大宗批購而轉銷於歐洲市場。以致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年底，蘇俄石油的出口，已超過一九一三年的噸數了。

三 蘇維埃石油與英國

蘇維埃石油主要的銷路偏是英國，這真是奇異的現象。

蘇俄得着亞爾頓（Arcon）和幾個英國私人的幫助，遂有一資本雄

厚的俄油公司（Russian Oil Products）出現於大不列顛的領域之上；且附設一所以克拉金（Craking）方法將粗油（Mazout）製成汽油的製造廠。現在R. O. P.（即上文所引俄油公司的縮寫）的石油，竟於特脫爾登氏的鼻前眼底——可謂放肆已極——與英波（Anglais-Persian）殼油（Shell）及英荷各種石油競爭而常得勝。利這真足使那班石油大王搔首踟躕而無可自慰啦。

當各大托拉斯要想排除一個競爭者的時候，通常皆用一種百發百中的方法。他們先將油價跌至血本的限度，或竟低於血本。由於他們積儲的豐富和信用的雄偉，雖受幾個月的重大損失都不打緊。

資本較弱的敵人，就不久必歸於失敗。

於是他們陷敵人於死地，或從而吸收之。他們既重執市場的牛耳，遂提高價錢以補償前時的損失。人家對於蘇維埃所採的策略，正復如此。在一九二七年的春間英荷公司，殼油以及其他主要的聯號都將油價放低。俄油公司也跟着放價。前者再放，後者再跟。當時大不列顛的汽車，貨車，摩托腳踏車等的主人，莫不喜出望外。甚至英荷公司的股東先生們，深怕本期股息瀕於危險，紛紛將股票在交易所中開始脫賣。

俄油公司在這短兵相接的惡戰裏，勢孤力弱，自非破產無疑。

但人家卻忘記了牠的背後是「俄國納夫梯桑地卡」（Nefteyndicat

Russe）。

所以這決不是一個平常的托拉斯。這實是蘇維埃國家的一枝分幹。牠與普通的營業機關不同：既無所謂分配股息，又無所謂應該在交易所中極力維持的票價。政府是全國一切工業的主人，一種事業的虧損，可用他種的盈利來填補，倘填補不夠，再可徵稅。

所以俄油公司對於敵方托拉斯的高壓，儘可抵抗至任何久的時期。牠不受資本主義公司間普通戰律的支配。

試看這才是鮑爾希維克制度無上的危險。任他推翻民法上幾千年來的原則，任他廢除什麼「使用權」及「處分權」，及任他將一切私產收爲國有，這都是些不相干的閒話！人家可同他訂立以九十九年爲期的租約，可將租金改爲租稅等等……這不過是名詞上的變化！就是特脫爾登氏自己也曾絕無躊躇地簽過一次關於「國有化」或「盜竊化」的石油出口合同：只求蘇俄給予出口的專利。

可是用國家財源來搗亂「市價」(Casser les Cours) 用國家所積聚的資本，來破壞私人托拉斯所積聚的資本，試看這是鮑爾希維克主義最可惡的醜相，不可赦的大罪。

此舉尤足使英荷公司以難堪的，就是牠（指公司）所運入英國的石油，總數比蘇維埃更多若干倍。是以每次油價跌一辨士，則蘇維埃僅虧五萬英金而英荷公司必損失一百萬之巨。

還有一件更嚴重的事件：各托拉斯一心一意以爲俄國石油定將多年紀錄於國際市場，所以盡力探探全世界上新的油田，尤以墨西哥

(Mexico) 委內瑞拉 (Venezuela) 等處爲最……不料俄國石油，突然重現，充斥市場，油價實有一落千丈的危險，而足以使股息因之減少，股票因之暴跌，以致妨及各托拉斯在金融市場上的信用。情勢危急已達極點。對於蘇俄石油萬不能再任其侵入歐洲市場。

可是恰恰在這應該厲行抵制的當口，特脫爾登得悉蘇維埃就在倫敦竟將得到一千萬鎊的借款。

各石油托拉斯在金融界的勢力固然是很強，牠們施於各銀行的威權固然也是很大，但到底不能檢察全體的金融機關。尤其是倫敦某等大銀行對於牠們的意旨常有反抗的表示。實因業務關係，極爲複雜，各大銀行斷不能與一種唯一的事業同其步趨。

大戰以前，倫敦各大銀行實爲全世界劃付賬款的總樞紐 (Clearing House)。戰後英鎊跌價，一時幾失去此種特殊的地位而爲紐約之華爾街 (Wall Street) 所奪。牠們總想挽回，並無論如何，都以維持及鞏固這個地位爲要着。

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則資金與商品的自由流通又斷非極力維護不可。

因之牠們不顧不列顛某等實業團體的利益，極力防制保護貿易主義與平賣的過度政策，而一切經濟戰爭的手段亦概所反對。就這點看來，則大不列顛的資本與商品得復入蘇俄市場，是爲牠們所贊許的。況自莫斯科政府故意將「新經濟政策」(Nouvelle politique econo-

mique) 傾向一種可容納的新資本主義之時起，設法使俄國重入歐洲的商務圈，是無論於經濟上抑於社會上，同時都為有益的。

試看，何以前英國財政大臣麥金納氏(M. MacKenna) 會允許一千萬鎊的借款（這宗借款不是現金而是商品）於李寧的承繼人。

但是特脫爾登卻因而怒不可遏了。

怎麼！恰當石油大王正在苦心焦慮以排斥那該死可惡的鮑爾希維克於英國市場之外的時候，人家竟忽將交易所的四門向他們（指鮑爾希維克）大開。

有了一千萬鎊的款，斯大林(Staline) 政府的地位將因而鞏固，工業將因而復興，而火油的出產亦當然將因而發展！

於借款合同，豈非明明有一筆特別的借款以作購買探掘器具，裝置大小油井等等的嗎？

一宗這樣的借款，在這樣一個時候，實有甚於負義，直可說是挑戰！

而中央銀行(Midland Bank) 做出這種的舉動，尤足為財政封鎖不可救藥的致命傷。牠是倫敦市大銀行中的一家，既已放款於蘇維埃，則其他銀行自無不爭先恐後以模倣牠的先例。

這共產主義的赤妖，是石油業者所百計維持以作口實的，現已不能再用為恐嚇小儲蓄家的工具了。莫斯科政府在財政上既有相當的準備，即可革新機械，給予農民的需要以滿足而工人的反對也遂將因而緩和。

休矣，破壞蘇俄制度的希望！休矣，重攬由移民手中賤價而得的特權！英國俄油的進口將日增而月巨，市面上的油價將日低，交易所中的票價將日跌。四年以來所堅毅厲行的政策，至是乃全部崩潰，不可收拾。這是一件極為痛心的事，非趕速設法以制止之不可。

四 俄使館的突遭搜索

於是新聞界突有一種激烈，但不自然的宣傳，謂鮑爾希維克主義的危險，足以置歐洲社會於死地，而同時又說六個月以內，蘇維埃制度必將歸於失敗。

無如英國外交部置若罔聞。首相鮑爾特溫(Baldwin) 因他的介弟在蘇俄蘇蒲(Govienico-Joungois) 合資的一大托拉斯中（即芒甲內 士喬爾西亞 Manganèse Georgie 公司）與美國亞黎芒(Harriman) 團體合夥，深知莫斯科政府實際上的情形，不會因報紙的鼓吹而改變態度。一面我們還可以推想而知：中央銀行斷無與蘇俄交涉如此巨款而不事先知照外交總長的道理。

為欲使首相出手開刀，勢非大大地給以一下激刺不可。

特脫爾登(H. Deterding) 生平頗以「石油拿破崙」自居。而其虎樣地理想，鐵樣地毅力，且喜加敵人以激烈而出於意外的攻擊，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亦無不取法於拿破崙。

五月十一日，在中央銀行舉行的私人談判中借予蘇俄一千萬鎊的

合同業經簽字了。

翌日，忽由內務部令警察侵入亞爾頓的辦公室，且不顧英國所曾承認於「蘇俄商務代表」(Agences sovietiques)的治外法權，竟加以細密的搜查。

登時——且這簡直在未及將搜得文件詳加審查以前——羅脫爾麥 (Rothermere) 爵士所經理的各報就痛斥鮑爾希維克政府的無信，藉外交上的優遇豁免以實行偵探與煽動革命的工作。其他報紙眼見此種搜查，顯係國家正式的舉動，就很真心地一致附和，以為保障社會安寧，實屬責無旁貸。

在這種差不多驚動全體輿論的形勢之下，「保守黨」政府又將有何辦法？鮑爾特溫既不能否認他的閣僚之一所演的這套把戲而失內閣的威信及本黨的和睦，所以就決意將護照送給蘇維埃人員請其出境。於是張伯倫 (M. Austen Chamberlain) 在下議院中亦遂不能不自外生成地為政府負責聲辯，雖然這不是他自己的政策。但他為限制範圍以免擴大起見，特地指明外交的斷絕，絕不因牽連商務的斷絕，並謂不列顛政府在可能範圍內，仍當維持並發展對俄的貿易。

但此中用意民衆是不能明察的。在人民看來，莫斯科的罪惡已為完成的事實。所以英國對俄絕交，於道德上在全歐實有無窮的影響。

五 俄使館的搜索與資本主義國家對俄態度

的突兀

當斯大林政府正力謀與西歐的資本主義接近之時，而忽有英國的絕交，真是全出意外。

比來，人家對於蘇俄的政府已有暗示：中央銀行債款的簽訂，必須莫斯科政府附有緩和與易與的宣言，而財政封鎖的解除，亦非對歐洲輿論先有相當的預備不能得到什麼結果。恰巧於五月初，全世界工商業的大人物，都將集合於日內瓦出席於國際聯盟所召集的國際經濟會議。當蘇俄與中央銀行的交涉稍形順利之時，莫斯科政府就一反從前不信任國際聯盟的故態，聲言彼已預備接受國際聯盟的招請而加入，怎得不叫人咋舌驚異。牠，尤其是自從福龍初弗 (Vorontzof) 公使被刺以後的牠，是一向拒絕派遣代表到瑞士來的，現竟於三日內與倍爾納 (Berne) 重修舊好。

蘇俄代表烏桑斯基 (Ossanski) 蘇古爾尼古 (Sokolnikof) 等一到瑞士下車，就發表許多極動人的宣言。無疑，他們總肯定資本主義制度是通身矛盾，必將自斃的，而共產主義乃為未來唯一的救星。但唸過這幾句對於馬克斯原則強制的頌詞以後，他們就說在主義尚未勝利之前，俄國需要歐洲的產品而歐洲需要俄國的市場，所以不妨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二種制度之間暫行一種溝通的辦法。倘蘇俄果得幾宗借款的援助，實頗有意與各一蒲爾熱窪 (bourgeois) 政府合作，以從

事於舊世界的恢復。

據曾經親身列席於日內瓦會議 (Conférence de Genève) 過的人說，各國工商業家都以極滑稽的態度來比較蘇俄代表那些極端的原則宣言與從宣言中所演繹出來的這些和藹的結論。差不多人人都說『如果利益可以和協，主義的相反又有什麼相干！總之，這班先生們也並不覺得怎樣特別的可怕。而如果允許幾筆借款（賒以商品）便可與蘇俄恢復商業……』

所慶祝的結果——在倫敦比較在莫斯科更要慇懃——算已實現。但不幸翌日就像炸彈落在股東大會中似的爆發那搜索亞爾頓的消息了。

呀，不！一般人都再議廳走廊中那樣叫着，如果蘇維埃公使兼做偵探，那我們可不行了！人家總不好既向我們商借資本，而同時又在我們國裏煽動革命。和這輩人實是沒有交涉的可能！

一場溫柔甜蜜的清興，就此煙散而雲消。

不出數小時，特脫爾登遂把倫敦銀行界所故意造成對俄的同情破壞無餘了。

六 中央銀行的借款也只得丟了

但物質方面的影響更是嚴重。中央銀行不能放款於為本國政府所不願有正式關係的國家。一千萬鎊的借款合同就非取銷不可。他方，亞

爾頓早已留神將存放英國各銀行的現金提回，故英國各銀行對於英人向蘇維埃托拉斯所有的匯票也就不願貼現。

為掩飾危險起見姬采林氏 (M. Tchitcherine) 就星夜馳往巴黎以冀促進法俄的談判，而提供倫敦金融所放棄的地位於巴黎銀行家。但法國各大報紙也就立刻盡量宣揚共產主義的危險。遇有一二處「小組」(Rayons) 及最小的「細胞」(Cellules) 的小舉動，就當作大不了的革命運動 (Grandes Manœuvres révolutionnaires)。全國聯合的政府 (Union nationale) 因下屆選舉有繼承愛國同盟 (Bloc national) 衣鉢，利用「赤禍」的關係，也就聽憑張皇，不加糾正。

還有德國各銀行因不能向倫敦轉求貼現莫斯科的匯票，就拒絕放款於為俄國承造貨物的德國工業家，而萊茵一大廠家對俄有一宗重要的金屬定貨，也只得棄而不造。

農工兩業的機械問題，是俄國命運的機括，至是斯大林已有無力解決之勢。共產派激烈的反對黨徒，將視斯氏為屈服於資本主義之前，而反受其白眼以污辱社會革命。人家以為斯大林雙方受攻，必將歸於傾覆。

特脫爾登拿破崙亦必自謂烏特利紫 (Anterlitz) 之戰彼已全操勝利矣。

七 蘇俄的反攻

不幸俄羅斯（拿破崙亦得過這種經驗）是一奇異的地方而永遠無從預測其變動的方式。

當斯大林剛得英國正式絕交的消息時，不但不將此足以表明其政策失敗的新聞稍加粉飾，反給以一種極大的宣傳。由於他的命令全俄共產黨的報紙及無線電，都宣佈世界最強有力的資本主義的大不列顛帝國已預備對革命的俄羅斯作戰。她（指大不列顛）將令波蘭與羅馬尼亞的軍隊動員；皮爾蘇斯基（Pilsudski）兵隊侵入烏克蘭（Ukraine），用火車引回大批移民及大地主來俄重收彼等的產業之事又將重見。對共產工人大呼：『革命垂危，』對個人主義的農民即喊：『產權將失。』

於是閱兵呀，航空捐呀，學生示威運動呀，等等都無不紛紛舉行。而駐瓦薩（Varsovie）的公使伐衣可夫氏（Volko）適被刺於彼時，足以供上述宣傳合宜的且悲慘的必要點綴。處於外患危迫之前，反對黨亦惟有與政府取一致的行動。為避免搗亂主義（Defaitisme）的惡名，脫洛斯基（Trotsky）賴可夫斯基（Rakovski）客美納夫（Kamenev）三氏，只得簽字召兵以與對蘇俄作戰的蒲爾熱涅政府相周旋。

一定，凡全歐用地愛銳立（Diezel）磨托以石油發動的大報紙都盡力想將特脫爾登氏的運動鼓成一歐洲討赤的十字軍，以保護秩序及文化，這卻也是應該承認的。

惟波蘭與羅馬尼亞都並無戰意，亦無戰備；張伯倫的各使臣亦絕不

願加以愆慮而反勸慎重。克萊暮林（Kremlin）幾位先生，對於個中消息極為靈通，當然不致受人恐嚇。紅色恐怖因而再現，而左右黨好事之徒，都同時受其驚異。這又是一次外人的干涉——就算是表面的——而反使鮑爾希維克制度愈加堅固。

於是即於石油業的小圈子裏，也發生意外的分裂了。

八 紐約美孚公司的脫離

美孚領袖們與亞細亞領袖們間的關係，向非十分懇切，這是人所共知的。這二大公司差不多在全世界市場上都是互相開明奮鬥的。如果他們有時因經濟上的必要，立出幾處中立的地段，在一定時間內各不衝突，這只是猶之二大敵將因同時彼此均不能在很長的全線各點向前推進的原故。

當一九二三年日內瓦失敗之後，俄國是大家同意所列為中立區域之內的，美孚公司，雖是向來沒有很大的信用，曾允若特脫爾登氏能避免一切干涉，則牠亦決不單獨向蘇維埃要求特權的讓與；牠對於「財政封鎖」亦頗真心贊助，因牠認定長期放款實際上是沒有多大好處的。至與莫斯科商業往來，並未間斷。

可是到了去年八月，美孚公司覺得特脫爾登所希冀的效果，將已不能如願。大不列顛政府事不由己的與蘇俄絕交，為倫敦各大銀行所不贊許；故對俄亦沒有取什麼積極有效的行動。斯大林亦沒有動搖。反之，

英荷公司卻已失掉在莫斯科回復原來地位的一切機運。那末，美孚公司又何必不乘此機會以擺脫一種顯已失敗的運動的連帶關係呢？

就斯太林方面說，倫敦市場既被閉拒，自應向華爾街 (Wall Street) 別尋生路。他若能破壞那石油業家的聯合戰線——就是表面上的破壞亦好——則無論對內對外，都可算是精神上的一件寤寐以求的成功。

於是二大強敵乃各自由行動。嘗去年八月，秋高氣爽的時候，有一天，各通訊社都驚惶失措地通告美國托拉斯的二聯號：美孚 (Standard oil of New-York) 及樊貢 (Vacuum oil) 已與蘇維埃政府簽訂一在三年以內每年購買千萬噸粗油的合同。人家並說這些粗油是預備供給美人目前正在裝設之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蘇彝士 (Suez) 哥倫布 (Colombo) ……及赴印一帶道上的油站之用的。

各界消息靈通的人，得悉這訊，大為震動。無疑，凡事不宜稍涉誇張。這決不是區區幾百萬達拉可以出鮑爾希維克政府於困厄的，而購買幾噸粗油，也決不是一定就有聯盟的意思。不過剛剛當特脫爾登大聲疾呼以號召一切資本主義的勢力加入討赤十字軍的時候，美孚這個合同究不免有否認及臨陣脫逃的意味。

於是斯太林為推進他的利益起見，就立刻於美國報界發表種種談話以揭穿特脫爾登及英國各托拉斯的陰謀。油礦固不能不「國有化」，但既得權仍所尊重，他表明對於以前被沒收的特許者，準備負擔相當的賠償，以求美國輿情的諒解。同時，他盡力向華爾街各銀行家接洽那

倫敦銀行所違心拒絕的借款。

斯太林尚未成功。管理美國托拉斯那「十人的大董事會」雖聽憑二聯號與蘇維埃簽訂「商務」合同，但卻還相信不應破毀一九二三年所訂的「財政」公約。財政封鎖依然存在，但石油業家的封鎖已現一不可修理的裂痕。說這裂痕不久必將延到華爾街，當不全是一個荒誕無稽的預測。果然，本年二月間，美國發居哈特 (Farguhardt) 銀行團，已有借給蘇維埃四千萬美金之說。

九 特脫爾登的魯莽與鮑爾特溫的為難

在這不意外的事變之前，鮑爾特溫內閣對於上次任人強發的那一打，是會牽入於危險的途徑的，因而已有開始疑慮之意。而他方特脫爾登又極為活動，跡近招搖，鮑氏尤感棘手。

石油拿破崙對戰略上頗具手腕，但他不是外交家。他模倣拿破崙到底，與人家所叫做他的戴立郎 (Talleyrand) 之居爾朋江氏 (M. G. de Bismarck) 意見不合，特氏以威權偉大自傲，到處宣揚。他不明白我們現行的德謨克拉西，雖係怯弱，實頗嚙嚙，而大托拉斯的行爲惟在暗中方能奏效。

特脫爾登太覺多言。絕交一成，便在報紙上大談其話。他明白宣言凡英國愛國男兒，欲杜絕在大不列顛及在中國之煽動，其最好方法，惟有不買俄油。

然則蚩蚩之氓，固然是易受催眠，而特脫爾登之爲石油商，究是大家所知道的。

亞爾顧的代理人忽被驅逐，而他們偏巧是經賣俄油的，此外又有其他類似的事實，都足使人家發生一種奇異的印象，以爲大不列顛公共利益的保護，或者與一部份石油利益的保護不無太準確的偶合。因此倫敦銀行界的朋友們以及政治上的敵人都在巴力門走廊及其他有勢力的環境中紛紛談論。而保守黨政府未免稍覺陷於爲難。

十 蘇俄的轉舵及賴可夫斯基事件

可是蘇維埃對於金錢也仍是需用孔急的。倫敦銀行既拒而不借，於是遂回過頭來向巴黎着想。

爲要清理俄皇時代的舊債，雙方在巴黎設有法俄委員會已一年有餘。蘇維埃初曾堅決言決不承認此項借款，後來卻應允償還一部份。不過以法國借予幾宗借款俾可恢復實業及增加其償借能力爲條件。經過長久討論之後，於原則上已歸一致。但在方式上出入尙多。莫斯科政府願對法國各小債主每年償還六千萬金佛郎，但要求法國每年借以十二萬萬，其中四分之一須付現款。法國代表團對於年償六千萬可表同意，但只肯借以三萬萬金佛郎（合紙佛郎十五萬萬），完全付以商品而無現款。

俄法交涉進行至此，而亞爾顧被搜，英俄絕交及麥金納借款的中止

等事霹靂一聲，突如其來。姬采林立即來巴，示意蘇維埃代表團相機退讓。因英款既借不成，勢非借得法款不可。

退一步又一步，賴可夫斯基(Rakowski)公使放棄一切須以現款支付的要求，並將債額自十二萬萬減至六萬萬，尤以存放法國各埠貨棧中的商品充抵押，以作確實的擔保。到了去年八月中旬，雙方已極接近，所差的只是債額問題。人家以爲這個棘手的俄國債務問題，行將可望清理。

然而特脫爾登乃於此時出而干涉了。

石油拿破崙從不顧到持有俄國債票的小債主的生死，這是大家可推想得到的。而這般小債主可以收回多少血本和法國工商業家可以除給蘇維埃多少商品的問題，亦他所漠不關懷的。但當他一得到法國代表團爲圖蘇維埃還款逾期過付起見，要求蘇維埃存放商品於法國各商埠的消息之後，他就皺眉蹙額，十分不安。

爲什麼呢？因爲蘇維埃所能提作大宗借款充分抵押的惟一產品惟有石油。而法國所最樂於承受的惟一商品也是石油，因法國石油的出產尙不及其消費額百分之四。如果法國貸款於俄以石油作抵，則法人樂於採購俄油爲有利，這是極爲明顯的道理。且如果法人每年多買五十萬或一百萬噸的俄油，則英美托拉斯必將失掉五十萬或一百萬噸的生意。總之，照特蒙時賴可夫斯基(De Monzie-Rakowski)委員會所商定清理俄國債務的方案是必將與法國俄油進口的增加有關，是不

可諱言的事實。

英荷，穀油的老板見此情形，就發大怒。

當他用盡苦心以保護英國市場免受俄國石油侵入的時候，豈肯聽憑法國市場漏出他的手底？

他所以要使倫敦中央銀行的賬櫃關上，不借款於蘇維埃，決不是爲要使巴黎各銀行各打開金庫向蘇維埃放款。

無論如何，必須使特蒙時賴可夫斯基的交涉擱淺，而設法強迫法國政府與蘇俄絕交，與人家對於不列顛政府所用的方法一樣。

於是在八月中旬的時候好像預定記號的樣子，人家突然看見法國幾家大報館對俄國主要的代表賴可夫斯基公使開始激烈的攻擊。人家突然發覺當賴氏回莫斯科之行，曾簽字於一共產黨的議事錄，勸誘與蘇俄交戰的各國士兵投誠紅軍。由此人家遂認定賴可夫斯基爲濫用外交特權以煽惑法國兵心使其逃散——卻想不到法國的士兵必永遠不會知道莫斯科這個議事錄，如果法國各大報紙他們自己不是這樣借題發揮的大吹大擂，那又何妨？必須遣回那不细心的簽字者就是了：請出挑撥內戰的公使！

在由於這事件所引起的議論聲中，法國外交部長曾向莫斯科提出一次抗議。姬采林與賴可夫斯基立即聲明該宣言絕與法國無關，因對法正在預備簽訂一不相攻擊的盟約。而白里安（Mr. A. Briand）心中明白，也就宣告此事交涉業已結束。

但特脫爾登及其同夥的目的並不在此。他們的目的，是要使法國與蘇俄斷絕外交關係。於是他們就盡力對法俄委員會的工作加以誣謗。聲言蘇維埃付金佛郎六千萬，但法國每年借以一萬萬，蘇俄政府以法國的金錢償付法國的債主，而以買自法國的商品轉賣於人以圖利得而預備革命等……自然，對於法國代表團所預定的抵押及擔保卻是一字不提！

在這是非混淆，極足迷陷法國輿情於錯誤之際，莫斯科乃決定將她所曾提供於法國之各種條件在法國報界儘量宣布。火上添油，真是豈有此理！法國對俄的一般小債主，將第一次知道他們所持有俄國債票的價值，能與法國債票相等了！他們不將要請求批准特蒙時賴可夫斯基約定的條件嗎？他們不將要不直燃用粗油（Mazout）的各大報之所爲而存反抗之心嗎？既然如此，那末蘇俄所發來的文件，豈不將要「使這些法人仇視那些法人嗎？」（就是法國小債主仇視特脫爾登。）這不但是一種反抗，這簡直是挑撥內戰，試看蘇俄的存心何等狠毒！交涉固非停止不可，還須斷絕外交關係——第一必宜遣回這位折衝的能手——這位太敏捷而又太和氣的賴可夫斯基。

石油拿破崙乃遂親自出馬，進駐巴黎以指揮攻擊。在這刀光霍霍，戰機危迫之前，法國府院聯席會議還是和向來的習慣一樣，只是採取一種折衷的政策。他向蘇俄要求賴可夫斯基公使的還，而卻不願斷絕外交關係，並決定繼續債務問題的交涉，而仍將放款

於蘇俄。

總之，在石油拿破崙看來，這只是半個勝利。他已打倒了敵人的將軍，但敵人的隊伍依然存在；俄國的提議還是依然有效。所以戰爭的狀態亦仍依然繼續，人家可以料定，一俟蘇俄新公使派到，對於債務借款所能成立的一切協定——以及建築在蘇俄石油上面的一切擔保，仍將有一種新的而且猛烈的攻擊。

不管怎樣，有一件事總已顯然易睹：特脫爾登的強制法國政府，完完全全和他在五月間的強制英國政府一樣。如果他所得的結果尚不相同，而他的決不如此甘休，毫無疑義。

十一 財政封鎖的失敗

無如太過違反經濟潮流的政治勢力，是終於不能有持久之效果的。莫斯科政府一敗於倫敦，再敗於巴黎，乃再改變方針，向紐約方面活動。

美國政府在國內可說是共產主義的絕對敵人。種種防遏，無所不用其極。但與國外的共產主義者做買賣，卻是不加禁止——全然相反。美國是現在出售商貨於蘇俄最多的國家。華爾街的幾家老牌銀行，因受各大石油托拉斯的挾制，依舊關上耳門和庫門，不肯接受蘇俄借款的要求。不過其他比較上勇敢的和獨立的銀行——或許也是消息比較靈通的——已經明白俄國商場的重要。在一年以前，福特(H. Ford)

就曾經借給蘇維埃二千萬美金以作購買運輸機器之用了。

去年十二月間，美國發居哈特(Rarquhart)銀團，又借以四千萬美金以作重建唐納資各鐵廠之用。

德人得此消息，也便勇氣百倍，儘量賒貸於俄人。

於是，倫敦一般工商業家，乃恍然於受亞爾福搜索威嚇及羅脫爾麥(Lord Rothermere)宣傳之誤了。廠家與銀行家，深怕俄國市場全為美人德人所壟斷，遂於不聲不響中與蘇維埃重行交涉。既得鮑爾特溫及張伯倫的同意，麥金納仍將前已應允而被人強迫收回之一千萬英鎊借與蘇俄。

總之，對俄之「財政封鎖」自四年以來，為各石油托拉斯所堅毅支持的，現已全行瓦解，不可收拾。

自一九二六年起，蘇維埃以公家出面擔保，借到德國款項，約有四萬萬馬克，而實業借款的數目大抵相同。再將美國發居哈特銀團之四千萬美金與一千萬英鎊合計之，折為佛郎，已在七十萬萬以上（紙佛郎）。法國究將追隨美德英之後，參加對俄活動，還是拒絕俄國（以火油作為抵押）借款十五萬萬之要求呢？這是當時法國朝野人士煞費躊躇的一個問題。

後來，我們知道，這個法俄間債務的問題，還是沒有什麼解決。

十二 從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中我們應有的

認識

從這次英美帝國主義對於蘇俄石油的經濟戰爭中，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幾點的認識：

(一) 現在國際間一切政治的問題，差不多都以經濟的利害為唯一的準則。法國何以老要佔據德國的萊茵？意在控制德國的經濟生命。日本何以硬要入寇我們的山東？意在發展對華的經濟侵略。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觀於英國的搜索亞爾頓，法國的驅逐賴可夫斯基，表面上什麼『濫用特權，宣傳共產』，什麼『煽惑軍心』，『挑撥內戰』，說得天花亂墜，使一般民衆墜入五里霧中，弄得大家人云亦云，好像『赤妖』當前，非有『神聖的大聯合』不可——固然蘇俄的凶頑陰狠，我們無不痛惡，但如英美帝國主義者一味利用羣衆的弱點，來作自身圖利的工具，甚至斷絕國交，牽動戰禍，都所不恤，使一般民衆前門拒狼，而於不知不覺中，自己已墮入虎口！這是我們所應時時注意的。

(二) 政治問題的動機，既然是經濟，所以政府的背後，就是資本家。這是現代歐美政治的特色——日本亦已如此。不錯，從前蒲魯東早就說過：以後應只有經濟的政府而不應有政治的政府；政府應是管「物」的，而不應管「人」的。不過蒲氏所說的經濟政府，是自由的，平等的，確確實實可以代表一社會或一集體的

公共利益而為全體人民謀幸福的。現在歐美各國的政府卻是自私的，特等的，只能代表一最小部分的資本家而以全國人民——以至於全世界人類為魚肉的。由此我們可以盡量看出現代代議政治的破綻和罪惡，而急非有一真正代表人民經濟利益的組織不可；——而急非厲行中山先生的民權政治和民生主義不可。

(三) 歐美資本家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既已那麼神通而廣大，我們科學幼稚，經濟落後的中國，欲圖保護自國的市場和民生的利益，惟有趕快提倡全國資本的集中以興辦大規模的企業，方有對抗和競爭的可能。換句話說：我們應趕快設法來實行總理所詔示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如果自國的資本無法集中，自國的經濟沒有組織，因之自國的產業不得發達，就是天天提倡國貨，人人抵制「仇貨」，都還只是枝節的問題，而非積極的根本辦法。

(四) 因而最後我就不得不說幾句題外的話：要想集中資本，興辦企業，就非具備幾個基本的條件不可。

(甲) 政局安定；

(乙) 廢除不平等條約；

(丙) 確定全國預算，減少軍政費；

(丁) 提倡自然科學——尤其是理化科學及職業教育，培養

工業各種人材；

(戊)同時即須製定土地法規及以國家力量提倡各種協作事業(協作教育包括在內)以防杜經濟趨勢的偏畸而避免資本主義的流弊。

(註一)本文大部分的材料，係根據法國民進週刊。

(註二)我們通稱英國石油公司爲亞細亞公司，但亞細亞公司原文爲 Asiatic Pet-

roleum Co. 而非本文之 Royal-Dutch。故本文所用譯名「英荷」係指後

者而非前者。特此註明以免混淆。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成於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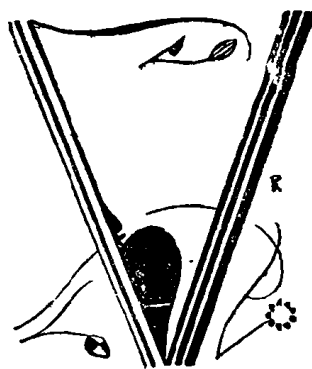
波蘭結婚數今年要比去年加多的緣故

華

波蘭人是信奉舊教的。他們的結婚儀式，是於一六一四年經過教皇保羅第五(Paul V.)的認可。但波蘭自從獨立之後，有許多波蘭的主教主張將從來波蘭的結婚禮節稍稍改革。他們的主張，已經現教皇認可，故自本年一月一日起，舊的結婚儀式便經過一度的改革了。

按舊的結婚儀式，結婚時新郎要正式允許新娘「愛她」，「正直」，「誠實」三件事，而新娘也要正式允許新郎「愛他」，「正直」，「服從」三件事。但按修改過後的儀式，則一對新人的誓詞定全一樣，新娘方面不再要說「服從」的話。這是去年決定的。

因爲婚儀上有這樣的改革，所以波蘭有許多女子，本來預定於去年結婚，後來就改到今年舉行婚禮。說者謂波蘭女子大都酷愛平等。凡不願於去年結婚的女子，大都是爲要免掉按照舊式禮節，對新郎說「服從」的話頭。波蘭自今年起方行的婚儀，故今年結婚的數，一定要比去年多。



歐美之新風雲

周天仲

記者抵巴黎時，正值歐洲大風暴。英輪凡斯德斯號 (Vestris) 沈沒於大西洋，英吉利海峽交通斷絕。英、法、德、比，各國房屋與鐵路建築等頗有損壞，甚至有校舍倒塌，學生受傷者。由天然風雲而釀成之各種慘劇與照片，載於各國報紙者觸目皆是。不意國際風雲，同時亦隨天然風雲而展布。如英美海軍之競爭，英法協定之陰謀，英日聯盟復活之聲浪，法意邦交之惡劣，德法賠款交涉之棘手，以及各國之整軍經武，擴充軍備，不遺餘力。國際風雲，大有愈演愈烈之趨勢。茲特分述於後，願國人加之意焉。

一 英美海軍競爭之活躍

英美海軍之競爭，不自今始。華盛頓會議即英美海軍競爭第一次之緩衝。不過前此之競爭，爲主力艦建築的比賽；當前之競爭，爲補助艦（即巡洋艦）建築的比賽耳。目前惹起歐美新風雲之美國海軍建築

程序，即爲美國建築巡洋艦之預算案，故又名「巡洋艦案」(Cruiser Bill)。美國因自身巡洋艦實力不足，故在華會中僅限制主力艦（即大戰艦）之建築，而不限制巡洋艦之數量。蓋早已爲擴充巡洋艦勢力自留地步。所謂「巡洋艦案」其內容即提議在六年中建築一萬噸級之巡洋艦十五隻及飛機母艦一隻，預算需用美金二萬萬七千四百萬元。此十五隻巡洋艦預定每三年造五隻，各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三個會計年度告終日之六月三十日開造，至一九三四年一律完成。此議案曾於去春通過下議院，至今仍在上院懸而未決。（編者按此案現已批准。）美國現在已有七千五百噸之巡洋艦十隻，正在建築中之一萬噸級巡洋艦共有八隻。其中潘沙柯納號 (Pensacola) 及鹽湖城號 (Salt Lake City) 兩艘將於一九二九年完成，第二批有三隻將於一九三〇年完成，最後三隻將於一九三一年完成。荷最近美國新建築程序通過，則合計至一九三四年美國最新式之一萬噸級巡洋

艦將達二十三隻。

英國方面，正在建築及計議中之巡洋艦，第一批有「康特式」(Kent Class) 巡洋艦五艘，批准於一九二四年。第二批有澳大利亞號 (Australia) 與堪白納號 (Canberra) 兩艘完成於去夏，以補充「皇家澳洲艦隊」(Royal Australian Navy) 之實力。最後有一九二五年六月現政府所批准之五年建築計畫。此計畫擬造巡洋艦十六隻，一萬噸者九隻，名為 A 字號；八千五百噸者七隻，名為 B 字號。此建築程序，曾經兩度之裁減，一九二七——一九二八會計年度中規定建造三隻者減去兩隻，一九二八——一九二九規定建造三隻者又減去一隻。假使下屆會計年度（一九二九——一九三〇）預定之三隻不加裁減，則按此計畫 A 字號與 B 字號之巡洋艦共十三隻均將建造成功。每艘均安置八英吋口徑砲。（美國除十艘七千五百噸之巡洋艦係安置六英吋砲外，新建一萬噸級之巡洋艦皆置八英吋砲。）似此則連前述第一二批巡洋艦七艘計之，英帝國「華會式」巡洋艦 (Post-Washington Cruisers) 即華盛頓會議後所建之巡洋艦，記者創譯為華會式較為簡明）將達二十隻。

若開造期不延遲而每批建造期限又不過三年，則此數可於一九三三年全體完成。因此美國之新建築程序至一九三四年完成時將較英國多造巡洋艦三隻。除非英國於現在五年建築程序終了之時，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會計年度之英國海軍預算上有所增加，以謀此缺

陷之彌補，則美國巡洋艦實力，終必超過於稱雄海上之英國也。但此種地位之變遷，又將以英國在一九三一年之行動為轉移。此年又適為華會海軍條約滿期之日。以今日國際海軍建築比賽之烈，可以預卜海軍制限之前途必無善果。假使英國現在停造之三艘巡洋艦繼續建造，而美國方面於現時建築程序上無所增加，則英美又將各有二十三艘「華會式」巡洋艦，而勢力可達均衡。此英美海軍競爭之實況也。一言以蔽之，目前英美海軍之競爭，即巡洋艦建築的比賽也。

自美總統柯列芝於歐洲休戰十周紀念演說謂「美國需要更多之巡洋艦」『美國巡洋實力缺乏』『目前新建築程序為適應美國國防之需要』以後，歐洲大陸，大為鼓噪，英、法、意，各國報紙，抨擊不遺餘力，而以英國之宣傳為尤力。倫敦時報 (London Times) 上，每日均有飛短流長之通信，英美邦交，幾於千鈞一髮。同時駐華府倫敦時報通信員亦每日有極翔實之電訊，報告美國海軍案之各種消息，英報謂柯列芝休戰紀念之演詞，為『投石於外交池中，有意激起世界波瀾。』法報 Journal des Debats 謂『美國輿論常誤以法國為侵略主義的國家而有種種陰謀，法國之海軍計畫，常為美國所批評。但依統計觀之，則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二年間，美國海軍噸位增加百分之六十五；法國在同一時間則減少百分之五十。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八年間，美國海軍經費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而法國則減少百分之二十二。其中尚有航空費應除外。』美國之巡洋艦噸位，欲提高至華會條約所訂之大戰艦噸

位五、三之比率。」——此項論文，吾人所絕對不能接受者也。」意大利 *Lavoro d'Italia* 報則謂「柯列芝休戰日之演詞，乃最近對於英法海軍協定之反響，而同時對付英皇在不列顛對日本表示親善之演詞而發者。」吾人同時讀三國報界之輿論，則當今國際風雲之險惡，可以一覽無餘矣。

當英美輿論沸騰之時，美國下議院海軍委員會主席勃里丹氏 (Mr. Fred Britten) 會打一海底線電報於英首相鮑爾特溫，建議英美兩國議會選舉代表集會於加拿大討論兩國海軍爭點，一時美國官場與輿論界大譁，謂爲有失國體。俟後鮑爾特溫氏覆電由駐美京英大使何瓦德氏 (Sir Esme Howard) 轉交美國國務卿開洛氏 (Mr. Frank B. Kellogg) 開洛氏竟拒而不受。雖美國對外交涉均以總統當其衝，議會實無此權限，然於此亦可想見，美交惡之一般。本月 (十一月) 三號柯列芝出席國會第七十次常會仍要求非戰條約與「巡洋艦案」同時通過，不過謂時間規定之字句，可以刪除，以表示其對於和平派相當之讓步。但此着有謂係柯氏對和平派所用之策略。因時間不規定而但規定艦數，則建築之遲速，全權將操之於大總統，有謂柯氏休戰日演講稿，新當選之總統荷佛氏於事前會經過目者。因此歐洲各國多謂柯氏演講即代表荷氏意見之一部。如此，則安知將來荷氏履任之後，對於巡洋艦之建築不如其速力乎？加之最近荷氏旅行南美至尼加拉瓜，已許美艦久駐彼地之要求；最近 (十二月十二日) 又在阿根廷包羅愛

利 (Buenos Aires, Argentina) 受炸彈之打擊；此後南美歸

來之新美領袖必將更表同情於柯氏，有可斷言者。同時大海軍主義者及海軍部人員，宣傳美國海軍之需要，不遺餘力。和平派與海軍派在國會中大起辯論，針鋒相對，不稍讓步。前者以非戰條約爲口實而抨擊「巡洋艦案」；後者以英法協定爲口實而擁護海軍競賽。可謂旗鼓相當。最近海軍部長報告於國會之報告書，指陳美國海軍之弱點，條分縷晰，痛陳利害，最後謂美國即令欲維持其現在次於英日之地位於不墮，則此屆巡洋艦建築案，必須通過，且海軍部人員，亦有即時增加之必要。同時舉足輕重之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氏亦向報界記者表示彼希望非戰條約與「巡洋艦案」同時通過並表，其對於巡洋艦案之同情；又謂海軍法不規定，則海上裁軍爲不可能；且主張召集「國際海軍法編纂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Maritime law)。由此觀之，遙遙無期之國際海軍法會議，必不足以停止巡洋艦建築比賽之活動無疑。波氏之論，蓋專爲法律化「巡洋艦案」立說也。本月八日巴黎時報華府電訊：美國海軍部又請柯列芝總統向國會要求增加海軍費二百七十萬美金，爲增強正在建造中之兩艘 V 字式潛水艇馬力之用。同報十一日華府電訊：前日發海底電報於英首相鮑爾特溫主張兩國議會代表集會於加拿大討論限制兩國海軍競爭之美國下院海軍委員會主席勃里丹氏，今日又動議於該委員會，主張增加經費，改造加利福尼亞號 (California) 俄克

拉哈馬號 (Oklahoma) 及拿非達號 (Nevada) 三大戰艦，裝配現代式之武裝，鎗砲與機器。此項動議又包含增造兩艘新潛水艇，並已得該委員會之同意云。昨日之和平運動家，今日之武備主義者，事之離奇，殊足令人驚異也。

在此巡洋艦案宣騰中外之際，尚有一事為世人所忽視者，即附帶於此「巡洋艦案」中擬建之飛機母艦一艘是也。美國現有新式飛機母艦兩艘，（即沙拉托加號 *Saratoga* 及勒格景頓號 *Lexington*），均完成於本年（一九二八）初。現在巡洋艦案中擬建之飛機母艦即與此兩艦同等之船隻。此兩艦現均服役於太平洋中，每艘均三萬三千噸。每隻建築費需美金四千五百萬元，合國幣九千餘萬元。其載飛機之面積寬至五英畝，可載飛機七十二架。勒格景頓號，去夏由加州聖比德羅 (San Pedro, California) 開赴夏威夷加入太平洋艦隊時，海行之速，破已往之紀錄：全程共計二千二百二十八海哩，僅七十二小時三十四分即達。從前之紀錄為七十五小時四十分云。此種速度之超越，在軍事上之意義至為重大。在作戰時，飛機母艦之力量，最為猛烈，利用其拋炸彈之飛機以制勝敵人自衛之飛機後，可於幾秒鐘內，將敵人之整個主力艦隊，沈諸海底。因此種兵艦作戰力之偉大，故現在美國海軍界肆力宣傳，說明建築飛機母艦之必要，甚至有寧願受減少巡艦建築數目之損失，不甘拋棄飛機母艦建築之要求之傾向。說者謂一隻三萬二千噸之飛機母艦可敵半打最新式之巡洋艦云。倫敦時報並謂

美下院海軍委員會主席勃里丹氏正待上院通過海軍案，即提出早已準備之五千萬美金預算案，「即時開造第一爐巡洋艦麵包。」蓋美國財富甲天下，其建築兵艦一批復一批，有如麵包店之烘麵包，一爐復一爐也。英人亦可謂盡譏刺之能事矣。

二 英法海軍協定之內幕

早已宣騰中外之英法海軍協定，即英法對美海軍競爭之聯合戰線的確立。其內容不外四端。（一）限制一萬噸以上之主力艦或載有八英吋以上之砲者；（二）限制一萬噸以上之飛機母艦；（三）限制一萬噸或一萬噸以下之巡洋艦載六英吋以上及達八英吋之砲者；（四）限制六百噸以上之潛水艇。此種協定蓋專為制服美國而訂也。故美國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覆英法之覆帖上，對於此種標準，誓不承認，謂「頭兩種船隻，在華會中早已議定制限標準，無覆議之必要。英法海軍協定所議限制者，不過僅欲限制第三類之船隻，即特別適合美國需要之一萬噸上下裝置六吋以上至八吋砲的巡洋艦是也。此種限制法，美國方面，決難承認。」法國在華會中，海軍地位被美國定於第四位與意大利相等，常懷怨恨，早思洩憤之方。適此英法海軍競賽之時，兼可聯英以制德，故成立此種協定。自英法協定成立後，法報頗多佳評，有謂「歐洲之和平，繫乎英法之合作」者。英國因財力不勝海軍競爭之苦，亦樂於聯法以與美爭衡。最近竊露英法海軍協定之美記者被法政府

驅逐出境，及竊賣協定文件之法外部職員亦被革職，是爲英法協定專爲制服美國之鐵證，抑亦法美交惡之徵也。

三 英日聯盟復活說

英日聯盟復活之聲浪，在前數週間，英、美、法各國報紙，大書特書。倫敦時報並載英政府聲辯之文件，謂「日前外相內田之來英，確對中國事件成立一種合作諒解之關係。內田返國，取道美洲，彼在美亦將進行同樣之談判。英日聯盟復活說，並無其事云云。」但英國外交素以陰沈著，英日聯盟是否復活，吾人固無由探知。但據倫敦時報社論觀之，則英國朝野之輿論，固極贊同英日聯盟之復活。某日時報社論有云：「當今對於中國問題應採國際合作主義，英日在遠東之合作，實爲必要。國際的個人主義之保持，今非其時也。」日皇之登極，英皇遣太子往觀禮，英皇之臥病，日報特別表示注意與慰勸，爲美報所竊笑。是蓋英、美、日太平洋勢力衝突之縮影也。

四 法意邦交問題

最近法國對於行刺巴黎意大利副領事納爾第尼 (Nardini) 之暗殺犯之宣判詞，惹起法意風雲之緊張，極爲歐洲各國所注意。此項宣判，即僅判處暗殺犯以兩年有期徒刑，兩百法郎之罰款，及若干法郎之賠償費。判罪之輕，即法報亦多譏評。無怪意大利民衆有反法示威之遊行，

意相慕沙里尼有極嚴重之抗議。因此使法大總統陶美果 (Doumergue) 不得不有「希望外國人勿得濫用法蘭西之優遇以致有傷國際感情」之門面語。法外長白里安在議院中演說，亦有勢逼處此之外交話：「法蘭西始終保持法意親善之政策。法報當此際意報輿論沸騰之時，仍保持其固有之態度，足爲法蘭西始終不放棄其對意親善之表徵。」最近白里安赴洛加諾會議 (Lugano Conference) 復電邀意相慕沙里尼，以表示其聯絡與親善之意。意相終以事辭不去。其實法意之衝突，亦不自今始。法國之欲積極擴充其海軍勢力於地中海，已非一日。蓋法蘭西之昌榮，端賴遠東外府之安南與非洲寶庫之亞基利亞 (Alsace) 之營養。亞基利亞即位於地中海濱。地中海又爲聯絡安南之孔道，更無論矣。一旦有事，地中海交通中斷，則法蘭西之前途，真有不堪設想者。故年來法國海軍急謀擴張，以圖鞏固其地中海之實力。吾人試一回憶法代表在華盛頓會議席上抗爭法國海軍之需要，不能與意大利平衡之故事，當能曉然於法意相忌之由來也。加之最近法屬非洲突尼斯 (Tunis) 意大利居民之國籍問題與非洲的黎波里 (Tripoli) 法意殖民地界問題，仍相持未決，益增法意親善之阻梗。歐洲各報多謂「目前「納爾第尼事件」(Nardini Case) 之爭，不過法意爭霸地中海之化裝遊戲耳。」可謂一語道破。

五 德國賠款問題

爲德法邦交之梗者，莫過於賠款與萊茵撤兵問題。法國要求德國付賠款，德國要求法國早日撤兵，法謂賠款一日不付清則萊茵一日不得撤兵，德謂賠款與撤兵不可混爲一談，德國有要求法國撤兵之權利，德外長斯特萊斯曼 (Stresemann) 登臺之日，即宣布德國之外交政策。其最重要之點即聲門賠款與撤兵全爲兩事，法國有早撤去萊茵駐兵之義務。法外長白里安則聲言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實無此權利之存在。並謂德國近年工業復興，經濟地位，日見增高，已有早付賠款之能量。德國官吏之薪俸以及各機關之預算費用均較法意各國爲優越，足爲證明。前次白里安在議院中說明外部預算案時，即席演說，申述對德之態度，且謂『……德國如聲言吾力不能再付賠款之時，則吾人惟有以兵戎相見！』言次復反對德與合邦之企圖。法內閣總理模蔭凱賽 (Poincaré) 更謂法國非佔據萊茵十五年不可，較諸『萊茵佔據爲賠款擔保』之說，又更進一步矣。陰沈機警之英吉利，既挾戰勝之法蘭西以制方興未艾之美利堅而爭世界之雄長；此際復利德法之衝突，對德意志秋波瀕送，聯德以制法，使德法爭衡，俾自身舉足輕重，藉以維持其歐洲盟主之地位於不墮。關於賠款專家委員會代表之選派，英德意見最爲接近，英首相鮑爾特溫及上議員邱吉爾 (Mr. Churchill) 且聲言『賠款與撤兵爲兩不相謀之問題。英國對於賠款與撤兵問題並不固執依法解決之態度。但法國如其欲之，則英國亦可爲之助。』英國袒德之表示，可謂已稍露骨。倫敦時報社論亦謂『賠款與萊茵撤兵問題，早

已由法律的解決進於政治的解決。道斯計畫與羅加拿會議，即其過程也。』又謂『萊茵之佔據，於法國最爲有利，故萊茵撤兵事件於法國最關重要，與吾人實無甚關係云云。』英法之秦越，又可概見。不過英外長張伯倫 (Chamberlain) 爲敷衍法國面子計，態度較模稜耳。然張伯倫對於德法交涉，始終居於調人地位，又極顯著。此次洛茄諾會議中，白里安與斯特萊斯曼進行私人談判時，張氏謂白里安曰『我將靜坐於下房，以待君之需要。』是直以調人自居不諱。張氏在未赴會前亦曾宣言必盡力促德法意見之接近。故此第五十三次國際聯盟常會之洛茄諾會議，英法德各報多目之爲「三巨頭會議」 (Three Bigs Conference) 云。德國最近國際地位之增高與對法態度之日趨強硬，蓋有由來也。

六 德國建造新巡洋艦

德國建造一萬噸之最新式巡洋艦四艘之議案，早已通過。第一隻巡洋艦之建築費亦經上屆議會批准。本屆新議會開幕，左派之社會黨人爲踐其競爭選舉時所宣傳之政策起見，不得不對軍備案作一種攻擊之姿勢以維信用，於是巡洋艦案提出覆決之爭議。當此案重提於議會時，德國海軍總長格羅納爾大將 (General Groener) 即席演說，說明德國擴充海軍之必要，謂『德國海軍之整頓，一可扶助陸軍之進展，二可獲得波羅的海之自由。』並彰明較著其辭曰『德國之陸軍，已爲

凡爾賽條約所限制，無擴張之餘地。整頓海軍可以補陸軍實力之不足，兼可預防海上敵人之來侵。」又謂此四艘新巡洋艦乃為代替已屆艦齡之舊巡洋艦而建造者，為凡爾賽條約所特許，實德國千載一時之機會。上屆議會既經通過，第一艦且正在建築中，建築費不能收回，則此問題實無重提之必要。加之八十一歲之德大總統與登堡亦與格羅勒爾大將同以去就爭，重提巡洋艦案之議，遂於十一月十六日在議會中以二百五十五票之多數對二百零五票否決。有謂每艦之建築費均須各別提出議會通過，頗費周折，正擬重新擬訂整個海軍建築程序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兼對德國海軍之發展，作一種通盤之籌算者，此項建議極為格羅勒爾所贊同云。

七 法國積極擴充海陸空軍

就本屆法國議會所通過之預算案觀之，海陸空各部之經費，均見增加。陸軍部長班樂衛之新預算達七十三萬萬二千三百一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法郎。雖其中約有十萬萬係須撥歸航空部者，但即以此數與一九二八年之預算相較，則一九二九年之數，將增加七萬萬九千萬法郎矣。此法國陸軍經費之擴充也。關於軍額之擴充則有縮短原定兩年訓練期爲一年之議。此種增兵之議，在議會引起急進社會黨人之反對。班樂衛氏因起而答辯謂「以道德哲學爲國防之保障，今日尙非其時。法國若實行裁兵，非示範於人，乃示弱於人也。人若乘我之弱而攻之則

法蘭西將爲歐洲和平之破壞者。」演辭未竟，而議場已掌聲如雷。足徵歐洲人腦中之世界和平，仍是一「武裝的和平」耳。關於陸軍經費之支配，除軍餉佔去三萬萬九千六百零五萬四千四百二十法郎外，又擬在巴黎陸軍大學建築一所新打靶場，需費一萬萬二千萬法郎。雖遭共產黨員等之反對，卒於議會以三百八十票之多數對二百票通過。討論陸軍用費支配時，並有議員辜德氏 (M. Contal) 提出戰時預防毒氣保護人民方法之問題，內閣總理樸氏當即答謂此問題政府已從事研究。據英國軍事家之估計，謂法國現役兵額有七十萬，後備兵有六百萬至八百萬云。此屆法國陸軍經費激增之主要原因：一爲兵額之增多；二爲鞏固法國東塞砲兵之建築。班樂衛氏在議場中一則曰「假使白里安僅代表一柔弱之法蘭西，彼在日內瓦演說，能發生相當之權力乎？」再則曰「侵我之惡魔，不因條約之保障而除根。當今之世，國界之爭仍嚴，戰後之仇猶在，普通之呼聲，惟「有備無患」而已。」吾人於此，可以卜世界和平之前途矣。

至於海軍部之預算，則在議院中，幾未加討論，即行通過。一九二九年法國海軍部之預算，總計達二十四萬萬三千萬法郎。海軍部將原預算書提出於議會，嘗煞費苦心，故意將現預算與一九一四年之預算比較，以表示較一九一四年減少十四萬萬五千萬法郎即七十二萬萬五千萬紙法郎，約減少百分之二十三。同時故意表示他國海軍經費之增加：美國之海軍預算較一九一四年增百分之一六五；日本之海軍預

算增百分之二〇；意大利增百分之十五。此種比較法，頗爲英報所識。雖法以英爲其海軍聯盟國，對英海軍預算不提隻字。蓋當今德國與奧聯邦之海軍勢力，根本已不存在，歐洲之海軍局面，與一九一四年迥不相同，當然不可相提並論。以今年之預算與去年較，乃可表現法國海軍預算之真趨勢，即本年度之預算較去年實增二萬萬八千萬法郎。實則自一九二二年以後（即華盛頓海軍會議後）法國之海軍預算逐年增加。以現狀觀之，此後大有繼續擴張之趨勢。本年度之新兵艦建築費即達十萬萬四千萬法郎。其中關於海防潛水艇之建築費凡九千萬法郎。去年之潛水艇建築費爲六千九百萬法郎。故即以潛艇建造費一端而論，今年之預算，即較去年增加二千一百萬。本屆海軍費之增加，據法政府宣稱，係鑒於哥西加島（Corsica）地中海法國之屬島，都尼斯島（Tunisia）亦地中海濱法屬北非洲都尼斯（Tunis）旁之島嶼）及浦諾凡斯一帶（Provence）即法國東南邊意大利與濱地中海之各省（防務之空虛。法國之振興海軍，爲欲伸足於地中海，可謂不打白招。

航空部之設立，本爲最近之事。自航空部長羅讓愛勒克氏（M. Laurent-Eynac）就任後，即宣布法國之航空政策。其主要之點，即航空勢力之統一與集中，航空路線之擴張與開闢，航空機件之精製，飛機工廠之合併，專門研究之提倡，航空教育之集中與持平發展，以及航空人員之安全保障諸端。此次預算即對此政策實施之需要而擬定者。預

算案之總數爲十八萬萬三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千二百七十法郎。航空專門研究費由六千五百萬激增一萬萬五千萬法郎。預算案中第六款附項並有航空部秘密費二百萬之規定，該案經議會討論時，議員多里歐氏（M. Doriot）起而反對，主張交付審查，嗣因財政部長色雍氏（M. Henry Chéron）以去就爭，遂以四百三十票之多數對一百二十票而寢其議。有謂航空部之擴張趨向於侵略主義者，勃諾加得氏（M. Brocard）鼓其善辯之舌，答曰：『空中戰爭之將來，如何變化，爲吾人所不及料。但有一事吾人可以斷言者，即欲制止空中夜戰隊之來襲，爲不可能的。吾人非欲爲空中王，因有此種之不可能性，吾人有竭吾財力以維持吾人應得之空中地位於不墮之必要。吾人之目的僅此耳，他無所希求也。空中防線高築，使戰爭無由發生，此吾人趨向和平之路也。』全場掌聲爲之雷鼓不絕。又越羅得氏（M. Renardel）答共產黨員之辭曰：『吾人但舉俄國方面之事實，則對於法國航空計畫之攻擊，無置辯之必要。蘇俄之現役軍用飛機有一千三百架，現役航空人員有一千六百五十人。偵察員有一千五百六十人之多，機械工程師約達一萬，儲存機件尚有六百架，發動機數同。此種數目與法國有何差異？』共產黨員無辭答辯，而十八萬萬三千八百餘萬法郎之新航空預算案遂得安然通過。關於飛機製造業之集中，已計議將現有全國三十五個飛機製造廠，合併爲少數規模較大，性質較專之精良偉大的製造廠，以謀飛機在質的方面之改進。關於航空路線之擴張，除擬加密法京與歐洲各

國京城之航空線外，更擬開闢巴黎南美線、巴黎南非線（即由巴黎至法屬南非洲馬達加斯加島 *Madagascar*）及巴黎安南線，以謀殖民地之聯絡與殖民事業之擴展。

八 荷佛之國交旅行與美國之新外交政策

荷佛當選為美國大總統後，巴黎美國人所主辦之巴黎時報（*The Paris Times*）即著社論，一篇題為所希望於荷氏者（*A Task for Hoover*）略謂「中國本為美國遠東大市場，惟相隔太遠，諸多不便，今後荷氏之任務應急謀南美之發展，南美洲二十共和國實北美合衆國惟一之出路云云。」美國之南進策，可謂昭然若揭。賀氏之旅行南美蓋即以此。近年來合衆國在南美商務之發展，一日千里，亦有敦睦邦交之必要。在一九一四年前，合衆國在南美投資頗少，但最近十年來增加美金四十萬萬元，合國幣八十餘萬萬。一九一二年英國輸出阿根廷之貨物價值二千三百七十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五鎊，美國是年輸出同地之貨價值一千一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鎊，一九二六年英國對阿根廷之輸出品價值二千三百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一十鎊，實際上較一九一二年減少，而美國同時對阿根廷之輸出則激增至價值達二千八百一十四萬五千鎊。對於其他拉丁美利堅各共和國之輸出數目，英美之比較，大抵相同。英美在烏拉圭（*Uruguay*）商業上領袖地位之變遷，尤為顯著：一九一一年英國輸出烏拉圭之貨值，近三百萬鎊，美國僅

一百萬鎊。現今英國之輸出較一九一一年為少，而美國則激增至四百萬鎊。又據最近美國商務部海外貿易股統計處之報告，截至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屆會計年度止，合衆國與南美二十個拉丁美利堅共和國之貿易額，價值達美金十七萬萬五千三百二十八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元。北美合衆國與南美商務關係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說者謂荷氏在商務部長任內五年，特別注重輸出貿易之發展，對於南美中墨西哥諸國，又有建立南北美空中郵線之議，將來南北美空中郵便交通發展，則北美之經濟勢力在南美必將更有長足之進展，可斷言也。歐美各報對於荷氏此行，有稱爲商務旅行者，有稱爲國交旅行者，甚至目荷氏爲商務專使者有之，爲外交專使者有之，爲金融視察員者亦有之。其實荷氏旅行南美之性質，蓋兼此數者而有之。總之，此次荷氏之南美旅行爲美國南進策之先導，與美國新外交政策之決定無疑。欲南進策之成功，此後美洲門羅主義之貫徹，又爲意中事。門羅主義之貫徹需要兵艦，南美商務之保障亦需要兵艦，故此巡洋艦新建築程序之提出，即以「自衛」與「保商」爲口實。吾人於此可以預卜荷氏對於巡洋艦案之態度及英美海軍建築競賽之將來。荷氏此次乘巡洋艦而旅行南美，已爲中外人士所竊笑，頗有「以兵艦敦睦邦交」之譏云。荷氏之於南美，蓋欲由商業的侵入與外交的運用而進於政治的安排也。

九 美國之新國防預算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十日起之會計年度，美國之國防費，依羅德將軍呈交國會之計畫，將達美金六萬萬四千八百五十一萬一千三百元。其中陸軍費佔四萬萬四千四百八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元。海軍費佔三萬萬四千九百一十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三元。海陸軍擴張程序，經費之通過，已在兩年以前，並將繼續至一九三一年，彼時美國海軍將有最新式的飛機一千架，陸軍將有一千八百架，最近華府電稱美國陸軍部已定做新式飛機二千四百架以代替舊式自由牌之飛機。下屆會計年度之國防費用，實達六萬萬六千八百二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二元美金之鉅，雖其中有一部分屬於巴拿馬運河之修築費，然美國人士均以爲貫通兩大洋之巴拿馬運河，在軍事上之地位，極爲重要，故其建築工程之堅實，與國防至有關係。據官場方面傳出之消息，最近四年來美國國防費已增加美金一萬萬三千六百萬元，合國幣二萬萬七千餘萬元云。一面整頓「國防」，一面鼓吹「非戰」，此美國之新式和平運動術也！

十 非戰條約之前途

非戰條約發動於美國，爲法國所首先贊同，美國國務卿開洛與法外長白里安於本年（一九二八）八月二十七日簽字於巴黎，故又有巴黎條約之稱。美國又多稱開洛白里安條約（Kellogg-Briand Treaty）或簡稱開洛條約，法國多稱白里安開洛條約或簡稱白里安條約。

約。現在已簽字者雖有五十八國，然一觀最近列強之行動，英美海軍競爭猛烈如彼，法國擴張海陸空軍若此，主盟國之態度尙且如是，非戰條約前途之暗淡，可以預卜。且現在正在考慮而尙未簽字之六國，均爲南美共和國，可見非戰條約之效力，業已應遠不應近。是必美國之行爲，不足爲「非戰」之表率，已不能取信於本洲無疑。當開洛簽訂非戰條約於巴黎之時，美國同時進兵於尼加拉瓜，已爲舉世所非；最近巡洋艦案又同時與非戰條約提出於上院，無怪紐約世界（New York World）時事畫描繪柯列芝右手訂非戰條約，左手提「巡洋艦案」，爲柯列芝執政史最矛盾之一頁。美上院議員哈里遜氏（Senator Harrison）對政府抨擊亦不遺餘力，謂「余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吾人何故一手持非戰條約，一手握炸彈一把。此種自相矛盾之行爲，將與世人以如何之感想？是何異於昭世人而告之曰：非戰條約乃一種手勢，一種甘言，一種廢紙乎？」至今兩案仍在上院相持未決，明年（一九二九）正月三日將再行繼續討論，無論將來結果如何，非戰條約之信用，固早已掃地無餘！

英前首相路德喬治氏（Lloyd George）最近在孟克斯特（Manchester）演說抨擊開洛條約有云：「自吾人簽畢開洛條約後，殺人工具之武備，繼續增加不已。開洛氏任內既訂非戰條約，又建無畏艦與巡洋艦，吾人實難索解。彼之行爲，無異一面告人曰：「勿嗜殺人」，一面又告人曰：「藏鎗刀於身以備殺人之用。」又謂「在柯列芝總統任內，開洛氏仍爲國務卿，彼（柯列芝）竟決定延遲開洛條約之通過，以便先

通過海軍案，柯氏之信任八英吋砲，蓋有多於信任其國務卿者。」又謂「在最近三週間，法國陸軍預算增加七萬萬九千九百法郎。一九一四年前，各國極力擴充軍備，遂造成世界大戰；當今各國復整軍經武，不遺餘力，必將使世界大戰再爆發無疑。」喬治氏又抨擊英法海軍協定並是為一種陰謀，謂「當今政府之急務，為與美修好，英美不和則世界裁軍為不可能。世界之和平，繫乎吾人之大公無私。吾人應謀恢復英國大公無私之令譽；對法蘭西大公無私，對德意志大公無私，對意大利大公無私，對世界各國大公無私。目下吾人鍾情於法蘭西，歷來之令譽，掃地以盡。張伯倫不過白里安之用人耳。法蘭西有後備兵四百萬，在一九一四年參戰時，有四倍於德國之來復鎗，三倍於德國之機關鎗，有德國所無之坦克車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架。而吾人與法蘭西已成立一種協定——英法協定，非裁軍條約也。簡直一種陰謀耳。」英人自認英法協定為一種陰謀，此其明證。在陰謀的世界中，尚有「非戰」之可能乎？

吾人再觀意大利之外交政策與慕沙里尼之歐洲觀，則非戰條約前途之暗淡，更為顯著。最近意大利王國最末次之第二十七次議會開幕時，意相慕沙里尼在「慕沙里尼萬歲」「法西斯主義萬歲」高呼之下，即席演說，謂「意大利人，矢志和平，吾人已簽其高超可謂想入非非之開洛條約，他日若再有他種非戰條約，吾人亦將速即簽字。但吾人應當承認當今全世界均已武裝起來。吾人每日在報上可以讀開潛水艇，巡洋艦及其和平工具之消息。吾人對於歐洲政局，不當存何種夢想，國

際風雲愈緊，和平聲浪愈高，此歐洲之常態也。吾人本無意於破壞歐洲均衡之局，但吾人應當準備當意大利元氣完全恢復之後，余要求國家作更進一步之努力，使我國之陸海、空軍獲得相當之地位，然後全國人民可以高枕無憂。」又謂「法西斯主義者的意大利之外交政策為和平的，邏輯的，但「特別跳舞」之期已屆，際修好之事維艱。」最後復謂「余不親見法西斯主義者的意大利在海陸土樹立偉大的新榮光，死不甘休。」云。慕沙里尼為意大利和平列車之駕駛員，——假使意大利需要和平，其對於歐洲政局與非戰條約之觀感，有若此者。世界和平，——至少是歐洲和平，夫復何望？

吾人再觀戰後，受傷最重，復興最速，而今方與未艾之德意志又何如。除最近新建一萬噸級之最新式巡洋艦以謀海軍之擴張不計外，新近復積極製造化學戰術用品並謀全國化學戰術教育之普及。德國施托曾堡博士(Dr. Hugo Stolzenburg)最近特別製造一種公開發賣之小盒化學毒氣品以供化學戰術教授之用，並根據布色耳博士(Dr. Hermann Buischer)之巨著五年毒氣戰經驗談作一小冊說明書，題名為「毒氣戰之將來」，此說明書中，開宗明義，即曰「戰爭與化學戰爭，雖有和平條約與反毒氣會議，亦不可幸免者。」又謂「大戰之後，必有所禱和平之運動。但和平之聲浪，決不足以阻戰爭之再起。」又謂「吾人非有意鼓勵毒氣戰術或輕視國際聯盟會中諸偉人之和平努力，不過欲打破各種和平條約相乘之夢想耳。」又謂「吾人既不能免

除戰爭，則了解現代戰爭之方法，即化學方法的戰爭，實為一國領袖之義務，為各個軍官與士兵之義務，其實亦各個公民之義務也。」施氏復將十二種主要毒氣，製成一種化學戲法箱，作為聖誕節贈送學童之禮物。每箱有試管六十個，子彈六十枚，手槍一隻，為試放毒氣彈之用。試驗者在試放時須帶防毒氣之面具，試驗物為動物，以貓兒為最適宜。試驗時並須有醫士出席監護云。此外又編有化學戰術士兵須知課程數種，專為指導士兵實習化學戰術之用。自漢堡兵工廠炸毀以後，德國與紅軍往來頗密，在一九二三年時，施氏曾往蘇俄指導建設一化學工廠於托羅斯克 (Troitsk)。一般人士認為與德國化學戰術用品之製造極有關係。德國之急謀普及化學戰術教育與製造化學軍用品，可謂無微不至。非戰條約簽字國之一之德意志之宣判非戰條約的死刑，蓋不下於欲在海陸上樹立偉大的新榮光之意大利也。

觀近事而追既往，使英法大起恐慌。法國之恐慌，於研究預防毒氣方法及擴充海陸空軍備之不遺餘力可以見之；英國之恐慌，甚至恐倫敦為毒氣所燬滅，有主張世界大規模化學工業之國際化，並主張特別組織國際管理局，管理德國化學工業之製造者。最近英國之國際聯盟討論會 (Conferenc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Union) 開會討論「裁軍問題與開洛條約」 (Disarmament and Kellogg pact) 時，施望維克夫人 (Mrs. Swanwick) 演說謂「現在各國均已武裝，武裝完備則甲聯盟可以制服不就範之乙聯盟，吾人所處之時代，非和平時

代也。當今之裁軍會議乃允許甲國武裝而阻止乙國武裝之企圖也。各種和平之談話，不過鏡花水月而已。」英上議員黑耳斯保利氏 (Halsbury) 在討論航空地位時云：「估計至今年年終，德國飛行七百萬英里，美國六百萬英里，法國五百萬英里，意大利與俄羅斯各約一百萬英里，而我（英）國不過八十萬英里。」但實際上英國之空中王慾狂，亦不減於他國，前此英國開航空專家會議，幹部人員之演說，均以支配世界空中地位自矢，最近復有由倫敦至好望角六千英里，合一萬八千餘華里，不停留之雄壯的長途飛行之計畫。英國康汎特里之亞母斯 麥格飛機製造廠 (Armstrong Airdley Development Company at Coventry) 每週可出飛機二十五架至三十架，在大戰時能出六百八十架云。最近並有透明體的飛機之發明。英國在航空方面之努力與成績，可見一斑。由此可以窺見列強對於空中地位之競爭並不減於海上，此又世界和平前途之新暗礁也。黑氏又謂「在下次戰爭中必有一種完全的新毒氣出現，為吾人現在所絕不知者。在最近十年來，全世界各大列強均在從事化學戰術研究工作，若謂至今尚未發明一種更較上次所用為猛烈而有效之毒氣，不足信也。」又謂「在已知的毒氣中，最足致命者為「芥氣」 (Mustard gas)，其足致命之一滴，可變成四十二噸毒氣，無孔不入，但此猶極理想的一滴也。即此理想的一滴所變成之四十二噸，為最難極微，已可於十二小時內，布滿倫敦全境，全倫敦男女老幼均無復活之可能。」又謂「對於此種危險之惟一可能

的保障法，惟有懼之以報復而已。使一國知道欲圖燬滅倫敦者，吾人必圖報復；使世界知道甲國攻擊乙國，結果必同歸於盡。此吾人保持文明惟一之路也。』在循環報復的路上，尙有非戰之可能乎？此英人所與非戰條約之又一致命傷也。

吾人再觀慣唱高調，提倡總裁兵之蘇俄又何如。本月十八日里加（Riga）電（載十九日倫敦時報）：一九二九年之蘇俄軍事預算，已通過爲八萬萬五千萬盧布。較一九二八年實增兩千萬盧布。（合英鎊兩百萬鎊。）本月十日全俄職工聯合會開第八次年會於莫斯科，政府委員多出席，大談「戰禍之將至」。陸軍部長馮諾西洛夫（Voroshiloff）演說云：「吾人並不希望戰爭，但戰爭之不可避免，已成事實。且戰禍之來，與年俱進。余已加緊訓練紅軍，以增進其活動力，俾應來日大戰。」於蘇俄境外。」「既加增軍費兩千萬，又加緊訓練紅軍以爲應來日大戰於蘇俄境外之準備，其整軍經武，可謂毫無虛飾。非戰條約簽字國之一之蘇俄的和平列車，蓋與當今世界六大列強同轍！」

最近英人鑒於上次大風暴之損失，於是一百餘年來懸而未決，通過英吉利海峽之英法地道之議，又復活，復爲英國國防部所反對而不克進行。國際間之互相猜忌若此，當張伯倫赴洛茹諾會議時，英下院某議員質問政府對於德國賠款問題之態度，未得確實之答覆。某議員憤然曰：「政府態度既不能公布，則必爲奉行臣服法蘭西之政策無疑。」全場鼓掌不絕。英法之互爭雄長，在議院中所表現者又若此。德國以化學

戰術品爲聖誕節之禮物，巴黎在聖誕節之前夕，美麗福新電影院（Marianux）大演最近新製之凡爾登大戰記（Verdun: Vision Pictorie）。記者八時前往，已無虛席，觀衆如堵，多鵠立至三小時不倦。該影片觸於吾人之眼簾時，吾人之第一印象卽爲「由戰爭中可以窺見人心之險詐」的卷頭語。中間演至德國大敗法兵於凡爾登，德皇閱兵慶祝凱旋之時，全場寂然無聲，一若爲法國誌哀者。及至反攻制勝之法國白登大將（General Petain）出現時，則全場鼓掌不絕。電影教育之於國民思想，影響至鉅。凡爾登歷史的印象，法人所難忘，亦德人所難忘也。德法世仇，恐永無消滅之望。加之英美有巡洋艦之建築比賽，法意在地中海之勢力衝突，國際風雲之展布，將無已時，世界大戰之危機，儼然四伏。非戰條約之爲一種手勢，已爲世人所識破；且此種手勢，將成歷史的遺物，不足道也。

吾人於此有當注意者：歐洲和平一旦破裂，則列強不暇東顧，日本在華勢力必更加鞏固，其謀我亦必更急，二十一條之再現，可能也。如果歐洲均勢之局如常，則列強爲爭遠東市場計，必協以謀我。無論列強間之離合如何，其於我不利則一。總之，當今舉世所恐懼其將臨，而同時又準備，甚或期待其來臨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爆發於歐洲，則我國必重受二十一條壓迫之慘劇。如其爆發於太平洋，則我國前途，更有不堪設想者。當此全世界普通之呼聲，「有備無患，」吾甚望東方和平老人，速謀自強自救之術！

一九二八年，一二二五，脫稿於巴黎。



Stacomb
REG. U.S. PAT. OFF.

MAKES THE HAIR STAY COMBED

霜髮美康丹司

髮之美觀

清晨理髮塗用司丹康
 美髮霜則梳成之式可
 以終日光潔齊整

司丹康今有霜與水二
 種功效均妙務請認明
 標貼與英文商標以防
 假冒各化妝品店洋貨
 店及藥房均有出售

中國總經理
 美商 怡昌洋行
 上海廣東路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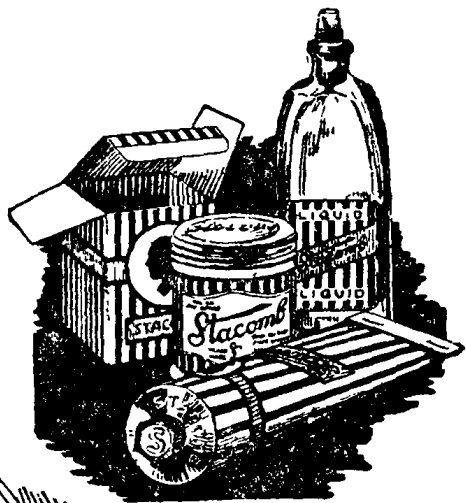
贈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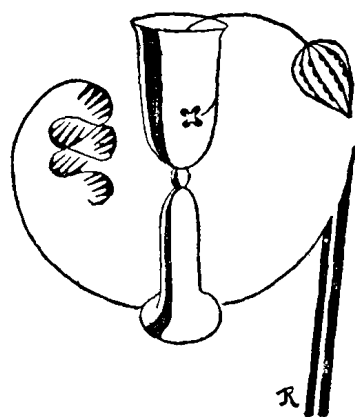
茲寄上中國郵票十分請即付
 司丹康美髮霜標子一盒此致
 上海怡昌洋行
 司丹康部

姓名
 住址

(東一)

謹防假冒
 請認明上
 列英文商
 標及紙貼





各國禁制出入口貨物之概況與我

國應採取之關稅政策

于能模

自歐戰時期，交戰各國，同感戰品和糧食之缺乏，不能不實行國家自給政策後，而經濟獨立之意象，遂深入於人心，幾視爲天經地義，牢不可破者。故歐戰告終後，雖不乏倡議獨乘經濟獨立之思想，以實行國際自由貿易者，而歐洲各國，多維持其極端之保護主義，對於禁止或限制貨物之出口或進口，仍雷厲風行，不稍寬息，察其原因，約有二端：

(一) 經濟的 凡歐洲新產生之國家，欲自由生存發展而不受他人之鼻息者，莫不以高築關稅壁壘，禁止或限制外貨之輸入，使不得與國貨競爭爲唯一方法。對於輸出方面，亦以爲非關禁森嚴，不足以保存原料，以供本國企業之用。是其動機，完全爲經濟的，專以保護本國之工商業爲目的。

(二) 財政的 自戰後紙幣跌價風潮，和賠償戰債問題，日緊一日之後，歐洲各國之預算，多失其平衡，而增高關稅以裕收入，似爲重建預算平衡之一法。是其動機，完全爲財政的。

有此二原因，歐洲各國，遂均以保護主義爲關稅政策之基礎。其結果：

各國間之商業關係乃大變。且有幾種商業潮流，非完全消滅，即大變其方向者。於是各國間有欲藉國際協商，以廢除關禁。遂有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內瓦之外交會議 (La Conférence Diplomatique, Genève 1927)，與會者三十五國。然其結果，殊非發起人初意所及料，該會不但不能廢除各國所現行之禁止或限制方法，反從而承認之，蓋因各國代表，各堅持其本國之政策，絲毫不肯讓步，而其結果，遂致互相承認耳。

該會議所承認之禁止或限制方法分爲經濟和非經濟兩類：

(甲) 非經濟的：

(一) 關於公安者。

(二) 以道德或人道爲根據者。

(三) 關於運輸軍械及軍用品者。

(四) 以保護人民之公共衛生或保護動植物以抵抗疾病或有害之昆蟲者。

(五) 以保護在美術上歷史上或建築上有價值之國家產業為目的者。

(六) 關於金銀錢幣紙幣及各種證券者。

(七) 欲將對於某種國貨所定之生產流通及消費制度推行至類似之外貨者。

(八) 關於由國家自辦或由國家監督之專製品及專賣品者。

以上八條，非以經濟上之利益為動機，故該會議認為宜聽諸各國之自由，而不受該會議所訂公約之制裁。惟希望各國，切勿假其中任何一條之名義，實行一種限制，以阻礙國際貿易而已。（參觀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內瓦外交會議所訂公約第四條。）

(乙) 經濟的：經濟二字，範圍極大，若不加以限制之，則流弊滋甚，故該會議特定一原則，謂以經濟為目的之關禁，當以有經濟上特別之需要為理由，當該種需要消滅時，該種關禁即應同時取消。（參觀該會議公約第五條。）且該會議以為徒有此原則，尚不足以杜流弊，故對於各國特許之關禁，乃逐一舉明，以示限制，并分為二類：

第一類 此類視為為法律或事實所拘束，而不能不維持者。

(註) 所謂法律上之拘束，如英國因感受歐戰時本國無製造顏料業之不便，乃於戰後極力設法以振興之，惟顏料業之最盛者，莫

如德國、英國以為若任其自由輸入，則本國新萌芽之顏料業，必不足與之競爭，乃特定法律以禁止外國顏料之輸入，至一九三一年止。故在該法律原文上，雖通稱外國，實際上以德國為主要對象。德人深知之，是以當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在日內瓦開外交會議時，德國代表，乃明白聲言，在英國未取銷禁止顏料輸入令以前，德國亦不能取銷禁止煤之出入口。由此觀之，各國之關稅政策，不過一種互相報復政策而已。

所謂受事實之拘束者，亦即報復之意耳。如當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內瓦會議時法國代表 *Berthys* 所云：法比諸國之所以禁止舊鐵之輸出，實因德國禁煤出入之故。德國此舉，既不利於鄰國，故鄰國思有以報之，乃禁止舊鐵之出口，因德國以舊鐵供鎔解爐之用者甚大也。惟諸國之禁令，出於關稅主管機關，而非如英國對於禁止顏料入口之特用法律，故僅曰受事實之拘束耳。

惟第一類所關之貨物，無論從性質方面，或從分量方面觀察，對於國際貿易，均極重要。今允各國得維持其禁令，豈非與國際貿易，大有妨礙？特該會議不欲驟然損害下列諸國和其人民之利益，且知立令取銷，亦屬事實上所不可能，故只得允以暫時維持之耳。（參觀該會議公約第六條第一項。）今將各禁制國，各禁制品，及其禁制之方向舉示如下：

禁制品

禁制國

禁制之方向

(一) 顏料及半製品 英日 輸入
 (二) 煤 德 輸入并輸出
 (三) 舊鐵 德奧比法匈意 輸出
 (四) 爲工業設置所用之機器 羅馬尼亞 輸入
 (五) 米 日本 輸入并輸出

第二類 該類所包舉之物，與國際貿易，無大關係，各國雖一時實行禁制，與他國無甚妨害，故該會議暫允其維持禁令。(參觀該會公約第六條第二項。) 觀下表可以明之。

禁制品	禁制國	禁止之方向
(一) 牲畜雞蛋及有機肥料	埃及	輸出
(二) 鐵質礦物	意大利	輸出
(三) 銅質礦物	羅馬尼亞	輸出
(四) 麥	意大利	輸出
(五) 未經調製之煤油(註)	羅馬尼亞	輸出

(註) 煤油爲國際貿易之重要品，夫人皆知之；且羅馬尼亞爲著名出產煤油國之一，故與其將煤油歸入第二類，實不如歸入第一類之爲確當。是以在該會議中，當羅馬尼亞提出請將煤油歸入第二類時，匈荷二國代表，大駭斥之。乃羅馬尼亞堅持到底，意謂若歸於第二類，則據該會議所訂公約第六條第二項之歸定，既視爲於國際貿易，無大關係，對於其他各國並無甚妨礙，或可維持其禁令，較之歸於第一類視爲妨礙國際貿易者爲稍久。當時多數與會者，

深恐羅馬尼亞因不得維持其原來之請求而拒絕簽約，乃特遷就之，竟將煤油歸入第二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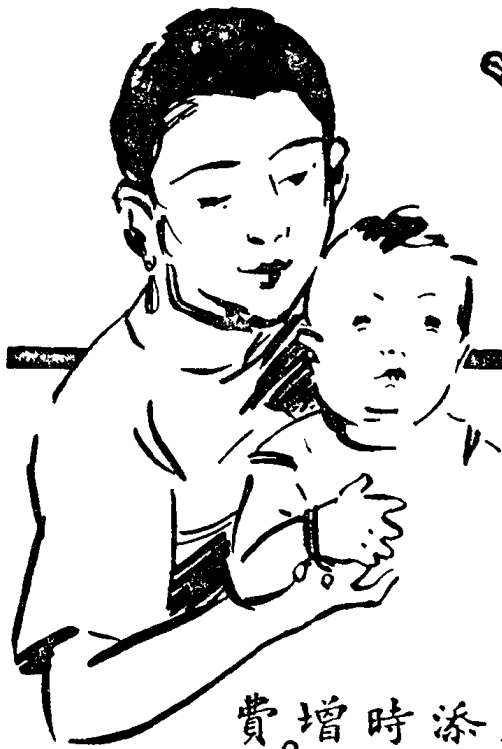
觀於上列諸表，即可知歐洲各國及日本禁制貨物出口和進口之概況。質言之，凡屬關稅自主國，無一不實行保護政策者。且實施此政策之方法甚多：如限定某貨出口或入口之分量，增高稅率，或繁定手續使感困難等等皆是，而禁止出入口，特其最甚者耳。

我國自國民政府成立，本全民之意志，表示有修訂關稅條約之決心，後至今與我國簽約者已有十有二國，並於二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不可謂非開外交上之一新紀元。惟此時不能不有一適合國情之關稅政策以爲標準，而此政策之基礎，當然應築在保護主義之上。惟保護主義，如上所述，有用之以達經濟上之目的者，亦有用之以達財政上之目的者。前者以保護工商業爲立場，故稅收之多寡，尙爲次要問題。後者以彌補國用爲要點，故希望稅收愈多愈佳，對於保護工商業問題，往往不能兼顧。二者旨趣之不同有如此。使我國釐定新稅則，完全注重於財政，置經濟目的於度外，則我國待興之工商業，將用何法以保護之且吾人求關稅自主之正目的，原爲保護工商業。將來民生問題，能否圓滿解決，全視工商業能否發達以爲衡。今我國國民政府統一未久，財政之拮据，爲國人所共知，其不能不仰求關稅以滋挹注，亦屬情理之當然。惟吾人所希望者，切勿因財政之困難，而忘百年之大計耳。簡言之，我國今後之關稅政策，當與我國所應採取之工業政策，及商業政策熔爲一爐，方能實行保護待興之工商業，而建國基於不敝。

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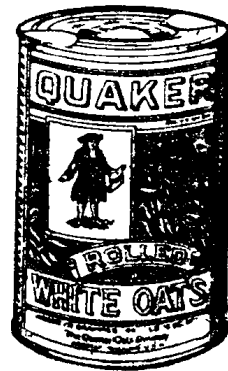


歲
以
後



桂格麥片粥。功用甚多。嬰
孩時代食之。最為滋補。是
以五十年來。醫生無不樂
為介紹。青年時代食之。其

天然配合之養料。足以生肌長骨。
添精益力。營養齒髮神經。由成年
時期而進於衰老時期。食之。亦可
增進健康。味佳美。煮法簡。經濟不
費。實為人人應備之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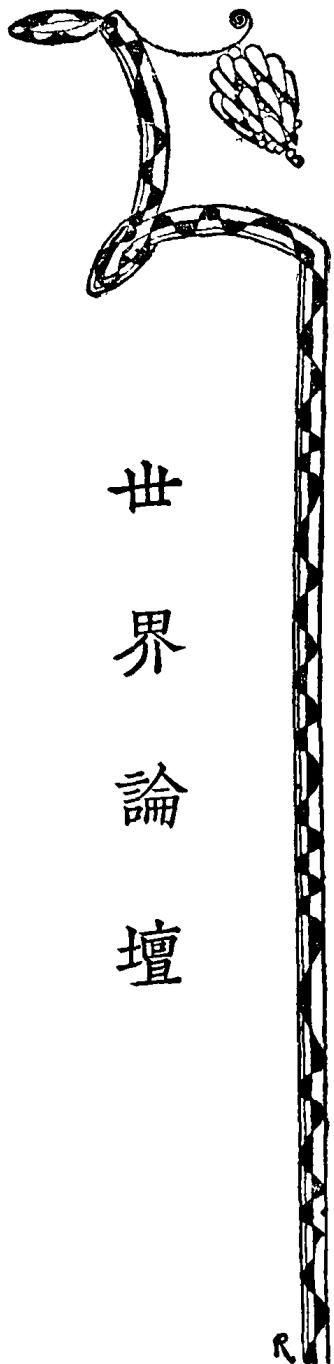


本公司備有康健指南及兒童新裝
曲二書如欲函索請附寄郵票二分

上海九江路一號

美商桂格麥片公司啟

Quaker Oats



世界論壇

蕭伯納論西方文化的將來

George Bernard Shaw

這是蕭伯納先生最近在倫敦一個研究社會主義最老的團體法平協會 (Fabian Society) 的講演辭，原文曾登去年十二月九日的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他在這篇演詞裏，指出將來的文化也許是黑種人的文化，或中國人的文化；又討論到戰爭和時事問題，所說都很帶風趣，本月四號的上海大陸報曾有短文介紹，這的確是值得我們一讀的。

譯者附識

我們不可認定文化是發育滋長毫無止境的，大多數的英國人以為所謂文化就是英國文化；而且認定文化是隨時代之推進，而繼續

擴大，繼續進展，一直可以長發到登峯造極的地步。然而事實上却不是這樣的。文化有生死，這是和人類相同的。牠萌芽，牠滋長，但是達到了一定的階段，牠便要腐爛，要滅亡。牠的死亡，却不是像人類的溘然長遊，永無復活的希望。牠就是要死亡，也和園中的野草差不多，死了之後，還是要復生的。

我不敢相信以後的文化，是英國卵育出來的文化，或是西歐式的文化。牠或者要成爲黑人的文化，或是中國人的文化，却不是舊式的中國文化。我相信將來的文化，或者要歸屬於

異色人種，這人種的膚色，是與英國人不同的。未來的文化上，若只是有人種膚色的差別，這却是一件非常可以慶幸的事情。因爲我曾經假定創造我們的權力，還沒有降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這種權力，很可以產生一種文化，使薰陶於此文化中的人們以消滅我們爲第一個義務。這是一個危機，我們偶然將牠記在心裏，可資警惕，可使我們的行爲要小心一點，至少要比現在更加小心一點。

將來的文化中，必定有一大部分，是關繫於兩種人們的鬭爭，一方面有一種人只是相信實驗室的證據，他們自己却不知道他們就是製造這種證據的人們，他方面，又有一種人，不

但有普通的觀察能力和判斷能力，而且是有由「一見便知」無意的觀察，由觀察實驗，由研究歷史得來的巨量知識，這知識與那種製造的證據無絲毫的關係。換一句話說，一方面站着一般極狹義的自然派，(naturalists)，我不願意稱他們做唯物派 (materialists)，他方面站着詩家和哲學家。我可以肯定的說，將來文化上的發展，多半要屬於這兩種派別間的鬭爭。

在實驗室中工作的人們，實要找出一點東西來，才有辦法，那怕所做的實驗是笨拙一點，惹起世人的非笑，他們認為是不要緊的。這些先生們，能够孜孜然從事於實驗，本堪嘉許，不過他們有一個毛病：這就是他們的「非常主張」(extraordinary claim)，他們個個都有這個主張。這個主張，本是發源於別的地方，但是經過他們的整理之後，才成爲一定的形式。他們說，他們的特別職業，——這就是說，他們研究科學的事業，——是有特種的意義，只有他們所研究的學問，才是真正的純粹的沒有

滲假的科學，其餘的學問，簡直不是科學；他們的科學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他們主張他們本身要從一切道德的義務中解放出來，其餘的人們，却仍須受這個義務的拘束。他們的這種主張，要算很特別了。

他們的知覺機關，是特別的受了限制，所以他們的眼睛，不能看得明瞭。因此，他們的毛病，他們自己看不見，但是旁觀者看見了，並且對他們說：「這是你們的毛病，你們自己瞧一瞧。」他們回答道：「我們要求絕對不受各種道德的義務之縛束。我們要求享有施行慘無人道的手段之權利。」唉，殘忍的行爲，使人戰慄，我可不說，讓我來說第一點罷。他們要求脫離道德的完全自由，這個意思，不但是要脫離待人慈祥的義務，而且是要離開說話真誠的義務。結果，他們雖很盡職於科學，可以博得我們的讚美，但是他們所說的話，却不能使我們相信有一個字是出於真誠。這是因爲他們當着科學受了危迫，他們毫不遲疑的要說謊，這是我們所稔知的。把實事拿來做考證，他們說謊的

成績，實在是驚人。

我希望這些駭人的實驗室，將來要歸於消滅；將來的實驗，不單是由唯物派而且還要生物學家舉行的。在文化上我們應該研究的事件，於我們有關繫的事件，通統是生物，不是死塊，是完全有機關有知覺的人們的生活。牠不是一個割去腦筋的狗的生活，而是一個備具類似人們的知覺的狗之生活。這是我們應當要注意的。這種濃厚的唯物主義，業已經過很久的時光了，在這個時期的當中，人們把生活的物體，當作死亡的物體；把外科的問題，恰恰當作純粹的機械的問題；把仰臥在木板上受手術的病人的身體，當作一個椅子或凳子，可以由人們任意宰割，不至發生何種意外的影響。這種的現象，現在却一步一步的趨於轉變，鄙人不客氣的說，這是由於鄙人和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們反抗的結果；我們未必有何特長，不過觀察事物的眼光，是比較的放大了一點。因爲有了轉變的動機，所以現在的科學，是正在由研究死體的學問轉到心理學和生物學

方面來；我們認定這幾種科學，在將來是最有希望的。我們見到這個轉變，意志不禁爲之一壯。

但是我要主張主持這幾種學問的先生們，必須有充分的常態，來接授道德的義務來做學問的補充；我們都知道道德是要做一個端正公民所必需的成分。假如有一個人看不到放棄道德的影響和結果，那末，這個人的知覺器關，一定是不完備的。

我之所以這樣說，其目的是大半要指出人們的錯誤，例如人們說，將來的世界，一定是科學的世界，將來的人們，一定會要接受證據，這句話是無絲毫的意義，因爲這裏有一個很大的矛盾，有一個衝突，這就是愛說情感（*talk-ing sentiment*）的人們和採用別方法的人們間之衝突。這個衝突，在文化的發展中，一定是要繼續推進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困難，這就是要借重專家的困難；專家所研究的學問，或是科學，或是法律宗教，或是海陸軍戲劇等，是我們所必須借

重的。但是現在的專家，差不多個個都是騙子。我們病了或是要與訟，是很容易找得一個醫生或律師。這些專家，對於他們本身的業務，自然是很熟悉的，不過他們缺少普通知識，比如要問他們不知道生物學或病理學，他們是一點也不曉得。假如我們請了一位律師，他對於法律的實際，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關於法理方面，却不甚了解，還要我們詳細的告訴他；我們講了一大篇，好像是對牛彈琴，他還是不懂。

專家們有一個共同的毛病，這就是等於工業中所謂工人管理（*workers' control*）。假若工人真要管理他們工作的組織，那就糟了；他們的工作，雖不敢說就因此弄壞，但是這工作一定是要趨於腐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已經開始奪取管理整個的生產權之鬭爭；在將來的文化上，這個鬭爭，是要繼續演進的，是要佔很顯著的地位的，是不可避免的。現在的醫藥業，是很可恥的，這是因爲這個職業的管理權，完全在醫生手裏。如果要把醫藥業整理一

下，使牠成爲光明正大的職業，那末，除非將牠的管理權，從醫生手裏拿出來，交給社會來行使，這就是說，交給病人和醫藥的消費者，務使醫藥業，受這兩種人的監督。

關於這一點，我還可以多說幾句：依據我的意思，律師們是要受當事人的管理，而且是要受一般人的管理；因爲法律的過問者（*consumers of law*），不但是限於打官司的人們，而且關繫於服從法律的全社會，前者所占之地位，當然不及後者之重要，——除非這一步可以辦到，即將律師業放在社會的監督之下，否則律師們一定阻撓我們的進步。我並且想到專家和常人（*laymen*）的分別，必定隨時代的進步而逐漸消滅。社會將有一個新的轉變，擁着爵位的偉人，或者要逐漸的拋棄爵位。因爲爵位足以加多開銷，帶着爵位的頭銜，免不了要多受幾文錢的竹槓，暗中叫苦。他方面，照現在的情形推進的方向看來，假如這個方向永久不移轉，那末，人們的心理，一定逐漸的覺悟，逐漸的重視能力，而認定能力的確是一個

重要的東西。虛擁爵位的人們，既是一步一步的覺悟到爵位不能給予他們的真正能力，他們自然開始敝屣尊榮，將爵位拋棄。拿起爵位，自然可以擺一擺臭格，因此，牠——爵位——還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不過就是存在，也不見得會受人家的恭維，法國的爵位，就是一個例子。

在我以上所說的幾樁主要的事件當中，有一個差別，這是讀者可以看得出來的；同時讀者還要注意到文化上的幾件事情，這些事件，是暫時的是過渡的，或者是可以激動人們的最猛烈的情感的，但是牠們會要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不必理會牠們，不過牠們之中，也有駭人的。我說駭人的，因為牠們之中，有一個最著的例子，便是戰爭。目前的「戰後心理」(Post-war psychology) 是很討厭的，是很作祟的，尤其有些年青人受了牠的毒。這裏我們却發現了一幕怪劇正在社會上扮演。我們可以說，這怪劇就是人們口與心違的矛盾。人們的覺悟是常常落後的，所以她們的口裏高

談戰後心理，而心裏却忘記了戰後心理是正要消滅了。人們說，戰後心理，是年青人的特點；我說，牠不是年青人的特點，而是走向封建社會，想開倒車的成人的特性，這些人們的性格和身體，都受了很大的損害，所以才有倒行逆施的傾向。

我們現在談一談戰爭，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牠是嚴重，因為牠是比較的永久一點。戰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這是我們大家都同意的，我們以後再不要戰爭了。不過戰爭也有牠的藉口。戰爭能够促進事業之完成，這便是藉口之所在。人們說，在戰爭的緊張之下，人們能够做許多有益的事情，但是在和平的時候，他們却不願意做，我們就是要求他們做，他們也不肯做。

歐洲大戰以前，我們見着三個巨大的怪物，聳立於歐羅巴的大陸，這就是德俄奧三個大帝國。這三個帝國的摧毀，在戰前是沒有人料想得着的。她們三個躺在那裏，沒有人能够移動她們。但是戰爭把她們移動了。她們因此消

滅了，起而代之者，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但是變化的推進，不止於此，牠更進了一步。歐洲大戰，不但摧毀了那幾個帝國和建設了那幾個共和國，牠並且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移動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並且產生了一種臨時的「狄克推多」，這狄克推多發展到什麼樣的結局，是我們現在很注意的。

我是一個堅決的「和平主義者」，現在我想要提出一個問題來，請大家討論，尤其要請與我同志的和平主義者來討論。這個問題，便是「假如沒有戰爭的聳動，我們是不是會舉行最急切的改革呢？我們會要改革我們的拼音麼？我們會願意的改革我們的日曆麼？」現在有許多的英國人，正要加入國際聯盟的大團體，組合一個巨大的國家，以爲避免戰爭的手段。他們並且說，戰爭是駭人的，却忘記了他們自己在大戰開始的時候，不覺得戰爭是可怕。我要請這些人們，對於我剛才提出來的問題，常常加以討論。

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的注意和沉思。假如

我們廢除戰爭，同時却要做幾件大的事情，譬如改變習慣這一類的事情，那末，我們拿什麼東西來代替戰爭的緊張呢？——因為戰爭的緊張，是逼迫我們做事的奮興劑。所以戰爭的原因，不能完全歸咎於資本家和人類的兇惡和關性，——這幾樣東西，固然也是製造戰爭的要素，究之不能完全委過於牠們。戰爭的醞釀和爆發，多半是由於我們的遲疑和躊躇，躊躇復躊躇，一直硬要等到一件事情迫於眉睫，結果，久被延緩了的事情，已經無可再待了，只得出於爆發之一途，於破壞中求一個出路，這是事前不能逆料和應付的必然的結果。

我現在想舉出幾個小小的關於政治前途的推測，來做我的結論。打一個比喻，英國政治和政府的前途是怎樣的呢？皇帝的制度，是不是將有什麼變化呢？內閣制的政府，將來是有無變動呢？社會運動和工業改組，將來要發展到什麼地步呢？

寒士的參與，可是寒士們是和實事接近的，因為和事實接近，所以他們是很精幹的。再以工黨而論。假如我們回溯到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那時的情形，是大不同的，那時的閣員必須要有貴族的資格如元老方能充當，那裏有工黨的足跡參與其間。格蘭斯頓 (Gladstone) 當首相的時候，是不是願意和一個工黨比肩並列，我很懷疑。格蘭斯頓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但是他心裏一定不願意，他必定說，這樣的事體是不行的，是不可能的。不過工黨先生們，在禮節上是不大拘形跡的，他們或者要拍皇帝的背肩，要喊他的乳名；彼此之間，也是互相嬉笑，拍背肩，喚乳名，簡直不因爲身列台閣，而受禮節的拘束。

目前所發生的事情，是馬克斯所未夢見的，牠一定會嚇煞了他。這是什麼事情呢？這就是大實業家 (big business men) 的忽然的覺悟。他們覺得歸根到底，社會主義，是大有可取的地方。社會主義，不是如有些社會黨所想像的要讓資本家做一切的試驗，等他們成功之後，就將牠收歸國有，或者要讓資本建設一個新工業，等牠經過一定時間後，即將牠收歸國有，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他們見到這一點，所以把他們的觀念改變了。他們現在說，讓政府，讓人民，讓納稅者來做實驗，如果這實驗真是成了功，我們就去接收。

我可以把近幾年國會中所經過的事情拿來做解說。即如以水底電線而論，現在牠不是政府的財產了。大實業家說：「水底電線，現在辦得很好；對於水線的安置，政府實出了很大的力，牠現在管理水線；不過我們要請牠將水線交給我們，因為我們比政府辦理好得多。」因此，政府就真把水線交給他們辦理，將來一定還有很多類似這一種的事業，要讓渡於大

實業家來辦理。就是在工黨的政府統治之下，這種讓渡的事業，恐怕也是難免的。這裏又有一件事情，是馬克斯不曾十分看得很清楚的。在從前的時代，在馬克斯的時代，實業家真是不關心於他的工人，不管他們的死活。就一般的工人而論，當着工人沒有事情做的時候，就把他們驅逐出廠，讓他們餓死。因此每年的統計中，總可以找出幾個很明白的餓死的案子，此外尚有幾千餓死了的人們，並沒有列入統計內。

但是現在的實業家，覺得這是不對的，這是一個錯誤，美國的福特 (Henry Ford) 便是這種實業家的代表。我們必須給工錢於工人，並且要多給一點，這不是出之於我們的慈悲心理，這是因為工人必須有購買力，才能促進實業之發達。實業家正在受這個觀念的洗禮。假定這種情形，更有進一步的組織上的發展，那末，政治上定有一個變化；除非社會的組織在管理方面要比以前更加改善，更加進步；這個政治的轉變，是必然要發生的，是不可遏止

的。這個變化，就是指的工黨政府容易產生，甚至所產生的工黨政府，竟是一個彩色很濃厚的社會黨政府。在這個政府之下，私人資本家，或者能夠向政府這樣說：『你看看，你把這件事情交給我們，那末，你們所代表的選民即工人所得的利益，比你們自己給予他們的是要多一點。』

我想這個辦法是很好的，工人階級的個人幸福，必定由此可以增加，同時，財富也有廣大的傳播。豪富的人們，和舊式的貴族，當不至磨拳擦掌，要和工人的幹部份子一決雌雄。他們必須研究工業等等的事體，來投身於政治舞臺中，來找一個自立的地位；須知在這個政治舞臺上，只有能力才是取得權力的唯一祕訣，他們如果要借着父親的勢力，或是假借他人的威權，來攢入內閣，這是萬萬不行的。並且他們覺得在這個新的世界中，爵位和官銜，是於他們無益的，假如他們沒有特別的能力，他們一定要拋棄這些官銜的。因此，貴族們富豪們，會要改變方向，他們會要變為一個尋快樂，習

體育，和畋獵的階級。他們真是快活極了，他們可以僱用許多的僕役，可以給很高的工錢於這些僕役，而僕役們也覺得比在工業中服務還要舒服些。單簡的說，他們很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失業問題。所以將來的世界是有三個特點：第一，工黨辦理政府；第二，大實業家辦理工業；第三，人民必定熙熙攘攘是很快活的。

那末，英國的皇帝又怎樣辦呢？他會要和工黨政府面面相對。他雖然是一個世襲的貴族，他却不能不和工黨的內閣協力合作。工黨的閣員，會要拍他的背肩，會要喚他的乳名，會要使他成一個完全的傀儡，比貴族內閣利用他還進一步。不過我有一個實際的問題，我想提出來討論；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希望我總有一天可以把牠籌畫出來。

這個問題，具體一點說，就是皇帝參與政治的問題。假使我們遇着一個賢明的皇帝，他真是一個天賦聰明的政治家，比內閣要賢明得多。我們不要以為這僅是一個虛擬，這是實際上的，不過不常有，然而的確是有的。在這種

假定的情形之下，我認定皇帝將要和工黨內開起一個很大的衝突。賢明的皇帝，他的眼光，自然是要燭照得遠一點；他或者要這樣說：「我是一個唯一的力量，足以阻止大實業家——就是辦理全國工業的大實業家——來幹亡國的勾當（ruin of the country）。」怎麼叫做「亡國的勾當」呢？這就是說：大實業家贊成無限的輸出資本，不顧國家的前途。實業家爲進一步的發財起見，必定優待本國的工人，但是他們却要將他們的金錢輸送到外洋比較的經濟落後的國家，以圖取得巨大的紅利。這些巨大的紅利，運到我們英國，簡直是送給我們的，並不要我們輸出抵償的物品。這個辦法的結果，一定要使我們英國成爲一個純粹寄生的國家（purely parasitic country）。這是一個危險，皇帝見着這個危險，當然是要反對的。

假若不是爲時間所限制，我還可以指出幾個問題，關於這些問題的解答，一個聰明睿智的皇帝——他或者會經營過法本協會（Ba-

bian Society 這是英國倫敦研究社會主義最老的一個團體）的社員，然後才位登九五，他真要想預防國家的危害——這個英明的皇帝，或者有不同的主張。然而他究竟不是會要這樣辦呢？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不過假如我是一個皇帝，遇着那樣的境遇，我一定要遜位，或者要採取比這好一點的手段。內閣的閣員，如果察覺了看破了我是一個聰明的君主，我便對着首相說：「你們不依我的意思來辦理，我一定遜位，我一定放棄一切的虛銜，我一定要到國會裏去當國會議員，兩年之內，我就要當首相，請你滾開去。」這不過是我的，一個很淺薄的條陳。將來自然還有撲朔迷離的事變現於我們的眼前，這些事變，自然都是我們逆料不着的。

我常常追想我自己的運命，我記得弱冠的時候，蹣跚於倫敦的街頭，看見各種富豪的奢侈的形形色色，心中煞是羨慕，不過兩手空空，只可望而不可即。那個時候，就是 Woolworth 先生開了一座百貨店，我也不會進去觀光，因

爲我袋子裏沒有一文錢。我不能到戲院子裏去，因爲我不能買一個最蹩腳的座位。到了後來，簡直是時運來推不開，居然成爲富有了；要看戲，便要買包箱的座位；要坐汽車，便要買最漂亮的車子；此外隨心所欲，總須辦到。却也奇怪，我一生前貧後富，而結果恰恰相同；這就是說，我走到家中，總不缺少我需要的東西。

還有一個鬭爭，這就是貧富的鬭爭。有一種人，人是自足的，（經濟上的自足）真是快樂的，在他們的尋常動作中，他們可以找得許多消遣和遊戲。他方面則有一種困苦不得了的窮人。介於這兩種人的中間，將來定有多少的衝突，但是他們兩者，都須要得到經濟上的供給。以我看來，如果文明真是要前進的，我希望將來的傾向，總要增加人們的自足，要增加人們的財富。將來我們如果要以科學來訓育人們，我們必須訓育他們能夠得到經濟上的自足。那末，將來個個都舒服了。

——之學譯——

愛爾特的地球末日論

R. A. Swallow

本篇爲 Richard Alden Swallow 君介紹美國

堪撒司大學天文系主任愛爾特 (Allen) 博士新近

所發表的世界末日的學說，曾由盤石君譯登天津大

公報科學周刊第五期。

記者

勞苦功高，而今還做脚凳載着我們的地球，將來定有炸裂的一天；那天便是牠壽命的盡頭。因爲牠的年齡是老在增加，高壽了，便不能

不像人老長皺紋般的在面上現出裂罅來。裂罅的深同闊又伴着時序增進，變爲深淵，積漸就要到在分裂地步。分裂之由是大爆炸，故羣星界內常有暫時的閃光出現。這一來，同吾人關係甚深的地球，這大行星，便成無量碎塊，飛過空間。這就算是牠的壽終正寢。但宇宙的進行如故，無稍變改，似於日系中災運，不甚注意。地球結局前好多世紀，地上人們更有集聚山巔，瞧月球登死路的希罕事。牠的致命病同上述地球將要得的一樣，也是炸裂，如炸彈般裂爲碎塊，潮水的漲落歇止，嗣後「潮」之一

字怕多少較現在費解了。夜色，非遠星的微亮，當即完全變爲漆黑，所謂床前明月疑地霜的良宵，便永無再見的可能。再經多少世代，又有人注視火星先嘗死味，早到陰間爲地球預備地方。到極遠的將來，日及其他日系中各星都必要步月球，火星，地球等的芳蹤，……的進到炸裂。

這驚人的學說，是堪撒司大學天文系主任愛爾特 (Dinsmore Allen) 博士新近發表的。根據是他十五年以望遠鏡研究小行星所得的結果。現在已經發現的小行星已達一千有餘，沒有不是循有規則的圓軌道繞日飛行的。在大的上邊能築起普通城廓；小的不過像棒球一般。愛爾特博士說，牠們的形體雖大小不一，但個個都有遺痕表示係由一大行星分裂而成。其分裂期約在十億年前地上沒有人類的當兒。從牠們的位置及動作上，他又推知，這日系中短命天殤的大行星的軌道當在火

木二星軌道的中間。對此點，他曾特舉證據，頗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第一，已經發現的一切小行星的軌道多數在火木二星軌道中的大空間內，按天文學定律，這般大小的空間內，當初，必當另有一大行星在。第二，在火木二星軌道中間有其他繞日運行小行星軌道的公共支點。這一點，無疑的，就是那天喪的大行星的爆炸處所。此外尚有數點爲許多小碎塊行星所公共經行；每點都像是一較大碎塊的爆炸地方。以現在說，已發現的小行星共有一千二百左右，自然還有好多尚在埋沒。但據已知的小行星的體積計算，愛爾特博士說，那天亡大行星的體積是在較水星微大，比火星甚小的地位。

細思那行星當年，同其他行星一般循規蹈矩的運行空間，何故竟至獨遭劫運，忽焉炸裂？非有適當解答，殊難令人置信。愛爾特博士說，那原因非只是那行星爆炸的緣由，也是日系中各行星將來走上死路的不治之症。固體東西，多數的，熱漲冷縮，爲人人皆知的事實。地球

及其他行星在早是極熱的，經好多年始漸漸冷下來，故體積也就慢慢的跟着縮小。表面較內心放熱快，故縮小的外殼便緊緊的壓迫那極熱的內心，令內心生奇大的壓力，且常在繼續增加。

設外殼岩石具有橡皮般彈性，便能伸長減小壓力；但岩石性質傾向破裂，故當那天亡的行星漸漸冷縮的當兒，牠的外殼便發生裂罅，且隨着溫度的下降增其深闊，最後至於炸裂。據研究小行星的結果，得知那大行星首次係炸成四大塊。這四大塊又都個個模倣牠亡故的媽媽，循序的炸為小的碎塊。這些小的碎塊或者又全要一步一趨恪遵家規的炸為更小碎塊。『那行星爆炸的時節，地上就有人，』愛爾特博士說，『也絕不能聽到那爆炸的聲響，以空間內沒有空氣做傳聲的媒介。設爆炸猛烈，當有閃光一閃，耀人眼睛。由爆炸而成的小碎塊，即小行星，或亦有擲近地球的可能。如今在我們天空閃耀的流星就有係小行星的。各行星的軌道，及彼此關係不會因那大爆炸發

生顯著影響，即以消滅能力。於別個行星所發生的變改，也不能量度。那行星在時與太陽的距離約為地球距日的三倍弱，由太陽所受熱量，約當地球所受的八分之一。故當時大行星上有無生物確是問題。有之，也要隨着那劫運一命嗚呼了。』

愛爾特博士預言，日系中第二位先至末日的為月球。年齡雖幼稚不像地球那般老大。但體積小，放熱快，終須較地球早喪些時。現在以望遠鏡觀察月球，便見有大的裂罅在。踵月球而終的為火星，再次始及地球，因火星距日較地為遠，受熱較地為少。普通稱為火星上「運河」的大概就是外殼的裂罅。

在幾百萬年內，地球是絕不致有炸裂之虞的。愛爾特博士說：『現在地殼的狀態是完全的。地心的溫度是極高的。許多世紀後，溫度尚降不到令表面發生裂罅的地步。地震僅係部份變動，並非全地毀滅的先期預報。到裂罅變為深溝，而炸裂期尚在遙遙，即至溝深千哩，也不過是預示着幾百萬年後要有不幸事件臨

到地球而已。』

日的結局，據愛爾特博士推論，也同別個行星的相似，不過須幾兆年後方能實現，稍遲一點罷了。每秒鐘牠約有四百萬噸的質量消耗，用在供給熱能上。就這數目的本身看，似乎不小，但同日體積較就又是太倉的一粟不算什麼，百萬年後還顯不出來。

愛爾特博士，由碎塊行星的考求，曾推定了前述的預言，又給我們好多的新的知識。但十九世紀初尚無人知有小行星存在。天文家開普耳 (Kepler) 於一八〇一年，始發現了第一個小行星 Ceres，以光亮或體積評定，牠全能佔小行星界首屈一指的地位。肉眼不藉儀器會模糊看到的小行星僅有牠這一個。隔一哩遙望針端就同望那小行星相似。直徑四百八十哩；質量估計，約為地球的八千分之一。其他體積較大的有 Pallas，直徑三百零四哩；Juno，直徑一百二十哩；Vesta，直徑二百四十哩；牠們的體積既小，吸力自弱，若於 Ceres 上有人演實彈射擊，彈丸便要去而不返，自成

小球繞日運行。

現在已知的小行星中距地最近的是Ceres；其直徑僅十五哩。軌道橢圓，距地最近時有一千三百八十四萬哩，較地球與金星距離的一半稍大，以每小時五百哩的速度走去，約須三年便能達到。公曆一八九四年曾近地一次；一九〇一年又近地一次，當時天文家會做過好久的觀察。下次近地期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一年的中間，距地為一千六百二十萬哩。天文家現已組成「招待委員會」預備再精細的考究一番。希望除於Eros本身得到深切的瞭解而外，還要找出量度空間距離更確方法。Eros距地固近，但體積過小，用望遠鏡尚不能直接見到什麼。惟一方法是以望遠鏡拍照，與研究其他小行星的相似；欲於照片上得一小光點，便須對着牠經數小時。

已知小行星中最小的，直徑僅三哩，再小的，便無法瞧見，以如今能造的放大率極大的望遠鏡亦不能。但是無疑的，確有好多更小的存在空間。為研究這些小東西的軌道及繼續搜

求起見，愛爾特博士去年曾在堪撒司大學督造一新的大望遠鏡及天文台，專供研究小行星的天文台現在全球上算有三個了。

有的天文家信小行星為大行星部份的外殼裂下而成；也有天文家說現在的小行星將來有復聚為一的可能。愛爾特博士在他爆炸說的組織進程中會同他們發生駁辯。他說：「這樣預言是沒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總是比較相信，這些小東西是要分離着維持其各個繞日的軌道的。」

這些小東西的原質，不能用光鏡研究，因為所分析的全是日光的反射物，僅能得出日中原質來。但因由這些小行星反射而來的日光線與直接由日光來的不同，却能推知牠們的式樣：全是無規則，具裂罅。不像球形的立體。這

也像小行星係由大行星炸燬而成的證據之一。如今這些小行星還都在空間在運行着。至此，爆炸說，算已約略述過，但有更重要問題自然發生，即設科學家所想象的不幸事件，真的不客氣，臨到地球時，地上人們，我們的遠孫，將成什麼東西或將如何以自救？

愛爾特博士預言，地球爆炸前好多世紀，人及其他生物大概早就消滅無餘。縱有生物能勝過那老態可掬的地球的嚴寒而殘生，也不能勝過那最後的爆炸。因一經爆炸便空氣消失，炸力無論，就這缺乏空氣的一件禮物就足能的能送他們到上帝兩邊了。

但如擴大眼光，放膽想去，在這迢遙的將來，科學家也許因見火星末路有感，盡力掙扎要救這個地球及上邊住的不幸的人們呵。

抵制日貨之歷史及其

經濟影響

Far Eastern Review

測自工業革命以還，西方各國之工業，日漸發達，經濟

勢力，於內政外交上皆佔重要位置，帝國主義者壓迫

弱小民族之工具，遂亦由政治的，武力的，一變而為經濟的。以經濟之勢力，制弱者之死命，即二十世紀所謂

「殺人不見血」之經濟的帝國主義是也。乃自大戰而後，世界各被壓民族，羣起而謀自決，以與帝國主義者

相抗。然二十世紀，仍為強力時代，故非此不足以言抵抗，而弱小民族，何足言此！故不得不用消極方法，與之

相抗。此種方法，種類殊多，最著者莫如「經濟絕交」，「不合作主義」，以及本文所述之「抵制外貨」。

年來外交每有失敗，國民即用此法，以資援助，被抵制各國如日如英，就中尤以日本為最，前後凡六七次。每

於事之初起，多具熱忱，奔走呼號，亦略具成效，乃事過境遷，輒復舊觀，一任其自起自消，不獨抵制之目的未

達，而外貨反日見增加，致被外人之輕視，而受「五分鐘熱度」之譏；凡此種種，皆能於迭次抵制外貨中見

之。非獨此也，即迭次抵制日貨，種種經過，吾人是否有

一明確的認識，中日貿易，受何影響？凡此種種，國人皆

少論及，故欲國人對於抵制運動之能持久，始終如一，自亦甚難。茲篇為日人森吉氏 (Moriyoshi Tada) 所著，曾載去年遠東時報 (Far Eastern Review) 中，論抵制日貨之歷史及其經濟影響甚詳，雖屬由日

人地位上立論，不免狹有偏見，然能根據翔實統計，要

亦足以供國人之參考。值茲濟案未了，國人反日最烈

之際，斯篇或能對抵制日貨事件，予讀者以更深之認

識乎！

——章 能譯誌——

緒論

抵制日貨運動，於每二三年間，在中國必極

激烈的爆發一次，現在之中日商約，深受其害。

此種舉動，除純粹之政治的及外交的解釋外，

吾人應提起一般中國人或外國人，使其注意

此種嚴重事實，即濫用此種經濟武器之結果，

不獨有損於中日人民之友誼及好感，且此種

舉動，雖屬暫時，亦必妨害其他東方友邦之經

濟生命。

從此種不幸之抵制運動中觀察，吾人絕未

料及當於社會及經濟未安寧之時，過去抵制

日貨之發展及其經濟影響，終成為兩國友誼

之大缺憾。至吾人現在之統計，不過為前五次

抵制日貨之情形，至於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及最近之抵制運動將待以後述之。

第一次抵制日貨與貿易

中國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如一查歷史之

記載，則約二十年以前，由一九〇八年日俄之

戰後兩年，辰丸案件發生後，日本及清國政府，

因是開釁。

日本 *Tasuma* 輪船公司之三一四三噸

輪船名辰丸者，於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自神戶駛至澳門，滿載槍械及軍火，將至澳門

交貨，不幸行至葡萄牙領海（？）時被捕，並

由中國兵船扣留於廣州。

日本政府，當即對北京當局，提出抗議，於是

在互相抗議之後，更繼以互相駁辯，並延長訂

約時間，結果被扣之輪船放回，該船水手，並對

一部份中國人謝罪。然吾人絕未料及此種事

件，竟能引起第一次抵制日本之運動，並能於

三月之久，傳播於廣州、香港及其他鄰近地方。

抵制運動，為廣州自治會所發動，而北京及

廣州當局，陰為之助，其用意在抵制日貨，而使

國貨暢銷。重要各地，皆滿播抵制日本之宣傳

品，並舉行遊行，以及其他不合法之舉動。而國
外華僑，表同情於祖國之舉動者，如新嘉坡，南
洋羣島，澳洲，舊金山，皆羣起而呼抵制日本之
口號。此次抵制，以廣州，香港商人，最為激烈，相
持計有七月之久。

以上對辰丸案件之原委，所述已不少，以下
將進而一查對日本在華貿易上所受經濟之
影響。

日本在華貿易，自日俄戰爭而後，日本對外
貿易，皆受影響而增加，直至一九〇六年，可謂
全盛時期，但以後數年，曾減去總數中約三〇、
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而在一九〇八年，當辰丸
案件發生後，一部份因抵制日貨之結果，較前
更見減少。

對於以上各年貿易之約數，可於下表表明
之：

出口中國之貨物(按一、〇〇〇日元)	
年	月
一九〇七年	四、五七五
一九〇八年	三、五〇〇
一九〇九年	三、七三三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總計
七、九三三	七、五八八	七、四三六	九、〇二八	八、三三二	七、一三九	六、二六六	六、九七六	七、九九七	六、八七九	五、五九一	八五、六二九
五、〇三五	六、七七一	七、四五五	六、三三五	五、四八四	四、〇二七	四、四八一	四、六八九	五、八五一	三、六六七	三、二二〇	六〇、五〇六
五、六六九	六、〇一一	六、五六二	八、〇二〇	五、四三〇	五、〇六八	五、一三三	五、五五六	七、〇三三	七、八二七	七、一〇三	七三、〇八七

由中國輸入之貨物(按一、〇〇〇日元)	
年	月
一九〇七年	五、八二〇
一九〇八年	三、〇三三
一九〇九年	三、六五五

五、六九九	五、〇三三	三、九七五
五、二五一	四、一〇五	四、二五九
三、四〇六	四、〇五八	四、四四四
三、一九四	二、七六六	三、四六〇
二、二一九	二、二七六	二、二九四
二、七四八	三、二〇三	二、六四六
七、〇六六	五、三六二	四、〇四二
一〇、一五三	五、三三五	六、八五三
八、六六二	五、五二三	六、四四〇
五、一八二	五、〇九六	四、八八六

由上表觀之，可知一九〇八年日本對華貿
易如與往年相較，則出口貿易減少二五、〇〇
〇、〇〇〇元，而入口貿易，則減少八、〇〇〇、
〇〇〇元。至貿易之衰落亦不能完全誘諸抵
制日貨運動，同時亦當因一九〇八年中國
農產歉收，銀價低落，致使中國之購買力減
低。

抵制日貨，使中日商業受絕大之打擊，蓋無

疑義；試以一九〇八年，日本對華南之貿易一觀，因該處抵制空氣之熱烈，致使日本出口貨之銷路，與往年相較，大形減色。以下分析係日本對華出口貨物之預定數目，即可知日本一九〇八年對華南貿易之銳減。

以下分析以一、〇〇〇日元為單位

月	滿洲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月	九	一四	二六
二月	五	一	三六
三月	四五五	四四三	五四〇
四月	六〇七	五六二	七六三
五月	四五三	五七六	一、三六一
六月	三六八	六七七	六七二
七月	四二一	八六五	四九七
八月	四九八	三七六	四二〇
九月	六四二	五六二	五六〇
十月	八四八	七四五	六六

月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十一月	二九六	二〇三	三九八
十二月	一三三	三三	一〇六

月	華北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月	七〇	五〇七	六四
二月	二、五七五	一、六五一	一、七六
三月	二、四八〇	一、八五	一、九四
四月	二、三四	二、〇二	一、六八
五月	二、五九四	一、八九	一、八九
六月	一、九三五	一、四三五	一、三三七
七月	二、七三九	一、三四〇	一、二六〇
八月	一、八八七	一、一八〇	一、六四四
九月	一、九二九	一、二六	一、四八四
十月	一、九五六	一、七七	一、七元
十一月	一、七九二	一、三四	二、四八八
十二月	四六五	六七九	一、一九〇

月	華中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月	三、六四七	二、七九	二、八五〇
二月	五、一八一	三、二九二	三、六八三
三月	四、五七七	四、四一五	三、三五五
四月	四、三七七	三、七三二	四、〇二
五月	五、八〇八	三、八二〇	四、七八三
六月	五、八三一	三、一六〇	三、三四二
七月	四、三六五	二、四九四	三、二二
八月	三、六九二	二、六六八	二、八九〇
九月	四、四七	二、五八一	三、三六二
十月	五、〇七	三、二二三	四、二九
十一月	四、七三五	一、九六一	四、七九三
十二月	四、九〇三	二、二五三	五、七三六

月	華南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月	一七二	一七〇	一七九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七三	一四三	一六五	一四五	一七二	一三四	一五二	一五四	一三二	一五九	一五五
一三三	一八七	一三四	一九〇	一八	九五	一三三	一七	一六	一三	七〇
一六	一〇〇	一七	一〇一	九〇	一六	一〇七	一七	四	一六	一七一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月	年	其他各地
一八	七	七	三七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一	一三	一九	四四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〇九年
六五	一〇四	四九	二四	一九〇九年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元	三	三	三	三	三〇	二五	一〇
一四	一四	一三	一六	一七	一三	一〇	二
四	七	三	三	九	六	六	七

第二次抵制日貨及貿易

第二次一九〇九年之抵制日貨，源於日本

對於建築安東鐵路之宣言，與南滿鐵路及朝鮮鐵路有關。因一九〇五年，北京條約簽字時，日本急需建築安東鐵路，蓋因日本軍事上需此故也。此路之目的，在續西伯利亞鐵路，為東方與歐洲國際交通之幹線，彼曾對修路問題，欲與北京政府訂立條約，此意不獨被拒，且更進而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護路權，並撤退南滿鐵路一帶之護路軍隊。

三月	二月	一月	月	年	滿洲(按一、〇〇日元)
四五	五	九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三三	一	一四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〇九年
五〇	三	二六	一九〇九年		

下表可示在日本在滿洲之出口貿易，無特別減少。

然因雙方當局退讓之結果，兩國得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交換一「備忘錄」論及上述鐵路之建築，並及九月中日條約中之滿洲問題。自此而後，中國政界中即充滿反日空氣。一九〇九年，雖有第二次之抵制日貨，然與以前數年相比，日本對華之出口貿易，似較前略增，因所受之影響，僅限於滿洲故也，而進口貿易則銳減。總而言之，一九〇九年之抵制，發源於政界，僅少數不重要之商人附和之，致有可笑之結果，於中日貿易上，僅有一小打擊。日本進口貿易之減少，致使日本國內商業，亦因之減少。

四月	六〇七	五三二	六三三
五月	四三三	五七八	一、三六一
六月	三六六	六七七	六七一
七月	四二一	八六五	四九七
八月	四九六	三七八	四三〇
九月	六四二	五三二	五六〇
十月	四八四	七四五	六六
十一月	二九六	二〇三	三九八
十二月	一三三	三三	一〇六

雖然，試一統觀而論，抵制日貨實爲日本出口貿易不振之原因，苟非如此，則商業狀況必佳，此可斷言者也。

以下統計，可以表明日本出口中國之大宗貨物，在該年所受之影響。

(按一〇〇〇日元)

物品名目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布疋	四、七六六	四、一〇四	六、八八八
棉紗	一、五、一〇三	一、六、四八八	一、五、〇〇一

專利藥品	二六一	一五	三四
肥皂	四三三	三五五	四八三
襪子等類	一五	二三	一〇
線織內衣	三三	八三	六
煙草	六六	三六	三〇
啤酒	—	二六	二四
海味	三三五	三、八三九	二、九五四
糖	一、五三三	二、四二八	三、九五九
火柴	四、一六	四、六三二	五、一八三
木料	三、四八八	一、四八六	一、〇三三
煤	七、五三三	七、四六六	七、一八三
枕木	一、四三三	一、〇〇六	一、〇三三

由上表觀之，吾人可知大宗貨物中，如煙草、啤酒、海產、木料及煤，所受之影響最大，其他物品，則尙無甚關係。

第三次抵制日貨與貿易

第三次抵制日貨，發生於一九一五年，當著名之二十一條，由日本政府提出，而中國總統

袁世凱容納之時

當日日本要求條件之新聞傳播於全世界時，中國全國皆充滿反日空氣，結果致使中日之經濟關係，受其影響。抵制事件，起於五月，北京、上海、漢口、長沙、廣州及其他大城，皆甚激烈，一方面由多數反日之團體及會社所主動，一方面由報紙爲之鼓吹，相持至四月之久。因中日兩國，關於要求事件，於一九一五正月，訂立條約，抵制日貨運動，情況漸劣，直至七月，達於極點，日本對華出口貿易，於是漸減。然最怪者即中國出口日本之貨物，頗有增加之勢，此足證明日本國內實業之發達，其所以致此者，皆因歐戰關係，銷路大增，故中國出口日本之貨物，亦得以銷售，雖在中國有抵制運動，然在歐洲則無此種舉動也。

一九一五年日本之出口及入口貿易如下：

出口中國之貨物 (按一〇〇〇日元)			
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月	二、九六	一、三、四八二	六、八八八

二月	一三、一三七	一六、四〇八	一〇、七六六
三月	一四、七〇〇	一八、一五五	一二、〇四〇
四月	一四、四〇〇	一五、六九三	一〇、八五九
五月	一一、六三四	一五、二三八	九、三九六
六月	一一、〇五〇	一二、六九八	八、六四六
七月	一二、三五四	一三、四四六	一〇、五三〇
八月	九、五二〇	九、九二九	一三、〇五四
九月	一三、九〇〇	一二、〇九八	一三、九四六
十月	一四、六二五	一一、四三三	一四、四三七
十一月	一五、一六七	一一、四三三	一四、四二八
十二月	一一、二三五	一一、四〇〇	一三、二二三
總計	一五四、六六〇	一六二、三三〇	一四一、二二五

月/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月	五、六八三	四、三七四	四、一四八
二月	三、九四二	三、二〇〇	五、一八四
三月	三、二二四	三、八二〇	六、八三四

由中國輸入之貨物(按一、〇〇〇日元)

四月	五、五五七	四、九七七	八、八四四
五月	六、一六五	六、五九八	九、三八〇
六月	四、六〇八	五、六〇三	五、三八七
七月	五、五八二	五、二二六	六、〇九〇
八月	三、七三〇	三、七九五	五、二二九
九月	三、八七五	四、二四三	七、一四四
十月	五、三四三	五、九六三	八、八八四
十一月	六、〇〇三	五、七六〇	八、六六八
十二月	七、五二二	四、七四六	一〇、〇九五
總計	六二、三三三	五八、三〇五	八五、八四七

日本對華貿易，入口並未受影響，出口則頗受影響。吾人如細心觀察，可由下表中得知日本在中國北部及中部之貿易，當一月至七月低落之情形。

月/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一月	二、七〇七	二、四七九
二月	三、二六九	五、七九七

出口華北之貨物(按一、〇〇〇日元)

三月	四、三五五	五、六二八
四月	四、二二二	五、二九七
五月	三、七四五	五、二四二
六月	三、七七三	四、〇四五
七月	四、〇一五	三、八五四
八月	三、九八九	二、四二〇
九月	四、五七五	三、二〇九
十月	四、三三九	二、九〇八
十一月	四、六七七	三、八九〇
十二月	五、二二二	三、七二五

月/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一月	五、八九五	九、六九六
二月	六、二二八	九、二八七
三月	五、八一	一〇、二八二
四月	四、八〇八	八、二七九
五月	三、九九三	七、三三六

出口華中之貨物(按一、〇〇〇日元)

六月	三、八六〇	六、八七二
七月	五、七四〇	七、五九五
八月	七、五六一	六、一〇八
九月	七、一九二	六、六七一
十月	七、三七八	六、五〇〇
十一月	七、九五五	五、〇八四
十二月	六、四四九	七、五〇五

更由以下之分析，可將一九一五日本出口中國大宗貨物之貿易情形，與前兩年，作一比較。

(按一、〇〇〇日元)

貨物名目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棉紗	六〇、〇六九	六四、五五九	五五、五〇三
布疋	一八、九九五	二六、一八九	二七、三三二
洋布	八二二	七二七	四八六
衛生絨衣襪	八六三	七七三	八一七
銅	九、四〇一	九、三三七	一、〇一五
煤	七、三三三	七、四九九	八、八五一

木料	三、三三八	四、〇四一	二、四六四
火柴	四、八八九	四、〇三三	三、七四九
樟腦	八三一	八五五	一、二五五
磁器	三六六	四五六	四七七
雨傘	一、八六六	一、二九七	一、一三一
玩具	三三九	二七七	二〇四
糖	一四、二七〇	二一、五六六	八、五八二
紫菜	三五六	三四二	二七九
墨魚	五七〇	八八	六二五
海草	一、九三三	一、八三三	一、八三六

由下表可知日本當三——五月時之棉紗出口貿易，如與前年同時相比，有顯明之低落，共減少三三、二九八擔（每擔等於一二三三磅）約值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按一、〇〇〇日元)

月	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四年
三月		四、〇九一	五三、六九五
四月		四、〇四八	四七、三七七
五月		三、七〇七	五〇、四七三

布疋之出口貿易，當三——五月間，亦受甚大損失，然當秋季，因生意之興隆，一年之末，此種貨物之出口，與前年相比，稍有增加，此種現象，皆因中國市場上之「慷慨」及外貨之缺乏，有以致此也。

另一方面，此種大宗貨物之出口，如糖，海味，木料，火柴，銅及其他貨物，因抵制之故，皆大低落。

第四次抵制日貨與貿易

第四次抵制日貨運動，原於一九一九年之山東問題，蓋當中國在凡爾賽會議之意見，被聯盟諸國拒絕之不幸消息，傳播於中國時，全國遂起而一致抵制日貨，其範圍頗廣，不獨中國本部及滿洲如此，其他外國城市如海參威，新嘉坡，巴塔維亞，盤谷，與舊金山等處，亦有一致行動。

抵制者，拒用日貨，日鈔，日船，並拒却日貨，中國報拒登日本廣告。當時此種抵制幾成暴動，對中國人之購用日貨者，加以損害，並搜查日

貨，令其退還。抵制運動，於奉天，北京，天津，濟南，上海，漢口，廣州，福州及其他各大城，繼續進行，頗為積極。抵制運動，最活之份子，常為學生團體。

至第四次抵制日貨，於日本對華貿易實際上之影響，雖有大規模激烈之抵制日貨運動，然吾人甚難見出口與進口貿易之特別減低處。更較正確者，即當六——七——八三月間，日本對華貿易，稍有低落，此可相信者。然因反日而入口貿易亦有顯著之低落，則不可盡信。因在每年此斷時期，日本對華貿易，照例蕭條也。

一九一九年，日本之出口與進口貿易，與前兩年之比較如下：

月	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月		一七、六四四	二〇、六三五	三〇、二四四
二月		二〇、五〇五	二四、五五六	三三、八六六
三月		二六、九三三	三六、九四四	三七、五六六

月	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四月		二六、九六七	三三、三八八	四二、五三三
五月		二八、五五六	三〇、六九三	四三、〇一七
六月		二二、五五六	二二、四五六	三三、三七九
七月		二二、八六八	二二、四六四	三三、三六三
八月		二五、六八一	二二、五六八	二九、四七五
九月		二九、六九二	二七、六三七	二六、四五七
十月		三三、一三三	三六、〇四二	四四、〇六五
十一月		三六、四八一	三六、〇八四	四五、〇八七
十二月		二五、四三五	三九、七三六	四四、〇〇五
總計		三八、三八〇	三五九、一五〇	四四七、〇四九

月	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月		九、〇八四	一七、一四七	二九、八五〇
二月		六、〇三五	一三、五八八	一九、九二七
三月		七、六〇二	一四、三三四	一五、三七二
四月		七、一七五	一六、六八四	二〇、六〇二
五月		九、六四七	一八、二六四	二五、七七〇

月	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六月		一一、〇五〇	一六、九五〇
七月		九、八七六	一七、五三二
八月		一一、三〇六	一〇、〇五四
九月		一〇、二一七	一三、六六五
十月		一一、二四九	一七、〇八〇
十一月		一五、四七五	一三、四六四
十二月		二四、六五四	四三、〇五五
總計		一三三、二七二	二六一、七七七

除由中國之進口貨外，可以證明有些許影響，吾人再就出口至中國之貨物，統而觀之，即知低落至某種程度，特別為運往中國中部之貨物，因該處抵制最力，故有不振之結果。下表可示日本出口往中國中部貨物之普通情形：

月	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月		一一、三五五	一六、七三三
二月		一一、五四〇	一七、五二二

三月	三、五六	一七、二二
四月	一八、四六九	二、六七五
五月	一七、〇三三	二四、二七
六月	一三、三五六	一三、八八一
七月	一三、〇〇九	一七、二二
八月	一三、四九九	一三、四四
九月	一六、九〇九	一三、七五二
十月	一〇、一〇五	二七、二九
十一月	一八、五六	二四、二七七
十二月	三三、六四一	三三、五五

由上表觀之，吾人可知當五——九月間之

抵制運動，日本對華出口貿易之普通減低，可以諉諸日本在中國中部出口貿易之漸減。至日本在中國中部出口貿易之低落，可由以下分析中看出，此種分析與同年日本在中國全部之出口貿易相比，可以表明自五——九月貿易之數目：

出口中	與五月	出口華	與五月
國貨物	比較之	中貨物	比較之
之總數	低落數	之數目	低落數

五月	四、〇一七	——	二四、二七	——
六月	三、三七九	一〇、六三八	一三、八九二	一〇、三三六
七月	三七、三六三	五、六四一	一七、二二	七、〇〇五
八月	二九、四七五	一三、五四二	二三、四八四	一〇、六三四
九月	二六、四五七	一六、五五九	二三、七五二	一〇、三六五

上表可表明日本之出口貿易，中國雖為日本貨進口之地域，及銀價之漸長，然在此時期，每月低落一千萬元。所可恨者，即中國進口貿易，雖有甚佳之傾向，然因抵制之故，致受阻礙，至各物漲價，亦足為中國人民生活困難之大原因。

抵制運動影響於中日貿易，有種種不同，如（1）生活必需品及奢侈品，及（2）特別物品享有專利或市場價值者，及普通物品，可以用中國及西洋貨物替代者。生活必需品及專利或市場有價值之物品，統言之，並未如奢侈品及普通物品所受損失之鉅。至此種特別物品為每年所必需或每年該季應購置之貨物，其所受損失，較之他季必需及應購置之

貨物為尤鉅。例如絲光棉紗，及細棉紗，啤酒，紙糖，顏料，磁鐵器，電機及零件，玻璃，針，表，鐘表，肥皂，漂白粉，自行及膠皮車胎等等，皆享有相當之專利，故在抵制日貨運動初起時，與西洋及中國處於競爭地位之貨物，如機械油，皮貨，水門汀等相比，所受損失甚小；至如絲織品，專利藥品，衛生衣襪，草帽，雨傘等貨物，或為需要，或須購置者，較諸毛線，海味，木料，火柴，玻璃，磁器，及金屬貨物，所受損失為尤大。

出口貿易情況，雖有抵制，然結果該年與往年相比，反見增加，此皆因秋季出口貿易之激增，及受歐戰影響西洋貨之缺乏，抵制運動之漸衰。

因此可云秋季時日本出口貿易之增加，更遠過於抵制時期所受之低落，中國雖有抵制運動，然就全部而言，一九一九年之貿易，結果增加。

大宗出口貨貿易之分析，與兩年前相比如下：

物品摘要	總值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七年
棉紗	八四、二二九	八六、三六六	八五、八〇一
棉織品	一四三、二六四	八八、〇四八	八四、八四四
布疋	一、〇八〇	一、一二七	一、〇九七
線織衣機	二、〇〇九	二、一〇六	一、八〇四
衛生衣機	二、三六四	二、二八八	三、一〇七
帽子	一、四五六	一、二八四	五二六
紙	一〇、二七四	九、五七六	六、三五四
磁器	二、八五四	二、一〇六	一、九八〇
玻璃器及玻璃傘	四、一三〇	三、二五六	二、九九五
雨傘	三、一七九	二、六六二	一、六六二
玩具	四八一	一、〇五九	四八三
毛織品	一、八七一	二、〇八二	二、三四九
火柴	五、八六九	四、一〇三	四、〇八四
皮貨	八二五	八八〇	一、七四一
銅	一四、一四三	九、三三七	六、三五四
木料	九、四三二	六、九六八	三、六九〇

煤	一三、八五〇	一〇、八七二	九、七三六
日本酒	二、三三六	一、二七六	八四二
細糖	一七、二八九	一九、四四六	一七、五一一
海味	七、五五三	九、〇七三	六、四八九

第五次抵制日貨與貿易

吾人試一察第五次抵制日貨之起因，實因中國人要求歸還旅順大連即日人所稱爲「關東租借地」及廢除二十一條件而起。一九二一年舉行之華盛頓會議中，日本代表曾上一意見書，大致如下：

『本會議應與日本有關係之租借地，即關東省之旅順，大連是也。日本代表亟欲說明者，即對於上述各地，日本現在並無放棄已得權之意，亦不願有些許之犧牲。滿洲之一部份，頗有問題——該處與日本邊疆太近，實爲最大原因，至與彼邦之經濟生命及國家安全上，皆有切身關係，此等事實，當國際銀行團成立時，早爲英、美、法等政府所承認，認定日本在該地

之切身利益，應加以保障。

『關東省租借地之日僑，不下六五、〇〇〇人，彼等在該處經營之商業及實業，對彼等之經濟生命上，實爲重要。

『日本代表團對於關東租借地之意見，相信並未與十一月二十一日議決案有不合處。』

中國代表團，則堅持取消一九一五所訂之條約，根據以下原因：

1. 日本向中國要求租借地，同時並未予中國以「交換物」，此種利益，皆從不平等條約所產生。
2. 此項條約，與中國對各國所訂之條約，互相衝突。
3. 此項條約，與大會所通過之原則不合。
4. 此項條約，有害於中日間之諒解，倘此項條約不廢除，則必有害於兩國間之友誼，致使此次大會目的，因有阻礙而終不得實現。該項宣言結尾時，中國代表團會引用日本議會所通過原敬首相於一九一五年所提出之議案，該案曾經一百三

十餘議員之贊同而通過者。

該議決案如下：

「議決：現在政府與中國所訂之條約，於各方面皆不合宜，此項條約於兩國之友誼上，多有損害，致引起諸列強之疑惑，有失日本帝國之尊榮，並能對遠東之安全上，遺下擾亂之根基。」

華盛頓之國際劇，至此閉幕，結果抵制日貨運動，遂於一九二三年發動，當中國人希望日本歸還關東租借地時，如按地理而論，抵制日貨運動以中國北部及中部，最為激烈，如北京、天津、漢口、宜昌、重慶、長沙、九江、南京、上海，而滿洲及南部，南洋羣島等處，則甚冷淡。是年之抵制運動，較之一九一九，頗有限制，故結果尙可觀。至抵制運動中之活動份子，照例為有職業之商人及好動之學生團體，由商會為之助。於是抵制日貨運動，遂充滿中國各地。

一九二三年，日本對華貿易，情況甚佳，然自經此次抵制後，又見低落。以下為該年下半年之貿易分析，即可見普通營業之一般：

月/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二年
一月	三、三三三	二六、二〇〇
二月	一九、〇六九	二四、三六七
三月	三〇、一〇七	三〇、八七七
四月	三〇、一四七	二六、四九九
五月	三二、九九九	三三、六二二
六月	一八、九五七	三〇、四五六

月/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二年
一月	一七、六七四	一四、三五五
二月	一八、〇二〇	一一、五九九
三月	二〇、〇七三	一三、三〇六
四月	一九、〇九九	一四、七三三
五月	二〇、六五三	二〇、九二六
六月	三三、〇九三	一九、九七七

由上表可表明五月——六月之間，出口貿易

大為減低，而入口貿易，如與前年相比，尙有些許增加。中國人以要求歸還旅大地為藉口而有抵制舉動，然一從經濟方面言之，不過中國人欲藉此機會，以達其振興國內實業，推銷國貨之目的而已。

日本進口貿易之增加，實因中國人皆以為將本國土貨運往日本為有利之觀念，有以致此，故是年日本國內之入口貿易，因之增加。而出口貿易之減低，雖不能歸諸抵制日貨運動，然亦不能否認抵制運動為不利之主因。就所研究諸年中，本年中國農產欠收，普通商業減少，而中國人之購買力，亦因銀價不佳而減少。下列之統計，可示中國中部抵制日貨之激烈：

月/年	一九二三年	增或減
一月	一一、四二四	九、九六六(+)一、四五六
二月	九、七五八	一三、四〇五(+)三、六四七
三月	一四、八三六	一三、〇五九(+)一、七七七

四月	一四、三三七	一五、九〇八	(一)一、六七一
五月	九、六四三	一七、八二四	(一)八、一七三

(十)等於加(一)等於減

以下當一察抵制日貨對於出口中國大宗貨物之影響。棉紗在日本出口貨中銷路最廣而所受影響亦最大，當四——六月之間，棉紗貿易，實有顯著之低落：

(按一〇〇〇日元)

月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增或減
一月	四、二五九	三、八九九	(十) 四〇〇
二月	二、一六七	四、四三七	(一)二、二六〇
三月	六、四三五	七、〇四七	(一) 六三三
四月	五、五五〇	八、二六九	(一)二、六一九
五月	三、七七一	八、六三三	(一)四、八五二
六月	一、六〇〇	六、八六四	(一)五、二六四

以上表所示，棉紗出口貿易，即無抵制運動發生，亦有逐年低落之傾向。然在本年，中國之紗廠，趁此抵制日貨機會，從中漁利。

棉布貿易，亦受有甚大之影響。自四月一季

以來，出口中國之貨物，皆大減低。如與前年相同之時期相比，則自四月——六月之間，共減少一五三、九五一疋。

其他如短襪，衛生衣，水巾，亦受相當影響，而尤以化學物品為尤鉅。雜貨中如火柴，肥皂，文具，玻璃，玩具，牙粉，皮貨，膠皮輪胎等，亦受影響，因此數種貨物中，已由中國貨或他國貨代替，而紙張，啤酒，木料，亦受影響，至海味及雨傘，雖需要甚多，且無他貨代替，然亦受影響。

下表可示出口貿易與前兩年相比之約數：

物品名目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棉紗	三三、七三二	三六、九〇七	二七、二三三
棉織物	四七、三四一	五、二二七	五五、〇六五
絲織物	九七三	一、二八八	一、四三三
毛織物	三〇四	一一九	二〇七
衛生衣襪	三三七	三三〇	三三三
帽子	三六六	三五七	二二四
紙	三、七八三	四、〇四六	四、七五九
水門汀	三三四	六三六	三四四

磁器	七四	七九八	五五五
玻璃及玻璃器	一、一八一	一、三三五	九一九
鐵器	二、五九九	一、七九二	一、六二七
膠皮輪胎	五三六	一、〇三三	五七一
機器及零件	二、六三二	四、四九四	三、六二七
雨傘	九四六	一、〇一七	七六〇
洋燈及零件	四三六	四三一	五三六
玩具	三六八	三三三	一九六
紐扣	三七二	二九一	二四〇
火柴	三三三	二七一	六二六
肥皂	九一六	九六八	五九九
鐵	五三五	一、九三三	一、〇三五
木料	二、〇六二	三、〇〇二	三、二八〇
煤	四、六四五	三、〇二七	六、一〇〇
啤酒	三〇六	四一九	四九三
罐頭	三〇八	一八七	一九八
細糖	八、五〇二	七、四〇二	五、〇一七
海味	二、四九七	一、四九八	一、六七三

結論

於本文結論時，吾人應提出以下數點，以證抵制日貨之性質：

(一) 日本對華出口貿易，在抵制日貨期內，皆有顯著影響，就普通而論，皆在抵制後諸年。

(二) 所奇怪者，即在抵制之年，日本對華出口貿易增加，此種現象，在日本商業中，實歸於「未可預料」之類。

(三) 在抵制日貨之年，日本出口香港之貨物，普通皆增加。

(四) 在抵制期中，日本定價低廉之物品，皆以中國貨代之。

(五) 在抵制期中，中國關稅收入減低。

(六) 抵制運動皆未熱而衰，此皆因反

對者缺乏熱心所致。

(七) 最後將引美人之論曰：「抵制不能持久。倘本年受抵制，次年必受中國加倍之愛護。一國之抵制，不能不於他國有永久之利益。若他國欲藉中國抵制機會，於已有永久之利益，此實最愚之想。」

年別	貿易總數 (按一、〇〇〇日元)		總計
	出	進	
一九〇八年	八五、六一九	五九、一八二	一四四、八〇一
一九〇七年	六〇、五〇六	五〇、九六六	一一一、四七二
一九〇八年	七三、〇八七	四六、八八六	一二九、九七三
一九〇九年	九〇、〇三七	六八、五九九	一五八、六三六
一九一〇年	八八、一五二	六二、九九九	一五〇、一五二
一九一一年	一一四、八三三	五五、八〇七	一六九、六四〇
一九一二年	一五四、六六〇	六二、三三三	二一五、九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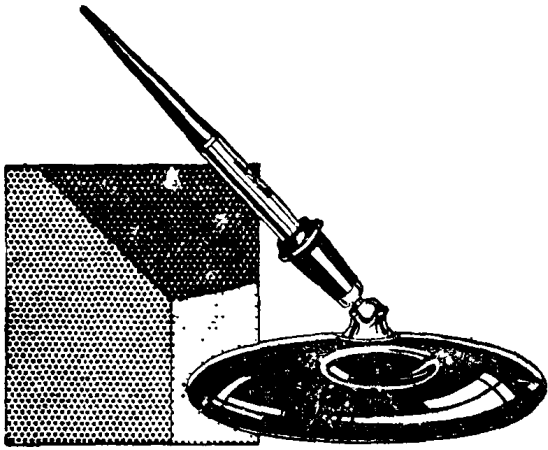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	一六三、三七〇	五八、三〇五	二二〇、六七五
一九二五年	一四二、二二三	八五、八四七	二二六、九六九
一九二六年	一九三、七二二	一〇八、六三八	三〇二、三六〇
一九二七年	三八、三八〇	一三三、二七二	四五一、六五二
一九二八年	三五九、一五〇	二八一、七〇七	六四〇、八五七
一九二九年	四四七、〇四九	三三三、一〇〇	七六九、一四九
一九三〇年	四二〇、二七〇	二二八、〇九〇	六四八、三六〇
一九三一年	二六七、三七七	一九一、六七八	四七八、九五五
一九三二年	三三三、五二〇	一八六、三四四	五一九、八六四
一九三三年	二七二、一九〇	二〇四、六七八	四七六、八六八
一九三四年	三四八、三九八	二三七、五四三	五八五、九四一
一九三五年	四六八、四三八	二四四、六五七	六八三、〇九五
一九三六年	四三二、八六一	三三九、四〇〇	六六二、二七一

十七、三十日，於國立清華大學。

派克檯筆

為辦公室及新家庭所必備

物質文明隨人類之需要而進步需要愈繁出品亦愈精派克檯筆之創造即所以應時代之需要也自派克檯筆問世以來舊時之鋼筆及墨水瓶漸為人所屏棄蓋檯筆係派克自來水筆配以美麗之筆座而成派克筆書寫流利不費腕力固為人所共知其桿乃派克不碎物質所製較舊式之橡皮桿減輕百分之二十八而久用不敝其座復有靈便之筆套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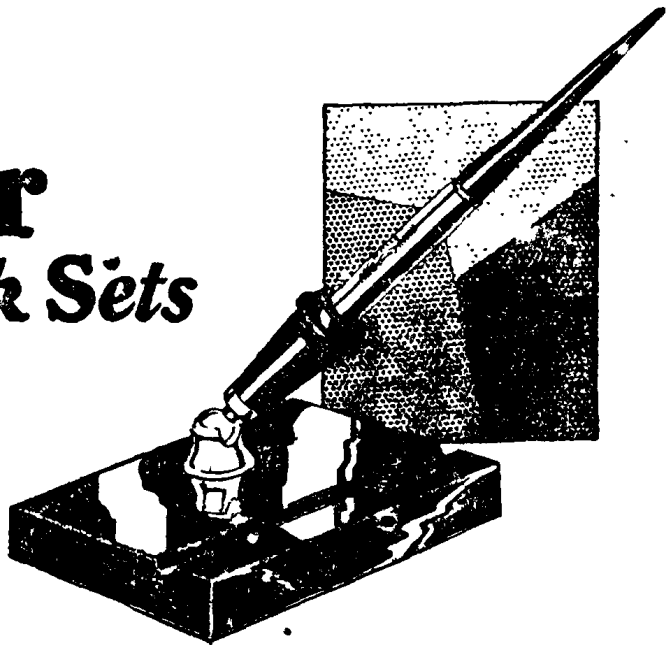
一種彈簧裝置將筆插入其中能上能下能左能右直放平放隨心所欲置於案上毫無障礙絕非他家出品所可比擬也

美國派克筆公

司製造

上海廣東路三號 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Parker Duofold Desk S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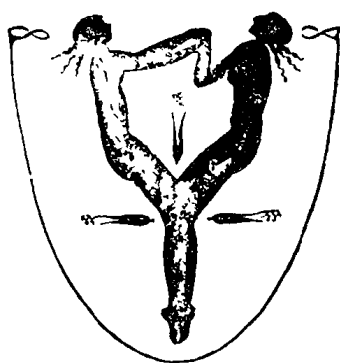


派克檯筆之筆座分玻璃瑪瑙寶石古銅及磁質數種連筆出售種類不同價目各異請向各地商務印書館或文具店選購可也

東方 989 (三)

請認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中國民族的智力

童潤之

一 緒言

對於智力的界說，心理學的見解不同；不過大家都承認牠是一種天賦的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智力高的人，我們說他是聰明；智力低的人，我們稱他為愚笨。聰明與愚笨的分別，就在能不能適應新環境。心理學家把人類按着他們的智力分做五類：佔大多數的一類，叫做中智，約居人口百分之六十；佔次多數的兩類，叫做中上智及中下智，各居百分之十五；最聰明的為上智，最愚笨的為下愚，各居百分之五。所以一百人當中，大約有四五個是特殊聰明的；四五個是特殊愚笨的；其餘的九十八人，都是中能及低能的。中國的民族，如果按智力的高低分類起來，也逃不出這種分配的定律。但是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討論中國最聰明的有多少人，最愚笨的有多少人，中能及低能的有多少人。我們談中國人的智力，是以中國的民族為單位，換句話說，就是討論中國的民族在智力上

是不是不如別的民族？還是比別的民族高？我們中國近百年來，因為國勢不振，物質文明遠在列強之後，國際地位向來很低，所以就為別的民族所輕視。許多人以為我們不能與列強爭勝，是因為我們的民族不如人，智力不如人。有許多白種人罵我們中國人為「黃狗」(Yellow Dog)就是無用的意思。而我們的許多海外及國內的同胞，也有自認為弱的民族，甘心居於人下的。因此，外人格外輕視我們，所以就生出許多種族偏見及不能和異種人結婚的種種問題。例如美國有許多省的法律，是禁止白種人和黑種或黃種人結婚；以為黑人或黃人是不良的人種，不能與白種人混雜。我們的民族是否不如人？這是我們在今日談提高國際地位的時候所不能不討論的問題。作者對於這個題目不敢說有深切的研究，不過很歡喜提出來與讀者共同討論。

二 文化進步的兩個根本原因

一個民族文化進步的快慢，根據兩個很重要的原則：一是他們的天賦智力，一是他們所處的自然與社會的環境。一國的文化，完全是這兩個元素相互造成的。有的人種——例如非洲土人，因為智力低弱，一直到現在仍無文化之可言。還有許多人類，住在荒島上或與世隔絕的地方，因為受環境的限制，缺少教育的機會，所以仍被視為野人。野人與文明人有很大的分別，半由於智力，半由於環境。

何以見得民族的智力與文化進步有密切的關係呢？我可以舉例說明：最近美國有一個家族，叫做 Kallikaks。心理學大家 Goddard 博士，把這一家族的歷史詳細的調查了一下。這一族的始祖，名叫 Martin Kallikak。一百五十年前，當美國戰爭的時候，他在營裏當了一個兵。他本人並不愚拙，是一個中智的人。但是為人很不檢點，姘識了一個鄉下低能的婦女，生了一個低能的兒子。這個私生子的後裔，到後來有四百八十個。內中低能的竟有一百四十三人之多。此外還有許多犯罪的人。四百八十人當中，大半是乞丐，囚犯，娼妓，酒狂一類的人。後來戰事完結，Martin Kallikak 又娶了一個良好的女子。他和這個女子繁衍下來的子孫，共有四百九十六人。在這些人數之中，有的做過省長，有的做過審判官，有的當過大學教授，個個都是有產有業，沒有一個是低能的。這一族的兩個支派，因為智力的不同，所以後來的成就也大不相同。

再舉一個例子：美國東部有一家，叫做 The Jukes。西曆一八七

五年，有一個生物學家，調查與這個血統有關係的男女，共計五百四十四人。在這些人當中的男子，犯罪坐獄的，竟有三百十人之多。合計他們坐獄的年數，有兩千三百年之久。女子當中有的一半是做娼妓的。政府為這一族所耗費的錢，如監獄費，低能兒童教養費，不到一百年，已經用了一百二十五萬元。

此外還有一族，叫做 The Edwards Tuttle Family，是美國一個望族。在西曆一九〇〇年的時候，有人調查這一族，共計考查了一千三百九十四人；其中有的做過總統，有的是科學家，政治家，資本家，簡直沒有一個是低能的。這一族對於國家社會的供獻，實在不少。

這幾個宗族，因為智力的不同，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也各異；一個是阻礙社會的進步，一個是促進文化的發達。由此可知：一個民族的智力，實在與一國的文化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中國的古聖先賢，為我們建設了這樣偉大的文化，也未嘗不是他們天賦的智力所賜。

何以見得一個民族所處的環境，與文化的進步，有密切的關係呢？作者也可以舉幾個例說明。法國有一個社會學大家，名叫 Otlet。他在法國歷史上，調查自西曆一四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當中著名的法國人的事蹟。結果一共找到五千二百三十三個人。這些人當中，四分之一是生長在巴黎及別的大城裏面的。這并非是因為城市的人聰明些，乃是因為城市間的教育機會多，牠的環境比較閉塞的鄉下環境容易造就人材。

美國的著名心理學大家 Cassil，他曾調查美國西曆一八六〇年以前的科學家的來歷，一共調查了一千個科學家。他的結論是：在環境較好的省分裏，生出的科學家，比較的多。像東部一個小省 Massachusetts 所產生的科學家，比別的省分合起來所產生的還要多。在 Massachusetts 省裏，每一百零八個科學家在 Mississippi 省裏才有一個。這一〇八對一的比例，實足以證明環境的影響。 Massachusetts 是一個首先開闢的省分，人民比較的富足，學校圖書室及他種教育機關很多，教育的環境當然較之 Mississippi 一個荒涼的省分要好得多了；無怪科學家都在那地養成。

這兩個例子，證明一個民族所處的環境與他們文化的進步，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中國人所處的自然環境不算壞，天然物產很豐富，水道海口都便於交通，氣候也適合人民的生活；在天然的環境一方面，可以說是沒有批評的；不過人為的環境，實在是遠不如人。第一，就是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太少；其次，政治的情形不穩固；再次，治安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辦法，以致於匪亂徧全國。不過這一切屬於環境一方面的，都有法子想。政治可以改良，學校可以開設，匪亂可以平定，惟有人民天賦的智力是不容易改的。教育祇可以發達智力，決不能改造智力。如果我們中國人天生就沒有外國人聰明，那就是給我們頂好的環境，也不能比得上人。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至少有八百萬是下愚，這八百萬人雖然給他們教育的機會，但因為受智力的限制，也決不能在小學畢業。在中國上

等智力能在大學讀書的人，最多也不過幾百萬。這幾百萬以外的人，就是把他們送到大學裏去讀書，也是無效。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一般中國人的智力，與一般別一種的人比較如何。如果我們在智力一方面放了心，那環境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的。

三 黑人紅人的智力

我們在談中國人的智力以前，先來談談黑種人紅種人及別種人的智力，看看他們是不是比得上白種人的智力。黑種人自己沒有文化，這是無可諱言的。近兩百年來，許多黑人被輸入到美洲，吸收了美國的文化，而成爲美國的國民。一般的美國人都懷疑黑人的智力，所以許多省分的法律，禁止白人與黑人結婚。尤其是美國南部的人，他們視黑人爲劣種人類，不屑與之來往。如果有黑人強姦白種婦女，政府總是處以極刑。近幾十年來，一般心理學家頗喜研究黑人的智力，所以利用種種心理測驗，以測量黑人的智力。二三十年內，各大心理學家測驗黑人智力的，約有百次之多；現在檢一兩個重要的說一說。在歐戰的時候，美國總統聘請五個著名的心理學大家，製造一個智力測驗，以測量美國陸軍的智力。這陸軍裏面，當然有許多黑人，一同與白種的軍人受智力測驗。結果將衆人所得的分類，編成 A B C D 四類；A 是代表是高的智力分數，D 是最低的分數。後來將白人與黑人比較一下，黑人得 D 分數的，佔白人的雙倍；得 A 分數的，祇有白人的六分之一。由此看得出黑人極聰

明的，比較的少，低能的人比較的多。西曆一九二三年，美國一個心理學家 Sunny，用兩種不同的測驗，測量六千個白種兒童，及兩千個黑種兒童。這兩個測驗，一個是非文字的測驗，一個是文字的測驗。結果是黑人祇有百分之二三十能夠達到白人的平均分數。換一句話說，就是中智以下的人數，黑人比較白人多。此外相類的測驗不下數十次；有的是測驗幾十人的，有的是測驗幾百人的，有的是測量幾千人的，大多數是測驗兒童的，還有測驗成人的。不過一個普遍的結論，都以爲黑人的智力，平均而論，是比白人低。這并非說任何黑人都比任何白人愚笨些，乃是說特殊聰明的人，黑人比白人少；中智以下的人，黑人比白人多。

其次，我們看紅色土人的智力如何。美洲的土人，自從白人佔據了他們的地方以後，漸漸的與白人同化，到現在純粹的印第安人不多，但紅白的雜種很多。心理學家近來對於這些土人的智力，甚爲注意；他們的問題是：紅種人的智力究竟比較白人如何？又紅白人雜種的智力如何？測量紅人智力的次數，沒有測量黑人的次數多。作者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曾費了幾天的功夫，將各心理學家對於紅人智力研究的結果彙集一下，結果，找到了十六個不同的研究。這些研究當中，有的是比較純粹的紅色土人與白人的智力的，有的是比較異派土人的智力的。作者因限於篇幅，不能把這十六次研究的結果一一的報告，但可揀一兩個重要的說一說。

在西曆一九二二年，心理學家 Hunter 測驗七百多個印第安

土人的學生。這七百個兒童當中，一小半是純粹的土人，一大半是雜種。Hunter 把他們的智力分數與一千多個白人的智力分數比較一下，結果是紅色人種每百人當中，祇有十五人夠得上白人的平均分數。換一句話說，百分之八十五的紅人，是在白人平均分數以下。如果把純粹的土人與雜種的土人分開來比較，則雜種的分數又比純粹的土人分數好些。

在西曆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心理學教授 Child 測驗一千一百零二個純粹紅色兒童的智力。他用「國家智力測驗第一種」作測驗的材料，結果是這些紅色兒童的智力商數是六十九分，遠在白色兒童的智力商數之下。（智力商數就是智力年齡與實在年齡之比。）普通的白人的智力商數，是一百分；而紅色土人的智力商數經幾個心理學家測驗的證明，都在一百以下。

四 其他人種的智力

除掉黑人及紅色土人之外，美國尚有許多從南歐州及南美洲的移民。他們的智力，也引起心理學家的注意。意大利人的智力，曾經過許多次的測驗。美國心理學家 Pintner 同 Keller 曾測驗三百三十個意大利的兒童。結果他們的平均智力商數是八十四。Dickson 也曾測驗幾十個意大利兒童，所得的結果，同 Pintner 一樣。後來 Young 測驗幾百個人，找到他們的平均分數，遠在美國人的平均分數之下。至

於西班牙、葡萄牙及墨西哥人，曾也有人測驗過。結果他們的智力商數，都在九十分以下。

如果把所有關係人種智力的測驗的結果比較一下，我們可以得以下的結論：

(1) 紅色人種及黑種人的智力，比較白種人的智力低。不過所用的智力測驗，是否對於白人比較對於別種人合宜些，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2) 凡是從北歐洲來的美國移民，他們的智力比較從南歐洲來的人的智力高些。從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國來的人，據智力測驗的結果，都是比不上美國人的智力。不過這些人多半是屬於中等以下階級的，他們大多數是到美國去做工。用美國的測驗來測驗非美國的人，是否與他們不利，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3) 如果我們用智力商數為標準，將各種族分類，我們可以總括的說：在九十分以上的人種，有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猶太人、挪威人、瑞典人、奧國人等。在九十分以下的，有意大利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黑人及紅人。這個結論是根據各種測驗的結果，但是所測驗的人數不多，不能視為完全可靠的斷論。我們現在還不能確斷的說，某國人比某國人聰明些。

五 外國人懷疑中國人智力的原因

中國人散居在各國的，不下數百萬。我們的僑民，每每為人所輕視，這裏面的原因很複雜；不過有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中國人的國勢不振，所以中國人的僑民也受人輕視；第二，中國人的社會習慣與別國人不同，有許多壞習慣或特殊的習慣，頗給人種種不好的印象；第三，最初到外國的中國人，大多數是去做工的，或是做小生意的，大半是非智識階級的人們；他們在智力一方面，當然是不能與有智識的白人抗衡。因為這幾個緣故，我們中國的僑民，嘗為人所輕視。作者記得美國某心理學教授，叫他一班學生評定各種人智力的高低。他們一共批評了二十幾個種族，把他們本國人及英國人放得最高，把中國人放在倒數第四。可以見得美國一般人的心理，稍有智識的人，當然承認中國是文化之邦，但一般智識低微的人，仍視我國為半開化的國家；看我們是黑人、紅人的一類。我們中國人的智力，是不是這樣低呢？讓我將各測驗的結果簡單的說一說。

六 中國人的智力

(一) 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當中，美國心理學家 Pylo 博士，測驗五百個中國的兒童。他用五種不同的測驗，一是機械記憶，二是理解記憶，三是形數交替，四是類推，五是一種非文字測驗。結果中國兒童的機械記憶力比美國兒童高，理解力，形數交替，及類推三種測驗的結果，中國兒童比較美國兒童低。非文字的測驗與美國兒童相

等。

(二)在一九一八年有一位 Waldout 先生，他在中國教書的時候，用皮奈氏的測驗，測量六十三個中國的大學生。據他所得的結果，六十三人當中，有四十四個人的智力商數在一百分之上。後來他又用同樣的測驗，測量一百九十個美國的大學生；結果他說：中國的學生有五個測驗是比美國的學生好，有兩個是比他們壞，這兩個壞的，或者是因為文字困難，不利於中國人的關係。總之，據這個測驗的結果，中國學生至少不比美國學生愚笨些。

(三)在一九二一年，加州大學的 Lee 博士，測驗四十六個中國兒童，及四十六個美國兒童。他的結果，是兩國兒童的智力年齡沒有什麼差別。雖然中國兒童作英文測驗，免不了感受文字上的困難；但智力分數，決不因此比美國兒童低些。

(四)同年斯但弗大學的一個中國學生姓楊的，他測驗了一百零九個中國兒童。他是用改訂過的皮奈氏測驗；結果這一百零九個兒童的平均智力商數，是九十七分。這個分數與 Terman 所測驗九百零五個美國兒童的分數，不相上下。可以說是與美國及北歐洲的兒童的分數相同，而比南歐及紅人黑人的兒童智力分數高得多。

(五)在一九二四年 Symonds 測驗五百十三個中國兒童，他用五種不同的測驗。據他所得的結果，中國兒童智力商數是九十九分零十分之三，這正是美國兒童的智力商數。

(六)在一九二六年，有一位 Graham 先生，調查舊金山東方兒童學校內中國學生的智力。他用了好幾種的智力測驗，測量七十三個十二歲的兒童。他的結論，是在純粹記憶方面，中國兒童確實與美國兒童沒有分別。在解決具體的問題方面，中國兒童優於美國兒童。但對於解決別種問題，則美國兒童比中國兒童強。

(七)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當中，有一位名叫 Sandiford 的人，在 Vancouver 地方，調查了五百個中國與日本的移民的智力。Vancouver 是加拿大西邊靠海的一個大城，這個地方有許多中國及日本的移民。Sandiford 用 Pintner-Paterson 所作的智力測驗，測量二百二十四個中國兒童，及二百七十六個日本兒童。他所得的結果，很有驚人的地方。這二百七十六個日本兒童的平均智力商數是一百十四；二百二十四個中國兒童的平均智力商數是一百零七。照這個試驗，中國人的分數，比日本人低些；但兩國兒童的分數，俱比美國兒童平均的分數高得多，比黑人紅人的平均分數更高。這個測驗所發見中國兒童的智力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超過美國兒童的平均分數；而黑人及紅人祇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超過美國兒童的平均分數。不過 Sandiford 的意思，以為這些中國人乃是代表中國智力高的人，不足以代表中國一般的民衆；到 Vancouver 這個地方的東方移民，大半是比較敏銳而有膽識的人，非普通的中國人及日本人可比。這一種的結論，是否的確，也無從稽考。總之，東方人的智力不比西方人低，這是無

疑問的。

(八)在一九二五年，Porteus 同 Babcock 兩個人在檀香山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測驗，測量各種族的兒童。檀香山這個地方，是一個人種混雜之處，她的居民，代表許多國家，許多種族。如果走進那地方的一個公立學校，可以看見各種顏色的面孔；有的是白臉，有的是黑臉，有的是紅臉，有的是黃臉，還有的是不紅不白不黃不黑的面孔。這些兒童在學校裏面，固然是說英文，但回到家中去，有的說中國話，有的說日本話，有的說英語，有的說法語，有的說意大利語，有的說葡萄牙語，種種不一；因為這地方的人種，複雜，而且血統難分，所以人都稱那地方為世界的大溶爐(The Great Melting Pot of the World)。所以在這地方舉行一個智力測驗，比較各人種的智力，實在是一件最便利的事。Porteus 同 Babcock 就在這地方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智力測驗。他們揀了八個公立學校，測驗那些學校裏從九歲至十四歲的兒童，代表十幾個不同的人種。他們所用的測驗，是改訂過的皮奈氏智力測驗。結果中國兒童的平均智力商數是九十四分，日本兒童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三分。同時 Porteus 及 Babcock 又給這些兒童一個別種測驗，所得的智力商數，中國兒童是九十九，日本兒童是一百零一分，美國兒童是九十八。從這個試驗的結果看起來，中國及美國的兒童的智力，實在沒有什麼差別；決不像黑人印第安人與白種人的智力差別那樣大。

(九)在一九二六年，有一位心理學家名叫 Goodenough，他測

驗二千四百五十七個公立學校的兒童。這些兒童都是生長在美國的，但是代表好幾國人種。他用他自己所作的測驗——是一種非文字的測驗——測驗這些兒童的智力。他發現了中國兒童的智力算最高；平均的智力商數是一百零四；日本兒童及美國兒童的智力算第二；平均的智力商數是一百零一。

總觀以上各種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概括的說在大多數的測驗當中，中國兒童的分數不在美國兒童分數之下；即在少數的測驗當中，中國兒童不如美國兒童，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文字的困難；用英文測驗——為美國兒童作的測驗——來測量一個言語不同環境不同的中國兒童，這當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一切非文字的測驗裏，中國兒童總不在別人之下，正是因為沒有文字困難的原故。

以上的測驗，大半是測驗在外國的中國人。這些華僑並非是中國的選民，他們大半是中國中等社會或中等階級以下的人，到外國作工或經營商業的。所以我們不能說他們是代表智力高的中國種，這些人的兒童智力，既然不比一般的白種人兒童的智力低，那麼，我們對於我們民族本身的智力不必愁不如人。

讀者看了這一番誇獎中國人智力的論調，或者要問作者說：若是吾中國人的智力不在人之下，何以我國的國勢如此的衰弱，在各樣的事業上都不如人？作者可以簡當的回答說：中國人的智力是很高，但是如同埋在地裏的金子，沒有挖出來用。我們可以拿我們中國的物質的

富源來比我們智的富源，我們的煤礦，鐵礦，銅礦，油礦，森林，水利等種種富源，開闢出來的很少，一大部分仍舊是埋藏着，對於國家的生產上補助很少。我們中國人的智力也是如此。立國以來，不知道有幾千百萬智力高的人，因為限於環境，被埋沒掉了。我們丟棄了許多天然的智源，正如我們丟棄了我們天然的財源一樣。我們不談民族主義則已，如果要談發展我們的民族精神，首先要開闢我們民族的智源。要想達到這個目的，非用以下的根本辦法不可！

七 如何開闢中國民族的智源

(甲) 培植天才

何以要培植天才呢？大家都知道天才與文化的關係；我們單靠普通的民衆來促進文化是很難的事，必定要有少數的天才來做民衆的領袖。無論在那一方面——科學，文藝，政治，軍事等等——領袖的人才是不可缺乏的。要養成這些領袖，非培植天才不可。我們現在是不是缺少有天才的領袖？我們中國大名鼎鼎的科學家，他的學識經驗及供獻，比得上人家的一個科學家麼？我們所推重的領袖，他的學識及眼光，比得上人家的一個領袖麼？我們中國教育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所培植出來的人，不一定是天才；而許多真真的天才，反沒有得着培植的機會。如果一百人當中，有一個天才，那麼中國四萬萬同胞當中，應當有四百萬個天才。據最近的統計，我們中國大學的學生，尚不滿四萬人，這四萬

人當中有多少配稱爲天才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一人受大學教育，同時有幾十個幾百個聰明智慧與我相埒或較優的人，沒有受過這種教育。大多數的天才是埋沒掉了；沒有埋沒的人，也沒有得着相當的培植。弄到現在做我們領袖的人，大多數是時勢所造成的幾個投機分子，并非真正有做領袖的資格。我們如果要發達我們民族的精神，首先要培植我們的男女天才，給他們一個充分的教育機會，養成許多專門家，爲國爲社會效勞。如果儘讓些投機分子來操縱一切的國事，我們的民族，雖經十世百世，也不能富強起來。

(乙) 普及教育

培植天才的第一步是發見天才。要想發見天才，不得不普及教育。談到我們中國教育的不普及，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我們一個最大的國恥。現在世界上的國家，除掉印度以外，沒有一國像我們中國這樣教育的不普及。我們中國六歲至十六歲的兒童，至少有八千萬。論理這八千萬的兒童，都應當送到小學裏去讀書。一方面給他們一個普通教育，同時也可以發現許多天才生，繼續的培植他們，爲國家養成許多專門人材。這八千萬兒童當中，祇有十分之一是入小學的，其餘的十分之九是無受教育的機會。普及教育固然做不到，發見天才更是空談。不知道有多少天才兒童，因爲教育不普及的關係，被埋沒掉了。我們轉眼看看別國的小學教育，普及到什麼程度？美國有兩千多萬兒童。在小學內讀書的，已經有了二千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兒童是入小學的。日本有九百

零八萬兒童。在小學讀書有九百零一萬，就是百分之九十九。別人一百個兒童有九十幾個是在小學內讀書，發見天才當然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我們中國一百個兒童祇有十個可以進小學校，安得不埋沒許多天才兒童呢？再看我們的中學教育普及到什麼程度？我們全國的中學校的男女學生，據民國十四年的調查，祇有二十三萬。近幾年來，因為戰事及政變的影響，恐怕還夠不上這個數目。如果用全國人口計算，每兩千人當中，才有一個中學的學生。美國人口祇有我們的四分之一，而中學校的學生有三百多萬，平均每一千人口當中，有三十幾個中學的學生。中學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個性。中學教育不普及，如何可以發見天才青年呢？再看我們的大學教育。我們現在所有的大學學生人數，祇有四萬人。這四萬人當中，其程度堪稱大學學生的，至少要打一個七折。以全國人口計算，一萬個人當中祇有一個大學生。這萬分之一的份子，是否有做人領袖的資格，還不能保。美國現在有六十萬大學校的學生，他們有充分的機會發展他們的天才及個性；而我們中國所培養的人數如此之少，所培植的人又不一定是智能高強的，因此智源開闢非常之慢。總之要想發展我們民族的精神，應當普及小學教育以充量的發現天才，推廣中學教育以發展青年的個性，再藉大學教育以造成專門人材，而促進民族的文化。

(丙) 限制低能的遺傳

第三種根本辦法就是限制低能的遺傳。低能的份子，是社會人羣的

贅疣，是文化進步的障礙。要想提高民智，根本的辦法是加增上智份子的數目，而減少下愚份子的數目。但是我們近來社會的潮流，遺傳的趨勢，確正與這個目的相反。羅素在他的 *Why Men Fight* 書裏，說他們英國社會現在有一種很壞的趨勢，就是智力優環境好職位高的人，專門講節制生育，減少生產；而中等以下的人，經濟狀況及天賦能力低微的人，蕃殖得非常之快，弄到後來，英國的人種，將益形退化。我看在我們的中國社會裏，這種趨勢格外明顯。上等的人家，大都是子孫全貴的。智力越高的人，越會為將來打算。因為要減少將來擔負，就設法減少生育。而一般的貧民患神經病或傳染病的人，不顧後來如何，祇是任性的生育。讀者若是到一個下等階級的人家去看看，他們雖是窮苦已極，一天賺錢為一天食用，但是兒女總是四個五個六個不等。這些小孩子，當然無受教育的機會，也無機會學習有益的職業；所以長大了，至多不過是做苦力，勞工，否則就流為乞丐，盜匪。另外還有一種現象，也與民族的智力有關係的，就是患傳染病的人，也可以結婚，政府向來不禁止。我們嘗聽見有許多人，家兒子患病快死了，父母就趕快替他討親，俗語叫做「充喜」，希望他可以快些好。還有許多患神經病或梅毒的人，也是照樣結婚，就生下了許多低能低能的子孫，遺害於社會國家，實在不淺。所以要想提高民智，發達民族的精神，應該把這些社會上的壞風惡俗除掉。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政府至少可以做這幾件事：第一是設立婚嫁管理處，聘請富有經驗的醫學及心理學家，掌理其事。凡是要結婚的男

女，須在管理處登記，由醫生及心理學家查明三件事情：一，這兩個請求准與結婚的男女，是否身體健全無任何傳染病？二，兩方有無低能的現象？三，他們的經濟狀況如何？結婚後是否能維持家庭的生計？凡是合格的，就發給結婚證，否則就禁止他們結婚。這個手續初看好像麻煩，其實有許多國的政府，已經實行有效。至於已經生下來的低能兒童，政府應當設法教養他們。在他國有低能兒童教養院。因為這些兒童與普通的兒童不同，應當施以特殊的教育。我們中國對於這幾百萬的低能兒童，也當設法教養他們，教他們一個相當的職業，使成爲有用的人。總之，智力高，環境好的人，政府應當鼓勵他們生育子女；智力低，生計窘迫的人，政府應當限制他們的生育。惟一的目的就是限制低能的遺傳，提高民族的智力。祇要政府及智識階級的人們急力的提倡，并切實的實行，一定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八 結論

以上的意思可以概括的說：（1）一個民族的智力與他們文化的進步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這一點，作者曾舉例說明。（2）世界上的人種，平均的智力是不同的。據科學家的測驗，有的人種，他們的智力確是不如別的人種。（3）中國人的智力，據各種測驗的證明，不在別種民族之下。（4）我們現在談民族主義，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提高

我國民族的智力。關於這一點，作者曾提出三種辦法：第一是培植天才，作我們民族有力的領袖。第二是普及教育，使人人有受教育的機會，這樣才可以發現天才，並且可以增加民族的幸福。第三是限制低能的遺傳，因此可以保持民族不退化，並且可以提高民族的智力。

最後，作者還有幾句話是供獻給大學的學生的。每一個大學的學生，在中國是代表一萬個人，也就是一萬個人的領袖。從本文所討論的事實中，可以發現以下五個問題，是一個大學的學生所不能不討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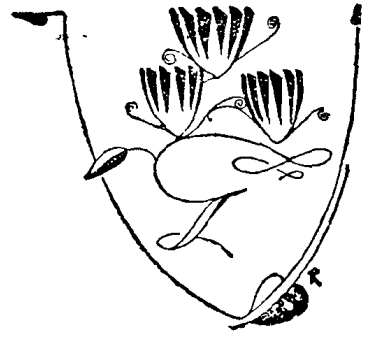
（1）我們在事實上是一萬人當中的一個，我們拚心自問，是否配作一萬個人的領袖？如果不配，我們的缺點在什麼地方？應當如何補救？

（2）我們在智力上決不是一萬個人當中的一個；在我個人以外，一定還有許多智力與我相埒或較優的人。我們應當如何使他們得着與我同等的教育機會而養成爲領袖的人材？

（3）我們親眼看見許多男女兒童及青年，受盡教育不普及的害。我們以領袖自居的人，應當如何竭力的提倡普及教育，藉以發達我國民族的精神？

（4）我們明知道遺傳的勢力如何的大，那麼我個人要想組織家庭，應當用什麼標準選擇我的愛者？我是否選擇她（或他）的美貌，金錢，勢力，還是選擇她（或他）的品格，智力，及維持家庭幸福的能力？

（5）最後我們應當如何幫助政府，限制低能的遺傳，防止民族的退化。



鼎與鬲

日本濱田耕作著

聞宥譯

一 鼎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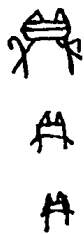
鼎者，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支那自三代時即已有之。據傳說所稱：禹實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直傳之於周代。及周室滅亡之際，乃沉於泗水彭城之下。秦始皇二十八年，曾欲出之，使千人沒水以求，卒勿得。（史記始皇本紀）就此夏禹鑄鼎之事實言之，支那之銅器時代，果已充分發達至此與否，爾時即不無疑問；至於今日，併支那學者之中，亦有不之信者。原註：因之夏禹鑄造之說，可置勿論；而第就傳於周室之寶鼎，沉之泗水，及始皇之欲得言之，則恐終為歷史的事實；其表現其光景之意像畫，亦可於後漢建和元年（公曆一四七）所造之武氏祠畫像石中見之。又除此見於傳說及文獻者而外，吾人於鼎，至少能從其可目為周代之制者，而實見秦漢時代確實之遺物；其果為何形之銅器，亦

自具精確之知識：即三代之鼎，普通為圓形之器，口部稍縮，腹部稍張，附有兩耳，其器底則具有獨立而稍細之三足是也；時亦有四足而長方形者，比較的其數為少，則當是稍稍後出之形式。此等之器，通常皆飾饕餮雷紋於其外側之全部，又屢屢識銘文於其內側。反之秦漢之鼎，則其器



第一圖

形淺而平，又多素紋。此其形式上大有違異，一見即能辨之。考鼎字之見於殷墟甲骨文者，如



甲

第一圖之某種，所象似後述之鬲形而低，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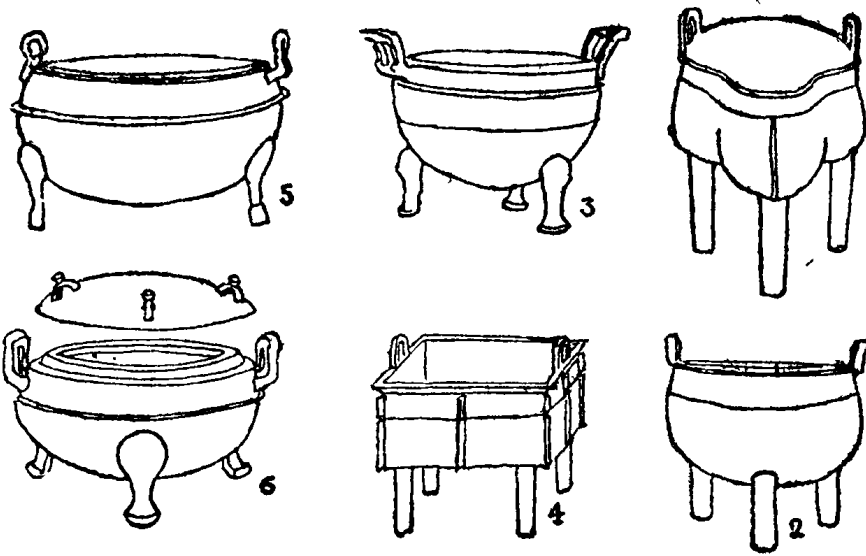
鼎

三足兩耳者，當是最古之物。然在甲骨文中，亦已見有加方析字鼎於足部者。羅振玉氏於此，

雖嘗為簡單之說明曰：『象兩耳腹足之形，古金文同。』（殷墟書契考釋）然吾人實不能遽認為象三足之形，故寧從

高田忠周氏上部象形，下部為析字，象薪火之意之釋；由象形變而為會

意，正說文「象析木以炊」之說所由生也。（古籀篇）至於鼎字之上部，高現兩耳，無論如何，確象銅鼎之形；故從文字上考之，則鼎之器形，必不始於土器，而製銅器時始有之；鼎字之所以無從瓦或從土者，殆亦全



第二圖 周漢諸鼎

(1) 父乙鼎 (見西清

古鑑)

(2) 圓鼎 (出奉天)

(3) 圓鼎 (出河南新

鄭)

(4) 召夫方鼎 (見博

古圖)

(5) 漢平鼎 (出朝鮮

樂浪)

(6) 秦上官鼎 (見陶

齋吉金錄)

以此故。總言之：三代土器之鼎，吾人實未嘗一見；（原註二）而所謂瓦鼎者，

又皆限於墳墓副葬之明器，而標漢式之平鼎者。如滿洲旅順營城子附近牧城驛古墳之出土品，即其一例也。（原註三）

二 鬲之形式 銅鬲與瓦鬲

有與鼎類似之形，而其三足則作肥袋形而有尖端者，是謂鬲。在爾雅釋器之中，已以鬲為鼎類，而稱為鼎之款足者，疏中則謂款足有闊足之義，而即與空足（見前漢書郊祀志）同意，是皆確指肥碩而中空之袋足；而鬲之文字，亦即象形，自無待言。故其用途，宜和博古圖言之曰：「夫鼎與鬲，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修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二者本以同一目的而作。惟鼎則在修盛饌之際，和已烹調之食物而盛之；（原註四）鬲則用於常飪，實際上當在烹煮時使之，此其別異。然此二者之間，其果孰為祖型而孰為後出之形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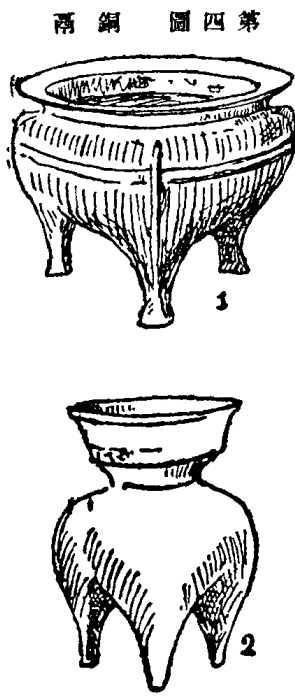
圖三第

甲骨文鬲字

據吾人之推察，則鬲之中空之袋足，其內部可容液體，而鼎之細足，已變化而為裝飾的，並無此實際的機能；故由此點觀之，則鬲為較古之型式。又傳世諸鼎中，大抵附有兩耳，而鬲則通常皆未備此附加的裝飾物；更以紋樣裝飾觀之，則鬲多飾以縱而並行之紋，即世所謂直紋者，（第四圖）此正尚存有製作瓦器時手法的模樣（technical ornament）之典型；凡此種種，皆足以見

鬲之形式，較古於鼎。（原註五）

瓦鬲之作於周代者，周禮考工記陶人中亦舉之，所謂「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是也。此其所言，實使之髣髴口緣脣部較闊之銅鬲；而鬲字之中，一方既有從瓦之韻及屬，對於銅製之物，則又時稱鑄鬲，其所以亦區別此兩者者，乃以說明銅鬲既出之後，瓦鬲亦仍有製作也。加之近年



第四圖 兩銅
 (1) 中鬲
 (見泉屋) (2) 尊
 (見龍紋) (同上)

以來，瓦鬲之實物，已次第爲人所注意。洛夫爾在漢陶中，既舉周代之一器；而霍勃生亦在其所著書中，繼錄愛瑪富潑勞斯氏所藏之別一器。原註：惟此諸例，皆不過購諸估人之手，而不能明其發見之地。至於最近，安特生氏在河南省滎池縣仰韶村，奉天省錦西縣沙鍋屯，甘肅省青海附近諸地，先後發見瓦鬲，與彩色土器石器同時得之，又倡道此鬲形土器 (Tri-shaped pottery) 正爲原始支那人 (Proto-Chinese) 代表的遺物，而後重大之考古學的價值，始於以大增。(第九圖 1, 2, 3)

三 鬲果爲支那古代土器之特殊形式乎

安氏對於此兩形之土器，先在其中華遠古之文化 (An Early Chi-

ness Culture, 1923) 中，斷然述周銅鬲與仰韶瓦鬲之有關係，而與以二種之解釋。第一即以鬲爲周代之代表化石的器物，第二則以仰韶之文化爲周代以前之漢族文化，而此最古時代之物，傳承至於周代，遂乃成爲銅鬲是也。在安氏自身，實傾向於後者之解釋。而珂羅倫倫氏對之，則不第贊成仰韶瓦鬲與周銅鬲有關之說，且謂鬲之爲物，在殷代早已存在，可以殷墟發見之甲骨文證明之；而仰韶之鬲，較周鬲爲高而細長，更與此殷墟文字相酷肖；故可以此爲暗



第五圖
 特羅邑發見之陶器

示周以前器形之「代表的化石」(Karl's ven Liberts Vol. No. 2, 1924) 此珂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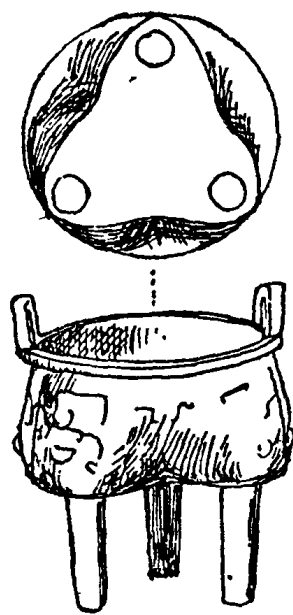
見，雖亦深得要領；然吾以爲殷墟之文字，其數尙少，以之爲寫實的圖形，尙無巨大之價值，故不足以爲十分有力之左證。(第三圖)

至對於安氏以鬲爲原始支那人特殊的代表器物之說，稍稍提出反對之意見者，則阿恩氏是也。阿氏之言曰：鼎形 (tripod) 土器之似鬲者，不第特羅邑之第一市亦出之，且仰韶發見之其他器物中，亦有類似於埃及及特羅邑者；故與其以鬲與周代之銅鬲求關係，毋寧於此等西方製作品中見之。後世仰韶之文化，其當屬於現代支那人祖先之原始時代之文化，固無待論；然欲以此求可稱支那特有之要素，則殆無之。(An.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Honan. 北京地質調查所出版 1923) 對於此說，安氏則答之曰：鼎形之土器，特羅邑誠亦有之；又在南俄之特利普爾其 (Tripolje) 亦嘗發見鼎形之

土器，則聞之於珉司氏 (Ellis H. Minns) 矣。然其起源，不過以鉢形之物，載於三個之石上，而用之烹調等事；其後以土代石，乃有此原始的鼎形之器物。以此之故，人類自然得於各地為不相謀之發明；至於鬲形之物，則實與鼎全殊，其足中空，又融合三個角形器物而成，此其目的，不外使烹調之際，能自直立，又使其面火之部分特大。如此兩者，實有完全別異之起源；而鬲形土器者，乃可目為特殊器物，限於原始的及歷史的支那文明者也。(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地質調查所出版 1923, pp. 46-47)

四 鬲與鼎之關係及甗

我於此阿恩及安特生兩說之中，對其結論，完全同意於安氏之以鬲形土器為古代支那民族特殊產物之說；惟同時對於支那鼎鬲兩者之關係，如安氏所謂必有獨立之起源者，則不之信。以在支那，至少有由鬲發生之鼎，此私衷所敢信者也。在圓鼎之中，（其長方者為後出之形式故不及）通體悉作圓球形者雖多，然又有口緣呈圓形，而腹部恰亦具如鬲之三袋形者，（第六圖）此無他，正表示由鬲以進化至普通之鼎之過渡期也。故吾人於此，一方雖不否認鼎之發生，由於加足於鉢形之器；（原註七）而他方則深信由鬲而出，細其袋足而成者，亦正有之。至於單獨之角形土器，他地雖亦不鮮；又結合類似角形土器之物，其口部不融合而呈克魯諾司形者，雖亦別具；（特羅巴發見是其例）然結合三個角



第六圖

祖戊鼎（見郭堂）

吉金圖

八〇

形土器，而融合其口頭部以上使之為一之瓦鬲，則以我人今日之知識言之，至少可目為古代支那人之特殊器形，而無若何之不當。

鬲形土器之用途，固亦在沸水以及煮含有液體之物，而其要之目的，則寧在於以沸水之水蒸氣蒸餾中之穀物。蓋充水於款足之中，而置之焚火之上，則其受熱之表面，較以支柱保持單個的壺鉢而熱之者，其大數倍，故能使之迅速發散多量之水蒸氣；而其適用恰與水管式之汽罐相似，則不待言。以此之故，鬲上嵌有銅甗之器，（泉屋清賞續編第七十九圖）及此合甗，二者為一之甗，遂以發生；在殷墟文字之中，此當釋為甗之字，亦顯然可認。（殷墟書契第四十二葉）又安特生氏仰韶發見之壺形一器，（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pl. XV. 1）底部有孔，而附近尚有石灰質黏附，明為供沸水之用者，則恐當是架於鬲上之甗。

然吾人向者，以為此複合形式之甗，其發生當始於銅器，而孰知土器時即已有之乎！最近本年（按指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從事東亞考古



第七圖 甲骨文獻字

學會之事業，與東京帝國大學

原田淑人君，共同發掘滿洲

子窩東老灘之遺跡，而後瓦甗

之存在，遂能確證；甗字之所以

從瓦，亦遂深了其故；考工記所

謂『陶人為甗』之語，亦悟其為必不虛。關於此甗子窩之發掘，異日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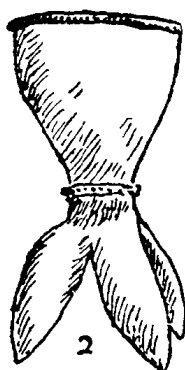
以吾輩發掘者之名，發表詳細之報告，今第言其大略，則在發掘地點中

東老灘會高麗寨之西部B區，甗形土器，發見頗多，與明刀錢、布泉、及銅

鏃、石斧、石廚刀等共同存在，知此等遺物，當屬於周末時代金石並用期

之文化者，而以其內

第八圖 甗



(1) 銅甗(見 甗形土器之若干破

片，聚之為原形，則三 足甗之上部，附有四

角稍長之甗，居然成

為一甗。惟此甗底無

算，故當是以其他之

陶片若物質作之而



子窩發見也

(2) 瓦甗(隸

置於其上者。(原註八)如此嶄新之事實，實可謂賦與支那土器研究上以

一大光明。而此甗形之物以外，普通單純之甗，仍亦不少存在；於是可架

於其上之無底之甗，遂亦可由遺物而證其實有。

五 甗之各種形式

甗子窩遺跡之發掘，不第使吾人可知瓦甗之存在；且於甗之形式，亦

稍稍加以新知之種類。甗形之起源，由於聯結三個之角形土器，則既如

安特生氏所推測矣；而以其大體言之，則愈是脊高而袋足長者，乃愈保

存其原始之型式。吾人在甗子窩所發見之甗形土器，較之安特生氏等

今日以前之任何發見，其修度為最高，其袋足幾與頸部密接，手法極古

拙牢固，使人一見即覺為保存最古形式之器。而此形之器，使用殊不便，

其易於破損，同時可以想見。若使珂羅倫倫氏言之，則此甗子窩之甗，當

可目為殷代以前之物，蓋其所表現者，正并殷墟文字亦未見之原始形

式也。又甗子窩以外，滿洲之旅順附近，亦出有甗足之破片，而尤以老鐵

山腹石塚所發見之土器，其中小形之甗足為特多；惜能復其全形者，竟

不可得；第自其破片加以推測，則與甗子窩之物不同，以其高度較低，而

其足亦屬於較短之種類也。(原註九)

甗形土器發見之為吾人所知者，其次則為內蒙古小庫倫。惟此地之

發見，但與石斧及其他石器共同將來，而以無科學的報告為憾。今自旅

順博物館以及東京京都兩帝國大學之藏品察之，則甗之形式，具有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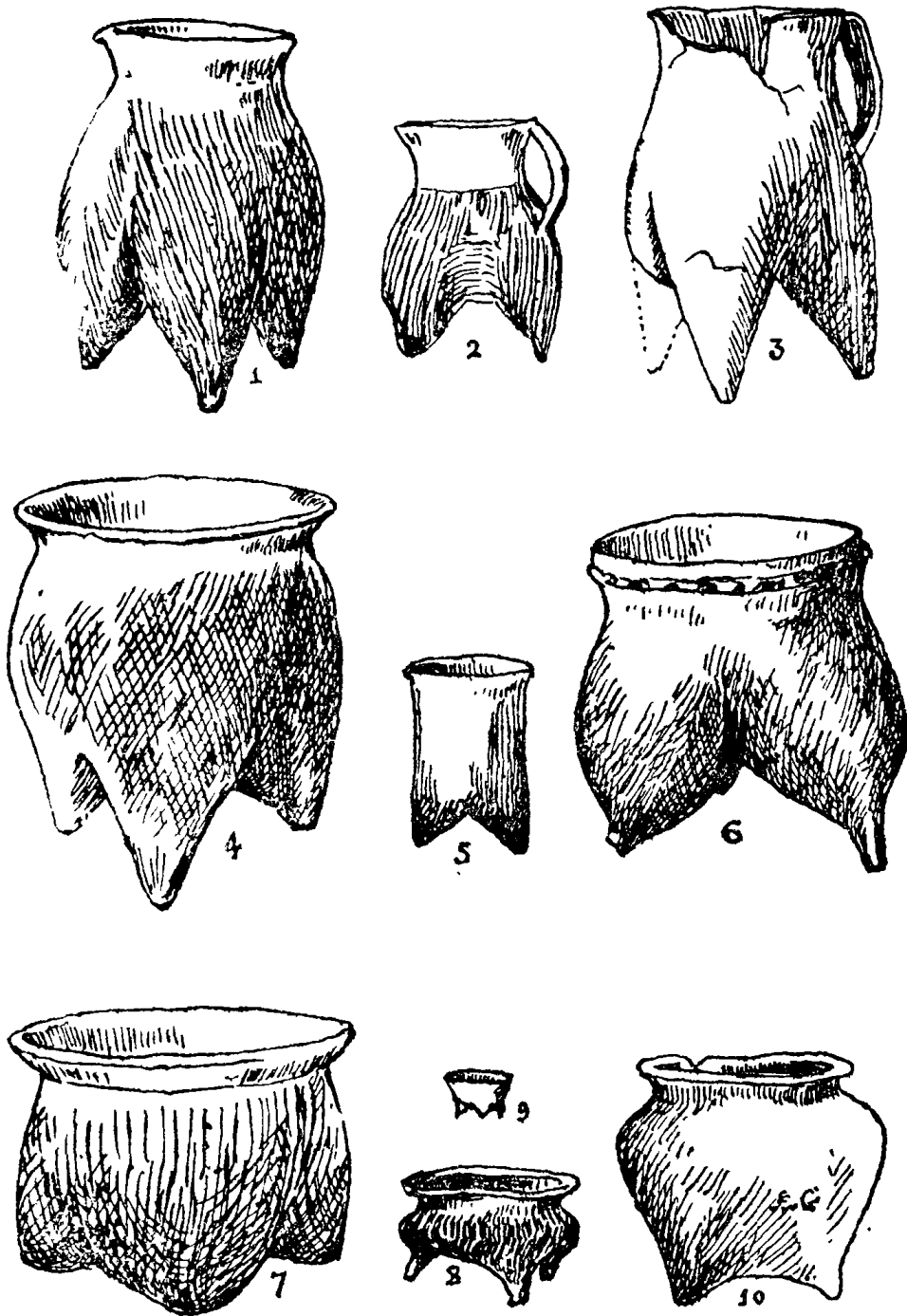
種，其中有足雖短而袋部甚碩者，稍稍見古拙之趣；又與安特生氏仰詔

發見者相類似，足長約占全部三分之一而附有鑿者亦有之；惟似甗子

窩之物，則尚未之見。(原註十)

安特生仰詔發見之品，備有多數之鑿，其足之長度，同於小庫倫發見品，約全高三分之一，而與洛夫爾氏漢陶所載者，大體相似。又大正十四年，我在河南彰德府小屯子殷墟拾得之一破片，足端稍平，與此當是大

同小異之物。至於愛瑪富濼勞斯所藏之一器，則不第器形頗低矮，且其袋足亦幾不足以稱腳。又京都帝國大學所藏之一例，則雖有短足，而袋形之趣，已全不可見。凡此諸品，可謂一切鬲形中之最退化者也。(第九圖)



第九圖 各地發見之瓦鬲

(1) (2) (3) 河南仰詔

(安特生氏)

(4) 出所不明 (洛夫爾氏)

(5) (6) 蒙古小庫倫 (旅順

博物館)

(7) 出所不明 (愛麻富濼勞

司氏)

(8) (10) 出所不明 (京都帝

國大學)

(9) 旅順老鐵山石塚 (同上)

試就今日所能知之上述各形比較之，則最保存原始的型式者，不在支那之本土，而反在南滿洲，又在其地，併他地所未見之瓦甗，亦復存在；而其時代，則可確證其在周末前後。至於內蒙古小庫倫，則邊僻更甚於南滿洲，其地亦可得比較的古式，而在古代支那文化中心地如河南，在時代上吾人固以為較古於此等地方者，（雖然我亦未必遽信安特生氏之年代觀）其所見反為稍稍後出之形式，則誠不可思議之現象矣。如此現象，果將如何說明之乎？以吾人言之，則在河南等地所見已發達之甗形，已融合三足於器腹，在製作上，自始必即成一整個之器，而需要較多之熟練與工夫。在遼東邊陲之陶人，則尙未解此，故第沿用其原始的製作方法，在大體上當是先成三個角形土器，而後加之以連絡；或雖已諸較此進步之工程，能從三足之底部挺出尖端，而其形式，則猶蹈襲原始的舊物。此皆可以推解，而得者也。

綜上所述：吾人實贊成以甗為古代支那民族特有之土器形式之說；而甗甗二者複合形式之甗，在陶器時代，業已發生，亦可由甗子甗之發見品而證明；又在各種甗形之中，甗子甗發見之器，實反映其最原始之形式；其物之屬於周末時代，可以不論，以在邊陲之地，偶然保存其原始的製作方法也。

（原註一）參照馬爾氏之中國之銅器時代。

（原註二）Munsterbe g,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 (Essligen, 1924)

。 Bd. II 第三六七圖，Wannneck Collection 中舉器身作長筒形而附有三短

足者，定為漢以前之物（按）認此為鼎之一祖型，雖亦不誤，而以爲本系之物則非。

（原註三）參照拙稿南滿洲之考古學的研究及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館考古圖錄第二十一圖。

（原註四）例如周禮天官膳夫有『玉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之語，鄭注謂『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即單言盛食物之事。

（原註五）拙稿支那古銅器與銅器之關係及其他洛夫爾氏等皆有同樣之見解。

（原註六）參照 Lanfer,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Leiden 1902) pl. I & II; Hobson, Eumorphopoulos' collec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I. (London, 1923) pl. I.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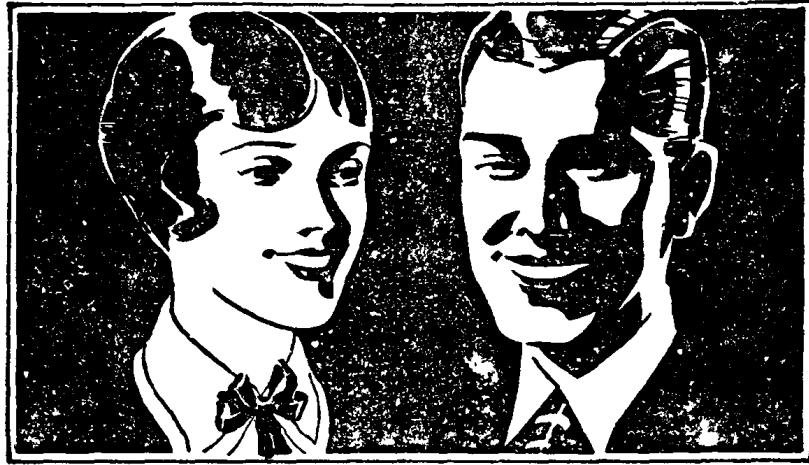
（原註七）如注二所舉 Munsterbe g 氏之例即是。

（原註八）同在甗子甗發見者，有一陶片，穿以數小孔，或即此甗之算，亦未可知。周禮考工記陶人中有『甗實二甗，厚半寸，罅寸，七穿』之語，七穿固即指算也。

（原註九）見文學博士鳥居龍藏君南滿洲調查報告，又余輩於明治四十四年發掘老鐵山之石塚，亦得此類之甗形破片。

（原註十）參照拙稿支那之原始土器及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蒐集品考古圖編第一輯第一版，旅順博物館陳列品圖錄第六圖，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陳列館考古圖錄第四十七圖。

往者吾友張君天方嘗語余：一切禮器，在石器時代，大抵皆為日用之工具，其後時代移易，乃蜕化而為第二層作用。余深愛其說之精闢，欲撰為上古任器變遷考以證成之，而學力未充，因循難就。今讀狩野教授還曆祝賀集，得濱田氏此文，喜其說之有合，且目驗之富，為吾人所不能及也；乃亟為之逐譯。至氏為考古學專家，於我國文字，攻究尙疏，故其中所引，如鼎之釋析，為宋人陋說；甗之作歷，乃漢令明文資，為論證，皆有可商，然於大體固無妨也。譯文倘有違失，則願讀者正之。 譯者記



必素定牙膏

能使灰暗之齒牙白而光亮
能使牙齦強固健全

勿以齒牙為生而污暗者，倘能採用新方法除去牙上污膜，則齒牙必重現光澤，異常亮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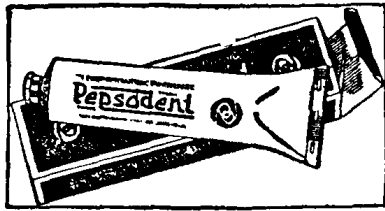
數千百萬之微生蟲寄生於污膜中，微生蟲與牙垢為牙槽流膿症之主因，又能敗壞齒牙。

尋常之牙粉牙膏不能除污膜，故牙醫必勸人用必素定牙膏：必素定乃除膜之唯一良劑。

齒牙愈潔白，快樂愈增進，光亮潔白之齒，何等可愛，何等明媚。

請受必素定試驗

欲知必素定牙膏之效力者，請購一管試之：必素定係牙膏中之上品，各處藥房及洋廣貨店均有出售，倘不能購得，可寄郵票三分向上海郵政箱一四一六號必素定公司索取樣子，當即有試用十日者一管寄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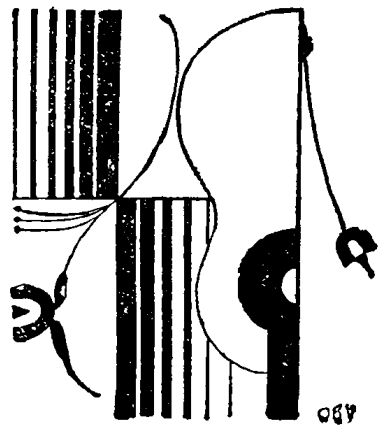


根據現代科學配製，有全世界著名牙醫介紹，一經試用，功效立見。

東方雜誌(11)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最近新疆迪化調查記略

問 天

一 導言

不佞連年遠征塞外，近始東歸。伏念新疆僻處遐荒，消息鮮通，久爲邦人君子留心邊政者所注念，頗思有所著述，以餉國人。徒以俗塵困人，日無暇隙，性復疏慵，迄今未就。然而中原烽火，民生敝疲，追想塞上，益使人不能已於胸懷。何者？目今癥結，是在貧困，貧困本源，是在人口過剩。故欲澈底解決，非設法調劑人口不可。顧年來人口問題，雖囂塵上，而無一途徑可尋，得以實現。不佞觀察所及，深覺新疆寶藏之富，邊防之要，人口之鮮，移民此地，實得其所。亟思有所陳示，以引起國人之注意，惜爲人事牽纏，猶不克有所貢獻。姑先將新疆省會，略述概況，以博關心邊政者一粲。當今訓政時期，中山先生開發西北之計劃，倘能早見實施，俾吾民即可西移，實國家無疆之福也。

二 迪化之地位與街市

新疆面積寥廓，地勢高峻，中貫天山，橫斷南北。於是天山之南，號曰南疆，天山之北，號曰北疆。迪化處天山之北陰，居全省之中央。在昔爲西域諸國爭掠攻奪之點，故命名亦變化萬狀，紙不勝書。如卑陸，師車，北庭，烏魯木齊，均其地也。迨及有清，回亂平後，闢新疆爲行省，始擢迪化爲省垣。鼎革迄今，仍承舊名。顧俄人纏回，則尙稱烏魯木齊，土人又號紅廟子。現全省文武長官，均駐於此，實爲該省凡百庶政，發號施令之中樞也。

迪化四顧羣山，土肥水甘。以言稼穡，則黍稷盈疇。以言畜牧，則牛羊滿野。以言礦產，則煤鐵金銀，在在而有。且地當要衝，位居中樞，故北赴塔城，西入伊犁，南至喀什噶爾，東及哈密，仕宦之陞遷，商賈之輸運，車馬輻輳，不絕於道。不僅此也，漢族之來，大抵近則秦隴，遠則京津，寄身萬里，散處四方，以天山之北爲最多，天山之南則甚稀。而北疆一地，尤以迪化爲總匯。故入其境，耳目之所接，飲臥之所安，無異置身關內焉。在昔舊城建於西北山頂，新城成後，遂變虛邱。至今僅遺廢井頽垣，聊供游人憑弔而已。

新城爲滿漢二城合併而成，時在有清光緒三十二年。周圍十一里五分二釐。計七門，除東、西南、北四門外，復闢新東、新西、新南三門。街巷櫛比，居民殷稠，城廂約二千五百餘戶，人口幾九萬人。

迪化雖爲滿漢二城合併而成，然盛衰則殊。滿城極形蕭條，僅爲市民寓宅。至若繁盛市肆，仕宦館舍，則均在漢城，尤以南大街爲最佳。街衢寬平，市廛雄麗，氣象甚新，有京津風。聞昔時固亦屋脊壓頂，僂僂而入者，今則層樓大廈，接踵而起矣。地價遂什百倍於曩昔，且不易得。至如東、西北三街，則稍遜色。然苟力加經營，亦不難相與頡頏也。

全城市政不舉，警務久弛，故溝渠不通，污濁異常。加以冬令大雪盈尺，厚，春暖遂成泥濘，將軍署前，深沒馬腹。時過上已，始能安步。及乎夏日，則又苦塵飛撲面，幾難涉足。人民反處之泰然，有司亦絕不介意，滋可怪也。普通人恆騎行，或乘北方通行之騾車，富者均備有俄國馬車，汽車則僅有三二輛，於省府及郵務局見之。

南郭外爲纏回商業會萃之區，以布匹、皮革、氈、毯爲大宗。再南卽爲俄人貿易租園地，曲水涓涓，樹蔭夾道，路途坦平，洋行林立，屋宇修潔，另有一番風緻。躑躅道上，心神爲怡。同一地方，華洋頓殊，低首思之，使我心悔。豈治理之未善，抑國性之判然耶？俄國領事館、前俄華道勝銀行等，均集於此。以俄人爲最多，英美德次之。政權仍屬吾國，與津滬租界情形不同，此則尙足慰也。

三 氣候之變化

迪化處國之西北，與東北之哈爾濱等，遙遙相對，故寒暑亦彷彿。冬多大雪，高可二三尺，及乎暮春，始漸溫和。外間寒度，恆在華氏零度下之五六度，重裘不暖，噓氣成冰，人在室中，非火不溫。貧者燃以洋鐵爐，或炭盆，富者則採用俄國式之壁爐，火光融融，終夜不停，始克滿室生春焉。炎暑之時，日中熱度，在百度外。然一日落西山，便覺漸適，及乎更深人靜，則又夜涼如水矣。溽暑遇雨，卽須衣棉，再視山頭，皎然積雪，幾如置身日本富士山中，炎威之苦頓解，心神之適異常。終年雨量不甚多，農事全賴天山雪水，以資灌溉。時間比京津相遲二時半。如天津已正午，迪化則尙在上午九時半也。夏季晨三時許，卽雞唱天明，入晚七時後方黑。冬季七時黎明，晚五時日落。

四 交通之困難

新省孤懸塞外，山川修阻，加以地多荒涼，人煙稀少，無論與關內之行程，艱澀何如，卽就本省而言，以幅員之廣，途次之久，已足興嘆。而行政長官，又抱一老死不相往來之旨。苟邊關有警，運卒裹糧，將不知如何善其事也。茲分述省內外之道路如左：

(一) 省內之路程 本省面積寥廓，迪化至塔城，伊犁均須二禮拜，約一千三百餘里。(現迪塔已駛行汽車，約四日可到，每人車資四十元。)至哈密須七日。至喀什噶爾幾二月。大平均係四輪台車，駱駝亦多，然僅供運輸貨物而已。境內山路佔十之三四，其餘則莽莽平

原。如加修葺，架設橋梁，通行汽車，則交通發達，自能成效卓著也。

(2) 省外之路程 新疆北接蘇聯，由塔城而北，約一千五百里，即俄

國西伯利亞鐵道阿爾太支線。(近復興工南下，擬延長直達我國之塔城，國人假道西伯利亞者，當益覺便利，然而俄人之勢力愈增，新省之前途益危。) 新省棉花、皮毛出口赴俄者，均由此途，故終年車馬，不絕於道。經塔城由西伯利亞鐵道赴津，約三十日至四十日即達，爲入關之捷徑。年來旅行，商賈均擇此途焉。西出伊犁即係俄境，新俄商業，此路亦占重要位置，他日隴海、伊蘭路成，再與西伯利亞鐵道相接，則亞、歐之交通大變，繁盛自在意中也。南經喀什噶爾，可至蘇俄、印度、西藏。東則地接甘肅、蒙古，此途現在頗爲重要，貨物旅客，春秋甚盛。由迪化至蘭州，須六十餘日，沿路均有驛站，行者便之。至於商賈，則喜由蒙古草地至歸化，因無關卡之征擾，土匪之劫掠故也。途屬戈壁，僅行駱駝，約三月可達。

夫新疆內外，交通如此困難遲緩，故迪滬郵件，如經甘肅省，須五十餘日始達。由西伯利亞鐵道，則一月左右即到，但祇限寄信函書籍而已。電報雖亦創設有年，然久未修理，加以人事不周，故內容甚屬腐敗。一電至滬，快時旬日，遲則月餘，有時反後於郵政。本省各處電報，亦頗遲緩，商賈咸感不便。近年迪化無線電台成立，省內與喀什噶爾通訊，省外與奉天、北平、濟南通報，兼與俄國之諾夫西比斯克電台，傳遞官報，消息頓覺靈便異常。上海發電，隔日即達，以視有線電報，實不可同日而語也。惟以政局

關係，現聞僅能與本省喀什噶爾通訊，其餘均已停止云。

五 政治之概況

迪化爲全省政治之中心，行政長官，均駐於此。民國以還，楊增新身長新省，計十七年。此十七年中，無一足述，僅能頌其保境安民而已。庸史滿宦海，人民蠢鹿豕。處處以箝制爲能事，愚民爲得志，郵電檢查，書報禁閱。至於市政之興革，地方之整理，在所不計。政治軍事，殊無言可說。但稅斂不重，盜賊不興，民安其業，天未降災，故能偏安無事。今者，楊氏已殂，希望中央遴賢前往，以慰邊氓，並舉楊氏之不善處改革之，將其優點保持之。尤盼國內政治人才，企業專家，共赴邊陲，共圖開發建設之偉舉，以免淪亡於異族之手，斯足幸矣。

六 教育之幼稚

夫以新疆民族之龐雜，政治之不善，故教育上之進步，亦殊困難。然而教育關係至巨，豈能因噎而廢食。新疆在人文上，有漢、回、蒙三大族，在天產上，有許多未開發之寶藏。種族不同，言文遂異。富源未開，需才孔亟。植才任事，教育之措施，自亦不得不特殊。惟新省當道，往往以閉禁民智爲事，故在目前，教育尙極幼稚。省垣僅有俄文法政專門學校一，中學校一，師範學校一，小學校五。師資既乏，相當人才，生徒又復寥寥，設備之不善，經費之不充，更不問可知。各校學宿均不收費，法專學生，每月且有膏伙

費之津貼，畢業後，得擇尤派赴外交界辦事。學生中有志升學者頗夥，然以困於財力，無法達到目的。內地各校，不見新省學生踪跡者，以此。各校學生中，蒙哈人種，尙有許多，惟纏回則甚少。蓋以歷史關係，回族向來鮮讀漢文，積重難返，不易感化故也。愚竊以爲新省因情形特殊，故文字上須求漢、蒙、回、哈、共治一爐，學科上須合本省實用而設施。如工業未興，工學宜著重。礦產未闢，礦學宜講求。他如畜牧須改良，農事須墾植；則農林之學亦應促進。凡此關係國計民生，至深且巨，願今後辦理教育者兼籌並顧之也。

七 實業之一斑

(一) 農 迪化近郊，土沃水甘，頗利農務，舉凡米、麥、黍、稷、蔬菜、瓜菓之屬，莫不色色具備。且藉天山雪水之利，無旱魃之災，以極微之人工，獲豐厚之收成，遠非他處可比。年來新墾之田漸增，然供給地方之需要亦多，致米價因之激漲。十五年間，每石合南方三元餘，十六年增至五元，現已七元左右。(此數係由新省紙幣與斗量，折合南方情形而得。)然仍較吾蘇廉。迪化農事之法不善，亟須改良，則收穫必更豐，無待言也。現在農家，半屬自耕其田，餘亦租自他人，均兼事畜牧爲副業，故牛、馬、羊三者，幾家家有之。蔬菜之屬，種類與內地埒。大半爲左宗棠出關時帶去。其後農商部，及私人攜往者，亦年有若干種。津人較湘人勤奮肯苦，故南郊一帶之菜圃，星羅棋佈，均不數年間，咸成小康矣。愚意裁兵殖邊，從事農墾，最

爲適當，不知執政者，其亦曾計及此否？又迪化農產品中，百合最負盛名，遠賈至隴右諸郡。其味清香甘適，別具風味，爲他處所不及。握管憶此，特爲游迪者介紹。

(二) 商 迪化不特爲新疆政治之中心，亦商業之樞紐。無論京津蘇俄來貨，均須到此分卸轉運，故春秋駝隊，千百成羣。日用品，陳肆列市，雖在邊僻，但以政客宦歸，均集於此，購買力極強，價昂亦不惜。舉凡新奇華麗眩目動人之物，到此備受歡迎，業此者莫不利市三倍，故津人隻身至此，不數年間，均面團圓富有矣。津商機警有手腕，遂執商界之牛耳，八大家之稱，非無故者。至於晉、湘、四川諸幫，則瞠乎其後，有望塵莫及之嘆。迪化以困於交通之不便，貨物之難得，於是長袖善舞，黠者得施其壟斷之技。廉時搜而存之，及乎市上貨缺，始昂其值而售之。迪化此種情形，數見不鮮，凡豐於財資之仕宦，亦羣喜與商人逐什一焉。凡平津來品，取價約昂一半至一倍半不等。匯兌尙便利，無何困難。

自歐戰停後，俄商之勢力，漸形恢復。俄貨充斥市場，羣以其價廉，故樂用之。其情形不亞於日本之在南滿洲，來日大難，滋足憂也。

(三) 新工業 舊工業中，實無一可說，幸年來迪人思想稍改，工廠漸設，吾人可名之曰新工業。然事屬草創，新人限於經驗學識，前途能否發達，尙不能說，茲記其大概如左：

(A) 省立製革廠 爲省有事業，聘俄人爲技師，出品尙可用。惟規模甚小，出貨有限，且內容不善，時作時停，故極覺無生氣。

(B) 省立工藝廠 資本不充，僅以採煉石油爲大宗，出品未見佳，量亦不多。此外兼織造工藝，成績庸庸。

(C) 電燈公司 迪商集資遵辦，於十六年春，宣告成立。然以無專家指導，致引擎馬力不足。燈不滿千盞，燈光已黯然不明，用戶嘖有煩言，非改換機器，不能謀營業之發達也。

(D) 迪塔長途汽車公司 該公司係由官辦。有車三十餘輛，半爲客車，半爲貨車，營業尙佳，行旅便之。

(E) 阜民紡織公司 爲省府所發起，商界亦有股份，然無權力。不肖官吏，甚有藉此強迫投資，致釀成命案者。機器僅一千二百錠子，由滬上某洋行定來，一半由甘肅運新，一半經西伯利鐵路。致歷時幾三載，靡費數十萬，迄今尙未開工。廠設西大橋，地勢房屋，均尙適宜，工程人員，悉由滬上聘來。日後進行，恐多不利，良以此種企業，既無計劃，又缺經驗，官氣太深，困難太多故也。設不幸而失敗，則新疆大規模之新事業，忽爾摧殘，後來者，不敢嘗試矣。

(F) 機器局 爲袁大化時所建，規模甚大，機器均德製，能造鎗彈等。後改鑄銅元，現僅代爲修理槍礮機器等。有透平機一部，用水力發動，其他機件，均陳舊不堪，腐壞日多。

(四) 礦 新疆之利，均埋於地，故礦產極豐。迪化以煤，石油，金，爲著名。煤則以土法掘之，驅車沿途叫賣，無科學之方法，無組織之經營，及乎爲時既久，水積難採，不惜以數十百里之面積，以幾百金售去。設以新法，何

致棄之如遺？石油則工藝廠外，尙有一商辦石油公司，但土法終屬不佳，且辦事不得人，歷年虧蝕甚多。油質尙可，量亦豐。金則工程較難，未見有人興辦。

八 民情與風俗

迪化之居民，漢占十之六七，回占十之三四，而漢族又分津、平、湘、晉、隴、豫諸幫。回族亦有漢回、纏回兩系。至於滿蒙，則較式微多矣。茲將漢回各民情略述如左：

(一) 漢族 以津平幫爲最有精神，最有希望。其人善經營，喜清潔，故朝氣不染煙酒，有八大家之稱，幾握商界之牛耳焉。湘人在昔之時，從政爲多，民國後，逐漸衰退，已遠不如前，茶市尙爲所握。晉幫以經商居夥，勢不敵津平，然亦占有相當地位。隴幫在政治上，現占多數，大有取湘人之地位而代之勢。年來甘省天災人事，久無寧歲，致遷移新疆者日增。至於三江幫（指江、浙、皖、贛言）人數最鮮，以從事政界，交通，工業爲多，有江浙會館，頗宏大。雖各幫之事業不同，然無論何人，以發財爲目標，則無稍異，故極好利。但顧私而忘公，公益事宜，遂不可問焉。

(二) 回族 有漢回、纏回二種。漢回來自隴東一帶，服裝言語，大致與漢人同。但深目隆準，信可蘭經，以耕種，畜牧，賣漿，操屠爲業，性狠多狡。平均皆屬小康，渾噩終身，頗覺自得其樂。纏回多來自本省喀什

噶爾，爲土耳其族，虬髯偉軀。男則革履西服，戴以皮帽，或纏以布狀如印人。女則垂辮成雙，畫眉爲一，天足豐乳，喜衣紅綠鮮豔顏色長袍。少女老婦，出外均以花巾白布等蒙其頭面。人尙智巧，性亦溫順，以營商業爲多。其宗教之信仰，與文字之書寫，與漢回同。至於兩族人民，除婚姻不通，信仰各異外，政治商業上，均尙融合無岐視，故能始終安處無事。

語曰：「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故迪化之習慣，就漢人言，亦頗龐雜，各以其鄉井歷來情形爲標準。惟吉凶慶吊，大體終屬相差無幾耳。一年中，舊曆春節，停市休業，鼓樂喧天，婦孺老幼，衣紅着綠，競作拜年舉。舊習難改，邊氓尤甚，不能加以苛責也。上巳之後，氣溫雪止，於是姑娘廟及水磨溝等之廟會。百貨駢集，士女雲蒞，競妍鬪豔，舉城若狂，雖途遙數十里，風塵十萬斛亦不惜。扶老攜幼，命駕奔至。然究其實，並無何種新奇之事，僅優孟衣冠之點綴。蓋邊氓娛樂無方，假酬神演劇之機會，藉以稍舒其生活之沉悶而已。中秋前數日，年行賽會游行一次，盛設鹵簿，廣備鼓樂，長恆逾里，爲時亘三日。全城空氣，頓覺緊張，滿街滿屋，奔走坐列，煞是大觀也。此外端陽，中秋，重九，冬至諸舊習俗，亦與內地無異。至於回族，新年約在舊曆三月間，除夕日，廣製餅餌之屬，饋送親友。元旦，相率道賀吉祥。平時禮拜日，至各教堂，誦經祈禱，聽「阿洪」（即牧師之類）講可蘭經。終年除冬令雨雪外，喜遨遊山水名勝之區，徜徉樹蔭花棚之下，或品茗喧談，或菸烟狂吸，或挾琴絃高張，佐以呀呀歌調，或起婆娑酣舞，衣

袂翩翩紛飛。（回俗稱爲「傻郎」，大致與西人跳舞同，實吾國粹也。）又性好馳馬，控制如意。對漢人尙服從知禮，優秀者略明國勢，蠢愚者直渾然罔覺也。

新省雖遠處邊陲，未沐文化之澤，然民多畏法，見吏似虎。一年之中，大辟之犯，僅數數見之。惟按其罪，大半係屬奸情，殺人越貨，則絕不聞焉。以視內地盜風之熾，迥然不同，亦足見其俗敦厚之一斑。設循循善誘，導之以禮，必爲優秀國民，可無疑也。

九 社會生活雜述

無論何地，苟欲察其內容，必先視其生活。故迪化究屬是何種情形，非一述其社會現狀不可。吾人平常生活，除衣食住，工作，在物質上，求其滿足外，更需要一種精神之快樂，庶乎始覺生活之有價值。迪化之衣食住，吾人尙能安之，至精神方面，終覺不適，茲先述其衣食住。

（一）衣 在吾人理想中，以爲塞外遐荒，定古樸質實，無浮奢之好，孰意踵事增華，未遑多讓。舉凡錦、緞、羽呢，在在皆有，羣以江南時尚爲樣本，故中等以上之社會，均衣冠楚楚。貨價比京滬約昂一半。

（二）食 米、黍、蔬、菓、鷄、肉均有，惟魚鮮甚少。春夏時，城西河產之小鱸魚，市上尙能得之，相傳爲左相平西時攜此。每年冬令，有額敏河運來之冰魚，長約經尺，肉粗無味，聊勝於無而已。至於蝦、蟹、蝗、蜋之屬，則望梅難以止渴，僅能於罐頭食品中求之矣。

(三)住 城內房屋，大半均屬卑小之平房，或以泥築成，或以磚泥合建。屋頂均係一面平，略斜，覆以土，不用瓦，可以扶梯上登遠眺，如游海上先施，永安屋頂花園然。年來新建，多層樓大廈，或西式房屋。至其生活程度，有如下表，尚不甚高。惟邊僻鄙陋，耳目極苦。書報寄

品名	數量	價價	備註
米	每百五十斤	七元	新上市者頗昂其 餘尚不高 均甚賤
肉	每斤	二角	
雞	每二隻	一元	
雞蛋	每百枚	一元二角	
蔬菜		無定價	
菓屬		，，	
房屋	每間	約一元半	
俄國布		無定價	
綢緞	每尺	一元半至三元	

遞，已實不易，當局又復百端扣留，是智識方面之苦。舉城無一娛樂機關，孤陋乏味，是精神方面之苦。而環觀全城市民，均屬嗜好鴉片，遂致鳩形鵠面，一望生厭。言語則常識不足，舉止則暮氣沉沉。獨每

逢廟會，反奔走若狂。其餘博奕狹邪，尤為一般人民消遣之良法，事固可懲，情亦可憫，欲救斯弊，宜提倡平民教育，增設高尚娛樂場所，並嚴禁弱種貧民之煙毒始可。

新省地廣人稀，工資因較他處高，凡修髮沐浴，均昂其值，且不能滿人意欲。如多移技師工人前往，必受歡迎。

迪化雖無劇場之設，幸尚有京戲，時於廟會中觀之。惟藝多淺薄，優孟衣冠，粉墨登場，聊勝於無而已。除京戲外，尚有所謂梆梆子、米胡子等，表情頗能入神，惜辭句欠工，有傷大雅。其音咿咿，為秦腔之一種，恐由甘肅省所流入也。

迪化處全省之中央，為政治、商業、農業之重心，民富物豐，包含獨厚，獨惜人事未善，奄奄垂斃，缺乏一種青春的生氣。幸十餘年來，未遭兵禍，故能足衣足食，尚無慘淡景象。人民安居樂業，泰然無事焉。

十名勝

(一)公園 民十後，全省釀金創立公園於迪化西大橋，靡資十餘萬，佔地數十畝，中塑前督辦楊增新銅像，藉為楊督紀念。其地茂林清泉，沉靜雅麗，有池沼、亭榭、畫艇、彫閣之屬，中西參半，為新省首屈一指之名園。每屆春秋佳日，仕女如雲，熙熙攘攘，甚形熱鬧。仰首西視，則為紅山嘴，山巖壁立，頗為奇兀。上建梵宇，香煙甚盛。秋夏年多廟會，遊客尤多，且有不惜遠道跋涉而來者。

(二)農事試驗場 場址在東門外，距城里許，中多花卉，香氣溢人，有亭閣二，可拾級上登，遠眺四野。惜地方狹小，侷促無旋身之處，且年久失修，圯廢日多，致游人漸減，亟宜設法整葺始可。

(三)水磨溝 在東門外，有二十餘里之遙，車行約一小時。沿途空曠，樹林鮮少，而峯迴路轉，漸見涓流。至則草木葱蘢，鎮市在望，山巖泉水，至足怡人。有水磨數處，巨輪颺轉，機聲隆隆，土人利用水力，藉以磨麵。命名之由來卽自此。過此前行，地勢愈高，風景益美，古樹參天，蒼翠欲滴。入門後，拾級上升，平宇數間，寬宏壯大，旁多聯語匾額之屬，爲游人吊古，危臣思君之舊作。惜塵沙蛛網，不能久坐，俯視流水涓涓，樹木扶疏，則又不忍遠離。過此越嶺而前，景色愈美，水聲益急，細玩清泉，冷冽異常，令人寵辱皆忘。而自高下降，匹練橫空，大有瀑布之美，尤足嘆爲觀止。其旁有亭榭朱欄，可供憑眺。夏時游人紛至，實勝服一劑清涼散也。是園爲清季戴瀾成新時所建。就勢佈置，得天然風韻，土人稱爲瀾公園。雖距城甚遠，游人亦不惜命駕頽臨焉。山下有機器局，局旁有溫泉，水多鹹質。浣衣者，浸漬稍久，取而曝之，卽潔然無污云。

(四)南山 雖城甚遙，處地極高，往游者，須費五六日光陰，始能瀏覽全勝。車行一日，可抵山麓，再捨車易騎上升。山中有寺刹，可休憩，飲食均備，無用裹糧。山中古樹蔽雲，瀑布飛地，幽邃涼爽，使人作出塵想。而氣候甚寒，雖在盛夏，游人仍須摧帶棉衣。故避暑者必豐其行裝。熱稍退，卽須過返，其冷有如此。

十一 結論

就迪化之地勢，天產而言，實覺前途無限，獨惜人事不足，致一無可述。當遜清末葉，袁大化撫新時，頗具刷新志願。實業人才之訓練，工廠機器之購置，全城馬路之規劃，在在積極進行。不幸鼎革事起，袁氏匆匆離迪，後起無人，遂使十七年來，一無寸進，連前番經營之苦心，棄之惟恐不速。此則游新者，不得不爲迪化惜，更不得不爲袁氏悼焉。深望今後之新人，力矯前失，從事建設。並盼國人，共謀開發之策，務使此一片寶藏豐富之廣土，不僅爲地理上之一專門名詞，可望而不可卽，致爲強隣所併吞，則獲益者豈僅新疆一隅已也。





新語林

羅馬尼亞農民黨的偉大

領袖麥紐

哲生

的國境內諸小民族了。

這位羅馬尼亞的新總理，一八七三年，生於

匈牙利東部德蘭色爾伐尼亞省塞姆劉爾塞

爾凡尼伊(Simleul Silvaniei in Transyl-

vania) 地方。此時這地方，還屬於匈牙利版

圖，由國王約瑟夫治理。麥紐一家，數世以來，執

律師業，自然他也繼承了祖業。他求學於匈牙

利首都布達佩斯德及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後

在亞爾巴烏利亞地方的神學院做法學教授。

在昔匈牙利境內羅馬尼亞人的地位，是非

常痛苦的，這原是屈抑的小民族，一般的命運。

匈境內的羅馬尼亞人，對於羅馬尼亞本境的

同族人，雖同情甚深，但如果有一紙隻字，或斷

有平民的人格，領袖，終究是平民的福音。

近見路透社的電報說：羅馬尼亞，自全國農民

黨領袖麥紐起而組閣後，施行變政程序：有新

聞檢查廢止，各處戒嚴令撤銷，邊界一帶採行

改良方法，內務部警告全國警察勿虐待罪人

諸項。人民原是和平的鴿子，用不着赤眉白眼

地，拿什麼狄克推多，什麼軍事戒備來呼嚇的。

在全世界緊張壓迫的政治空氣中，聽得這樣

一段消息，不禁透一口蘇甦的氣，而真的民主

主義的憧憬，不禁浮現在眼前了。

羅馬尼亞新總理伊烏劉麥紐 (Iuliu

Maniu) 之得起而握政，確是由動心忍性，意

志堅決而來。他生而為那人人怨恨的匈牙利

王的順民，他為匈牙利境中羅馬尼亞血統的

同胞們奮鬥，奮鬥的結果，他竟能親身看見他

的故鄉德蘭色爾伐尼亞幾百萬的羅馬尼亞

人統一於大羅馬尼亞之下，且成了這個國家

的政治首領。他久負盛名是替匈牙利境內小

民族羅馬尼亞人作鬥爭的領袖，現在則成了

大羅馬尼亞的政治首領，而自己轉要對付他

言零語，涉及於此類同情的表示，則其人便要立刻受到匈牙利政府嚴重的處罰。自一八九六年迄一九一六年間，德蘭色爾伐尼亞的羅馬尼亞人的新聞記者，人數既多，又直言無忌，致積聚起來的罰款，共付二十五萬金，所受監禁的判決，共達幾百年的總年數；這都是因為發言觸犯了匈牙利政府。處此情形之下，德蘭色爾伐尼亞的羅馬尼亞人，不得不從政治上來作自衛之計，來選出他們自己的代議士。這些代議士，在匈牙利的議會中，成一個少數團體。一九〇八年，麥紐被選為代議士，並很迅速地成了羅馬尼亞勢力的領袖。他同別個小民族——如塞爾維，克羅脫，斯洛伐克等民族——的領袖合作着，那時匈牙利政府非常注意他。有一回一個羅馬尼亞牧師的妻子，為政府拘罰，並與監禁，原因只不過因為這婦人手交麥紐一個花束，上面縛有羅馬尼亞國旗色的帶子。此案一出，他便在選舉場上為底柴伯爵——匈牙利內閣總理——所敗了。

德蘭色爾伐尼亞之羅馬尼亞同情者的領

袖：這樣一個光榮的頭銜，他終於獲得了。一九一五年，德國與奧匈連合起來，要使羅馬尼亞投入歐戰的戰雲。德王最先商之麥紐，麥紐不受。奧匈政府，見他不受利用，就命他赴前方為破隊官長，雖然他是久已免了兵役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中的同盟側急速崩潰，於是麥紐起來了。德蘭色爾伐尼亞的羅馬尼亞人，和羅馬尼亞本境的國人，起來組織國民委員會，以謀統一大羅馬尼亞，共推麥紐為領袖。未及一月，他已在維也納集合一七〇〇〇〇人的軍隊，——他甚至有能力派兩連隊開赴潑拉格助捷克人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羅馬尼亞人的全國會議宣佈德蘭色爾伐尼亞與羅馬尼亞連合，麥紐任行政會主席，治理德蘭色爾伐尼亞，直至一九二〇年。德蘭色爾伐尼亞與羅馬尼亞合一的工作既經完成，麥紐自然得在羅京布加萊德脫作德蘭色爾伐尼亞代議士之一。自一九一九年以來，他為國民黨領袖，該黨目的，係在集合民主主義與國家主義者，該黨又於一九二六年，

勢農民勢力連合，以反對那時在羅馬尼亞有與力的貴族集團。麥紐自一九一八年以來，即處於反貴族勢力的地位，只有一小集團的代議士幫助他。

麥紐與農民相連以後，便開始向當時羅馬尼亞的不蘭丁諾（Vințila Brătianu）政府進攻，讓他加入混合內閣的提議既被拒絕他的力量乃日益顯著。去年三月，有六〇〇〇〇農人，到布加萊斯德，五月，有二〇〇〇〇〇農人，集於亞爾巴烏利亞，當時有大游行示威。惟麥氏却從中阻止，不使暴亂，總算得免意大利棒喝團直趨羅馬這類的政變。示威以後，不蘭丁諾政府乃提於三個月內辭職之議，麥氏方面，仍繼續進行。

不蘭丁諾政府勢力日弱，去年十一月初旬，羅馬尼亞七歲幼主名下的攝政會（Regency Council）提議請不氏辭職，他辭職後，一禮拜內，麥紐出而組閣，閣員皆是羅馬尼亞農民黨人物。

麥氏同黨中，視麥氏之起為不流血的革命。

農民黨大起而無衝突流血之劇，這確是麥氏之功。因為自大戰以後，已得選舉權的羅馬尼亞數百萬的農民，對於政府，久蓄惡感，久想在國政上有較大的參預。農民的暴動，已久在羅馬尼亞人心目之中，初不料其經過是這樣的和平。

麥紐組閣以後，對於反對者的對付，自然在所不免。不過他近所宣佈的光明的施政程序，却可減弱不少反對之力。他的程序包含種種

匈牙利的吉卜賽人

哲 生

——匈牙利是歐洲吉卜賽人的本原地——

吉卜賽人，是歐洲漫游無住的一種民族。其始是高加索人種之一，分部落而集合。十四五世紀間，流入歐洲，散佈土耳其，俄羅斯，匈牙利，西班牙，英格蘭各地。其中雖有一部分已在上述諸國中有其定住的生活，大多數尚保守其游牧習慣，而漫流無定。他們的事業，是金屬工匠，蹄鐵匠，而音樂，算命，及販馬尤為其族之傳統的職業。但除此以外，也有些的做剪徑及其

他農業的設施，大得農民之心；為猶太人爭得平等權，大有助於羅馬尼亞的財政地位，對於外國資本，取較寬大的態度；對於境內少數的匈牙利及日耳曼民族，取溫和政策，大可增進羅馬尼亞對日耳曼及匈牙利之關係等等。

上述麥氏施政程序中，最後的一項，尤見其偉大的政治家之懷抱。因為他自己曾是大國中少數民族奮鬥的領袖，一旦執一國家之政，決不肯以自己昔日所受者施諸人了。

不名譽的生意的。所以在英國他們特別受到迫害，各國亦都歧視，不敢相近。獨匈牙利對他們向來寬大，惟近來政府，也下令強迫吉卜賽人，拋棄其游牧生活的習慣，而過定住的生活了。

匈牙利政府的命令，要他們有定住的居所，要他們拋棄了奇怪的習慣，要他們穿歐洲流行的衣服，要他們說匈牙利語。這命令所要求

的如見諸實行以後，則在歐洲殘留着的一幕中世紀的奇景，又將滅沒以去了。

對於這個命令，吉卜賽人的領袖賴芝萊斯認為操持過切，決難即刻實行。這樣的警告，他已經對匈牙利政府表示過了。照命令的規定，則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以後，吉卜賽人的生活種種，如道旁黯穢的幕帳，兇相難看的男子，坐在火邊，服裝奇異的女子，赤身裸體，嬉戲幕邊的小孩，凡此種種，都要在匈牙利境內消滅了。他們從此只好安定營生，告終了浪漫自由的生活，而對政府納稅的責任，也從此逃不脫了。

按匈牙利境內的吉卜賽人，在歐洲的吉卜賽人中，佔了特殊的地位。而匈政府的命令，又禁止別處吉卜賽人入境，這就是對全歐洲的吉卜賽人下了一個打擊。因為吉卜賽人流入歐洲之始，即選定匈牙利為其總歸之所，由此而分佈各國。凡吉卜賽的隊伍，都從匈牙利經過或出發。而專在匈牙利流動的，實是吉卜賽人中的貴族了。匈牙利吉卜賽人的統治者，現

在遺收受歐洲各地吉卜賽部落的報告和通訊，隱然統領了全歐的吉卜賽人。

匈牙利的吉卜賽人，還有一個特殊情形：即他們已成了馬扎爾人音樂習統的保存者，也是匈牙利國家音樂的代表者了。因為匈牙利的樂曲，久已混和了東方的意趣，與吉卜賽音樂的繁節了。吉卜賽人也自詡為匈牙利音樂的創成者。

因為吉卜賽人是遷流無定的，所以他們在匈牙利的人數，不能確計。約略估算，大抵在四〇〇〇〇人至六〇〇〇〇人之間。此數又並未將定住之吉卜賽人包括在內。又許多之職業的吉卜賽樂人，也不包括在內。此數所概的，僅指那些習於游牧生活，匈牙利人特名之為浪蕩的吉卜賽人而言。原來吉卜賽人與吉卜賽人之間，定住者與非定住者之間，職業的音樂者與非職業的音樂者之間，各相歧視，極為嚴格。定住者呼非定住者曰格來比克沙（Glebesore），而非定住者呼定住者為可他賴（Kortarar）。他們互相詬恨，互相輕視。流蕩

的吉卜賽人，甚至不肯將女兒嫁與職業的吉卜賽音樂家為妻。他們以為凡定住下來，取得了藝術家的頭銜的，都是吉卜賽民族習統的破壞者。

流蕩的吉卜賽人，在匈牙利國境中，大小成羣的分散各處。不過每隊的人數，總不超過四十人。各羣各有所屬的部落。一部落中的各羣，雖相互之間，距離甚遠，但他們無不保持其強度的部落意識，無形中團結甚固。每一部落，必有領袖一人，稱曰胡愛伏第（Wevodé）。他指揮部落中的共公事務，解決涉訟事件，並有權使部落中男女婚嫁。他能以狄克推多的權威，處理一部落的命運。胡愛伏第的職銜，係世襲的。當位的胡愛伏第一死，他的長子即行嗣位。惟每一部落，雖有一個胡愛伏第，却沒有統領各部落的總胡愛伏第。各部落自為獨立，不相統屬。每一胡愛伏第的威權，僅及於其所屬的部落之內。

同一部落下的各隊，相互間有繼續不絕的接觸機會。他們雖沒有郵遞的辦法，又不能讀

寫，但他們能以某種神祕的記號，刻在道旁樹皮之上，或以紅色繪在村農住宅的牆上，以互相交通意思。這些記號，或報告一隊進行的方向，或報告一隊所遇的困苦，或警告後來的一隊，有警兵偵緝嫌疑犯，追蹤吉卜賽人，而囑其戒備。

一隊吉卜賽人經過歐洲的鄉村中，便是一個奇異可觀的景象。有幾個男子，騎在馬上。大部分的人員，則坐在大車中。這些大車，便是一家坐臥之所。男子的穿着，頗為襤褸，但雖甚窮，也必穿一件領衣。領的鈕扣，是銀製的。女子穿的衣服，則頗為炫目。她們喜歡濃重的顏色，大抵是紅色或黃色的斗篷，綠色或青色的裙子，還有多色的絲巾，粗大的金的耳圈或手鐲。吉卜賽隊中，很有些美麗的女子。從她們的氣質中，頗可看出東方人的原素來。她們的成熟期，要比歐洲女子為早，大抵十五歲左右便嫁人，三十左右，便被認為老婦人了。

吉卜賽女子，稟性雖較凶悍，但戀愛的浪漫史，是不常有的。吉卜賽女子，認婚姻為神聖的

事件。她們對夫婿的忠實，匈牙利人常引以為喻。但她們與馬扎爾貴族偕逃的故事，也不免發生過。匈牙利貴族中人，溯其祖先，必不免有與美麗的吉卜賽女子為耦的。以先匈牙利與意大利接壤處的佛盎姆地方的長官亞力山大、挪可伯爵的祖母，就是一個吉卜賽女子。而擺龍斯台尼耶利一族中，也同樣地有過吉卜賽女子的血胤。不過一個匈牙利的貴族與吉卜賽女子相接近，乃是一件冒險的事體。一對相愛的男女，如果私奔，則男女都有被處死的可能。因這樣的一對結合，將被全個吉卜賽部落，認為恥辱的事體。如果機會可能的話，他們會出重大的代價，來對這一對男女，施以報復。

這種浪游的民族，他們是依恃何事以為生活的呢？他們最能耐的事業，是算命 (fortune telling)。吉卜賽女子，非常自信有精神感視的能力。而匈牙利農人，也同樣地深切的有這個信仰。所以凡是吉卜賽人大隊駐息之處，匈牙利鄉村中的農婦，便成羣結隊的趕攏來，要求吉卜賽女子，從卡片或掌紋上，來預告他們

的命運。吉卜賽的男子，則以販賣馬匹為業。如果沒有貨物販賣，他們便不惜做偷馬的勾當。吉卜賽人都知道一點小機器的手藝，不過他們不願做正當的工作，寧願做些小偷，和沿門求乞的生涯。鄉村居民，於歡迎中，同時存有極端的厭惡，就是這個理由。更有一種流傳頗廣而最能毀却吉卜賽人的名譽的，是說他們常常偷竊小孩，並逼使偷來的小孩們，去做乞丐，從中取利。這種情事，最近匈牙利官廳，雖沒有正式接到告訴，不過如果有一個吉卜賽的游行隊，在某處犯了一個凶殘的罪案，或在小旅館中謀殺了人命時，則別個吉卜賽隊經過鄉村，農人必繼起攻擊，於是政府便不得不保護他們了。

這些半開化的道路游浪者，決非僅僅是飄泊者和浪游者；他們乃是真的藝術家。他們的藝術，是由自然自己所教導的。他們天生的音樂才能，是很可驚異的。多數的吉卜賽男子，都能玩一兩件樂器。雖然他們並沒有邁過什麼音樂學校，但他們多數玩得很好。吉卜賽人有

一種特有的樂器，名曰新巴龍 (Cimbalom)。這樂器，一般人錯認為匈牙利原有的樂器。每當夜色初降，四野冥冥的時候，吉卜賽隊伍的營帳，或在道旁，或在林次，他們就以唱歌跳舞和奏弄樂器，消遣他們流浪生活中的光陰。他們唱歌奏樂，並不是為弄錢，只是為自己娛樂。在這些時候，他們大抵唱的是古昔傳下來的和歌，跳的是奇怪的東方色彩的跳舞。凡此種種，決不能在營業的舞臺上看到的。在那些吉卜賽人特有的古歌中，存有一點樸實的神祕主義。所以這些古歌，吉卜賽人決不肯在一個異族的白人（吉卜賽語稱曰派爾拿）面前歌唱。而他們的跳舞，又很類似東方部落中的神聖舞。他們歌唱時，空氣中充滿了吉卜賽天才的樂意的節奏，充滿了匈牙利音樂之熱烈顫動的和聲。那黑色橄欖皮的面孔，表示出神往狂歡的神氣。而女子之尖銳的對比的歌聲，和着新巴龍樂器，烘托成一片悲怨的聲音。當此時，這些道途飄泊，隨處生涯的吉卜賽人已不是苦惱的流浪子，却是快樂的波希米人

了。他們直要蔑視那安定生活的中產階級中人。因為他們不懂得生活之兩大享受——其一是自由自在的自由，其二便是藝術。

吉卜賽民族的藝術天才，在下述的這一流中表現得最充分。就是那些以音樂為職業的吉卜賽音樂家。他們已在全世界獲得了名譽和承認。音樂的才能，原普遍地潛伏在吉卜賽整個的民族之中，初不限於匈牙利境內的一批。如俄國境內，如羅馬尼亞境內，如西班牙境內，各處的吉卜賽人，都有很超越的音樂家，西班牙的吉卜賽人（特稱為岑加拉 *Zin Garas*）曾替世界產生了好幾個音樂天才者。如薩拉薩脫（*Pablo Sarasate*）和開薩爾斯（*Pablo Casals*），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兩個。不過在匈牙利，則吉卜賽的音樂家，簡直超越了全國。因此享受得特殊的地位。匈牙利民衆歡迎的音樂，多在吉卜賽人的手中。沒有一個跳舞場，沒有一個娛樂場所，沒有吉卜賽人組合的音樂隊。每一個小村落，必有一個吉卜賽人音樂隊。大城市中，吉卜賽人樂隊更不一而足。許多的

餐館，許多的加非館，總雇用吉卜賽樂隊，以娛顧客。你如偶而散步於布達佩斯德城中著名的大林蔭路，你總能聽到吉卜賽人管弦合奏的特殊的樂聲。這樂聲，便是從那加非館夜總會等處流佈出來的。這些吉卜賽音樂隊，所得薪資，比較的並不甚大。他們進款的大部分，乃是從客人所賜的小賬上來的。他們收集小賬時，用一個盆碟之類的器皿，客人們就擲錢在這個上面。吉卜賽樂隊的領袖，曰潑里麥斯（*Primas*），他於每半小時中，持盤擲袋，向全場收集賞錢。每次收集，頗為不資。

吉卜賽人從不如一般職業的音樂家，以職業的態度奏技。他們從不用樂譜。他們總不會受過什麼有系統的音樂教育，所以完全不能讀樂譜。玩弄一種樂器的藝術，乃是由父子間，親身授受而來。吉卜賽兒童，生長於音樂之中，既達了略知人事之年，他已於無意中，知道了許多歌曲，而能不用樂譜，玩弄樂器。真的吉卜賽人，他不但玩弄音樂而已，他且於全身的每一莖神經中，感此音樂。他以身體之奇怪的舞

態的動作，隨伴着和樂的節拍。他的面部，有一種特殊的表情——他乃是他的音樂所寓精神之肉身化者。就在這個時候，那音樂團的領袖，乃起身趨近聽衆中的一個，（特別是這個人賜與不多的時候。）他眼中發出神祕的光，臉上表出求恩的苦笑，開始奏弄哀傷的匈牙利曲調。他奏弄時，他的面孔非常地接近了你的面孔，他的提琴，幾乎要觸着你的身體。他那嚴肅的發光的眼睛，動也不動地釘住了你。在這種情形之下，聽着這樣的哀聲，那簡直處身於受審問的情形，而不是一種愉快了。

馬扎爾人一般地不以吉卜賽人為僅僅的一個受雇的娛客者。在馬扎爾人的眼中，吉卜賽人是一個真的藝術家。他也以藝術家的身分受了待遇。當曲終弄畢的時候，坐客引杯舉觴，共進香檳，雜坐歡愉，樂聲未歇。吉卜賽人，則移其坐椅近聽衆之桌，與聽衆舉杯相屬，受人贊頌。這在吉卜賽人很是坦然平常的事體。在這些場合上，雖驕傲的貴族——即匈牙利國中最高尊爵中的人物——也不以與吉卜賽

人共食共飲爲不當。說也很奇怪，這習慣竟流布於全個歐洲。試舉一歷史上的故事爲例。俄柴尼古拉司第二曾召某匈牙利吉卜賽樂隊入宮演奏。時過中夜，既告曲終，吉卜賽人得俄柴之允許，與所請來之貴賓，就桌雜坐。這原是一件非常榮寵的事體。所以此吉卜賽樂隊，既返其故處，其中有一個人會很驕傲地敘述這件事，且說：『於是我們就與那些最高貴的人物，共桌而坐。這乃是一個王，問一個吉卜賽人；又是一個王，問一個吉卜賽人呢！』

那把匈牙利的音樂流布及於世界各處的，是匈牙利的吉卜賽人。許多有名的吉卜賽藝術家，得到外國的聘請。著名的巴爾第(Boldi)，他曾在法國巴黎格爾特旅館演奏多年，其人便是一個匈牙利吉卜賽人，他的真名，曰巴爾第巴洛夫(Boldi Balogh)。此外如班大(Marezi Banda)如柯最(Anthony Kóceze)，如賴次(Laczi Rácz)，如倍爾克斯(Bela Berkes)等，都會旅遍全歐，得到聲譽和金錢。他們都是匈牙利的吉卜賽人。

在布達佩斯德地方，吉卜賽的音樂家，住居於城中一定的地點。這爲吉卜賽藝人佔據的領土，凡三處：一曰沙羅克薩利路，一曰馬達須街，一曰弗斯克街。凡道經這三處的，總可聽得從每家屋子中，流播出來的樂聲。在那裏，四五歲大的男小孩，已學習玩弄幾種樂器。那看到纔只六歲大的吉卜賽男孩，手執提琴，其大適如這男孩的身體。他把提琴放在頰下，替駐足的路人，奏弄一曲。像這樣的情形，也是常見的事。這小朋友的帽子，放在他的身邊，聽衆也知道他們的責任所在，是要探囊出錢，投向此帽。在這些街上，有幾所特殊的演奏廳，供吉卜賽樂隊演奏之用。有加非室，專門供吉卜賽音樂家的聚會。還有許多小雜貨店，售賣五顏六色的絲織品，供吉卜賽音樂家的妻女購用。吉卜賽的婦女稟自祖先天性，愛好穿着繽紛如畫的衣服。

吉卜賽人，有一種先天存在的部落精神，逼使他們與匈牙利人分別開來。即使他們定住了下來，他們也要住在特殊隔離的區域。在匈

牙利首都，他們的特殊區域，是上述的三條街。在鄉村僻處，有也吉卜賽人的特殊領域，稱曰吉卜賽村(Gypsy village)。在那裏，他們居住着，同匈牙利的人口分別開來。他們住的，只是卑陋的小舍，仍似流浪之日，所居的幕帳。即那些較開化的，較有錢的吉卜賽人的居所，也與匈牙利一般農人的居所不同。他們的，是比較較的爲更華美，有他們特殊的東方風的裝飾。有許多吉卜賽人，比較的算已經從他們種族所久陷的低下的社會層中，鑽頭出來，而成爲公司中的書記，商店中的商人和一般的藝術家。他們已是匈牙利社會中普通的一員了。

教流浪的吉卜賽人定住下來，這是長久在匈牙利政治家心目中的一個老問題。政府對此，曾定過種種計劃，但沒有一個可行。阿須杜克(Archduke Joseph)是一個研究吉卜賽言語文字的熱誠的學者，曾以匈牙利文寫成吉卜賽文法一書，名曰Romano Csibakero Sziklaribe。他曾設法過，將許多流浪的吉卜賽人，定住下來，地點就在他自己

的產業地。不過就是這一方由他集合的小小的吉卜賽人殖民地，也不能持久，他死後，便都星散了。

最近過去的一個嘗試，要把匈牙利境內浪游的吉卜賽人定住不移，其終局也頗為可笑。大約二十年以前，匈牙利政府，決定要對付這個問題，於是指任亞力山大若望諾維克斯氏，及內務部長，與政府全權委員，專辦此事。若望氏以極大的熱誠，對付此事，並定出計畫來。其計畫，且受一般專家的贊許。也下了一條手諭，命吉卜賽人終止他們流浪的生活。一面供給他們美麗的居舍，費用由政府出資。當時吉卜賽人接受了這條命令，似乎非常感恩。時至深秋，居舍都已準備完竣，可以遷入。初雪既降，吉卜賽人成羣的遷入這些居舍，感恩於政府的父母政策。到了十二月，路旁竟看不見一個吉卜賽隊伍了。

當時若望氏頗受政府獎飾，政府方面，且認吉卜賽問題已經解決了。不料天氣一行回和，這些定住下來的吉卜賽家屬，竟一個一個的

溜之大吉，政府所建屋舍，仍舊是空無人居。

現在匈牙利的政府，又下嚴重的命令，要境內吉卜賽人定住下來。也許這次，不致如若望氏的失敗。因為時間過了二十年，匈牙利一般生活也有了變遷。全國的文化平面既提高了不少，而工業化的程度，也一年高似一年。這兩件

痛感的意義

人的心理，決不肯接受事物，如其本身所示。所以吾人日常視聽動息中，往往雜有錯覺幻覺的分子，至少把事物擴大了範圍，或縮小了領域，因此改變了事物的本量本質。關於痛苦一事，也有這個情形。

在人類任何時代中，痛感磨難了人的精神，也磨難了人的身體。古代時，人有痛楚，常向祭司僧徒請教，而不向醫生請教。所以痛楚在宗教的獨斷上，有牠顯著的地位。

在希伯來人的習慣，則痛楚是償罪惡的一種懲罰；篤信者往往以為作惡之人，其有生之日，日日在痛楚之中。即使及身興盛，也希望他

事，都於浪游的吉卜賽隊伍有所不利。匈牙利是歐洲吉卜賽人的主營，匈牙利，既解決了此問題，則全歐的吉卜賽問題也易於解決。眼看法羅 (Pharaoh) 的子孫們，不得不告別了過去的波希米生活，從浪游的道上，走向工作和公民的大路上去了。

哲 生

有地獄中的痛楚，積儲於後來。印度人有一種普通的信仰，即以今世所受之痛楚，與苦難，可使受者，贖却未來世界中之懲罰。而婆羅門教中的說法，則以受難為得到功績的塗術。那為禁欲主義的基礎的，也是這同樣的信念。禁欲主義的實施，就是以受苦與不適為可貴，而有意尋求之，以平上帝之心，以避上帝之嫉，更由此激起上帝的同情，其間或竟向往於一種最高的動機，以抑制肉身，斬向精神為鵠的。這些信仰，就近代人的眼光看來，則我們果然不必附和實利主義者之言論，認痛楚為等於罪惡之物。但我們決不會附和於上述這種信仰，以

痛楚爲對罪惡之懲罰，或以此爲上帝有意測
試吾人堅定之力的嘗試。我們也決不願把自
己伏下來，忍受痛楚，以楚痛爲吾人肉體所具
諸惡害之一。

由歷史的詔示，則痛楚爲物，已失却了牠的
可憎性。我們現在知道，痛楚這東西，乃是生命
的導衛天使。只有肉體孱弱時，痛楚才不被覺
着。當身體陷於無感覺的程度時，則身體或局
部地，或整個地，失却牠對生命的把握。然則什
麼東西變動了我們的信仰呢？是不是因爲我
們眼看好人受痛楚，而惡人享全健的身體乃
不滿足於舊信仰呢？這變動的根據乃由於吾
人明白了痛楚所向之鵠的，且對牠在自然秩
序中所盡的部分責任，有了更深的知識。原來
痛楚之爲物，是自然之神所持以保護人類生
命的勝利券呢！

最容易了知的最簡單的痛楚，是由單純創
傷而起的痛楚。一根針刺入皮膚，則引起痛楚。
這痛楚，輕而尖利，而快捷。牠儘足以使人即刻
注意於創傷之處，因此可阻止針頭，不再深入

皮膚。如果這針刺入很深，則痛楚會繼續緊張，
繼續使人注意於受傷的部分，因此人的皮膚，
得受保護，且於必要時，施以處治。在這裏，痛楚
之爲物，好像警察吹的哨子，與人以速疾的警
告。

如果創傷更利害點，例如一個人從梯子上
墮下來，折傷了一臂，此時痛楚，有一個較廣的
功用的鵠的，即牠也像上邊所說的一樣，引導
人的注意，於創傷的部分。如果把折傷的臂，休
息起來，則痛楚少減，但略一動作，便痛楚激增，
於是手臂很緊張地要求休息。由此，牠乃得使
鄰近的組織——如肌肉神經血管等等——
不致受碎骨尖的傷害。更由此強定患者一段
休息的時期，庶幾於寧靜中，得生療治的效力。
爲創傷的部分規定一個休息，乃是痛楚的主
要功用之一。這種現象，見於創傷之中，也見於
疾病之中。最利害的痛楚中，有一種是胸膜炎
的痛楚，就是肺的覆膜的發炎。這痛楚，爲吸氣
所激起，其情形一如刀尖猛刺。爲避免這痛楚
起見，患者不意識地使呼吸寬鬆，使良好這邊

的肺，多負點呼吸的責任，而受病這邊的肺，得
以休息。同樣的例子，可以舉出許多。凡曾患過
痛風症瘋濕症的，多知道運動受傷的關節時
的痛楚。但也有些痛楚，不能以休息平復的，如
齒膿症的痛楚，並不要求休息，却要求施以動
作。如齒膿在齒根處，則自然趨迫患者情願忍
受拔牙的痛楚，他寧願失却一顆齒，以免全個
身子受齒穴中所遺毒質之害。

有時情形較爲複雜一點，如在不受病的部
分，反感到了痛楚，因此本來是齒膿痛，但患者
覺爲耳痛。本來是大腿關節痛，患者乃覺爲膝
部痛。在這些場合下的痛楚，稱爲涉及痛楚
(referred pain)。常常兩個官器，因爲同一神
經所轄，致起此種參互的紛亂。在別個場合上，
有病的官器上所布神經，並不能傳痛覺的衝
流及於大腦，於是患者乃感到痛楚在身體之
別一部分；因爲這部分，適與患病器官，在神經
系統中處於同個段面 (segment)。例如有些
心臟病，其痛楚不感在心臟本身，卻被感在臂
上。病劇時，則痛楚及於指尖。因爲臂上神經與

心臟上的神經，同在一個段面之中。

人的身體各部，並非平均地一般能感到痛楚。皮膚是身體中最特殊的能感痛楚的部分。牠是一個保護身體的包裹，這包皮對於身體的重要，正不亞於氣球外壳對於氣球胆囊的重要。皮膚略有創傷，便激起痛楚。食道的各部分，就任憑你或割或燒，都沒有什麼感覺。但牠如被伸張或壓緊，則腹內便生絞痛。在事物之自然程序上，腸如受割或受燒，則皮膚必先受傷，傷的警告，自然有皮膚去盡責。不過腹內的腸，也許因被阻礙而致伸張，或因毒質而受刺激，則其身體困難的警告，發為腹內的絞痛。這種痛楚，使人不能寧息；患者甚至會身子打滾。

由此不寧的動作，隨意筋乃起行職司，幫助腸子的肌肉蠕動，以排除阻礙，或幫助牠排出毒質。腹部的絞痛，由肌肉抽搐而起，而腸之為物，最富於不隨意的肌肉纖維。牠如受意志的控制，牠便很能感痛楚了。又如腎臟與肺臟兩個器官，其所有肌肉纖維，非常之少，因此很少有痛覺的地位。牠們因有這個缺點，所以人類便

大上其當。往往疾病已深入了肺臟，才表病象。醫生的診斷毒瘤，其最大困難之一，就在牠於侵入之初，病者毫無痛楚。有一種病，神經系統，受了攻擊，而傳導痛覺衝流的纖維，先受了傷害，於是患者的指頭乃略無痛楚感覺，雖對於觸着的感覺，仍舊存在。這種指頭不覺痛楚的情形，是很可駭怪的。任憑你燒，壓，甚至別却，也不覺得。牠們完全失却了感痛的能力。如果我們想像整個身體陷於這樣的情形，則將見其人橫臥路上，任車輪碾其四肢而無懼了。痛楚之來，非常緊張，其鵠的就在促人趕緊

蘇俄的科學

朝陽

蘇釋患處。一個手指受擊時，其縮回的衝動，決不可以輕易抗拒。這縮回的動作，乃是一種非意志的動作，是不意識地立刻發動的事實上，牠乃是一種屬保護型的反射動作。痛覺是這動作的心理隨附物，乃助力於此動作的。所以我們一旦明白痛楚是自然保衛人生的利器之一，我們便要避免痛苦，或拒絕去忍受牠，除非我們已明白了牠的鵠的。只有致痛原因，確無除去的希望時，我們才需要殉教者的精神去忍受牠。

現在一般人都把蘇俄看作洪水猛獸，既很怕她，不敢同她多所接觸，又嫉恨她，免不了要散播或接受一點過甚其詞的惡消息，以期止遏她的宣傳作用，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蘇俄也者，乃是政治專制，經濟困難，生活艱苦，學術衰落的一個國家，總而言之，各方面的現象都很不好。自然，我並不是要替蘇俄辯護，

說她實在各方面都是很好，我只要說，有幾方面，不好的程度，或實在要比一般人的想像稍差一點。

就如談到蘇俄的科學，通常總都相信，現在已是完全停頓，或說現在蘇俄沒有科學，只有共產學說。這種說話，在某時期，或會確係真實；但是現在，蘇俄的政府已經改變政策，情形和

從前大不相同了。

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這三四年裏面，蘇俄正在革命時期，國內戰爭隨處爆發，影響所及，研究科學的許多機關，如大學，醫院，實驗室，大都關閉，停止工作，或是改作別的用處，儀器，標本，書籍，或被搶掠，或連建築完全都被毀壞。那時候蘇俄的政府承認科學家是知識階級，應該根本打倒，另外創造一種無產階級的科學；科學家呢，亦大都不肯一時就承認，接受他的主義和政策；所以政府隨時都要同科學家們爲難，殺的殺，拘禁的拘禁，跑得快的就都溜到外國去，還有幾個科學家雖仍住在國內，也都包圍在恐怖的空氣裏面，朝不保夕，又因經濟困難，連中學教員都不能做，衣食不飽，饑寒交迫，平日幾本愛讀的書，甚至亦不得不拿去換麵包喫，許多研究材料亦都失去。

進行幾種科學的研究。他們夾在嗷嗷待哺的平民中間，領到了可以維持生命的一點魚和麵包，就不管一切危險，在那冷到零度以下的房子裏面，點着油燈，試做各種實驗。他們很容易買到各種試驗用品，他們很不容易看到什麼新出的科學書籍，他們同別國的科學家完全斷絕交通，得不到什麼關於科學的消息；但他們還是要繼續研究，蘇俄的科學終竟憑藉他們保留了一線生機。

一九二一年以後，蘇俄的局面逐漸穩定，科學的境遇亦逐漸變好起來。蘇俄當局所期望的那種無產階級的科學始終不曾出現，同時又從幾次災荒得到一種教訓，曉得科學和科學家對於他們的主義和政策不但沒有多大衝突，並可藉以解決幾個重要問題。於是特別組織一個委員會，計畫各種發展科學的方法；把從前那些研究科學的機關都恢復起來，並在那樣經濟凋敝的時期，亦還添設了幾個新的機關；各個大城都設一個大學，撥出許多很好的建築，作爲研究科學的場所，例如把從前

皇帝避暑的別墅（在 *Detkoe Selo*）改作幾個應用植物學的實驗室，從前薄利斯公爵（*Grand Duke Boris*）的別墅改作幾個應用生理學的實驗室，又把從前皇叔佛雷特米公爵（*Grand Duke Vladimir*）的宮室，改作科學家的招待所（*House of Scientists*），爲外國來的科學家住宿之處；至若那些著名的科學家，亦都設法招致，加以優待，例如郭佛雷夫斯基（*Kovalovsky*）是從前帝國時代的財政部長，現在亦聘他來做農事研究所的所長。

有人統計，俄國在一九一三年的出版物約三四、〇〇〇種，一九二〇年在蘇俄管轄之下，只有三、二六〇種，而且大都是宣傳品；但在一九二三年，就再加到一八、〇〇〇種，到了一九二七年，恐怕已經和歐戰以前相差不多；這種事實可以表明，這幾年來，一般知識活動已經逐漸發展。又就植物學的標本講起來，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這兩年所採集的數目很少，計一九二〇年只有四、〇〇〇種，一九二一年有

六、〇〇〇種；到一九二五年就加多到三六、七五一種，一九二六年有六〇、九六八種，一九二七年有九〇、六五〇種；可見最近五六年間，科學的研究已經復興起來了。

現在蘇俄科學研究的中心是國立的科學研究院。這個研究院的地址係在列寧格勒 (Leningrad)，就是從前的聖彼得堡。院長是嘉賓斯基 (Karpinsky)，一個很著名的地質學家。依據一九二七年的報告，這個研究院裏面共有五個研究所，就是：

1. 斯台克羅數理研究所——從前是一個物理實驗室，一九二一年斯台克羅 (V. A. Steklov) 設立一個數學研究室，同年就和物理實驗合併，組成這個研究所，現在分為數學、物理學和地震學三組，所長是育飛 (A. F. Joffe)。

2. 化學研究所——係以一七四八年創設的化學實驗室擴充而成，一九二四年改作化學研究所，計分無機化學與有機化學，高壓度與高溫度兩大組，主持無機化學的是克諾奇

夫 (N. S. Kurnokov)，現正研究礦苗和礦屬的分析，主持第二組的是易帕蒂夫 (V. N. Ipatiev)，現正研究高壓度和高壓度對於化合物之影響。

3. 杜苛契夫土壤學研究所——一八八一年成立，原來是一個獨立的委員會，由杜苛契夫 (Dokuchaev) 主持，一九一八年才併入科學研究院，現在有一個土壤陳列館，土壤圖表組，土壤測量組及土壤研究組。

4. 生物學研究所——一八八九年成立，原來是一個實驗室，現在的所長是帕符羅夫，主要的研究是反射和腦生理學。

5. 霞飛語研究所 (Yafetic Institute)——一九二一年新設，由馬爾 (N. T. Marr) 主持。

此外還有一個圖書館，一九二四年造成一座新屋，計佔地皮一二、五〇〇平方米突尺，內藏書籍約在三百萬種以上；又有一個生物化學與植物生理學實驗室，一個特設動物實驗室；又附設地質學館，礦物學館，植物學館，動物

學館，人類學人種學館，普希金 (Pushkin) 紀念館；又有八九個委員會，尤以天然物產研究委員會為最重要，範圍亦是最大，分出許多小組，莫斯科有一個分委員會，亦有許多小組，這個委員會係一九一五年依照佛諾慈基 (V. I. Vernadsky) 的提議而設，就由他主席。以上各種組織，不是新近添設，就是把從前的大加擴充。

科學研究院之外，列寧格勒還有許多獨立的研究所和實驗室。列寧格勒大學對於科學的設備，亦頗完全，科學的研究亦很起勁。列寧格勒有一個植物園，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一個寶藏；這個植物園有三、〇〇〇、〇〇〇種植物標本，差不多可以代表全世界植物種的百分之九十五，園長是易薩陳奇 (Isaachenko) 教授。

植物學和農學的研究為蘇俄所特別注意，因為蘇俄是農國，農民既多，可以耕種的面積亦是很大，既極有發展的餘地，近來食物的供給又成爲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非從科學方面

求一種解決的方法不可。蘇俄又想成爲一個工業上的獨立國，不必再事仰給於人，所以對於工業方面的研究，竭力提倡，這種研究以莫斯科爲中心，現在蘇俄研究工業化學和其他工藝的機關，全國約有三十，卻有二十個在莫斯科。

蘇俄現在所有的科學家，除上述幾個之外，還有植物學家僕羅定 (Ivan Borodin) 和郭令金 (Michael Golekin)，遺傳學家佛味羅符 (Vavilov)，植物生理學家馬克析莫 (Maximov) 和郭察契夫 (Kostychev)，細胞學家諾華興 (Nawashin)，生物化學家基析爾 (Alexander Kiesel) 和攏羅 (Alexis Bacl)，和心理生理學家拉薩雷夫 (Lassarev) 都很著名。嘉賓斯基和僕羅定資望最老，後者是蘇俄植物學界的泰斗，今年已經八十四歲，精神還很矍鑠。基析爾研究原形質的化學，成績極好，全世界怕要算着一個了。

蘇俄是主張男女平權的。許多女子，已婚或未婚，都同男子一樣替國家做事，研究科學的

也很不少。出名的有馬克析莫夫人和克拉蘇夫斯基夫人 (Mrs. Krassovskiy)，就在上述那個應用生理學實驗室裏研究，前者是馬克析莫的助手，後者主持幾種植物生理學的實驗，成績都是很好。

蘇俄現在的政府對待科學家們總算不差。就拿教授的薪俸來講，一個助教每月約得一百盧布，正教授約一百五十盧布，極著名的研究指導員，每月可以得到四百盧布，而政府裏最高的薪俸只是每月六百盧布，這還須在最高地位的人員才能這樣，至於政府裏的下級職員，最多每月薪俸，不過一百二十五盧布。

現在蘇俄的科學似乎比其他各國都更倚賴政治一點。蘇俄現在的經濟還是非常困難，科學亦受到很大的影響，不過蘇俄當局現在

確很鼓勵科學的研究，科學亦確在那裏繼續生長，發展。新近（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至十五日）開第六次物理學家大會，收到許多關於物理學的論文，成績很好，外國科學家去參觀的都頗滿意。

最後我引美國塞勿里茲 (William B. Smith) 教授的說話來做這篇文章的結論：「怎麼到俄國去？那裏一點東西都沒有。在現在各種情形之下，誰都不能工作。蘇維埃政府對於科學藝術或任何其他知識活動都沒有興趣。」這些話如果含有真理，亦只有很小的一點真理。我這裏所敘述的現在俄國科學，卻是另外一種情形……如果我讚美現在俄國的科學，那只因爲工作的質地，研究科學的勇氣和毅力。」

挪威鯨魚業之發達

孫錫銓

今日世界上一般人多承認鯨魚業爲一種專門之職業。最近挪威外交部報告，謂年來鯨

魚業逐漸發達，每年鯨油之出產量增加甚速，一九一八年時產量不過一四七、〇〇〇桶，而

今年祇春夏兩季已有七四五、〇〇〇桶矣。挪威鯨魚公司之投資總數爲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隆 (Kroner, 挪威幣名)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 平均每年所捉得之鯨魚約值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隆。夫挪威一小國耳, 人口不滿三百萬, 而其鯨魚業乃能執世界之牛耳。國人聞之, 不識將作何感想矣。

前兩世紀時, 此種有利之業務, 爲英美荷蘭三國人民所占; 迨十九世紀時, 挪威鯨魚業始稍稍興起, 而英美荷蘭三國則漸次衰落。二十世紀初葉, 鯨魚業已成爲挪威之重要企業。不少人民均赴遠方尋覓, 冀獲其他產地。鯨魚之出產品, 成爲國際貿易中之重要物品, 而鯨魚業則在挪威經濟上占一極重要之位置。挪威鯨魚業所以能占優勢之原因有二:

一、人民富於進取心;

二、人民之心情適於鯨魚業。
在英美荷蘭三國鯨魚業興盛時代, 其所捉之鯨爲格陵蘭種 (Greenland), 北卡坡種 (North Kapper), 及抹香鯨 (sperm whale)。

其捕捉之方法, 非常拙笨; 捕魚之帆船甚大, 置划槳之小艇, 遇鯨時則將此種小艇放入海中, 捕魚之人即於此種艇上以魚叉刺魚。上述三種鯨魚之脂肪甚多, 故刺死後仍能浮於水面, 於是捕魚人即剝去其皮, 將脂肪熬煎成油, 或直接運歸家中, 然後再作處理。

其後此三種鯨魚日漸減少, 捕魚之船因亦隨之減少, 而不少鯨魚乃又形出現矣。此種鯨魚多數爲芬蘭種 (Finer species), 體積較小, 游泳甚速, 脂肪亦較上述三種爲少, 故死後往往沈下, 因此舊式方法及器具, 對於此種鯨魚, 多不適用。

一八六八年時, 挪威捕魚專家斯文芳 (Sven Foyn) 改換捕鯨之方法, 不用魚叉及長槍, 而改用「魚叉鎗」 (harpoon gun)。捕魚之帆船亦廢止不用, 而以巧小玲瓏之汽船代之。煎油則改在陸上設立場所爲之。其後斯文芳之方法逐漸成功, 北海一帶, 各處皆設立場所。迨一九〇八年時, 挪威冰洲 (Ice-land) 設得蘭 (The Sheland), 喜布黎得

斯 (The Hebrides), 斯臂茲伯根 (Spitsbergen), 及愛爾蘭西岸等, 各處皆有。然經一九〇九年大捉以後, 北海一帶之出產又漸減少, 此種現象, 並非由於鯨魚減少, 其原因即爲南極冰地一帶捕鯨之利息較大, 故一部份人皆往遠處捕捉矣。

一八九三年時, 有一挪威探險隊往羅斯海 (Ross Sea) 捕捉鯨魚及海狗。結果雖未成功, 然路中曾遇見不少芬蘭鯨。當時因北方產鯨區域, 後日儘可力求發展, 且安置鯨魚之場所, 亦未預先籌備, 故並未捕捉。直至一九〇三及一九〇四年時, 有人發明船上裝置製油之機器, 遠處鯨魚業始漸漸發達。未滿十年, 南冰洋中已開設六十所鯨魚公司, 共有捕鯨船一百六十一艘, 陸上場所三十四處, 裝置製造機器之汽船凡三十九。

挪威人更研究鯨魚來去之行蹤, 證明北冰洋中之鯨魚, 決不遷至南方, 而南冰洋中之鯨魚, 亦決不游過赤道而至北方。同時並發明鯨魚每年祇有六個月較熱之時, 棲於近極一帶

之洋中，因此時水中產一種生物，名曰Plancton，爲鯨魚之主要食品。及冬季海水漸冷，此種生物亦漸死亡，故鯨魚亦多移棲溫帶，即於此處配合及生產，迨春季時近極一帶水中之生物重復生長，鯨魚亦即返歸故居。

第一艘裝置油機器之汽船甚小，祇三千餘噸，其工作亦限於製油，以後漸將船體擴大，使各種鯨魚出產品之製造工作，俱可施行。今日最大之捕魚船，約有一萬七千噸。

大戰時多數鯨魚公司皆停止工作。戰爭停止後，各公司多半皆恢復工作，且競爭甚烈，陸上之場所幾已棄而不用，此種現象，亦可稱爲

海上競爭。即以前鯨魚身上不用之物，今亦取之無遺，故近日一般人皆欲將完全之死鯨，取入船中，使全體均可有用。

一九一八年時，全世界市場上之鯨魚出產品，百分之四十七——六十五係挪威人所有。挪威人更於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克隆投資總數外，加上數百萬克隆，專造捕魚船及捕鯨器具。今日世界上二百七十一處捕魚場中，有二百十三處係挪威公司所造，即其他各國之鯨魚工場，大多亦須雇用挪威人爲經理，船長，船員，及工人，其鯨業之盛，可見一斑矣。

新發明的一種能力之學

最近德國的科學家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這個發明所得的結果，就是所謂「空間能力」(Raumenergie)，在將來必有很廣的用途，可以做物力的來源。這個新式能力的發現者，共有三人，一個是 P. Housner-ister 工程師，另一個是 J. C. Noegerath

工程師，還有一個是 Cohen 大學教授。他們三人在實驗的過程中，彼此不相聞問，都是做的獨立工作。這個發明，是由水的分解中觀察得來。水在分解時，必須消耗一定數量的能力，同時却又產生了一種壓力，這壓力逐漸增加，牠所需用的電流也逐漸減少。這種新的發

現，是違反從前一切物理上的觀察，經過許多實驗之後，方敢公布，作爲定論。現在我們敢於肯定的說，在水的電解的時候，壓力的產生，可以達到一八六五 Atmosphären。這個巨大的壓力，就是能力的一種形式，是可以隨時應用的。以前物理學家，把水這樣東西，看得有點神祕不可解。因爲水是不服從一切定論和定理的。在涼冽的時候，牠可以收縮到一定的程度，此後牠却又膨脹起來了。牠不像別的物件，不能由你任意榨壓的；牠對於每一個榨壓必盡力抵抗。這次發見的新式能力，好像以同樣的原則爲根據。因爲牠有一種特性，所以發明者稱牠爲「空間能力」。在製造石腦油的時候，也觀察到同樣的現象，但是人們尙不能够十二分的確定牠。可是到了現在，這能力的性質，大半已被人們知道了，且簡直可以應用於實際。現在人們實行應用牠起來了，一方面產生酸素和水素，並不耗費多少金錢，來供工藝的用途，他方面製造摩托機，以便利用在機內由水的電解所產生的不費成本的

壓力。但是壓力的高度既是達到一八六五 Atmosphären，當然只可在實驗室運用，尙不能應用於大的實業之中，而且找不着一種材料，來支持這樣大的壓力。現在我們做了一個精鋼的渦輪機，已能將二〇〇到三〇〇 Atmosphären 的壓力，移到工作裏去。

我們對於初次試用空間能力的機器，是不能夠希望牠有很大的工作能力。渦輪內，放着一個長圓筒，這筒中充滿了水，水的電氣分解，就在筒內舉行，由分解所生的二〇〇 Atmosphären 的壓力，於炸裂瓦斯逃出機蓋時，可增加至三 Atmosphären。這個危險的瓦斯，那怕受了高的壓力，究竟牠的炸裂性，不像我們科學所認識的那樣激烈。瓦斯和壓力，通統進到另外一個炸裂機裏去，於是馬上適用電火，瓦斯即行炸裂而變為蒸氣。這蒸氣出了

火室之後，尙有充分的壓力，能够在蒸氣機內舉行有用的工作。Housniaker 已經替德國國有鐵路製造了這樣的一個機器。同時他又製造了一個飛摩托。這摩托中所用的推動的材料，是重油和炸裂瓦斯的混合物。但是這一切只是利用空間能力的開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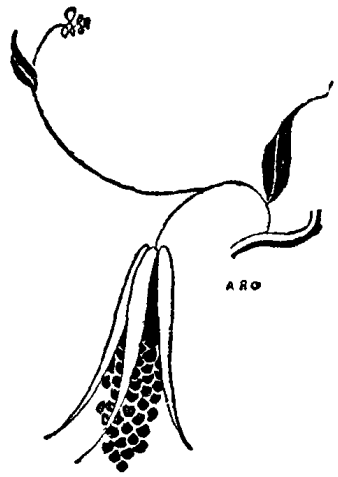
土耳其發現中世紀基督教的藝術珍品

哲

君士坦丁附近卡哈利地方的一個古回教禮拜寺，最近有一個工人，因粉飾壁牆，發現白墜內面有一幅精美的嵌鑲細工，繪聖母馬利亞死時的情形，天使聖徒紛紛圍繞，狀極華麗。此物頗為西方藝術之珍品，被隱於白墜下者蓋已五百餘年。

這一件嵌鑲細工，是十四世紀巴然丁藝術中的珍物，價值當在百萬金元以上。

先是工人粉飾牆壁時，發見一片金光，乃即報告宗教當局，轉知土耳其國家博物院。該院即派專家，前往完成剝去表層白墜的工作。全像既悉顯露，乃更請安哥拉中央政府處置，據說土政府主張仍放置該禮拜寺內，以求這件古藝術品的完整呢。



無名的犧牲

李李
健五
藻

着：爲國而死！效力天皇！每一株櫻花都枯嫩着，彷彿在回應道：「死罷！有血只有犧牲！」

漸漸這種通行的精神錯亂的症候，如一陣旋風，從小島上蔓延到了中俄交界的一個城鎮，這就是我們小史所要開端的地方。

二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到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的地面起了激烈的大戰。當時俄羅斯頗爲強大，海陸軍密佈東亞，舊有併吞全亞的氣焰；在這種恐嚇之下，維新不過數載的日本的朝野上下，戰戰兢兢，都亟亟以愛國主義相號召，整軍經武，大有劍拔弩張的情形。於是在積雪方消的二月六日那一天，在無辜的第三者的遼東半島，日俄終以兵戎相見。結果日本佔奪了中國的旅順口，宣告勝利。在那慶賀天皇福壽的萬歲聲中，於長年的杞憂之後，母親歡會了愛兒，妻子重見着愛婿，至於孤兒寡婦的悽咽，在鑼鼓喧天之下，很少人們再注神一聽，更不庸說聞後悵然了。

想一想那時的熱狂！在宮庭上，在議會中，在街頭上，甚至於在國民小學的教室內，在陰風霾霾的囚牢裏，都只見血在沸着，心在躍着，口在呼

秋言次郎住在哈爾濱已經有二年多了。這時維新的潮流在日本使思想界起了很大的變化，一般人便自然而然地喜歡和西洋士女交游，爲的多多吸得些更新更深的知識，並且洗去了那沈舊的精神上的壓迫。恰巧俄國米可夫夫人和她的女兒魯意絲小姐，因爲同聖彼得堡一般友人的齟齬，避居在西伯利亞。乃竟以非常簡單的經過，秋言次郎和她們相識了。

在東正大街路西口的巷口，秋言次郎發見了一所小花園，裏面裝點

着幾間小屋，似乎沒有什麼人居住的樣子；及至走近園門一看，不高不低，在門旁一塊長方的紅漆木板上，他便見到了這個廣告：

西洋音樂專授
女教授米可夫魯意絲女士
鐘點面商

這一天正是星期日的上午，天氣清明，是平常所稀有的日子，對於旅居外鄉有孤寂之感的青年，正是一個最適宜不過的蟲餌。在他這散步中，那有些使他微微自傷的，是他想着自己快要墮到一種浪人的生活，卻真非預料所及了。中學校卒業以後，和當時許多富於冒險性有創造精神的青年一樣，不滿意於本國種種方面的蒙蔽，於是他離開了那蒙着黑雲似的環境，在高麗、東三省、海參威和哈爾濱各地遊行，最後便住在這一個地方，設法營生，不覺習慣下來，懶得再往別處活動。他給東京報充一個通信員，還做一點關於貿易的小事情。

三

在專制皇帝的淫威之下，生命的代價便只有奴顏婢膝，凡是思想稍微新奇，有一點獨立性的人民，十之八九便會觸犯法網，被羅致在莫明其妙的罪案裏頭。在俄國當時，成千成萬的數目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做苦工，甚者或囚或殺，實在平淡極了。米可夫夫人便因為要避開俄皇的

耳目，纔特意帶着她的女兒，遠遠離去京都，經過千辛萬苦，跋涉到了哈爾濱，逍遙自在，如居桃花源，做着馨溫的和平的美夢。

原來魯意絲的父親，米可夫，是俄皇的一個軍官，曾在波蘭住過多年。米可夫雖然執行着宮庭的命令，但是因為少年時代他曾習染上一個法蘭西教師的自由風度，總覺得俄皇待遇波蘭的凌暴和壓制的方略有些不中人情；雖然爲着生活問題，不得不執行這些殘虐的上諭，他心中終於有點不高興，因為他究竟脫不了那劊子手的惡名。他平日對於自己的言行，頗爲謹慎，然而在家中也就不免要發洩一點，流露出內心的煩惱。那時魯意絲已經十五歲了。在她十七歲的時候，有一天聖彼得堡忽然傳下來一封加緊的上諭，要米可夫立即回京。因為詔書上對於事由絲毫未曾提及，家人猜不住就杞慮起來，米可夫相信他沒有做過錯事，便坦然動身到京都去了。孰知米可夫這位實心的軍官，在京中事情還沒有交代，當即暴病棄世。報紙雖然暗示出他死亡的不明，可是每件事情還不是過去就算了嗎？

當時的情形和她的經驗與恐懼把米可夫夫人教得很聰明，曉得非離開那是非場的聖彼得堡，是難以平安自由的。十八歲的少女自然更樂意於自在舒適和空氣的變遷，所以在秘密中，她們母女便帶着輕便的行李和一些積蓄，弄了兩張護照，決意向東方出發。從聖彼得堡乘火車經過莫斯科，穿烏拉嶺（那裏被人劃做歐亞兩洲的分界，）繞着貝加爾湖，最後從中國北部到了海參威；她們的目的是哈爾濱。這一切

行程中的艱苦，對於兩個伶仃無助的婦女的難處，留給讀者去揣測罷。

魯意絲在波蘭的時候，她父親因為膝下別無男兒，便竭力在教育上供給女兒的進益，尤其在與女子性格相近的音樂方面；魯意絲為取得雙親的歡心，自己特別用功，結果她非特學好彈琴的技藝，即歌唱也是普通劇場中輕易所不能聆見的。如今這立刻生了很大的效驗。她們在哈爾濱住了一年之後，覺得這樣徒手消耗下去，存款無幾，終有淪沒到流氓生活的一天，然而讓女兒獨身出外，萬一遭逢不幸，老夫人子然無依，也不妥當，所以最適宜的辦法，便只有魯意絲在家內教授一點私人的音樂課程。這就是那門口掛着一個木牌的原由。

四

秋言次郎不知不覺走過了那塊無足希奇的木牌，心裏不由想：我雖然會唱大和歌，可是大西洋的風味……於是他歎息了一聲，便轉過去計畫他的生活。在他根性裏，那最牢固的怕是藝術家的性格罷，這夜閉目以後，一個紅顏色的東西便彷彿在他面前唱起來。維新後日本少年求知慾的旺盛，不滿足心的發達，真可以令人喫驚而有餘。

第二天他又立在那塊木牌底下，右手在衣袋內翻着幾塊洋番丁丁地響；他決定會見米可夫小姐。他晤見了米可夫太太，一個和愛可敬的五十歲左右的女人，隨後她女兒出來喚他進去，談論關於學習音樂種種的實際問題。秋言很高興於他的決定，因為這雖然耗去他數年的積

蓄，生活上卻增加了不少的樂趣。在米可夫小姐四五個學生中，他要算是最忠於所事，絕少缺席過；這樣一年後，他的鐘點更為增多；星期二和星期五，每次二小時，卻是他來教米可夫小姐的日本樂理。自然他如今已經成了她惟一的免費生。

在他的生活中，這成了一個愉快的變遷。對於他，魯意絲的玉手纖纖，隨便攔在那裏，便是節節的音韻；她的細絨般的葛髮紛披在乳紅的脛上，他是時時地注視着的。

實際上他們彼此已經發生了互相瞭澈的愛情，所謂黃白人種的界別早已讓牠天真的利箭射穿了。這二年的友誼使這兩個青年一點一點地滲透了彼此忠誠的靈魂。在魯意絲二十二歲，秋言二十四歲的那一年，米可夫夫人覺察到了他們中間的需要，便在這一天約請了一對年輕人，做一個小小的茶會。

五

米可夫夫人說：「我們好幾年了沒有朋友，這世道也許不是我們從前的世道；可是，年輕人，」她把視線轉在秋言身上，繼續和霽地說：「你該明白一個上了年紀的母親的心；她的兒女的幸福就是她惟一的安慰。我求你把這個給我。你們結婚罷，這樣長久下去，終於是危險的；並且說實話，我很有些道地俄國女人的性質……可是我聽說自俄外交上，風雲很是緊張呢。」

魯意絲端定了一杯可可茶，看着那在愁思的少年的一雙扭結住的手。

他慢慢答說：「夫人，聽了你的教訓，我實在沒有話能說出我心中的歡喜和感謝；而且你這樣相信我，一個無家的外國人，這給我莫大的榮幸。可是我不願意欺騙你和魯意絲小姐，因為這結婚的事情關係我們的一生，非同小可。現在我有兩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為祖國，一件便是我和令媛的相愛；都是牽動我全生命的問題。你知道我們祖國不久要有絕大的變故，差不多這和她來日強弱有非常的關係，將來萬一宣戰，在在需人，我身為壯丁，負有保護祖國的責任，勢必使我不能久居此間，與你和魯意絲小姐永聚。一個國家的存亡比起個人的幸福，實在是大洋比起了一灘雨水。並且萬一……我也不願意她有寡居的痛苦！」

說到這裏，魯意絲將茶攔在桌上，深為感動地伸出了手，在桌下握緊他的曲展不定的右手。

可是他又繼續說：「總之，大戰了結的那一天，秋言一定來承受夫人和魯意絲小姐的盛情，如果我還有這無上的幸福的話。雖然這樣講，不過外交上要是有了轉向，像這種國際上兇險的風雲，也就會平靜的。」

他轉首看着魯意絲，在微笑中含着忠誠和無限的哀痛；於是她承着他的意旨說：「你的話我母親很明白；不錯，我們不能阻止你愛國的熱忱，絕不能。我自己是受過教育的，就是我母親，她曉得人有愛國的義務不下於別人。只是秋言先生，你想外交能轉到好的方面嗎？」

「我這樣希望。」

於是全茶會都轉在寂靜裏頭，彷彿那不堪預期的恐懼就要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在花園小道上散步的時候，魯意絲挽着秋言的臂，偶然長長的嘆息說：「秋言，為什麼你生在日本呢？」

他打住了步，揣度着她的似嫉似怨的面孔，然後繼續前行，感慨地說：「可怕的念頭呵，我的魯意絲！」

她柔婉地回答他說：「不錯，我是你的魯意絲，惟一無二的魯意絲，可是那念頭一點也不可怕。你看，我就算一個沒有國籍的女人呢，表面上也許看我是一個俄羅斯，可是她殺害了我的父親，放逐了我們這弱無可為的婦女。幸而我不是男子，否則說不定我會跟着你到日本應徵。這又可怕了。不是嗎？秋言，你一定得知道我們俄羅斯女人的性情，為了愛，為了信仰，我們會做出男子所不敢做的事情。婦人的情感更為純摯，更為優美，然而比起日本的女子，我們還要更為熱熾。是的，你清楚你怎樣燃着了牠，我的情焰……可是那戰事真會發生嗎？」

他悲慘地點了點頭，然後看着腳前的菜畦，低聲說：「我向領事館要證婚書，因為你是俄國人，已經遭拒絕了。戰事怕要不可免。」

「他們不准你和敵國的女子結合？」

「是的。」

「呵，上帝，饒恕這些主持戰爭的人們呀！」於是她的頭從仰望中低

落下來，藏在她愛人懷裏嗚咽着。

六

魯意絲盼着她的婚期已經有了幾個月，如今好似她陷落在一種無期徒刑的黑暗的生活裏頭，尤其因為她自己蓄有一個難以出口的絕大的隱秘。

米可夫夫人漸漸覺察到了她女兒的憂鬱，便以十二分同情的眼光，看她在沙發上懶洋洋地坐着，癡癡地望着窗外的冬景。從前她常愛在園裏徘徊小步，現在卻非常消沈，總是在這張軟椅上坐着，由一個活潑的少女彷彿一變而為閨愁的少婦了。魯意絲覺得自己懸在一個無終止的閻坑的當中。她不能言語，只有愁悶地恐懼地想着，想着……

「孩子，」米可夫夫人不禁走近她的椅後，憐恤地低呼：「魯意絲！」魯意絲渾身抖擻了一下，然後仰起頭向她母親黯然地微笑着。她伸上手握住撫摸着她的柔髮的指頭。她嘴裏輕輕呢喃着：「媽媽，」和十年前的她在無意識地哀籲着一樣。

「你這樣呆在這裏，孩子，對於你是有害的；不要想了罷，想一點不能減輕你的憂愁。」她順身坐在她的身旁，看着她微微向外閃避的正胸，「讓他丟開你罷，他只有一個秋言，並且那也留着為他的國家。可是你老躲着我——你是的你——你現在——你不願意我說他的壞話嗎？我怎麼能够？我的姑娘愛着他呢！好了——這樣對着我。」

「你的眼睛總是看着我——我媽，讓我親一親你的手，這為我們操作的老了的。」魯意絲動情地吻着那隻握在她手裏的糙手，久久不肯仰起頭來。

「這手從前和你的一樣，還要白些細些呢！」母親唧噥着，沈入於她甜美的過去中。忽然她驚了似地捧起魯意絲的雲髮遮住了她的面孔道：「你哭呢，魯告訴我，為什麼呢？」

「饒恕我！饒恕我！」魯意絲掙扎着，「媽，饒恕你的女兒她——」她在她耳邊說着她的不可輕恕的罪過，隨後便將頭藏在她的背後，等候她的裁判。

「你！」米可夫夫人驚得圓瞪起雙目來，靜了半晌，沒有開口，然後苦笑了一聲，摟住魯意絲傷感地說：「姑娘，你犯了我結婚前沒有敢同你父親犯過的罪孽！」於是吻着她的淚容，表示她的寬恕。

「也饒恕了他，我的秋言，媽！」魯意絲哀求着。

米可夫夫人點着頭，她的淚眼裏閃出寬宥一切的光明。

「我們不能在目下結婚，」魯意絲委婉地如夢地細語，「因為他們國家不允許，不過將來——將來他一定會回來的。我知道，我不能騙我——我為他已經干犯了禮教！他愛我，戰事一了，他一定要回來，我們——那不會遠的，我想。」

然而就在這時，從園門外走進秋言來。他的迂拙的步態和慘白的面色令這兩位婦人恐懼地注目在他身上。他分外走得遲鈍了，好像某種

有分量的思想從後把他拖住了，他立在她們面前，和一座石像一樣，許久纔顯出一點微笑的意思。他取下帽子，那不自然的模樣能够使旁觀者發笑，雖然魯意絲會意似地戰慄起來。米可夫夫人讓他坐下，但是他歡喜站着。米可夫夫人這時很想斥責他一頓，因為他毀壞了她女兒的將來，可是她如今沒有這樣一個機會。

秋言說他想他們就要回國了；他希望翌日的重晤，並且在米可夫夫人面前明白領罪。

「什麼時候你起程呢？」

「明天下午三點半點鐘的火車。」

「我的上帝！米可夫夫人驚叫着。」

「上帝！魯意絲抱怨道：『如果有上帝，他還愛着這些無辜的青年，我願他永在，並且鏟絕人間的慘殺呵！』」

次日三點半鐘，無情的火車把秋言和許多同伴在愁氛中載去了，直到牠行遠，遠到望不見，送行的人們纔恍然若失，無精打采地轉回家中。

七

政府很難做出人民所希企的事情。尤其是婦女們，她們熱盼着不打仗的心思終歸成了泡影。火線上的槍礮非她們夢想所能及地爆裂了起來，而且有無期限廣續下去的趨勢……

一九〇四年七月，魯意絲懷孕的第八個月，某天清晨郵差從花園門

縫遞入一封信來。她拿在手中一看，立刻曉得由誰來的了，全身不由自主地戰慄起來，彷彿一種狂喜的情緒噎窒住她的呼吸，和電一般順着她的血管傳播着；她把信封撕開讀着：

「親愛的魯意絲：

前兩月曾寫兩次信給你，想來收讀以後，母親和你總知道我生活的情形了；可是我現在的情形却有點不同。從上月起，我受了監視，被罰在營裏做苦工；在我寫這封短信的時候，長官下了命令，明天我要加入大軍出發。我預祝我們的勝利……

你的秋言次郎，六月。」

她心中的紛亂真是不可名狀，他墮在疑惶不堪的深阱中。這封信的簡短讓她煩苦，牠的內容使她焦灼，這些實在不是在現狀下的她所能支持的。他被他的長官監視了，爲什麼呢？爲她嗎？這些疑團呀！

在這種憂急中，她想：「是呵！他們勝利，我的秋言便歸我了！」但是她立刻又想：「如果他們真勝了，哎！可憐的俄國同胞呀！」

她唯一的安慰是重新讀他從前兩封的遠信。

八

第一封信：

「親愛的魯意絲小姐：

自從車站上握別，我彷彿立刻又回到我昔日孤獨的奮鬥的世

界，什麼都要失掉了，我呆在車窗邊凝思着。然而立刻我就認出我的幻誤了，呵！在我如今的心裏存着你永在的愛和倩影，牠們伴着我，給我慰藉，鼓勵和最甜蜜的美夢，在我一步一步踏向艱險中的時候。這裏我又錯了，那不是艱險，是我獲得我最後的獎賞（你）所必經的獻迹！一切光明的開始！

在車中我有兩種心情：一是此去為祖國而戰，願藉天皇之威而勝，這個我相信要在日本的一邊，因為她是那弱小者，比起猙獰的俄羅斯來。二是我希望戰事不會爆發，即或爆發了，唯盼能早些結束，這樣我們可以團聚，享受着我們的深湛的青春的愛。我愛你；我不因為你是俄國人便不愛你——我不能在情感上，我是你的；雖然正義現在把你我分開——沒有沒有！我和你是二是一。其實我又有什麼恨俄羅斯的人們呢？

然而我要做一個兵！為什麼你一定要問。我不知道。許為祖國的存亡罷；許為我的生活罷；不過這沒有什麼要緊，只要想到俄皇的暴虐，我就想跳在戰火下了。

記着罷，無論如何，我愛你的心只有時時增加，絕不會減於昔日。致候米可夫夫人，說我是她的好兒子。

魯意絲，我想你目下一定在祈禱，「唯願戰事告終，化凶為吉呵！」
願和平女神降臨！

秋言次郎。」

第二封是：

「親愛的魯意絲：

我祝你平安，同母親的健康。

我時時刻刻想着逃回來探望你們，尤其是你，身懷有孕，我怎麼能輕視我所害的女子呢？我尊重她，並且她還正是我親愛的魯意絲。我追悔我愛情上一時的熱狂，致你今日受累，心中實有不安。為着愛的緣故，請你饒恕了我罷。在我心中只有一個人是魯意絲。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在此間的工作，請你們寬心。每天清早六時起牀；我們一共十五個人，睡在一個帳棚裏頭，在地上鋪些乾草，帶一半條被褥，這就很好了。我們喫兩色米，人各一份，是預先分配好了的，幸而我的食量不大，這你知道。離牀後我們留下一人守棚，其餘荷槍到東北十里內外巡哨一週，察看有無特別動作。上午有兩點鐘的休息。隨即一位軍官來教我們一些地理和其他的課程，再操演兩點鐘。用過晚餐，仍留下一人守棚，分出五人隨大隊巡視前方防線，至夜中方回。輪流值事，日日如是。

近日消息有轉壞的傳聞，因此令人更思念着你們。我們要出去了，不能多寫，下次再談罷。

你的秋言。」

每次信封的背面上，總蓋上一個顯明的檢查過後的藍墨印章，這在喜慰中給魯意絲一種黑暗似的不安。

（未完）

警告大眾注意

永備牌電筒及整體電池。品質精美。全球認為最佳。市上冒牌影射之偽品。亦因而甚多。然永備廠之經驗技術，及其他種種優點。固非任何偽品所及。當君購買電筒之時。務須認明永備英文字商標。謹防假冒。其有價賤質薄之電炬或劣等電池。終不經濟。不宜購用。正告一切電料製造廠家及商家。倘有影射永備商標及仿製顏色等情。定當訴諸法庭。澈底查究。

EVEREADY

永備牌電筒電池

耐用經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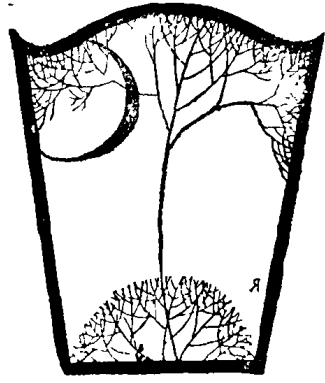
美國紐約永備廠特啟

05

東方 987 (九)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森林的私語

俄國科洛倫科著

朱大柑譯

樹林喃喃的私語着。

林中常有這種喃喃的私語，滔滔的，切切的私語，如像遠鐘的迴響，如像無字的柔美的歌聲，如像過去中渺茫的回憶。林中常有這種喃喃的私語，這是一株夢魅似的蒼老的松樹，被樵夫的斧斤所摧殘過的。百年的老松嚴肅的排列着，他們的綠色的頂巔繁密地蟠結起來。下面是靜寂的，有一種松脂的氣息，色彩鮮明的鳳尾草，從掩蔽着大地的絨氈似的松針的陰影中偷露出來，他們的透明而皺褶的葉子全不動彈，豐蔚的草葉叢生在陰濕的僻隅，而白色的丁香花則疲乏地把他們的頭沉沉垂下。上面發出不斷的音響，那是老松的淒咽的嘆息。

這嘆聲變得更深婉更悽厲了。我騎馬經過林中的路徑，天雖是看不見，由於樹林的陰鬱，知道上面有凝聚着的濃雲。時候已經不早了。落日

的斜暉射透樹幹，霧似的黃昏已在密葉裏潛伏着。這時候暴風雨似已醞釀好了。

射獵的計畫只有拋棄，在風雨暴發之前，我只得倉皇的回頭找一個躲避的地方。馬蹄撞在裸出的樹根上，一聲長嘶，兩耳也豎了起來，諦聽着林中返應的聲響，沿着林中的小徑加快了他的步驟。

一條狗狂吠起來，樹幹不似先前的繁密了，林影中透出一帶塗色的牆垣。一縷藍色的輕烟從綠陰蔽蔽的葉叢裏冒出來。茅蓋的傾斜的小屋，依附在赭色的樹幹上建築着，這屋子似乎要從地面上飄浮起來，那驕傲而玄祕的老松在上面昂然搖首，在空地的中間緊密的排列着一行初生的橡樹。

這裏住着他們射獵團的老伴，林居者撒哈爾和瑪喀琪門，顯然他們沒有在家。因為那雄偉的牧羊犬狂吠的時候，他們全沒有出現，只有那禿頭蒼鬚的老頭子，坐在土凳上補綴樹皮鞋。老人的鬍鬚幾乎飄到胸

前，黯淡的雙眼閃閃的睽視着，他似乎要竭力想起什麼事情，而這件事情在他的回憶裏已經不很顯明了。

「晚安，老伯，有誰在家裏？」

「誰？」老頭子搖搖頭，「撒哈爾，瑪喀琪門，和瑪奇亞都到林子裏找牛去了，牛跑到那裏，我敢說野獸已經把牠吞吃了，就是這回事……沒人在家裏了。」

「不要緊，我願意待在這兒，陪着你等他們回來。」

「等等，」老頭子點點頭，我拴馬在橡樹枝上的時候，他用黯淡弱柔的眼光望着我；老頭子很衰頹了，眼睛看不見，手顫抖着。

「孩子，你是誰？」我坐在土凳上的時候，他問道。

這句問話我每次到這裏都聽到的。

「我知道，我知道了，」老頭子說，仍自作他的鞋子，「我這腦袋是老了，盛不下什麼東西，像一個篩子似的，老早就死掉的人我還記得，可是面生的人我總是忘掉。我在這世上活得太久了。」

「老伯，您住在這林子裏很久了嗎？」

「唔，久極哪，還是法國人初到俄國的時候，我就住在這裏。」

「我想您在那時候總見得不少，一定有很多可以談說的故事。」老頭子驚訝的望着我。

「我能聽見什麼，孩子？我聽見的是樹林……他簌簌的直響，成天成晚的響；從夏天直響到冬天……我也像那棵老樹一樣，我在樹林裏活

了一百年，林中的情形一點沒留心就過去了。現在已經到了進墳墓的時候，孩子，我不知道我在這世上活過沒有，反正就是這回事，或者我從來沒有活過。」

密雲的邊緣從樹頂移到空地上面，周圍的松枝在風的急流裏搖盪，樹林咆哮着，好像在在一根緊張的琴絃上彈出的聲響。

「暴風雨醞釀好了，」沒一會兒他說道，「這是我知道的，晚上暴風雨就得怒發出來，實在的，會把松樹連根拔起，扯碎，打破森林的主人自己找快樂去了……」他悄聲的加上一句。

「您怎麼知道，老伯？」

「啊，我知道，我還知道樹木的說話，孩子，樹木也一樣知道害怕，那邊有一棵白楊，一棵討厭的樹，沒有風他也搖動着，簌簌的響，那林中的松樹在好天氣中都各自嬉樂着，悄悄的發響，可是大風一起，他就忿怒起來，大聲咆哮。這也不要緊。聽吧……雖然我不很真，我還能够用我的耳朵聽。橡樹都在莎莎的響了，風已經接觸到空地的樹身上。這情形表明暴風雨就要來的了。」

實在的，橡樹的糾繞的低枝，聳立在空地中間，有牆垣似的松樹保護着，他們堅勁的枝條也震顫起來，發出沉悶的聲響，和松樹的震盪的巨吼很容易辨別出來。

「喂，你聽見嗎，孩子？」老人帶着天真柔和的微笑問道，「我知道，要是橡樹只那樣的被風接觸了一下，這是說，「主人」要在晚上走來把

他們拔起……可是他弄不破他，橡是一種強有力的樹，比「主人」的力量還強。」

「什麼主人，老伯？你不說暴風雨會把樹木拔起來嗎？」老人很機伶的搖搖頭。「啊，我知道。我聽說現在有些人什麼也不相信。我也經過那種情形。可是我親自見過他的，像現在見着你似的，或許從前瞧得更清楚，因為我的眼睛現在已經老了，那時還年輕的。啊，那時候我的眼睛看得够多清楚！」

「可是您怎樣看見他呢，老伯？您告訴我吧。」

「恰像現在一樣，最初松樹在林中咆哮，跟着不斷的吼，呼……呼……呼呼！後來靜寂下去，可是不久就更急迫更悽慘的狂吼起來。因為他們裏面有許多棵都在晚上拔起來了。橡樹才開始發聲，一到黃昏時候情形更壞了，到晚上「他」就馳驟出來，扯着樹幹大笑，一路狂喊暴跳。他繼續向橡樹襲擊，他想把他拔起來……有一回秋天我憑着窗檻向外閒望，他猛然一衝就衝到窗前，颯的一聲！一根松樹飛進窗來，幾乎把我的臉砸壞了。魔鬼帶了他去！可是我不是傻子，我很快的一跳就讓過去了。喂，孩子，他就是那麼凶暴！」

「他像什麼樣子？」

「他像池子旁邊的柳樹一樣。像極哪，他的頭髮像爬樹子的聖誕老人，鬚鬚也像，腳上滿長着青苔……多醜！上帝保佑我們不要生成那樣才好！另一回我在池子旁邊逼近的看見他。要是你想瞻仰他，到冬天來

就可以看見。你得走到山上——樹林已經長滿了的那匹山，爬上最高的樹頂，有一天在那裏總看得見他，如像白色柱頭似的，旋轉着，到處馳驟，從山峯到幽谷，從幽谷到山峯，後來，隱沒進樹林裏。他走過的地方，就有白雪掩沒他的足跡，要是你不信我這老頭子，那天你親自來看。」

老人興奮起來，似乎關於森林和風雨的談話激動了他暮年的涼血。老人搖搖頭，瞬動着黯淡無光的雙眸。

忽然一個影子飛過他的滿佈皺紋的額部。他用肘觸我一下，疑鬼疑神的說道：

「孩子，你知道我要對你說什麼？森林的主人確是一個可怕的怪物。我們教徒一見着那樣醜臉，誰都要覺得厭煩。可是人總應該說公道話；他決不害人的……雖然他也戲弄人，讓別人吃虧，自己高興，可是他決不作害人的事。」

「那是怎麼一回事，老伯，你不是才說他用樹根子打你嗎？」

「唔，是的，他要打我，因為我從窗裏望着他，他生氣了，就是因為這個。可是對於不管他的事的人，他決不會傷害他。森林的主人，他就是這樣性情。你知道嗎？人在森林作過許多更壞的事情，比他還壞，上帝知道，他們確實作過的！」

老人靜穆的垂首坐了一會，當他舉頭望我的時候，雲影似的翳蔽着他雙眸的薄膜，閃爍着一星猛省的憶念。

「我可以告訴你，孩子，在此地林子裏發生的事故……就在這地方，

很久以前……我記得……一個夢似的……只在樹木呼嘯的時候，這故事才回到我的心裏，你願意聽這個故事嗎？」

「唔，是的，我願意，老伯！告訴我吧！」

「我就告訴你，喂，聽着！」

二

我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我的父母早就死了……他們把我孤單的扔在這世界上。這是我過去所經歷的，大人們想道，「我們怎樣養活這個孩子呢？」潘也這樣想……那天林中土人洛漫走出來對大人說道：「把孩子交給我帶進林裏。我可以照料他……我在林子裏可以少一點寂寞，孩子也可以養活了。」他說完，大人回答他道，「帶去罷！」他就帶了我，從此我留居在林裏。洛漫在這裏把我養大的。但是他是一個猜惡的人，上帝不要再生那樣的人！他的體格很高，頭髮和眼睛都是黑色的，他的沉鬱的心靈從他眼裏顯露出來，因為他一生都住在林裏，人們說，熊是他的弟弟，狼是他的姪兒。他知道各種野獸，並且什麼也不懼怕，只是躲避着人，不願意看他們的行徑。他是這樣的人，有時他望着我的時候，像貓尾巴打在我的背上……可是他還是一個好人，我一定要說，他待我很好，常常有蕎麥粥和肥肉，他殺鴨子的時候，我也有鴨子吃。事實是確實的，確實的，他待我很好，他和我一塊兒住着。洛漫到林裏去的時候，鎖我在茅屋裏，防備野獸把我抓了去。後來他們把奧喀珊瑚給

他做老婆。

把老婆給他的是潘。潘招呼他到村裏去，對他說道，「好，洛漫，現在你得娶一個老婆了。」洛漫先對潘說，「我要一個老婆來搗什麼鬼？手裏已經有一個孩子了，我還要一個老婆在林子裏幹什麼？我用不着討老婆。」他說，他不會向女孩子獻媚，真有這回事！好，潘也是一個狡猾鬼。我回想到潘的時候，孩子，我自己想起來，再沒有像他那樣的人了——沒有多少地主是像他那樣的——他們都已經隱沒了。拿你來說，你也是一個貴族，他們說……這也許是實在的，可是你身上沒有一點地主的氣味……只是一個憂鬱的未婚者，沒有別的……

可是他是從先時候一個道地的地主。世界上的事物是這樣安排着，我告訴你，一百人也許怕一個人，並且怕得厲害！孩子，拿一頭鷹和一隻雛來比方吧，兩種鳥都是從卵裏孵化出來，可是沒多會兒那蒼鷹就在上頭等着他的機會，唉，他只要在天上叫一聲，不說小雞，就是老雞也得躲開……鷹這種鳥就像是地主，雞可以比方平常的農人。

當童年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我看見許多農人從樹林裏把沉重的木料搬出來，他們大概有三十個人。這時候潘獨自騎馬走來，拈着他的鬚鬚向四周瞻望的時候，胯下的馬跳躍起來。

農人一看見他，拼命跑上前去，把馬趕進雪裏去了，他們都取掉了帽子。後來打了不少麻煩才把馬從雪裏擲出來。潘馳馬走了，雖然只一個人，這路徑給他走可太小了，你瞧！潘一豎眉毛，農人們都顫慄起來，他只

要一笑，全都歡暢，一愁，全都憂鬱。沒一個人敢攔住他的。

好，洛漫你知道的，在森林裏長大，一點禮貌也不懂，可是潘也沒有因為他生氣。

「我要你娶老婆，」潘說道，「我有我自己的理由，你一定要娶奧喀珊瑚。」

「我不願意，」洛漫說道，「奧喀珊瑚給我做老婆，我也不願意。讓魔鬼娶了她吧，我不要她！」

潘吩咐拿鞭子來，洛漫被人按在地上，潘問他道：

「你願意娶老婆嗎，洛漫？」

「不，」他答道，「我不願意。」

「剝掉他的衣服，盡力抽他，」潘說道。

他們把他打了一會兒，洛漫的身體雖然結實，也覺得有點疲乏了。

「放了我吧，」他說道，「够哪。讓地獄的魔鬼搶了她去，強似我為這

女人受這麼多的痛苦。帶她到這裏來吧，我願意娶她了。」

潘的園地裏住着一個車夫，歐般拿斯、歐茲斯基。恰好洛漫決意結婚的時候，他從田裏來了，知道洛漫屈服的原因，他跪在潘的面前，低頭去吻他的脚……

「尊嚴的主人，您為什麼要強迫別人呢？我願意不發一言，很高興的和奧喀珊瑚結婚！」

「唔，一用鞭子抽他，他就答應娶她了。他就是這種人嗎！」

洛漫過度的高興，他起來拴好他的褲子，說道：「那是好的。為什麼你

先前不來呢？並且潘也常是那樣的。不想法找出一個要老婆的人，他立刻抓住一個人就叫他挨鞭子。這是一個信教的人應該做的事情嗎？」

他有時對於潘都不肯退讓；洛漫就是那種人！他生氣的時候，沒一個人敢走近他的身邊，甚至於潘自己也不敢，可是潘是很狡猾的，他的意見上有別的目的。他又吩咐把洛漫按在草地上。

「我要讓你快活，傻子，」他說道，「現在你一個人住着，像住在洞裏的熊似的，快樂不會輪到你的頭上。抽這個傻子，抽到他喊叫够了的時候。歐般拿斯，你到魔鬼的母親那裏去，沒有人請你赴席，不要在桌子旁邊坐下。你瞧，洛漫得着的一份是什麼，提防着，你也要得到這一份。」

洛漫滿心憤怒起來。他們着實的抽他，因為那時代的人，你知道，都知道怎樣使用鞭子。他躺在那裏，也不叫「够了。」他忍受了很久的工夫，後來他拍打着地上叫道：

「够哪！她的父親活着為的是看一個基督教徒為一個女人挨打嗎？你的手不怕爛掉，你這魔鬼的奴才，魔鬼教導你用這個鞭子！我又不是打禾機裏的一束禾苗，需要你這樣的鞭撻。別的也沒有法子，我願意和她結婚了。」

潘笑了起來。

「那是好的，」他說，「現在結婚的時候你也坐不下去了，你可以多舞蹈一會兒。」

潘是一個有趣的人，一個有趣的人，上帝知道！可是有什麼不合意的事情臨到他身上的時候，最好什麼人都不要和他鬧撇扭，他從不憐憫人的。就是一個猶太人也不要和那樣的人去打麻煩，我這樣想。

就這樣他們讓洛漫結了婚，他把這年輕的女人帶到林中的茅屋。最初因為挨打的緣故，他只是虐待并且辱罵她。

「你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一個男子為你受過多少痛苦，」他常常說。有時他從森林回來，吩咐她走出去。

「滾開！我不要一個臭婆娘在這裏！連幣帶腿給我滾出去！女人睡在我屋裏我恨透哪！這屋裏的空氣都給你弄渾了。」

時間過久了，他也漸漸緩和下來。奧喀珊瑚灑掃屋子，收拾盥盞，每樣東西都閃閃發光，叫人心裏覺得愉快。洛漫看出來她是一個很好的人，漸漸和她慣熟了。還不只那樣呢，孩子；他簡直對她發生了愛情，上帝知道，我沒有說謊！這就是洛漫所遭遇的事情。到他真實了解他女人的時候，他說道：

「感謝潘的指示，他才知道什麼是好的。我還為這事情挨過一頓鞭子呢，我真是一個傻東西，現在我才看出別人沒拿惡意待我。」

時間過去，我不知道有多久。一天，奧喀珊瑚睡在條凳上呻吟；黃昏時候她痛得很厲害，第二天早上我睡醒的時候，我聽見一個微弱的聲音。我想這是養了孩子了。我所想的正對，真是那回事。

這嬰兒沒有在這世界上活多久，只是從清晨到傍晚，傍晚時他的呼

聲止息了。奧喀珊瑚哭泣着，洛漫一旁說道：

「孩子是過去了，死了，用不着叫牧師來，我們埋他在松樹下得哪。」

洛漫這樣說，說過不久，他就去掘了一個小墳，把孩子埋進去。那邊是一株曾被雷火擊過的古松，洛漫的孩子就埋在那底下。你知道嗎，孩子，我在下面要對你說什麼？這一天，太陽落了，星光燦爛的照着樹林，鳥兒飛來這裏，叫着，拍着牠的小翅膀，叫人看着覺得心裏難受，這是那未受洗禮的孩子的靈魂來替他自已乞求祈禱。凡是博學的人曾經在書上得到這種智識的，他們都說，只要替他畫一個十字，他不會再起來，又飛到這裏。可是住在林裏的人，任什麼也不知道。他飛來一次兩次的乞求，我們能對他說，只有

「可憐的靈魂，我們不能替你作什麼。」

他叫出聲來，飛去了一會兒又飛轉來。唉，孩子，我們實在替這可憐的小靈魂悲傷！

奧喀珊瑚病好之後，她常常走到墳前，坐在那裏哭泣，大聲的哭，有時在林外都可以聽到。她如此悲悼她的孩子；洛漫可不怎樣傷感，只奧喀珊瑚是這樣。有一天他從林裏回家，站在奧喀珊瑚身邊說道：

「靜一點，你這蠢婦人！有什麼可哭的呢？一個孩子死了，也許還可以另外生一個。也許生一個更好的，也許那個孩子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可是總得再生一個。」

奧喀珊瑚不喜歡他這樣說。她止住啼哭，罵他。可是洛漫並不對她生

氣。

「你爲什麼要罵我？」他問道，「我沒有說什麼。我只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爲你也不是我的，你沒有長久住在林裏，你是住在世界上別的一羣人裏面。我如何能知道呢？我到村裏去的時候，菲托西亞那女人對我說，「你就有了孩子，未免早了些日子吧，洛漫。」我對她說，「你怎麼知道這日子是早些或是遲些呢？」你頂好不用罵我，要不，我一生氣就得打你了。」

奧喀珊瑚罵了又罵才離開了。有時她一面罵着，一面打他的背，可是洛漫一顯出生氣的樣子，她立刻就沉靜下去，因爲她很怕他。她還得安慰他，用手腕擁着他，親他，偷看他的臉色，這時候我們的洛漫也就覺得慫適了。因爲……你瞧，孩子……你也許不知道，可是我一個老頭子，雖沒結婚，我過的日子當中也見過不少的事情；一個年輕女人，在她要媚惑一個盛怒着的農夫的時候，她的嘴唇有十二倍的甜蜜。啊，我知道婦人是一個什麼東西！並且奧喀珊瑚是一個嬌小漂亮的年輕婦人；現在我還沒有見到像她那樣的。我告訴你，孩子，現在的婦人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有一天號角聲在樹林裏響着。大風也興高采烈的在林裏騰吼。我還是一個極小的孩子，那時候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看見鵲鳥都飛出巢來，叫着，拍打着牠們的羽翼，兔的耳朵都豎直了，拼命的奔竄，「或者是一種罕見的野獸來到這林裏吧。」我這樣想。但是那並不是野獸，

潘騎着馬從森林經過，吹着號角，他背後跟着許多獵人，也騎着馬，帶着許多套上皮帶的狗。獵人中最漂亮的是歐般拿斯，穿着藍色的戈薩克裝束，在潘的後面控着馬，他的槍和一個四絃琴橫掛在他的肩下。潘很喜歡歐般拿斯，因爲他能够奏弄四絃琴，並且他的歌唱也是很出色的。歐般拿斯這傢伙真漂亮，漂亮極哪！潘簡直不能和他比；潘的頭已經禿了，鼻子是紅的，眼睛雖然有精神，可也不像歐般拿斯那一雙眼睛。我一個小孩子，一見着他，都高興得要笑出聲來，並且我還不是一個女孩子呢。有人說歐般拿斯的父母是戈薩克人，住在斯特傷的河邊，那地方的人都是精悍，漂亮，而威嚴的。孩子，你可以想像得出。看他騎在馬上拿着矛子，比看雀兒飛過田裏，或斧頭斫樹的時候還有趣。

我跑出屋來望着，潘騎馬在前面走，衆獵人跟在後邊。洛漫走出屋來，當潘要跳下地的時候，替他把踏蹬帶住。洛漫向他鞠躬。

「你好嗎？」潘向洛漫問道。

「唔，」洛漫回答，「我很好，謝謝你；有什麼事情要麻煩我呢？您好？」

你瞧，洛漫一點不講禮貌，不知道怎樣回答潘的話，獵人們都迸出笑聲，潘也笑了。

「好，多謝上帝保佑你，」潘說，「你的女人在那兒？」

「她能上那兒去。她自然在屋子裏。」

「好，我們進屋裏去，」潘說，「孩子們，把氈子鋪在草地上，一切都準備起來，好讓這小兩口兒飽餐一頓。」

他們走進屋裏，潘和歐般拿斯，洛漫跟着，沒帶帽子，還有巴格但，一個老獵人，潘的忠僕。這年頭兒世界上再沒有那樣的僕人了。他是一個老頭子，對於別的僕人都很虐待，只喜歡潘身邊的那條狗，巴格但的心中除了潘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他的父母死去的時候，有人說，他到老潘那裏請求允許他結婚，可是老潘沒答應，只把他帶到小兒子的面前，對他說，『你的父母和妻子都在這裏。』巴格但就抱起這年輕的孩子，和他一塊兒玩，教他騎馬射箭，後來年輕的潘長成人了，巴格但就像一條狗似的在他後面跟着。喂，我老實的告訴你，咒罵巴格但的人是很多的，許多人因為他抹淚嘆氣，也因為潘的緣故。只要潘說了一聲，要巴格但把他自己的父親撕成碎片，他準可以作出來。

並且我，極小的孩子似的，跟着他們跑進屋裏，因為我是很好奇的。潘走到什麼地方，我總跟着他。

潘站在屋子中間拈鬚微笑着。洛漫正在撥他的腳，把他的帽子摺疊在手裏。歐般拿斯，他的肩膀靠着牆，可憐的人，像括風天的橡樹似的，蹙着額，陰鬱的站在那裏。

其中三人都轉向奧喀珊瑚。只有老巴格但坐在屋角的板凳上，等候潘的命令。奧喀珊瑚站在屋角的爐邊，眼光往下垂着，臉上發紅，好像大麥稈的罌粟花。

這可憐的物件覺得有什麼壞事要到她的身上了。讓我告訴你吧，孩子，三個人貫注他們的注意在一個婦人身上的時候，就沒有好事！

——大概總有一場搏鬥，若是不會更壞的話。我知道，因為我親眼看見的。

「好，洛漫，」潘帶笑說道，「我替你找的老婆不怎麼漂亮吧？」

「你怎麼這樣說？在婦人羣裏她確是不壞。」洛漫回答道。

歐般拿斯聳起肩頭，昂眉努眼的向着奧喀珊瑚，自言自語的說：

「婦人！那個傻子還不會滿意呢。」

洛漫抓住了這點話頭，轉向歐般拿斯說道：

「為什麼我在你眼腔子裏看出來是一個傻子？」歐般拿斯告訴我是不是？」

「因為你不知道怎樣保護你的女人。」歐般拿斯說，「這就是你為什麼是一個傻子的緣由。」

這都是歐般拿斯對他說的話！潘頓腳，巴格但搖頭，洛漫想了一會，他擡起頭來望着潘。

「為什麼我要保護她？」他對歐般拿斯說道，而他的眼睛注視着潘，

「除了野獸這裏沒有別的魔鬼，除非潘有時自己來會我們。我要替她防着誰？你戈薩克人，你給我說話要好好的留心，要不，我一生氣就得拿起槍來。」

要是沒有潘在中間攔住，他們就得毆打起來，潘一頓腳，他們立刻都止住了。

「靜一點！」他說，「你魔鬼的兒子們！你不是到這裏來打架的。你讓他們小兩口兒飽餐一頓，晚上我們得到澤地裏打獵去。跟着我走！」

潘轉身走出茅屋。獵人們已經在樹下預備好食物。巴格但跟着潘，後面歐般拿斯和洛漫停留在過道上。

「弟兄，不用和我生氣，」戈薩克人說道，「請聽我歐般拿斯要對你說什麼。我跪在潘的脚下請他把奧喀珊娜給我做老婆，你瞧見的不是好，上帝照顧你，夥計……牧師把你們拴在一塊兒了……這似乎是命運。我看見那殘酷的敵人來侮弄你和她的時候，我的心可真按捺不下。我嗎！沒人知道我心裏的意思。我想一槍把他也帶她一塊兒打死，還是較好的辦法！」

洛漫望着戈薩克人問道：

「你不是瘋了嗎？」

我沒聽見歐般拿斯的回答，因為他們起始在過道中悄悄的耳語，我只聽見洛漫拍着歐般拿斯的肩頭說道：

「啊，歐般拿斯，歐般拿斯，這世界上的人類是多麼狡猾，多麼凶暴！並且我在樹林裏住着，什麼也不曉得。啊，潘！你的腦袋裏製造過多少罪惡！」

「好，」歐般拿斯說道，「去，並且要露出高興的樣子，尤其是在巴格但的面前。你這人太不聰明，可是那個狗又太狡猾了。記着不要把潘的白蘭地喝多了。要是派你和別人一塊兒到澤地裏去，你要在後邊待着，跟着把那人引到老橡樹那裏去，讓他瞧見你繞一個圈子，你只說你到林子裏，跟着就急急回來，越快越好。」

「好，」洛漫說道，「我要準備着打獵去了，裝好我的槍，不是打能飛的鳥，我要打一頭熊！」

他們走上前去。潘已經坐在氈子上，叫拿一壺酒和一個酒杯來，酒杯裏斟滿了白蘭地，他遞給洛漫。潘的酒壺和酒杯真好，他的白蘭地尤其好。誰喝了那一杯酒，心裏就覺得快樂，第二杯酒喝下去，腔子裏的心就很快的跳起來，若是沒有喝慣這種酒的人，第三杯就得叫他滾下凳子，要是他的老婆沒有把他按在凳子上。

啊，潘真算狡猾，我告訴你！他想用他的白蘭地把洛漫醉倒，可是這世界上沒有能够制服洛漫的白蘭地。他就在潘的手裏喝了一杯，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他的雙眸只像狼睛似的閃爍着，他的黑鬚微微的顫抖了一下。潘生起氣來。

「看這個該死的惡人，喝下這麼多白蘭地，連一隻眼睛都不眨一下。要是另一個人這時候早已哭喊起來，瞧他，好人，他還笑着呢！」

他知道得清楚，那凶惡的潘，要是誰喝了他的白蘭地之後叫喊起來，就得叫他的腦袋掉在桌子上。可是這一回他認錯人了。

「爲什麼要我哭喊？」洛漫問道，「我可不會這一套。你尊嚴的潘到這裏來款待我，我竟自像一個婦人似的哭喊起來！謝謝上帝，我沒有什麼可哭的事情，還是讓我的敵人去哭吧。」

「那麼，你是很快樂的了？」潘問道。

「唔，爲什麼我不快樂呢？」

「我怎樣的用轎子來替你做媒你還記得嗎？」

「哦，我怎麼不記得？我說那時候我真是一個傻子，辨不出苦和甜的味道。轎子雖然是苦的，那時候我覺得比婦人的味道還好。現在我謝謝你，尊嚴的潘，你教會了我這個傻子，知道蜜是好吃的東西。」

「那麼很好，」潘說道，「你應該替我好好的服務。跟他們到澤地裏射獵去，你得替我帶幾隻沙鳩回來。」

「您要我什麼時候到澤地裏去？」洛漫問道。

「我們再喝一點，歐般拿斯給我們唱一個歌，喝完了你就走，上帝保佑你！」

洛漫望着潘說道：

「可是這是一個麻煩的工作，時間已經不早了，今天晚上又有一陣暴風雨。在這種時候我們怎能够打野鳥呢？」

潘正要喝醉了，他醉了的時候，更變得可怕。聽見獵人互相在耳語：

「也許洛漫的話是對的，今晚上一場暴風雨，」他震怒起來。他碰碎了杯子，眼睛釘在他們身上。全都沉靜下去。

只有歐般拿斯不覺得駭怕。遵從潘的命令，離開這個圈子唱歌去了，彈弄着他的四絃琴，對潘說道：

「尊嚴的潘，請您考慮一下吧，在這樣可怕的暴風天，誰能派人到林子裏去打獵呢？」

他是這樣的大膽。別的人，你知道的，全是潘的奴隸，不由他們不怕，可

是他是戈薩克種族的二個自由人，小孩時候由戈薩克的一個音樂家

從阿克雷帶到這裏。在阿曼裏過着許多麻煩，戈薩克老人的眼睛也瞎了，垂頭喪氣的浪遊着，從鄉村到城鎮，又從城鎮到鄉村，最後走到我們這地方，帶着歐般拿斯這孩子。老潘收留了他，因為他是愛好歌曲的，後來老人死了，歐般拿斯也在這屋裏長大成人。小潘也喜歡他，有時他的二句話，可以讓別人挨三下鞭子。

那時候，潘先是很生氣的，準備要打這戈薩克人，但不久一會兒他對歐般拿斯說道：

「啊，歐般拿斯，歐般拿斯，你是一個精靈鬼，怎麼你不知道，要把你的鼻子放進門縫裏，門砰的一下關過來的時候，不怕砸破你的鼻子嗎？」

這是他對戈薩克人說的謎，而戈薩克人也猜透了他的意思。他唱一個歌來答覆潘。啊，假使潘懂得他的歌曲，他不會對於他所做的事情怨艾而揮淚吧。

「謝謝你的教訓，」歐般拿斯說，「請聽我唱一支曲子來答謝您。」他彈動四絃琴的絃子。

他舉頭望着天空。一隻蒼鷹剽疾的飛下，風正追逐着密雲，他聳起他的耳朵，靜聽那修偉的古松在林間微語。

他再彈動四絃琴的絃子。

唉，孩子，你們是沒有聽過歐般拿斯的彈奏的，也沒有這種運氣了，現在再沒有彈得那樣的四絃琴是一種簡單的樂器，可是在一個能幹的

人手裏，彈出來的是什麼聲音！他的手撫弄着絃子的時候，他訴說出一切微妙的境界——陰霾中森林的微語，荒原上暴雨烈風的呼嘯，墓前枯草莎莎的聲音。

不，孩子，你再聽不到了！他彈奏出來的聲音實際是怎樣的！到這裏來的各種人，他們不只到過波蘭，也到過阿克雷拿的全境，到過齊吉陵，到過波塔瓦，到過凱屋和契爾卡斯。他們說四絃琴的專家已經消滅了。他們不再在市集和廟會上彈奏。茅屋那方還挂着我的舊四絃琴。歐般拿斯曾教我怎麼彈奏，可是沒一人跟我學。我一死去——這也不是很遠的事——這麼大的世界上沒地方能聽到四絃琴的聲音了！

歐般拿斯起始唱一支歌曲。歐般拿斯的聲音不是很宏壯的，但是很恬美而哀婉，一直飄進心裏。並且這首歌，孩子，還是戈薩克人自己替潘編的。我沒有聽過第二次，後來我請求他唱這首歌，他總是推卻。

『我唱這首歌是有所爲的，可是這個人已經不在世上了，』他總得這樣說。

在這首歌裏，戈薩克人告訴潘所親歷的事實，潘的淚沾着兩頰掉下，可是這歌裏的一個字，他也沒聽懂。

啊，這首歌我記不全了，只記得一點兒。戈薩克人歌詠到潘和伊凡這一段：

啊，潘，伊凡！

聰明的潘！聰明的伊凡！

你知道嗎，空中的蒼鷹在等着
要攫取那弱小的禽鳥？

啊，潘，伊凡！

可是潘，他不知道集中的蒼鷹
他的命運確實是怎樣的，

弱小的禽鳥還在等着他的摧殘！

孩子，現在我似已聽到那歌聲，也完全看見他們了。戈薩克人拿着四絃琴站在那邊，潘坐在氈子上垂頭哭泣，獵人們聚在一塊兒，互相用肘部碰着；老巴格但搖他的頭。

那森林，和現在一樣，也莎莎的響着，歐般拿斯唱到那女人在悲悼潘和伊凡的時候，四絃琴也發出柔和而哀婉的聲音。

潘的夫人正在哀慟啜泣，

潘自己卻已睡進黃土裏，

頭上鼓噪着呀呀的鴉啼。

啊，可是潘聽不懂這支曲子，他擦乾眼淚說道：

『好，準備，洛漫都騎上馬，孩子們！歐般拿斯，你和他們一塊兒去。你的歌我已經聽夠了，你所唱的是一支很好的曲子，只是世界上不會有那回事。』

『啊，潘，潘，』歐般拿斯說道，『老年人對我們說過，神話裏有的是事實，歌曲裏也有事實，但是神話裏的事實，像鐵似的，傳來傳去傳下幾千

年，就生鏽了，歌曲裏的事實，像黃金似的，永不生鏽……那是老年人常說的話。」

潘把手一揮。

「也許對於你是那樣，對於我們可不同了——去吧，歐般拿斯，我聽你的話已經聽厭煩了。」

戈薩克人靜默的站了一會，忽然在潘的面前跪下。

「請聽我說，潘！騎上您的馬，回到您的夫人那邊去。我心裏好像有鬼似的，怕不是很好的兆頭吧！」

那時候潘滿心震怒起來，像踢狗似的踢了歐般拿斯一脚。

「從我這裏滾開！你是什麼戈薩克人，簡直是一個老婆子！滾開，要不，更有你的苦吃……你站在這裏幹什麼，你這奴才？我不是你的主人嗎？我要叫你看一看你祖宗都沒有在我這裏看過的……」

歐般拿斯一片黑雲似的站了起來，和洛漫互相遞眼色。洛漫站在一邊，靠着槍，似乎沒有這回事。

戈薩克人把他的四絃琴向着樹上摔去；摔成了碎片，一片沉重的聲響在森林裏震盪起來。

「讓下一世的魔鬼」他說道，「來教訓這不聽忠告的人吧……我看你用不着忠實的僕人了，潘！」

潘還沒有說話的工夫，歐般拿斯已經跳上馬走了。獵人們都騎上馬。洛漫肩起他的槍走開，他走過草屋的時候，叫着奧喀珊瑚說道：

「不早哪，把孩子放在牀上！預備好潘的牀鋪！」

不久全離開了森林，走進那條小道；只是潘的馬還拴在一棵樹上。天色黑了，樹林震吼着，雨點起始降落，恰像現在一樣。

奧喀珊瑚放我在草閣裏的牀上，替我畫了十字……我聽見奧喀珊瑚在哭泣。

啊，我身邊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一點也不懂。我蜷伏在草上，靜聽着林中風雨的歌聲，漸漸要入睡的光景。

啊，我猛聽着有人在外面繞着草屋走……那人走到那棵樹跟前把馬解了；那馬長嘶一聲，踢了一腳，就奔進林裏去了，跟着沉寂下去。那時候我又聽見一個人在小路上趕着馬向草屋走來，跳下地面，在窗前喊道：

「潘！潘！這是巴格但的聲音，喂，潘，快快開門！那萬惡的戈薩克人要用鬼計來害你，他已經讓你的馬逃進林裏去了。」

那老人幾乎說不出來了，因為後面有人把他抓住。我正怕得厲害，又聽見什麼東西倒了。

潘打開門，拿着槍衝出去。剛到過道上洛漫就抓住了他的頭髮，把他踢倒在地上。

潘看見事情壞了，這才說道：

「讓我去吧，洛漫！這是你對於我的恩惠的報答嗎？」

洛漫回答道：

「我是知道感恩的，萬惡的潘，感謝你施給我和我老婆的恩惠，現在我準備着報答你……」

「幫助我，歐般拿斯，我的忠實的僕人。我愛你像愛我的兒子一樣。」

歐般拿斯回答道：

「你踢你忠實的僕人像踢狗似的。你愛我像棍子愛臀肉一樣，可是現在你得像臀肉愛棍子般愛我……我請求你，我哀懇你，你都不肯聽……」

後來潘只有向奧喀珊瑚訴道：

「幫助我，奧喀珊瑚，至少你的心總是仁慈的。」

「潘，我曾經跪着懇求你保全我處女的貞操，不要像蹂躪一個婦人似的。你一點不憐憫我，現在輪到你來求我了……唉，我能够怎樣辦呢？」

「讓我去吧！」潘再喊道，「不然，你們都得爲這件事情餓死在西伯

利亞！」

「你不要替我們擔憂，潘，」歐般拿斯說道，「洛漫可以在你的人來到之前趕到澤地，至於我呢，對閣下說，這世界上我原是一個孤獨者，你一點也用不着替我的腦袋擔憂。我可以肩起我的槍，走進林裏。我可以召集許多健兒一塊兒浪遊……晚上可以從林裏走上大路，我們往村裏去的時候，我們要一直到潘的堡邸去。喂，洛漫，把潘舉起來，我們把他

在雨裏舉着走。」

潘掙扎，叫喊着，洛漫喃喃自語，戈薩克人在一邊發笑。如此他們向外

走去。

我駭怕極了，一直跑到奧喀珊瑚身邊，奧喀珊瑚正坐在條凳上，臉和牆壁一樣白。

風雨在林裏暴發了；百株松樹都一齊怒吼起來，風鳴鳴的吹，雷聲跟着也響了。奧喀珊瑚和我坐在凳子上，我猛然聽見有人在樹林裏呻吟，唔，呻吟得那樣淒慘，就是現在我一想到他，我的心就整個的麻木了。這還是許多年，許多年以前的事啊……

「奧喀珊瑚，親愛的，」我說道，「誰在林子裏呻吟着？」

她握住我的手腕，搖着我說道：

「小乖乖，睡吧，」她說道，「沒有什麼，只是林子裏的樹在響……」的確是樹林在響。唉，只是他是怎麼響着啊！

我們坐了一會，我又聽見槍聲砰的一下。

「奧喀珊瑚，親愛的，」我說道，「誰在放槍呢？」

她，那可憐的人兒，仍自搖着我說道：

「悄悄的，悄悄的，小乖乖，那是上帝的雷劈在大樹上哪。」

可是她也要哭出聲來，她緊緊的把我壓在她的胸前，她起始唱出一首催眠歌：

「森林莎莎的響，森林莎莎的響，小乖乖啊，森林莎莎的響。」

這樣我在她腕裏睡着了。

第二早晨，孩子，我跳起來四圍一看，朝陽燦爛的照着，奧喀珊瑚在草

屋裏正睡得沉酣，衣服穿得好好的。我回想到晚上的事情，好像做了一個夢似的。

可是我沒有做夢啊，那完全是事實！我跑出草屋走進林裏，鳥兒正在唱着，露水還在樹上閃爍。我跑進樹叢裏，潘和獵人們都一個挨一個的躺着。潘現出冷靜的慘白色，獵人們像鴿子似的發灰，和他們生時一樣的沉鬱。胸前都有血跡。

唉，一切的事情都照歐般拿斯說過的出現了。他在林中住了很久，和別的孩子們一塊兒過剪徑的生涯，還常常去親候潘的產業。這是戈薩克人有生以來的命運，在他之前，他的祖先們都做過強盜，他也有做強盜的命。孩子，他到這草屋來會過我們幾次，尤其是洛漫沒在家的時候。他來了，站在那裏，唱他的歌，彈奏四絃琴。可是他帶他的同伴來的時候，奧喀珊娜和洛漫都得接待他們。唉，對你說實話吧，孩子，他們所做的都是有罪的事。撒哈爾和瑪喀琪門回來的時候，你仔細看看他們。我全沒對他們說過，只要知道洛漫和歐般拿斯的人，都看得出有點像，雖然他們不是那兩個人的兒子，而是他們的孫子……

孩子，這都是我所記得的，在林子裏經過的事情……

實在的，樹聲呼嘯的時候，暴風雨就得來了。

三

這故事最後的幾個字說得非常微弱。老人的興奮已經減退，疲乏的

態度卻已顯露出來；他的舌頭有點沉重的樣子，頭搖動着，淚泉從他的眼底湧出。

黃昏掩沒了地面，森林裏黑暗起來，盛怒的松樹圍繞着草屋呼嘯，好像高潮時海之吼聲，他們的沉鬱的頂巔在暴風裏浪濤似的起伏着。

愉快的狗吠聲，報告他們的主人回來了。兩個林居者很快的走進草屋，後面瑪奇亞跟着走進來。

幾分鐘後我們都坐下了，爐火發出歡暢的碎裂聲，瑪奇亞正在預備晚餐。

我雖然見過撒哈爾和瑪喀琪門兩次，現在我可是拿一種新的興味看他們，撒哈爾臉色沉暗，嚴肅的低額之下有一叢亂草似的眉毛，眼睛的表情也是嚴肅的，雖然臉部也由於遺傳的力量而顯出自然的仁慈。瑪喀琪門坦白而文雅，眼睛是灰色的。有時搖動他的捲髮，唇邊帶着微笑。

「老頭子把我們先祖的故事告訴你沒有？」瑪喀琪門問答。

「他告訴了，」我回答說。

「他常是像這樣的，樹木在林裏吼着的時候，舊時代就回到他的心裏。這時候他整夜都不肯去睡。」

「恰像一個小孩子似的，」瑪奇亞加了一句，手裏拿着老人的羹湯。老人沒聽出這談話是關於他的。他一點也不覺察，有時鼻子向空中嗅着，搖他的頭；只一陣狂風在林裏咆哮着，吹進草屋裏的時候，他才興

奮起來，臉上帶着駭怖的神色諦聽着。

不久草屋裏一切都沉靜了，閃搖不定的燭心陰沉沉的照着，蟋蟀顫聲的唱着單調的歌曲。林中發出千萬種莎莎的巨響，在黑暗中互相震驚着，預備從各方來攻擊這悽冷可憐的小屋。有時這樣雜的聲音更悽厲起來，猝然發出，房門震搖着，憤然噬響，如有人在外面推他。晚風在煙突裏慘聲長嘯，心裏都麻木了。有時暴風減退，而這可怕的靜寂又使柔弱的心感到倦乏，轟烈的聲音突又發出，好像老松樹要從他生長的地方，藉狂風的力量，飛到不知名的空間。

我假寐了一會，沒多久的工夫。暴風在林裏咆哮，發出各種聲響。獵火有時猛然爆裂，草屋裏又明亮起來。老人坐在凳上，他的手向周圍摸索，似乎想找到他身邊的人，他的憔悴的臉上現出稚氣的絕望和恐怖的表情。

『奧喀珊瑚，親愛的，』我聽見他可憐的聲音，『誰在林子裏呻吟着呢？』

他興奮的搖動他的頭，留心的諦聽着。



『啊，』他又說了，『沒人在呻吟。那是狂風在林裏呼嘯……沒有別的，樹木在咆哮着，咆哮着。』

幾分鐘過去。一道藍色的電光射進窗裏，照出高樹的夢魅似的身形，立刻又在風雨的怒聲裏隱沒了。又一道燦爛的電光隱蝕了慘淡的燭火，雷聲從森林裏震盪出來。

老人又在凳上興奮的動搖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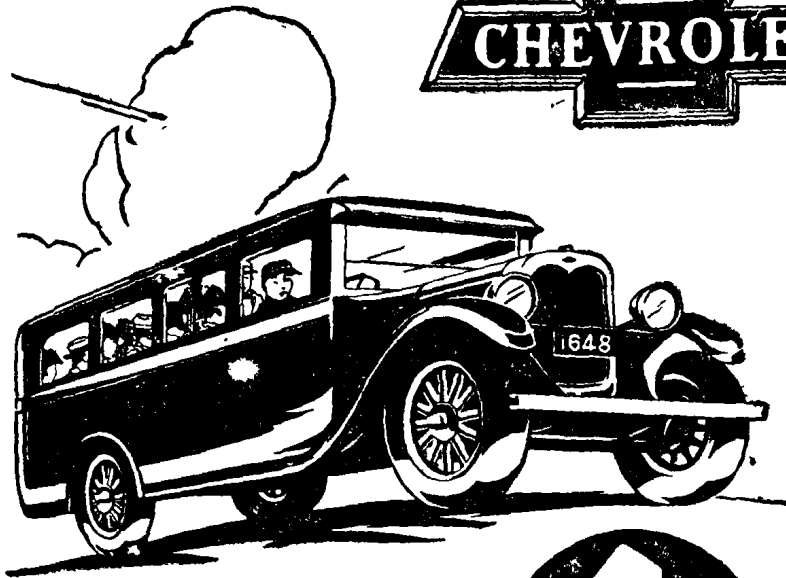
『奧喀珊瑚，親愛的，誰在樹林裏放槍呢？』

『睡去，老人，去睡吧，』瑪奇亞恬靜的聲音在爐邊發出，『他老是這樣的，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他老是喊着奧喀珊瑚，他忘掉奧喀珊瑚早已到另一世界去了，唉！』

瑪奇亞打了一個呵欠，悄悄的禱告着，靜謐又掩罩了這間小屋，只有時聽見森林的呼嘯和老人喃喃的自語。

『樹木咆哮着，咆哮着……奧喀珊瑚，親愛的！』

不久沉重的雨點下來了，河水似的急流掩蔽了狂風的呼號和老松的嘯聲。



改良雪佛蘭貨車

為營業車之領袖

運輸汽車無不求其可靠而且經濟，因此雪佛蘭貨車，遂為人所歡迎。

用雪佛蘭貨車者，貨物之搬運，必安全迅速，且平日費用極省，故營業範圍容易擴張，而所獲純利，亦由此增加矣。

中國經理

上海 亞德洋行 奉天 聯豐汽車公司
 南京 國民汽車公司 哈爾濱 恆信公司
 漢口 安利洋行 大連 恆信公司
 天津 捷隆洋行 青島 匯昌洋行
 北平 寶隆汽車公司 福州 美亞洋行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雪佛蘭貨車為通用汽車公司製

印精美說明書歡迎索取請向經理處通
 件用正購理向請索歡說精印
 零通真處經祗閱也明美有

東方 (179)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附錄



修正國軍編遣委員會條例

民國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條 國民政府爲整理全國軍事，特設國軍編遣委員會。

第二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之職責如左：

- (一) 擬定國軍兵額及其編製餉章；
- (二) 劃分衛戍區域；
- (三) 擬定全國軍費；
- (四) 規定現有各部隊官兵裁留之標準；
- (五) 規定接管現有各軍隊之程序；
- (六) 釐定軍官佐任免調補各項辦法；
- (七) 點驗及校閱全國現有之陸海空軍；
- (八) 籌辦編餘官兵之分遣安置事宜；
- (九) 關於編遣經費之經理事項；
- (十) 其他有關於編遣之事項。

第三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以左列各員組成之：

- (一) 委員長由陸海空軍總司令兼任；
- (二) 委員：

(一) 原任各集團軍總司令海軍總司令及各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二) 參謀總長，軍政部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議院院長，行政院長，內政，財政，交通，鐵道部長；

(三) 中央委員五人至七人；

(三) 必要時得由委員長邀集其他有關係之各院部會長列席。

第四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爲協贊委員長處理日常事務，設置常務委員九人至十一人。

第五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置總務，編組，遣置，經理四部，其職掌如左：

(一) 總務部掌本會文書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部之事項；

(二) 編組部掌第二條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各款事項；

(三) 遣置部掌理第二條第八款事項；

(四) 經理部掌理第二條第三第九兩款及第一款之餉章事項。

第六條 各部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由國民政府任命之。

第七條 各部按事務之繁簡，分設各處科，其人員除必須專任者外，得向各軍事機關部隊調用。

第八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成立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即行撤銷；但各總司令於編遣尙未完畢以前，應仍負責交代辦理一切。

第九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務於六個月內，將編遣事宜辦理完結。

第十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之編制及服務規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改。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富之技能，各該廠校應添之設備費，維持費，由政府撥助。
以上三項之詳細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 編定各部隊之中下級官長，應輪班抽調至中央軍事學校施以一次統一的補習教育。

第十三條 各師簡精，俟各編遣區辦事處成立後，由編遣委員會經理部派員在各編遣區特設經理分處接管經理事宜。凡該處內向來解撥總司令部或總指揮部之軍費，及各該區截留之國家稅收，應即一律移繳財政部接收，統一整理，再由財政部撥解編遣委員會經理部，分致各該區經理分處，轉發各部隊。如有不足，再由編遣委員會統籌發給。

後凡經檢閱編定之各師，概由經理部撥負全責，按月發餉，實行軍需之獨立與經理之公開，其辦法另詳定之。

第十四條 現有各部隊，不論原屬何部，自歸編遣委員會管轄後，應留駐現在防地，分任警備職務，靜候檢閱編遣，非奉編遣委員會之命令，不得移動。

第十五條 各省政府因清共剿匪須使用兵力時，得呈候編遣委員會先行核定，就近指撥。但遇地方猝起非常變故須鎮壓暴動時，各省政府得一面直接擊請各編遣區辦事處及其附近部隊協助，一面電呈編遣委員會辦理，該處附近

部隊接到省政府前述之聲請，應迅速處置。

第十六條 編遣委員會得斟酌各省政府治安情形，以師為單位，每省劃為若干個綏靖區域，或綏靖分區，分駐各師旅，直承編遣委員會之命令，受各省政府之指導，任綏靖地方全責，務於六個月內將該區內之匪患肅清。如遇各區應行會剿或其他特別必要之情形，得臨時特派專員辦理之。

第十七條 本大綱經大會公決，呈報國民政府核定公布後，本會根據本大綱所定之原則及進行程序分提細目方案，依次付常會公決施行。

國軍編遣委員會編遣區辦事處條例

民國十八年三月六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基於進行程序大綱第六條之要旨，為便於編遣全國軍隊，特分設編遣區辦事處；但海軍編遣辦事處條例另定之。

第二條 編遣區辦事處之職責如左：

- (一) 關於各該區內軍隊之縮編事宜；
- (二) 關於各該區內軍隊之遣置事宜；
- (三) 關於各該區內軍隊之點校事宜；
- (四) 關於各該區內軍隊在編遣期內之訓練事宜；
- (五) 關於各該區內之綏靖事宜；
- (六) 關於各該區內軍隊之兵器器材整理統計事宜；
- (七) 關於各該區經理分處之指揮監督事宜；
- (八) 關於其他有關編遣之事宜。

第三條 編遣區辦事處設置之數目及其地點，規定如左：

- 中央直轄各部隊編遣辦事處
 - 第一編遣區辦事處 南京
 - 第二編遣區辦事處 開封
 - 第三編遣區辦事處 北平
 - 第四編遣區辦事處 漢口
 - 第五編遣區辦事處 瀋陽
 - 第六編遣區辦事處 暫未定
- 第四條 編遣辦事處設委員十一人，以左列人員為委員：
主任委員一人，
副主任委員一人，

官任命之；

委員九人，

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各編遣區各派一人，各該本區派二人，呈請任命之。

第五條 關於各該編遣區辦事處之事務，由主任委員召集開會處決之，所有對內對外之命令與公文，必須全體委員署名。

第六條 編遣區辦事處內設總務、軍務、遣置三局，其職掌如左：

- (一) 總務局掌本辦事處文書、人事、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局之事項；
- (二) 軍務局掌本區軍隊編組、訓練、兵器器材之整理、統計

及綏靖衛生執法事項；

(三) 遣置局掌本區軍隊之分遣及安置事項。

第七條 編遣區辦事處之職員以原管總司令部或總指揮

部原有之職員充任，或其他機關調用之。
第八條 編遣區辦事處編制表如另表。(表略)
第九條 編遣區辦事處服務規則另定之。

第十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由國軍編遣委員會呈請修正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國軍編遣委員會海軍編遣辦事處條例

民國十八年三月六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條 國軍編遣委員會基於進行程序大綱第六條之要

旨，為便於編遣全國海軍，特設海軍編遣辦事處。

第二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之職責如左：

(一) 關於全國海軍之整理編遣事宜；

(二) 關於全國海軍之點校事宜；

(三) 關於全國海軍在編遣期內之訓練事宜；

(四) 關於水上之綏靖事宜；

(五) 關於全國兵艦及海軍兵器器材之整理事宜；

(六) 關於其他有關海軍之編遣事宜。

第三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設於上海。

第四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設委員十人，以左列人員為委員：

主任委員一人，就海軍總司令部之高級軍官任命之；

副主任委員一人，就東北艦隊之高級軍官任命之；

委員八人，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廣東艦隊各派一人及中央

艦隊三人，東北艦隊派二人，早請任命之。

第五條 關於海軍編遣辦事處之事務，由主任委員召集開

會處決之，所有對內對外之命令與公文必須全體委員署名。

第六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內設總務，軍務兩局，其職掌如左：

(一) 總務局 掌本處文書、人事、會計、庶務及其他不屬於

各局之事項；

(二) 軍務局 掌全國海軍編組、訓練、軍艦、輪機、兵器、器材

之整理及綏靖衛生執法等事項。

第七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之職員，就原海軍總司令部及東

北艦隊司令部之原有職員充任之。

第八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之編制如另表。(表略)

第九條 海軍編遣辦事處服務規則另定之。

第十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由國軍編遣委員會呈請修正之。

正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國際勞工局長湯麥斯，由工商部長孔祥熙等陪同赴上海視察勞工狀況。湯麥斯在京曾與農工商部呈請國民政府批准國際勞工大會議決案，並於明年國際勞工大會時請中國政府派代表二人，勞工雇主各派代表一人出席。並請國民政府提倡勞工合作運動，以減少勞工經濟上之苦痛。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檢閱軍隊完畢，乘輪回南京，即電上海特別市政府，令發電報告軍人武裝運土之公安局長嚴石浮等轉赴京候審。並派黃振與代職。

◎訓練總監部各監及廳處長宣示就職，副監賀耀組未就。總理辦事籌備處決定請國民政府任黃嘉龍為總理處幕僚衛處長，馬潮副之。又定本月二十日請迎禮專員吳鐵城林森鄒洪年赴平料理。

◎廣州航空處之水面飛機珠江由陳慶雲等駕駛出發，機攝以福州杭州上海烟台天津及上海至漢口長沙之三千四百里為航線。

◎吳鐵城等之蒙古代表團抵京，國民政府設宴招待之。代表團聲明此來任務為表示擁護三民主義的國家及請求依據

三民主義予蒙古以生存發達之機會。

◎北平大學校長李煜瀾派員率武裝兵士接收舊北京大學，為學生所拒。北平政界極注意此事件之內幕。

◎吉林當局嚴辦哈爾濱槍傷學生案負責人員，警察廳長及縣知事各記過一次，並飭查明首先開槍者再加重辦。

◎廣西建設會議開幕，該會議以「招徠南洋華僑開採本省錫礦」為重要問題。

同 一 日

◎內政部公布第一期（蘇皖贛浙閩）民政會議簡章十五條。

◎奉天會議討論奉日鐵路交涉，以吉會路為非現在簽字事件，不能阻止日方之自由行動，其他四路則決不退讓。

◎首都軍警、法院及招商局為上海煙土案，會同在下關搜查江安輪，扣留船員二十三人。

◎招商局股東代表蔣尊簋等運動交還商辦，與趙鐵樞發生爭論，蔣電國民政府請設立查賬委員會查核賬目，並定期開股東大會，籌根本解決方法。

同 三 日

◎國民政府公布國民革命軍編遣會議籌備會簡章。

◎國民政府特派調查上海煙土案委員張之江等公署回

京，臨時表示：兩方是非，以公安局方面較為優勝。上海特別市長張定璠電國民政府，於公安局局長嚴石浮之停職，請速帶停職，以明責任。

同 四 日

◎行政院會議通過全國衛生行政系統大綱，修正大學委員會及大學區組織條例，呈國民政府公布。對北平學潮決定先由教育部發電曉諭，如不遵令，即依法嚴行制裁。

◎閻錫山辭職平赴南京，電約山西各要人到石家莊會議。平津衛戍總司令聯由商震代理。

◎廣州號飛機由天津抵上海，受盛大之歡迎。

◎國民政府令解決樊鍾秀部，任鹿鍾麟劉峙為正副指揮，由豫東及南宿州向蒙城渦陽圍攻。

◎天津市政府奉中央令，查封逆產，被查者為張宗昌褚玉璞顧維鈞等十三人之產業。

◎廣州政治分會議決呈請中央，舉行先總理太夫人及胞兄眉公國葬，並立銅像。

同 五 日

◎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及各委員宣誓就職。

◎國民政府令中央處理逆產委員會着即裁撤。

◎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定民國二十年在南京開中華民國建國紀念博覽會。修正禁煙委員會組織大綱第二條第二項以內政、外交、衛生、司法行政各部員為當然委員。王正廷提議設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指定蔡元培等七委員審查。

◎中比、中義及中挪三條約經中央政治會議認為(一)撤銷領事裁判權不澈底；(二)外僑內地雜居及購買土地，惠彼而不惠我。外交委員會審查。外交委員會亦認不妥諸點須修正，免他國藉口。決定由王正廷擬具審查報告，再請中央政治會議討論。

◎南京所拘上海煙土案中江安輪各船員由法院送禁煙委員會審詢。

◎廣州縮軍會議議決各軍依中央編制縮編為師，師縮編為旅，編餘兵士約三萬人，施以教育後遣往築路。

◎北平銀行界因日英美等國要求以新關稅整理外債，決定向國民政府要求內外債同等整理。

◎張學良逮捕辦理對日交涉之陶尚銘，奉天親日派趙欣伯等相率逃大連。

◎教育部調解北平學潮，致電學生，對大學區之設施，及北平大學之定名均有所解釋，勸學生無恃意氣，勉循規道。

同 六日

◎中央常務會議，陳肇英提議令各省籌募公債開設工廠，決議交國民政府修正。黨員無故不出席區分部黨員大會條例。行政院提出廢除舊曆普用新曆辦法八項，中央宣傳部附加協助辦法三項，通過。

◎中央大學學生向國民政府及外交部為對日外交之請願。

◎宋子文矢田之中日關稅議判，已成立草案，外傳四原借款已獲得原則上之承認。

◎第四集團軍編第十二、三師，以程汝懷張義純為師長。

同 七日

◎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海關進口稅則。另令申明，該稅則於中華民國十八年二月一日施行，以一年為有效期間。並由外交部將施行新稅則照會送交比義日美葡葡牙西班牙挪威丹麥等八國總領事館轉交各該國公使。

◎中央常務委員會特開臨時會議，討論關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產生之原則，議題之準備，及組織法，選舉法等。特種登記，決令各省各特別市遵照修正補行登記手續辦理。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議由外交部通令各機關，嗣後官文書上遇有「日斯巴尼亞」字樣，改為「西班牙」。組織督察察賑災委員會，以閩錫山李石曾張繼王士珍等二十六人為委員，閩錫山熊希齡王芝祥等為常務委員，指定閩錫山為主席，准採用豫陝甘賑災委員會組織條例。決定明令地方

政府機關如未經國民政府核准，不得與外人訂約，借用外資及准許外人有經營建設事業之特權。以後全國郵票一律改印總理遺像暨陳英士黃克強宋邁初朱執信廖仲凱鄧鏗諸先烈遺像。行政院送修正大學委員會，大學區組織條例及全國衛生行政系統大綱，修正通過公布。

◎立陶宛共和國與中國進行訂立和好條約，草案由倫敦使館轉遞外交部。

同 八日

◎立法院舉行開會式，即開第一次會議，議決於法制、經濟、財政、外交四委員會之外增置軍事委員會，立即推定五委員

會委員及委員長。

◎武漢政治分會主席李宗仁電中央請暫緩撤銷政治分會。

◎馮蒙英鍾秀部已撤械，劉峙回徐州。

◎張之江魏道明將調查上海煙土案及審詢江安輪船員結果呈報國民政府。

◎上海日總領事署將中國實行新稅則照會，退還外交部辦事處。

◎北平鹽務稽核所議所實行遷至上海。

◎廣州航空處副處長陳慶雲駕駛水上飛機珠江號經甯波杭州抵上海。

同 九日

◎甘肅旱災待賑，全省七十餘縣中只三縣可勉強支持，災民有七百餘萬之眾。(全省人口九百萬)。

◎包世傑通電，謂曾電中央要人，對汪精衛之流亡在外，總理夫人等之音訊不聞，全國代表大會之一再延期，表示遺憾。

◎徐源泉部已縮編就緒，徐本部編成第四十八師，孫殿英部編成新編第二旅，奉令移防皖北。

◎新疆金樹仁宣布為防止蘇俄宣傳，已密飭各關卡，無論何種人等，非經省政府允許，不准入口。

同 十日

◎中英交涉由王正廷藍浦生在南京開始談判，就關稅部分交換意見。王向藍浦生陳述新稅則意義，並謂關稅自主，現尙未宣布。

◎北平政治分會主席張繼電中央，請緩撤政治分會。

◎北平中日合辦之匯業銀行，因現金缺乏，日方不願扶助，

宣布停業改組

●新任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向中央辭第十一軍軍長本職。

●濟南維持會評議部議決將正會長柴勤唐停職查辦，推何宗蓮為會長，但柴即至會對付，謀打銷此案，並向日領事聲訴，要求幫助。

●平奉路交通問題，經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王啟出關與張學良磋商，張以關內各軍扣車為藉口，未有結果。本日奉方因第四集團軍交出客貨車九十餘輛，亦添組一列車，此後該路每星期有通車三次，但仍須在瀋州互換機頭。

●行政院令教育部劃切制止北平學潮及檢查何思源反對中央言論。

●工商部對招商局股東請召集股東會案，允為維持，並據情轉請交通部核辦。

同 十一日

●國民政府令斥四十三軍軍長李榮擅行構兵，有違軍紀，即令遵遵前令，迅即退回原防，聽候查辦。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有出兵貴州，參加李榮周西成戰事之準備，中央令龍雲駐京代表去電勸止。

●行政院會議議決設山西臨時防疫處，令各省不得以國稅撥抵借款及規定各省各特別市募集公債須經財政部核准，方得發行。

●日本新黨俱樂部總裁床次竹二郎偕代議士及軍事，外交家十餘人來華視察，本日抵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外交部長王正廷均與之周旋，床次在上海發表宣言，對中日外交現勢表示惋惜。

●蒙古代表團呈國民政府請改組蒙政委員會並在北平設分會。

●上海總商會對中比中義兩約，中內地開放問題向中央陳述應附限制條件之意見。

同 十二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考試院銓敘部組織法，胡漢民提出關於民法總則編立法原則，經指定王寵惠蔡元培戴傳賢會同原提案人審查。通過王寵惠所提「立法原則由政治會議議決，法規之條文由立法院依據原則起草」案。決議設立導淮委員會。准馮玉祥辭河南省政府主席兼職，調河北省政府委員韓復榘為河南省政府委員兼任主席。江甯縣各團體請復江甯縣並改為懷遠縣案，指定古應棠鍾永建等審查。

●閻錫山由海道經上海抵南京。

●財政部鹽務署召集之鹽政討論會開會。

●交通部長王伯羣內招商局及電政管理機關問題，提出辭職。

●陝西省政府於一日通電主張對日嚴重交涉，如日無意停兵，當與先斷國交。甘肅江蘇省政府先後通電響應。各地民衆亦電外交部，請對日勿讓步。

同 十三日

●中央常務會議將組織部所提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組織法，選舉法，修正通過。戴傳賢等所提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議題草案，修正通過。指定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戴傳賢整理文字。

●首都反日會省黨部等三十餘團體，認床次來華係承田中意旨，圖淆亂中日國民視聽，集萬餘人開市民大會，以促

進革命外交，軍警到場制止，會衆即出外游行先至日領事署前示威，次至外交部要求部長王正廷接見，王未在部，即赴王住宅毀其各室，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訊派大隊憲兵彈壓，並命羣衆赴中央黨部，由蔣向衆嚴厲訓話，及令每人一簽名，以誌悔過。

●床次宴蔣中正戴傳賢等，並招待日記者，發表來華後之感想，謂歸國後當以見聞為基礎，確立對華新政策。

●張學良覆孫科電，謂吉會路約係段政府時代簽訂，業飭交通委員會據理交涉，以期挽回。

同 十四日

●國民政府對昨日首都反日示威運動，下令申誠，普南京特別市政府警衛公安局嚴密查辦，呈候處分。並規定嗣後開會遊行事件必須呈報批准，方得舉行。首都反日會代表謁國民政府主席，陳述市民大會經過及意見，聲明願負責任，聽候處分。

●閻錫山就國民政府委員職。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議決普河北教育廳將職務移交北平大學辦理，以附大學區組織條例。

●財政部召集之蘇皖贛浙閩五省地盤會議開幕，即議決裁撤時間以六個月為期，各省特稅應設特派員管理，財政廳兼辦者應設辦公處。

●平津銀行界發生擠兌風潮，經各銀行聯合救濟，漸趨和緩。天津公安局拘擾亂金融商人三十餘名，遊街示衆。

●中丹新約談判告成，丹使高福曼離京。

●駐平津督軍，有一部分奉令調回太原。

同 十五日

◎中央黨部公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議題。

◎內政部召集之第一期民政會議開幕，與會者為蘇皖贛浙閩五省民政廳長及縣長，公安局長等百餘人。

◎立法院二次會議，通過國民政府各委員會組織法，並決定請國民政府將最近行政院外交部與比義挪威各國所訂草約送交本院議決。

◎五省裁釐會議議決特種消費稅設局原則。

◎中央宣傳部定二十四日起督同海內外各級黨部舉行國稅自主宣傳週。

◎蒙藏委員會因英國新出地圖將西藏劃入，蘇俄新出地圖將唐努烏梁海劃入，呈請行政院令外交部嚴重交涉。

◎首都及各地舉行衛生運動大會。

◎將為荷佛任內國務卿者近傳美駐英大使賀敦氏。

◎南斯拉夫日本各處舉行戰後塞人克羅特人與斯拉大人統一之十週紀念，克羅特都城榮格萊白大教堂正欲行禮時，塞人與克羅特人忽生衝突，致成慘劇。

◎紐絲繪公民票決禁酒辦法，反對禁酒者佔多數。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

◎日本舉行海軍大校閱，參加軍艦計一百八十六隻。

◎日本民政黨在廣島開中國四國大會，濱口總裁演說對華外交。

◎蘇俄預算案增加一萬餘萬羅布。

◎英皇在白金漢宮舉行樞密會議，署發指定攝政會會員之命令。

同日

◎日本之日勞，日農，無產大衆，民權，中部民衆，五黨合同協議會開會，此協議會，即改組五黨之統一準備會。

◎國際勞工局長湯麥斯抵長崎轉神戶。

◎日本貴族院對於地租營業收益稅之委讓，反對益力。

◎莫斯科消息，俄人民交通委員會，擬定五年之計劃，改良交通，期增加運輸額五成。

◎日本農民黨開會可決與日本勞動黨合併。

同日

◎駐華盛頓英大使霍華德將英相包爾溫答覆美國衆院海軍委員會主席白利登之電，親自送交國務卿。

◎日本新黨俱樂部領袖床次氏由東京起程赴中國，調查中國政局，有謂床次此行係受田中使命。

◎日政府在美國芝加哥開日本國情展覽會。

◎日本大藏省之增設新稅，以補充地租及營業稅地方委讓後財源之提案，及與黨之不可增設新稅，當改正現在所得稅法之提案，頗引起大藏省對與黨間之困難問題。

◎魯爾五金業工廠復工。

◎阿富汗發生反對新政之叛變。

同日

◎倫敦每日新聞載，英政府以日英關係近更親善，有中止新嘉坡軍港築造工事之一部說。

◎紐絲繪阿資政府，因國會通過不信任案，現已辭職。

◎美參院外交委員會，本日討論開洛非戰公約。

◎阿富汗傑拉拉巴四週之叛變部落，越界進攻，叛黨領袖薩庫，懸賞賚阿富汗王頭。

同日

◎蘇俄消息，史丹林嚴治脫落資基之同黨，聞上年因於索洛維基羣島者，共死三千二百十四名。

◎日本人口食問題調查會人口部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優生問題議決辦法三要項。

◎法報載明年一月巴黎將開國際商業會議，專討論中國方面商業問題。

◎玻利維亞與巴拉圭衝突，玻利維亞兵在巴拉圭河濱加拉班附近築壘台一座，其守兵槍擊巴拉圭兵，巴拉圭兵回擊衝突乃起。

◎美衆議院通過白利登之提案，此案為准政府用一千萬元修理大戰艦兩艘，又通過撥款一千萬金在美國及領土海軍站約二十處，造各種海軍工程之提議。

◎奧地利舉出新總統米克拉斯博士，米向爲小學校長。

同日

◎日本憲政一新會開代議士會。

◎蘇俄國民委員會主席賴柯夫演說，謂俄國各處城市與鄉村間，或將發生決裂之危險，其故因彼此不以必要品互相供給也。

同日

◎倫敦每日新聞載，英政府以日英關係近更親善，有中止新嘉坡軍港築造工事之一部說。

◎紐絲繪阿資政府，因國會通過不信任案，現已辭職。

◎美參院外交委員會，本日討論開洛非戰公約。

◎阿富汗傑拉拉巴四週之叛變部落，越界進攻，叛黨領袖薩庫，懸賞賚阿富汗王頭。

同日

◎蘇俄消息，史丹林嚴治脫落資基之同黨，聞上年因於索洛維基羣島者，共死三千二百十四名。

◎日本人口食問題調查會人口部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優生問題議決辦法三要項。

◎法報載明年一月巴黎將開國際商業會議，專討論中國方面商業問題。

◎玻利維亞與巴拉圭衝突，玻利維亞兵在巴拉圭河濱加拉班附近築壘台一座，其守兵槍擊巴拉圭兵，巴拉圭兵回擊衝突乃起。

◎意大利眾議院今日依照現行制步，舉行最後一度之會議。俟此會期終畢後，眾院即將解散。又當場通過極端黨最高議會為國家全權機關之議案。此案規定最高議會為政府最高機關。

同 九日

◎日本民政黨開特別委員會，決定政策細目，主要者為出版法與治安警察法之改正。

◎日本新黨俱樂部定年內舉行結黨式。

◎英張伯倫、法白利安、德史特萊斯曼三人會議於魯迦諾。

德外長將要求法英方面對撤兵與賠償問題之明確聲明。

同 十日

◎日本拓殖省設置之準備委員會，已議有成案，定拓殖省管轄現在之朝鮮、台灣、關東廳、樺太、南洋，并監督南滿鐵路、東方拓殖會社。

◎英下院通過帝國電信案三讀。此案准東方、大東、與西方三家電報公司，及馬可尼無線電公司，合併為一。得接辦政府海電，並租英郵局所管轄之無線電台。

◎國際聯盟行政會第五十三屆集會於魯迦諾，主席為法外長白里安氏。

◎玻瑞維亞與巴拉圭因爭艾爾查科地而起衝突，大亞、美利加和解與公斷大會，已指派特別委員會，出而調解。

◎美總統柯立芝本日歡迎參加大亞美利加大會之二十國代表。

同 十一日

◎國際聯盟副秘書長愛文諾氏，在日內瓦啓程赴法，再由法赴華。

◎國際聯盟行政會致電玻巴兩國，調處爭端。

◎美眾院通過清理奧國欠美債務之議案。

◎路透社傳：阿富汗政府已對奧華利叛變部落，停止戰爭，進行和議。

同 十二日

◎英帝國新開業大會籌備會成立。

◎日本對華水門訂業，組織聯合會。

◎德國外交委員會核准：(一)德國與南斐通商條約，(二)德國與巴拿馬通商條約，(三)德國與中國通商條約。

◎美國絲業公會，決定明年來紐約舉行國際會議。

◎華盛頓舉行國際民事航空大會開幕禮，柯立芝報台美國航空業全部價值達一萬七千五百萬元。

◎英政府在塔山所造之戰事紀念坊，行啓業禮。

同 十四日

◎法國會通過新預算案。

◎玻瑞維亞與巴拉圭兩國，向國際聯盟互許。

◎日本無產政黨中間派之五黨合併準備會，議定綱領草案。

案。

◎德國會通過增加糖稅案。

◎阿富汗之興華利部落，不守休戰約，又起叛亂。

◎美國標準實業合組投資信託公司，資本一萬萬元，正式宣告成立。

同 十五日

◎救世軍討論繼布魯將軍之新領袖。

◎巴玻爭端，愈形嚴重，兩國軍隊，續在邊境衝突。

◎國際聯盟本屆行政會閉會，英法德三國外交當局，聯合聲明，將根據九月十六日德比法英日意六國在日內瓦所定關於萊因撤兵之協議，繼續已開之談判云。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通過舉行蘇維埃新選舉之辦法。

